
武俠世界
第36年
25
$18.00

編者話

本期選刊蕭玉峯先生撰著的現代鬥爭巨型小說「無名英雄」。趙雲剛與高茂容是共產黨員，在中國風雲突變的年代，他們雖遭受打擊，仍然不屈不撓，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當中國的三大偉人均先後逝世後，中國面臨着嚴峻的關頭……蕭玉峯先生筆下的故事正是描寫了這一年代的巨變，驚心動魄的奪權鬥爭，緊鑼密鼓的陰謀策劃兵變，一幅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飄搖畫面，一一展現在你的面前，欲知中國的命運如何，趙雲剛等人的命運如何，請細閱本文。

* * *

本期新刊東門白先生撰著的另一篇長篇故事「淚俠」，東門白先生撰著的故事向來引人入勝，向以題材、構思別具一格稱著，再獻給你欣賞。

短篇有石林先生撰著的「陰差陽錯」，故事生動活潑，請留意欣賞。

* * *

下期將刊載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機關算盡」。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無名英雄（現代奇情鬥爭故事）
高茂容告訴趙雲剛：「他們要兵變，要我交出偵緝網分佈圖和各公安局……」…………蕭玉峯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陰差陽錯（湖海爭雄軼事錄）
羣魔襲堡　神尼解圍…………石林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鐵手無敵（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挾持人質　隱匿深谷…………臥龍生 62

劍王傳奇（新派武俠傳奇故事）◀二▶
名妓從良他人婦　以酒消愁醉一場…………余破浪 73

虎嘯來如風（新派湖海俠情故事）◀二▶
羣雄爭奪巧匠　俠盜出手相救…………霍去病 81

朝天一棍（「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俏溫柔中陷阱　俊和尚救佳人…………溫瑞安 91

胭脂奴（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銀樓估玉價　掌櫃是冤家…………辛士 97

燕子飛（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皇后爲民祈福　信女虔誠禮佛…………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七巧賭坊（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幸災樂禍探賭場　自討沒趣被反咬…………辛棄疾 111

淚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一▶
高手被殺成懸案　捕頭奉命查眞兇…………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10.4.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數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5期
（總號183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無名英雄

現代奇情鬥爭故事／蕭玉峯・文
可飛・圖

夜奔成都　揭發陰謀

深夜。

寒風凜冽，偌大的天安門廣場，寂無人烟。半鈎的彎月好像怕冷似的，在雲層中時隱時現。寒星數點，一個蕭瑟冷落的冬夜。

這時候，一輛深紅色的上海製造的紅旗牌小汽車，一直駛向廣場東側的人民大會堂。

小汽車在側邊的停車場停住，從車上跳下幾個人，匆匆走入大會堂。

片刻後，這幾個人已坐在會堂的上海廳的軟梳化椅上。坐在正中的一個，是一個戴假髮的女人，年約五十歲左右，戴一副白框的眼鏡。

她一坐下，就發起脾氣來：「他們是幹什麼吃的！」

她的兩旁，一個是戴深度近視眼鏡的瘦高個子，一個是梳西裝分頭髮型，穿一套筆挺的中山裝的男子，他年約三十四五。

而坐在梳分頭的男子近鄰的，是一個胖子，挺着一個雖不算很大，但也很可觀的肚腩。

此刻，這幾個人見女的發起脾氣，都面面相覷。

「夫人！你的意思我已傳達下去，按理他們已經有行動了！」

戴眼鏡的瘦子，托一托眼鏡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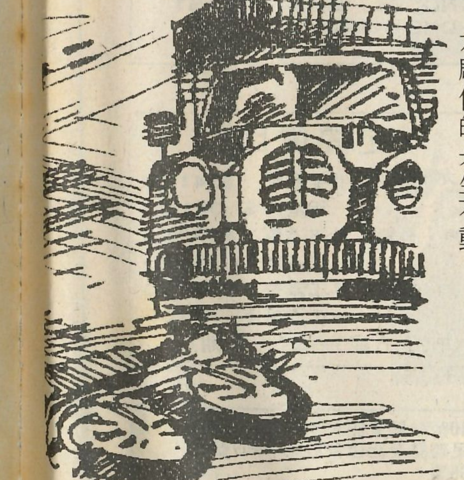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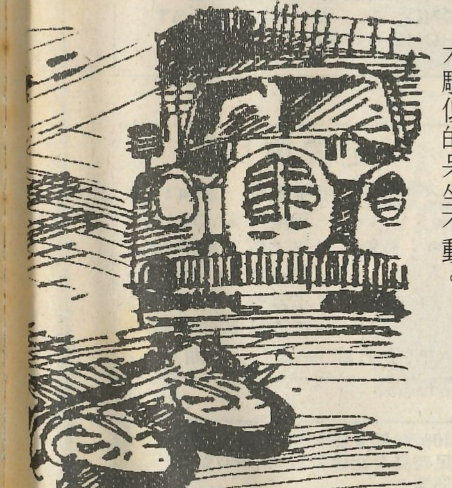
「老張！不能大意。我們不吃人，他們就會吃掉我們！」

梳分頭的男子有點生氣地說。

「王副主席！不要急，弓在弦上，不是不發，待機而發嘛！」

姓張的，戴眼鏡的瘦子陰陽怪氣地，胸有成竹道。

「夫人、春橋、洪文，從長計議嘛！」

胖子在一旁，急忙插進來說。

這幾個人，就是當時手掌生殺大權，翻手雲覆手雨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當代中國的四煞了！

江青眨了眨眼，她心中有數。

雖然他們現在不可一勢，威風一時，但不過是借老頭子之勢；也是她本人的欺騙有功。但現在老頭子重病垂危，一旦老頭子不在，他們的地位，甚至身家生命也將不保。因為她也深知自己一伙人仗勢欺人，作孽深重，樹敵太多，將來終歸是會跟自己算總賬的。

所以她要及早準備，雖然黨政大權已抓到部份，但可惜費盡心思，用盡手腕，也未能抓到兵權。

此刻，她連夜召集幾個死黨前來秘密聚會，就是密謀這個問題。

他們圍在一起，交頭接耳，時而得意忘形的高聲歡叫，時而愁眉苦臉的唉聲嘆氣，時而又好像泥塑木雕似的呆坐不動。

就這樣，從深夜十一時，到凌晨四時，整整五個鐘頭過去了。

這不是簡單的五個鐘頭，就在這五個鐘頭中，一個危害着中華民族生存的絕大陰謀醞釀成熟了！

江青晃着假髮，站起來，輕鬆地吁一口氣。

張春橋隱在眼鏡片後的陰毒的小眼珠得意地閃着。

王洪文伸一個懶腰，站起來，踱起方步。

姚文元則正襟危坐，彷彿在那裏祈禱着他們的成功……

「小王啊！」

江青親熱地招呼王洪文，她對王洪文的神態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一種淫邪親密。

「什麼事？有什麼需要我幹的？」

王洪文猛地轉身，目含凶光。

「哎喲！你這麼凶幹嘛？」

江青肉麻地笑一笑，隨即板起臉孔，朝張春橋呶呶嘴。

張春橋會意地站起來，走近王洪文身前，說：

「夫人的意思，由你親自到上海，再周密部署一下，準備行動！」

* * *

上海，位於中國東面的長江口。長江沿着上海的邊沿向東流入東海。

上海在全國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有幾十條航綫連接世界幾十個地區。最遠的航綫達九千多海浬，直達拉美洲的古巴，沿途駛經幾十個國家。

它的工業發達，特別是重工業佔全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軍火工業，如造船、槍械、裝甲車、導彈快艇等尤為重要，是中國東部的一顆明珠，在中國可以說是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四人幫」一伙，也正是看中上海的重要地位，所以千方百計一定要變上海為他們的老巢據點。

時間，這時是一九七六年六月的一個晚上。

上海外灘。黃浦江就像一條銀白色的腰帶圍纏住半個上海；近海關大樓處，長堤綠樹成一倒弧形向外抛出。

遠望江水浩瀚，天水一色；江上停泊着無數大大小小的貨輪。近處芳草如茵，花香鳥語，情侶對對……

一輛摩托車從康平路市革委大樓駛出，沿着中心路急速向東飛駛。

摩托車駛過白渡橋，轉過幾條街，來到一座四層樓宇的住宅門前停下。

車上跳落一個年約五十多歲，斑白頭髮，但身子還很硬朗的男

子。

他手裏挾住一個黑色的皮包，神色匆匆一直向四樓十二號住房走去。

「趙科長在家嗎？」

來人大概見室內無人，大聲喊。

「誰呀？就來啦！」

有人在浴室裏應聲，跟着一陣自來水的響聲，浴室門打開，人未見，話聲先傳出來：

「哎喲！高局長，快坐，有事嗎？」

上海市公安局偵察科科長趙雲剛身披睡衣，驚訝地一邊走出來，一邊扣着睡衣的鈕扣。

趙雲剛，三十四歲，身材清瘦，但異常結實。特別是雙眼炯炯有神，有一種英氣逼人的神采。

而來人呢？他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長高茂容。他望了趙雲剛一眼，臉色沉重地在一張舊式的靠背木椅上坐下。

「小趙，你過來。」

高茂容招呼趙雲剛。

趙雲剛走近高茂容身邊，他和高茂容雖然是上下級關係，但他們實際上卻情同父子。

趙雲剛的父母，在他八歲那年，就給日本鬼的飛機轟炸無錫時，被塌下的房屋壓死了。留下趙雲剛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在無錫城到處流浪。一次，高茂容在無錫執行偵察任務，碰到趙雲剛。為了掩人耳目，高茂容就把趙雲剛帶在身邊，假裝父子關係。

趙雲剛對無錫的地形非常熟悉，由他引路，免却了不少麻煩。

高茂容完成偵察任務後，回到第二野戰軍——劉鄧大軍某部偵察連駐地，趙雲剛再不肯走了，他死賴住要留下來，甚至抱住高茂容的大腿哭求。

高茂容終於決定讓他留下來，說實在的，他也很喜歡這個孩子。

高茂容親手教趙雲剛開槍、拳擊、擒拿。五年之後，趙雲剛已經是一個槍法準，武功一流的偵察好手。

解放後，高茂容從部隊轉到地方工作，任上海市公安局的副局長。二年之後，由於高茂容的請求，當時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親自指名把趙雲剛調到上海公安局，協助平定當時上海的混亂的局勢，這些，都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

「容叔叔！究竟有什麼事呢？」

趙雲剛帶點驚奇問。

「小趙呀，他們要動手了！」高茂容悲憤地說。他沉重地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我這塊絆脚石，給他們搬掉了！」

「什麼？他們撤了你的職？」

趙雲剛大吃一驚，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高茂容幾十年如一日，南征北戰，勞苦功高；更為可貴的是，在解放後這段日子裏，上海市的燈紅酒綠沒有融化這位老幹部的品德，他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為了維護法紀，與內外的敵人進行着生死的鬥爭。

在解放後一段長時期的日子裏，上海市的治安一直搞得很好。大有路不拾遺，夜不關門的豐年景象。

破壞性的文化大革命一來，上海市一切都變了。

學生停課，工人停工，機器生銹，田地荒蕪。那些所謂造反派，被那些當時錯誤地曲解了本來是大好形勢的黨內負責人共齊同鼓吹的「造反有理」的風刮得昏頭轉向，整日喊打喊殺，燒槍打炮，今日鬥這個，明日鬥那個，整個上海市被攪得亂七八糟。

特別是那個暴發戶王洪文，在上海搞起罪惡的奪權。頓時，好人變成壞人，壞人變成好人，甚至連那些多年的囚犯、刑事犯也搖身一變成了市革委會的紅人。惡人當道，好人遭殃。在這個時候，高茂容也不能僥倖，被王洪文一伙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罷了官，當了一個普通的清潔工人。七五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高茂容重新當了公安局局長。但現在，四人幫的黑手又伸向他的身上了！

「他們憑什麼撤你的職？你做錯了那件事？難道他們就能一手遮天了嗎？」

趙雲剛悲憤莫名。

「王洪文到上海了！」

高茂容苦笑了笑。

「這隻惡狠！」

趙雲剛咬牙切齒，他眞有點動氣了！

「他在那裏？我找他問個清楚！」

「小趙！別衝動，我來找你不是談論個人的恩怨……」

說到這裏，高茂容忽地站起來，神情非常嚴肅。

「你這裏有外人嗎？」

「沒有，張平萍這段時間也不來找我了！」

張平萍是趙雲剛的未婚妻。她原來是上海紅棉十四廠工人。趙雲剛有一次到她所在廠參加勞動，與她認識了。兩人來往多了，感情漸深。文化大革命發生後，紅棉十四廠是王洪文發難的祖家，張平萍受了這股盲目狂熱的影響，加入了造反奪權的行列。現在她是上海民兵師師長王秀珍的秘書。

「噢？」

提起張平萍，高茂容想說什

麼，但覺得現在已不是談這些的時候了，所以欲言又止。他走近趙雲剛身前，壓低聲音，嚴峻地說：

「江青一伙要在上海陰謀兵變！」

「啊……」

趙雲剛猛地打了一個冷顫。

高茂容談起事情的經過。

昨天晚上，高茂容正在家裏看報紙，他見報上全是那什麼「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決批鄧」等等亂七八糟的文章，憤激地扔下。

門外匆匆走進兩個人。

「你是高局長嗎？」

「我就是，找我有什麼事？」

「我是王副主席的警衛員，王副主席他要接見你。」

來人掏出證件，遞給高茂容。

高茂容心頭一陣嘀咕。

「這個姓王的，找我有什麼事呢？」

他沒出聲，心裏盤算着。

「快走吧！不要讓王副主席等急了。」

來人焦急地催促。

「好！去就去吧！反正你也不能把我吃了。」高茂容在心裏說。

他與這兩人走上街，街口早停着一部紅旗牌小轎車。

「看！王副主席親自用他的車接你囉。」

來人指着小轎車說。

高茂容默不作聲，與這兩人走上小轎車。

小轎車沿着延安路，南京路，駛過虹口公園，轉入康平路。

前面就是市革委大樓了。

革委會大樓門口戒衞森嚴，氣氛比平日更為冷森森。

來人把高茂容領進一個小客廳，招呼他坐下。

「啊！是高局長嗎？」

一個帶上海口音的梳分頭，中山裝筆挺的男子從內室走出來。

「王副主席！」

出於禮貌，高茂容只好站起來。

「坐吧！坐吧！來，抽烟！」

王洪文掏出中華牌上等濾嘴烟，遞給高茂容。

「謝謝！戒了！」

「啊？什麼時候戒的？」

「兩年前，當清潔工的時候！」

高茂容差點抑制不住心頭的怒火，媽的！都是你們這幫罪惡的傢伙，害得中國天無寧日，地無寧時。自己當不當局長不緊要，為害人民你們就罪該萬死！

「啊……那好。」

王洪文臉上一陣尷尬，但隨即奸猾地一笑。

「好啊！對身體有好處嘛！」

高茂容不願與他多扯，就問：「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別急嘛。」

王洪文虛偽地一笑，他眨了眨眼睛，似乎在考慮用什麼形式提出來好。他深知高茂容有多年的對內對外的鬥爭經驗，弄不好，被他看穿，那就麻煩了。換了別個，王洪文可不必那麼客氣，但這個高茂容背後有鄧小平、許世友等將領支持，更令王洪文心寒的是全軍內外號稱獨眼龍的劉伯承將軍是高茂容的老上司，故此，王洪文心裏也有很多顧慮。

「唔，中央派我來上海了解情況。」

王洪文轉了一個彎說。

「你回去整理一下文件，把上海公安局的偵緝網分佈圖和各個公安分局的檔案資料拿給我，我需要了解一些情況。」

「什麼？你要偵緝網分佈圖和公安人員檔案資料？」

高茂容吃了一驚，不禁重覆了一次。

「是的，你快去整理一下，我馬上要。」

王洪文焦燥地催促。

「這個，讓我先請示中央公安廳，好嗎？」

高茂容已隱隱覺得情勢有點不對。他要這些東西幹什麼？要知道，這些資料落到誰的手裏，誰就掌握了上海市的整個治安部署，那他就可以放手在上海搞任何陰謀詭計而不會被覺察了！這是非常危險的。高茂容深知，現時中國的政治氣候非常熾熱，代表人民與反人民的兩大陣營進入即將決鬥的時刻；自己決不能掉以輕心，否則，稍一不慎，自己就成了歷史的罪人了！

「不用了吧？」

王洪文目含凶光，沉聲說。

「中央首長的指示，你也不聽？」

「那個中央首長？有手令嗎？」

高茂容想知道得更多一些，故意問。

王洪文心頭火了，他威脅着地道：

「誰？告訴你吧，是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她的指示，你明白了嗎？」

「對不起，不管任何人，沒有中央公安部華國峯同志指示，我絕不會交出來！」

高茂容乾脆地，毫不含糊地回答，華國峯代總理當時兼管中央公安部工作。

「大膽！我的話你不聽，張春橋副主席的話你聽不聽？」王洪文厲聲說。

高茂容乾脆不理睬他。

「江青同志的話你聽不聽？」

王洪文差點咆哮了！

「不管是誰，沒有中央公安廳的指示，我絕不會交出來！」

高茂容堅決地回答，大義凜然。

當然，他也知道這伙人的陰險殘暴，他們對敢於違抗他們命令的人，是什麼卑鄙毒辣手段也幹得出來的。但他早把自己的生與死問題放置在一邊了。讓他衝着自己來吧！

「好！好！看你硬到何時！」

王洪文氣急敗壞地奔到電話機旁，撥響電話：

「是馬天水嗎？好！你馬上來！」

五分鐘過去了，室內的氣氛非常緊張。王洪文鐵青着臉，一聲不響。高茂容冷靜地望着窗外的急飛的烏雲，思索着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馬天水到了！

他假惺惺地問了幾句，當即臉色一沉：「高茂容！你膽敢違抗中央首長的指示，眞是無法無天！我代表上海市委，宣佈停止你一切職務，深刻檢討！」

高茂容沒有作聲，他知道，在這幫人面前，出聲也沒用。

「我看，由王秀珍兼任公安局局長，你看怎麼樣？」

馬天水奴顏婢膝地望着王洪文說。

「好啊！太好了！王秀珍她是我們的好同志。通知她準備一下，晚上把文件送來給我！」

王洪文得意地，大聲說。

高茂容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氣氛彷彿給一陣凜冽的寒風凍結了。

「容叔叔！江青他們想在上海搞陰謀！」

趙雲剛也感到事態嚴重。

「他們在這個時候，迫不及待地要這些資料，用心非常陰險惡毒。」

「對！你的想法和我一樣，根據其他消息來源，可以肯定，他們要首先在上海動手了！」

「你的意思是……」

趙雲剛徵詢地望着高茂容。

「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讓他們得逞，中國將會陷進內戰的浩劫！必須馬上向鄧老、葉老他們滙報！」

「讓我去吧！」

趙雲剛堅決地表示。

「你要小心！他們也在監視着我們的行動，他們什麼毒辣手段也幹得出來的！」

「請放心吧！」

趙雲剛信心百倍，為了國家的安危，為了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這種事，個人還有什麼不可以拋棄的呢？

「不能大意，不走陸路，要走水路！」

高茂容對趙雲剛雖然知如己子，但事關如此重大的事，是不容他有半點大意的，所以他還是叮囑了一句。

「為什麼？」趙雲剛不明白高茂容此話。

「你聽過四月五日上海悼念總理的笛聲嗎？這是海運局的工人的勇敢行動！」

「聽過了！」

趙雲剛想起來就興奮，雖然「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不准人民悼念周總理，但在四月五日這天，全上海的貨船都拉響了悼念總理的笛聲，甚至外輪也跟着拉響汽笛！這是人民對「四人幫」的怒吼啊！

「鐵路、航空都給他們的死黨控制了。但中央港務局顏局長不賣他們的賬。你由水路赴川，比較安全。顏局長準備派人沿途協助你。聯絡暗語是……」高茂容附耳對趙雲剛低說幾句。

說完，高茂容站起來：「我要走了，時間久了，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你回來後，馬上通知我。」

趙雲剛依依不捨地走近高茂容身邊，他深知他現在處境的艱難。他已被撤職審查。而且，王洪文一伙人也不會輕易放過他的，隨時隨地會對他下毒手。

趙雲剛緊緊握住高茂容的手，深情地說：「容叔叔！你要多加保重囉！」

「你放心，活了幾十年了，什麼大風浪沒有見過？大不了挨他們一顆子彈。我的命他們可以奪去，但我對人民的心，對正義事業的心他們是永遠奪不去的。」

趙雲剛凝視着走出門外的高茂容，他的頭髮給一陣寒風吹亂，顯得更斑白了，心頭一陣酸楚，他想說什麼，但終於沒有說出來。

＊　＊　＊

高茂容走後，趙雲剛匆匆收拾一下隨身行李，走出家門。

他騎自行車駛過白渡橋，沿着楊樹浦路急駛。

寒夜，冷風凜冽，吹近身前，踩車流出的熱汗很快就被吹乾了，趙雲剛不禁打了個冷顫。

駛過楊樹浦路，再踩二十分鐘，就到長江口川滬航綫的輪航碼頭了。

左面的街口，轉出兩個人，也是踩自行車。他們踩車的速度很慢，他們待趙雲剛駛過二百公尺以後，即在背後加快速度。但趙雲剛慢，他們也慢。始終保持二百公尺左右的距離。

趙雲剛身為一個偵察科長，何等警醒，背後的情況他當然很快就覺察了。

他把速度放慢，冷靜地考慮着。他不能肯定，這兩人跟在他背後，是有意還是無意呢？

前邊就是楊樹浦艮友理髮店。現在還只是晚上八點鐘，理髮店離收舖還有一個鐘頭。上海的理髮店一般都是晚上九點停止營業。

趙雲剛駛到理髮店門口，在櫥窗前把車停下。他走近櫥窗，從玻璃的反射影中，他清楚地看到後面那兩個黑影也在遠處停下。

趙雲剛肯定，自己已被「四人幫」的馬仔盯住了！媽的！他們可能早就監視住高茂容的行動，他來找他，他們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

趙雲剛推門，走進理髮店，逕直走向「8」號髮師附耳低聲說了幾句，「8」號理髮師肅地點一點頭。

這時，那兩個跟踪的人也走進來，他們一推門，就說：「剪髮！」

但他們的眼睛斜盯住站在「8」號理髮師身邊的趙雲剛。

「8」號理髮師若無其事的招呼趙雲剛：「啊！你要剪髮，好啊！請坐上來吧！」

趙雲剛安詳地躺在理髮椅上，「8」號理髮師給他圍上白圍裙。那兩個人也坐上最近趙雲剛的理髮椅，其他的理髮師給他倆圍起白圍裙。一時間，加起新進來的三個人，理髮店一反常態，在這個時候客滿了。室內一片絲！絲！的理髮自動電剪聲。趙雲剛與那兩人雙方都在等待機會。

突然，室內的電燈全熄了！室內頓時陷進一片黑暗。

理髮的人心可慌了！黑暗中有人驚慌地叫嚷：「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8」號理髮師大聲喊：「大家安靜！是本店的電掣壞了，一會就好了！」

那兩個人緊張地想探看動靜，但理髮師按住他，連聲說：「別動，別動，小心碰了頭哪！」

那兩人心裏可緊張了，幸好一會兒，大概僅五分鐘之後，電燈又復亮了，那兩個人不顧一切地站起來，瞄一瞄旁邊椅的趙雲剛，還好！趙雲剛安詳地仍然躺在理髮椅上，那兩個人不禁鬆了口氣。

但他們那裏想到，趙雲剛此刻已從後門走出理髮店了，而現在躺在椅上的，不過是理髮店裏的一名職員罷了！

原來「8」號理髮師叫方明，是上海市公安局安插在理髮店的秘密偵察員。趙雲剛進來時，簡單向他說明情況，方明立即領悟，電燈就是方明弄熄的。當室內漆黑一片時，方明與趙雲剛已迅速偷龍轉鳳了。可笑那兩個跟踪的神秘人還蒙在鼓裏呢。

＊　＊　＊

趙雲剛在輪候船票，他焦慮地不時看一看手錶。

售票員是個年約二十四五的姑娘，他一邊賣票，一邊留意地望一下買票的人。

待趙雲剛排到售票窗，姑娘凝神望了他幾眼，忽然問：「同志，你是搭八時五十分的那班船嗎？」

趙雲剛心內一跳，因為，這句話是高茂容臨走時，告訴他沿途有人協助，而聯絡暗語就是「你是搭八時五十分那班船嗎」。

「對！不過我要馬上下船！」

趙雲剛興奮地回答了下半句。

姑娘微笑一下，把一張船票遞給他，鄭重地用手一點：「這是你的票！」

趙雲剛知道內裏有文章，待走開後，悄悄地翻過票的背面，果然有二行字：有人跟踪你，直上二等艙三號座位！」

行駛川滬綫的長江號輪，拉響汽笛，緩緩駛離碼頭，後面激起排排的浪花，向着岸邊撞擊。駛過外灘後，客輪的速度加快了，螺旋槳激起成排浪花，似一團團白雪噴湧着向後捲去……

客輪日夜急駛，當天晚上，已駛過江蘇揚州。第二天又穿過雄偉的南京長江大橋。

第四天傍晚，客輪駛近湖北沙市，客輪要停靠碼頭上落客。過了沙市，就是著名的長江三峽之首段西陵峽了。

趙雲剛自上船後，深知危險就在自己的身邊，所以一直非常警覺。

這天晚上深夜凌晨三時，趙雲剛在二等艙三號舖位半睡半醒之際，一個輕悄的聲音在他身邊喚醒他：「趙雲剛同志！請馬上來後艙。」

趙雲剛一翻身，輕輕跳落床，跟來人來到後艙。那裏早有一隻高速小汽艇泊在客輪邊。

「下船吧！」

來人輕輕招呼趙雲剛。

趙雲剛心裏有點疑惑，這是怎麼回事？來人可靠嗎？

來人覺察趙雲剛懷疑的神色，輕輕一笑。

「同志！你是搭八時五十分的那班船嗎？」

「對！我要馬上下船！」

趙雲剛心頭一陣興奮。

「你是……」

「我姓馮，中央航運局顏局長派我來接應你的！」

「太好了！」

趙雲剛連忙跳落小汽艇。

小汽艇靜悄悄駛離客輪，十分鐘後，客輪隱在夜色中，看不見了。小汽艇猛然加速，艇身一陣劇烈顫跳，似飛的沿着河道行駛，後

邊一排排浪峯直衝向岸邊，發出一陣陣砰彭！砰彭！的轟響。

趙雲剛挺立在汽艇的甲板上，他身邊是老馮同志。夜風强勁，吹得兩人的衣服都發出啪啪的響聲。

「謝謝你啦！老馮。」

趙雲剛說。

「謝什麼？你我爲了共同的目的——『粉碎四人幫』的罪惡陰謀！」

老馮豪邁地說。

趙雲剛內心一陣激動，他覺得，雖然現時「四人幫」隻手遮天，不可一勢，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是站在正義的一邊的，烈火已經在地底奔騰，終有一日，會噴發出來，把「四人幫」一伙燒成灰燼！

這時已經是凌晨五時了，小汽輪已駛近著名的長江三峽靠東段的西陵峽了。

晨光初露，霧氣濛濛。燈影峽南岸山上，朦朧現出幾塊古怪的石頭。這就是人們傳說中似唐僧，孫悟空、猪八戒、沙和尚。

趙雲剛眺望傳說中的這幾塊怪石，不禁感觸萬分。他想着，唐僧被人愚弄，一路上不分正邪，給自己以及幾個徒弟帶來無數災難。而妖魔鬼怪，也往往是由於唐僧的愚蠢無知，才有機會興風作浪。而今天的政治現實不就是這幅圖景的眞實寫照嗎？

小汽艇在長江中飛馳！

駛出燈影峽，往下就是牛肝馬肺峽了。

在北岸的絕壁上，隱隱現出四塊片狀突起的的石頭，有的好像黑紅色的肝臟，有的形如鮮紅的馬肺，五彩之中帶深黃，牛肝馬肺峽就是由此而得名了。

汽輪穿過傳說中諸葛亮藏兵書和米糧的地方——米倉峽，險灘密佈，水流湍急的西陵峽早就給抛在後邊了。

天色已經放亮，初昇的太陽朝巫峽投下第一道彩霞，照在著名的巫山神女峯上；神女好像晨妝初起，仿若凌空仙子，披着滿頭艷麗的秀髮，在巫山的懷抱中翩翩起舞。而兩岸的奇形怪狀的懸石，有的像馬頭伸向江邊飲水，有的好像仙子奔放長袖，有的則像白鶴獨脚企望翹盼：遠處樹林掩映，霞光萬道，雲霞繚繞，幻化成各種瑰麗的奇景。

趙雲剛面對這幽深瑰麗的祖國河山奇景，深感祖國的可親可愛，他在心裏說，祖國呀，祖國！爲了您的肢體不致被分割，爲了您千千萬萬的兒女不致慘遭生靈塗炭，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打贏這場艱險的仗！

小汽輪迎着初昇的太陽向西飛馳，駛過瞿塘峽，白帝城，小汽輪終於在川蜀之門——萬縣市的碼頭停泊了。

趙雲剛與老馮同志分手後，即乘車直奔四川首府成都。

他風塵僕僕，趕到成都部隊司令部駐地。他在司令部大樓門口，拿出自己的工作證，要求面見劉伯承將軍。

衞兵看過證件，對他說：

「請你稍等一會，我去請示一下。」

趙雲剛心急地坐在招待所，不時看一下手錶。

衞兵進去二十分鐘後，即急忙跑步出來，對趙雲剛敬禮說：

「首長請你進去，跟我來吧。」

衞兵一直把趙雲剛帶到一間幽靜的部隊醫院，兩人走上二樓，在３０１號病房前停下，「報告！」

「進來！」

門開了，趙雲剛一個人進去，一個秘書走出來，看過趙雲剛的證件，他果斷地說：「來吧！」

趙雲剛跟在秘書後邊，走進內室。

劉伯承將軍就在這裏，他半躺在一張軟梳化椅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鏡。他的右眼，在淮海戰役中被流彈打瞎。這幾年，他的身體一直很差；近年來，更由於嚴重高血壓症，逼得他只好聽從醫生的話，留在部隊醫院休養。不過雖說是休養，他可比什麼時候都更忙。因爲，近幾個月來，國家的形勢越來越惡劣，山雨欲來風滿樓，處處透着刀光劍影，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對人民忠心耿耿的老將軍，又怎能靜心休養呢？他一直憂心忡忡，他再不能安靜地躺在床上了，他乾脆把電話機、一名秘書搬到病房，這裏有文件櫃，有辦公枱，簡直成了臨時辦公室了。

趙雲剛乍一見到這位中外聞名的號稱「獨眼龍」的虎虎生威的將軍，心情也不免有些緊張。他馬上一個立正：「報告！」

「噢！你是從上海來的？坐吧。」

劉伯承將軍安詳地招呼趙雲剛，與傳說中有點不一樣，在日常的生活裏，劉將軍其實是一個很慈祥的人，趙雲剛雖然出身於劉鄧大軍，但一來他那時年紀小，二來普通戰士也沒有機會見到高級首長，所以，他是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老首長。但高茂容就不同了，他由於工作上的關係，經常被召到司令部提供敵人的情報，所以劉伯承將軍和鄧小平同志對他非常熟悉。

「小高現在怎麼樣了，聽說你和他在一個局工作，你叫什麼名字啊？」

劉伯承將軍親切地問起趙雲剛來。

「我叫趙雲剛！」

「噢？趙雲剛就是小高說過的那個在無錫遇到的流浪孤兒嗎？」

劉將軍意外地打斷趙雲剛的話。

「是的。你是我的老首長，但以前沒見過你。」

趙雲剛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哈哈！以前沒見過，現在見也一樣嘛！聽說你已當了偵察科長囉，唔。上海的情況怎麼樣了？」

劉伯承將軍發覺趙雲剛隱含着緊張情緒，也認眞地問。

「王洪文到上海了！我來這裏也是爲這個問題。」

趙雲剛簡略扼要地談起上海發生的情況。

劉伯承將軍的臉色越來越凝重，最後，他從椅上站起來，招呼趙雲剛和秘書：

「你們跟我來！」

劉伯承將軍與趙雲剛乘吉甫車來到司令部大院的一間幽靜的房子，門口的衞兵連忙立正敬禮，劉伯承將軍略一擧手還禮，三個人走進去。

「劉老！他們要動手了！」

劉伯承將軍邊走大聲說。

「噢？這麼急？小趙呀，你也來了！」

裏邊傳出帶濃重四川口音的說話，跟着一個矮個子，但身體非常結實的人從內走出來。他手裏還拿着一支熊貓牌香烟，雙眼神采横溢。

他就是周恩來總理的親密戰友，有當代諸葛亮之稱的傑出政治家鄧小平同志了！

「來！來！你們都坐下。慢慢地講個清楚，放心，天是不會塌下來的！」

鄧小平神態從容，他平日爽快幽默的性格一點也沒有改變。

不過，趙雲剛敏銳地覺察到，比一年前他來上海視察工作時，鄧老頭上的白髮又多了。

鄧小平的記憶力非常强，他就是那次在上海視察工作時，趙雲剛負責警衞工作認識的。但這次一見趙雲剛的面，他不加思索就叫出趙雲剛的名字。

趙雲剛凝望住鄧老，他想到他幾十年赤膽忠心，爲國家，爲人民做了無數好事，立下了不朽的功勞；但是，由於他的性格剛直不阿，他却遭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打擊。

「小趙呀，你怎麼啦？不認識我了！」

鄧小平幽默笑着說。

「老鄧！他就是高茂容當年提過的那個孤兒。」

劉伯承望着趙雲剛，親切地笑着對鄧小平說。

「噢？怎麼在上海時你不說？好啊！小趙，你連我這個老部隊首長也瞞住了！」

「說什麼呢，你工作這樣忙，不敢打擾你老人家。」

趙雲剛不好意思地說。

「好！當年的小娃娃都成材了！我們這些老頭子，將來就要把擔子交給你們囉！」

鄧小平熱情地招呼趙雲剛坐下。

「來，坐近來，詳細談一談上海發生的情況。」

就這樣，從早上八點鐘，一直到深夜十點，鄧小平等人，一直在這間幽靜的客廳裏，商談着這個關係着國家安危的緊急情況……

深夜十一點鐘，鄧小平站起來，轉身對劉伯承將軍說：「把這個情況馬上通知華國峯代總理、葉劍英委員長、許世友將軍。」

他凝視着趙雲剛，果斷地命令：「你馬上回上海，不惜一切代價，破獲他們的兵變部署詳細計劃文件，交給中央。這是『四人幫』洗不掉的罪證！」

停了停，鄧小平又說：「你要注意，這次你來，『四人幫』既然已經發覺你的行踪，他們一定會找你麻煩的。你必須這樣……」

鄧小平說完，轉身與劉伯承將軍交談了幾句，劉伯承將軍爽朗地一笑：

「好！這樣決定吧！」

＊　＊　＊

現在，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了。

九月九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逝世，擧國哀悼。

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中國政壇上三位要人相繼去世，中國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之中。

全國各地的軍政要人雲集北京，參加吊唁，追悼。兩大陣營，正邪兩派滙集一堂。表面上，大家和平共處，但在背後，雙方都在明爭暗鬥。

九月十日凌晨五時，江青急急走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

她找到當時負責保管毛澤東同志所有文件的機要秘書小張，劈頭便說：「你把文件拿出來。」

小張感到非常爲難，按組織規定，他是不能隨便把文件交給任何人的，但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政治局委員，權勢很大，她親自前來索取，自己又不敢拒絕。

「這，不大好吧？」

小張左右爲難地說。

「什麼好不好，你交出來就是，你連我也不信任嗎？」

江青聲色俱厲喝斥小張。

小張無辦法，他暗思着對策，忽然靈機一動，說：「好吧，我交

出就是。」

他打開保險櫃，交給江青一疊文件。

江青臉色一沉，說：「就這些嗎？還有呢？」

「對不起，就是這些了。」

「你敢欺騙我？你是幹什麼的！」

江青簡直不把小張放在眼內，盛氣凌人地喝罵。

小張心內也火了，心想，就算你權勢再大，也犯不着如此盛氣凌人，簡直當別人不是人嘛！

他鎮靜地，不卑不亢地回答：

「不敢，但能夠交給你的，就是這些。」

「你到底交不交？」

江青氣急敗壞地問。

「……」小張沉默。他知道自己交給江青的，雖然僅是小部份文件，但這可能已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自己不能一錯再錯了。

「好呀！你想造反啦！你等着瞧吧。」

江青無可奈何，惡狠狠地走了。

江青一走，小張馬上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報告了事情的經過。

汪東興一聽就發火了：

「怎麼？誰叫你交給她的？這些文件，不論片言隻字，都是機密，讓她拿走，後果不堪設想！你馬上去她那裏，叫她交回來！有什麼情況，立即向我報告。」

「是！我馬上去。」

小張知道事態嚴重，立即行動，飛車趕去中南海向江青追回文件去了。

九月十一日。

一份油印的毛澤東主席的「臨終囑咐」文件，在全國各大城市流傳。

文件說：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毛主席召見華國峯、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陳永貴等中央首長，囑咐說：你們今後要幫助江青把紅旗扛下去，決不能倒，要提醒她避免犯從前的錯誤。」

一時間，「按既定方針辦」的標語、口號在全國各地琳瑯滿目，比比皆是。

被「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海的「文滙報」、中央廣播電台等，都以特大的聲勢宣傳廣播。

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繼位人好像非江青莫屬之勢！

九月十一號，黃昏，北京頤和園。

天色陰霾，下着細雨。公園內的廣播器不時奏着哀思的哀樂。

在一處幽深的亭廊，有兩個人在交頭接耳的密謀。周圍站有幾個彪形大漢神色緊張的四處張望。

「怎麼樣，老丁，你那裏準備好了嗎？」

女人的聲音。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男人的回答。

從女人那副陰陽怪氣的聲調，一聽就使人聽出，她就是江青。

而那個男的呢？就是當時那個接替了許世友將軍的職務，南京部隊的新任司令員丁盛了。他早就和江青一伙勾勾搭搭。毛澤東主席逝世後，各大軍區發唁電給中央，丁盛主使，特別在唁電中加上一句「對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致以深切慰問」的肉麻的獻媚語。

這次他赴京參加吊唁活動，利用這一機會，他與江青等人更頻頻來往，策劃陰謀詭計。

「好啊！那你等着『上海公社』的成立宣言吧！」

江青興高采烈地低聲嚷着。

丁盛皺眉，不放心地問：

「上海方面的情況怎麼樣呢？」

「放心！我已通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他們，緊急分發槍械彈藥，迅速組織十萬武裝民兵。」

「要注意控制軍事制高點、公安局、電台。」

丁盛提醒江青。

「當然，公安局已被我們的人掌握了。」

江青得意地說。

「那就好了！我先回南京，聽到好消息，我第一個通電擁護。」

丁盛站起來，與江青告別。

「老丁啊，事成之日，你就是個開國功臣囉！」

江青唯恐丁盛中途變卦，特別叮囑了一句。

* * *

「四人幫」的死黨，黑幹將馬天水昨晚接到江青在北京打來的急電。他既興奮，又緊張，整晚睡不着覺。

第二天一早，他就召集徐景賢、王秀珍等人，乘吉甫車向上海的西郊邊沿重鎮青浦市方向駛去。

上海地區，東部、南部大部份為坦蕩低平的平原，海拔不超過五米。西部則有小數海拔一百米左右的山丘，從西部地區嘉定至青浦、金山一帶，乃是上海陸地的最重要防綫。

直通上海的鐵路綫有南京至上海的京滬綫，杭州至上海的滬杭綫。青浦地區則地處西部邊沿，扼兩重要鐵路幹綫的要衝。故此，青浦地區對上海的軍事形勢上十分重要。

馬天水等人的吉甫車，駛出市區後，即沿着向西的市郊公路急

馳。

半個鐘頭後，吉甫車在青浦市鎮西部的一座海拔百米左右的山丘前停下。

登上這座小山丘，馬天水已累得氣喘吁吁，他畢竟已上了年紀了，他不時用手巾拭擦滿頭的汗水。

相反，王秀珍雖然是個女的，但她只有三十歲，正當青壯年，而且她懷着很大的野心，平時很注意鍛煉身體，所以登上這座百米高的山丘，對她來說可沒有什麼。

王秀珍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着王洪文的大腿往上爬，充當了王洪文在上海地區的黑打手。

在上海恐怖的血光中，她爬上了市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民兵師司令的寶座。

她手上有權有勢，在上海地區叱咤風雲，威風之餘，自然對「四人幫」一伙感激涕零，死心塌地。

這次，她覺得是自己效忠「四人幫」的時候了。

她幹勁十足，搶先登上山頭。眼底下是滬寧杭地區宏偉壯闊的景象。近處上海高樓大廈林立，長江蜿蜒盤旋，仿若一條銀白色的巨龍環繞着整個滬寧杭地區。遠處還可隱約看見杭州西湖的烟波浩瀚，秀林碧水。面對這一切，王秀珍心潮翻湧，她那對潑辣而帶凶芒的圓眼珠禁不住閃了又閃，她心想，好啊！事成之日，這個大好江山，就是自己的一伙人了！啊！那時候呀……她想呀想呀，簡直有點想入非非了！

但馬天水、徐景賢却顯得心事重重，他們都深知，事情可沒有那麼簡單。首先就是人心的歸向，自己一伙人的那一套極左路綫，不知傷害了多少無辜，對於他們這一套，人民會同意嗎？軍隊會同意嗎？這點差不多是絕望的了，特別是足智多謀的鄧小平還健在，這更令馬天水擔心。他深知雖然現在鄧小平被撤消了一切職務，表面上他現在沒有任何權力，但是，他幾十年來立下的豐功偉績，他對人民的忠心耿耿，使他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況且，現時軍內許多中級、高級將領，都是他的手下的愛將及親密戰友，別的不講，單是劉伯承將軍、許世友將軍、韋國清、楊德志等重要將領，就夠自己這一伙人膽顫心驚了。

現時，自己這一伙人靠平日的陰謀詭計，欺騙手段，確是掌握了一部份黨政大權。至於鹿死誰手，還未敢妄下定論。一旦事敗，那自己這伙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不過，上了賊船，要下來談何容易，「四人幫」絕不會輕易放過自己，權衡輕重，馬天水暗暗打定主意，唯有硬着頭皮見一步走一吧。

這是馬天水、徐景賢兩人的心思，但誰也沒有說出來。

馬天水把手一揮，招呼王秀珍等六個人靠近，他攤開一幅上海地形圖。

六個人圍在一起，馬天水在地圖上用紅鉛筆劃了幾個圈，低聲向徐景賢、王秀珍吩咐了幾句。

半小時後，他們一行六人，又爬上另一個山頭……

昨天深夜，趙雲剛已回到上海了。

他離開四川後，按照鄧小平同志的佈置，沒有逕直返上海。劉伯承將軍命令他的專機駕駛員，把趙雲剛送到浙江杭州，在杭州搭火車在深夜穿過金山，松江，韋慶進入上海市區。這時已經是九月十一日深夜十一點了。

他一入市區，即在公共電話亭撥通高茂容家裏的電話。

「誰呀？」

聽筒傳來高茂容的熟悉的聲音。

「我是雲剛！」

趙雲剛聽到高茂容的聲音，心頭一陣欣慰。

「噢？你等一等！」

電話放下的聲音。一會，電話機再傳來高茂容的緊張的聲音：

「情況危險！不要多講。你在哪裏？」

「我在大世界門口的停車場……」

趙雲剛連忙說。

「好！」

話聲未落，電話就斷了。

上海大世界，座落在上海延安路與西藏中路交界處，是上海著名的遊樂場。

場內有十多個劇場，而且同時開放，演出滬劇、越劇、京劇、淮劇、木偶劇，滑稽劇等十幾種劇目。更有音樂、歌舞、電影、魔術、雜技等的表演。此外，場內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哈哈鏡分佈在各處。

每到入夜，這裏便人山人海，非常熱鬧。雖然近幾年來由於「四人幫」控制了上海，文化生活變得枯燥無味，整天是那些「打呀！」「殺呀！」的亂七八糟的東西。但是每到夜晚，人們沒其他什麼好去處，所以這裏的人還是聚了不少。

趙雲剛在大世界東側的停車場等高茂容，他來回徘徊了幾個來回，已經足足等了三十分鐘了，但高茂容還未到。

趙雲剛感到一陣陣的心焦。他回想起剛才突然中斷的電話，內心更充滿焦慮。

就在這時，有人在他背後把一張紙條塞在他的手上，待趙雲剛驚

訝的轉身時，來人已去遠了。

趙雲剛瞥一眼手上的紙條，上面寫着：

「你的處境危險！有人跟踪，請速到第四號碼頭。」

趙雲剛警惕地望一下四周，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情況。但趙雲剛不敢大意，他決心證實一下。

趙雲剛走進遊樂場，站在哈哈鏡前，很有興趣地欣賞着反射出來的各種奇形怪狀的人影。

突然，趙雲剛發覺，哈哈鏡反射出來的影子，除了自己的身影外，還多了一個身影，但這個影子一閃就不見了，好像是偶然一個遊人在自己身後經過。

但這不能逃出趙雲剛的銳利的目光，如果是遊人，身影不會消失得那麼快，而且這個影子與自己的眼睛注視的同一霎間消失閃過，這就顯然證明，對方也發覺露了破綻了。

趙雲剛冷靜地略一思索，隨即快步走出大世界遊樂場。沿着延安路，折向南京路，向中山東路的白渡橋側第四號碼頭走去。

深夜，第四號碼頭靜悄悄的。碼頭邊有幾部巨型吊機。長長的吊架臂，黑暗中好像巨人伸出的手臂，在向人威嚇似的攫抓。

趙雲剛剛來到這裏，身後就突然傳來脚步聲，黑暗中有兩個人向他壓迫過來。

這兩個人，均是彪形大漢，足比趙雲剛高出半個頭。他們走近趙雲剛，其中一個操着上海話陰森森地說：

「阿拉問儂，儂是趙雲剛嗎？」

「是的，你們想幹什麼？」

趙雲剛抑住心頭的驚愕，鎮靜地反問。

「幹什麼？你是去四川向鄧老頭子告密，你是想找死囉！」

「放屁！」

趙雲剛怒喝一聲，心頭充滿憤恨。他已再沒猶豫，這兩個人就是「四人幫」的黑幹將馬天水派來跟踪自己的人。

「跟他嚕囌那麼多幹嘛？上頭有指示，必要時幹了他算了！」

另一條大漢凶惡地說。

話聲一落，這兩人一齊啪的一聲，亮出彈簧刀，猛然向趕雲剛刺來。

趙雲剛冷笑一聲：「憑你這樣的材料也配來找我！」只見他身形暴起，一個飛身向上躍起，雙手抓住身邊巨型吊機下垂的吊鈎……

那兩個人頓時撲空了，脚步微一踉蹌，但馬上又穩住身形，兩次欲翻身刺向趙雲剛。

但趙雲剛何等樣人，他向上躍起抓住吊鈎，恰巧地避過這兩人的匕首，待這兩人脚步微一踉蹌，身形失去穩定的一霎間，趙雲剛緊抓住這一機會，雙脚借力向左右猛力飛踢，砰！砰！兩股巨大的無情力猛向兩條大漢的胸部踢去，兩條大漢立即慘叫一聲，當場口噴鮮血倒臥在地上。

趙雲剛隨即一個蜻蜓點水，躍落地面。

由於從小高茂容對趙雲剛的嚴格訓練，再加上趙雲剛深懷着自小眼看父母雙親慘死的深仇大恨，這兩重的力量，使趙雲剛練成一身頂尖兒的武功。不過，他還從未使用過如此重手法。但是，他心頭對於「四人幫」的極度憤恨，使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重手出擊了。

趙雲剛正想走向碼頭的另一邊，這時，一輛貨車飛快地駛近來，車頭的司機輕輕地對着趙雲剛說：

「同志！你是搭八時五十分的那班船嗎？」

「是呀！我要馬上下船！」

趙雲剛聽到這聲盼望已久的熟悉的聲音，心頭一陣驚喜！

「上車！」

司機打開車門。

趙雲剛毫不猶疑地躍上駕駛室，駕駛室沒有亮燈，但在黑暗中，趙雲剛一眼就認出這個司機就是高茂容！

高茂容猛一踩油門，貨車沿着中山路飛馳。

「怎麼樣？見到鄧老了嗎？」

「見到了！」

「他老人家身體好嗎？」

「好！非常好！」

「謝天謝地！他老人家健在，中國就有救了！」

高茂容無限深情地說，這種感情是發自內心的由衷的感情。

趙雲剛的心情也非常興奮！

「是呀！他老人家現在日日夜夜地注視着國家的一切，他和葉老、華國峯同志等一起，已經部署好一切了！」

接着，趙雲剛詳細地說起了此次赴川的情況，以及鄧老他們交代的緊逼任務。

「你放膽幹吧！我拚掉老命，也要協助你完成任務！」

高茂容堅毅地說。

强勁的夜風迎着急駛的貨車猛吹過來，趙雲剛望着高茂容被風揚起的斑斑白髮，內心一陣感動。多少老同志，好像這位容叔叔一樣，他們爲了國家，爲了人民，爲了正義，不顧自己處境的艱難，在和「四人幫」的鬥爭中，寧願被奪去生命，也絕不向「四人幫」低頭！他們爲了什麼呢？爲了自己，他們大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換取高官厚祿。但是，他們絕不會這樣做，爲了人民能過上幾天好日子，他們寧

願捨棄自己的官職、地位，甚至生命！這些革命幹部，才眞是人民的貼心人啊！

勇闖總部　不幸被捕

趙雲剛和高茂容分手後，趙雲剛立刻去找張平萍。

張平萍是趙雲剛的未婚妻。她的家，就在上海虹口公園西側一座舊式的民樓。

她今年剛滿二十二歲，鵝蛋臉、雙眼皮、眼睛大而圓，笑起來時，臉頰上就現出兩個淺淺的，逗人喜愛的酒渦兒。但當她埋頭沉思時，從她緊閉的、深深的唇角，更使人覺得她的脾性很倔强，甚至是任性。

她的父親，在上海鐵路局任副局長，是一個鐵路工人出身的幹部。當年父親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上海起義。

她是獨生女，家裏只有一個老母親。父親經常出外，一年倒有十個月不在家。所以她自小就與母親一起生活。在感情上，自然是覺得母親親一些了。這或許也是女孩子對母親總是特別依戀的習慣呢。說眞的，在父親面前，女孩兒家有些話是不便出口的。

她中學畢業後，就出來社會參加工作了。母親本來想讓她多讀幾年書，但張平萍說：

「媽，你不必擔心我，我會照顧自己的。」

她在上海紅棉十四廠工作，最初是做機織工學徒，但她聰明過人，記性又好，學徒考核時，她的成績是全廠學徒的佼佼者，所以她只當了兩年學徒，就提前轉爲正式機織工了。

她非常好勝，而又倔强。有一次，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事了。離車間月終總評只有二天時間了，和張平萍隔鄰車位的張小芳比她多織了五十咪布。這可急壞了張平萍，她不服氣，回到家裏琢磨了整整一個晚上。

母親見她坐在床頭，手拿着一隻筷子，按着蚊帳的格子比劃了整整幾個鐘頭，不肯去睡，眼都熬紅了，我心疼地勸她：

「亞萍！你瘋了嗎？織布織到床上來了！」

「媽！你別管我，我會照顧自己的！」她還是這句話。

第二天，她回到廠裏，眼睛紅紅的，別人還以爲她難過哭了一個晚上。她一聲不響，走到車位，就埋頭幹起來。

二天時間過去了，到車間總評時，人們才發覺，她這兩天的成績非常驚人，不但超過了隔鄰的張小芳，而且是全廠的最高成績者。

原來她反復琢磨的結果，終於給她發明了一種新式的接綫法。平時接一個綫頭最快也要二秒鐘，但現在用她這種方法，二秒鐘便可以接四個綫頭，效率足足快了四倍多！

別人向她請教，她非常樂意地教，別人稱讚她，她只是笑笑，沒有說話，但臉頰上却又現出那逗人喜愛的酒渦兒。她就是這麼一個好勝而又聰明伶俐的姑娘。

六五年，春節過後的一天早上。高茂容、趙雲剛來到她所在的紅棉十四廠指導民兵訓練。

在靶場，趙雲剛詳細講解射擊要訣後，男女民兵即散開在各個位置，開始實彈射擊。

輪到張平萍射擊了。

她第一發子彈射偏了，離紅心很遠，僅得五環。

「不要心急，瞄準，屏氣射擊！」

趙雲剛馬上走到她身邊，指正她。

張平萍心裏很不服氣，自己明明瞄準了嘛，爲什麼打不正紅心呢？她根本沒有聽到身後趙雲剛說的話，跟着手一扣扳機，第二發子彈打出去了，但子彈又打偏了。

「認眞瞄準！你這麼急發射幹嘛？」

趙雲剛有點火了。

「你別管！我是瞄準才射擊的嘛！」

張平萍那般倔强任性的脾氣又來了。由於她心裏又急又羞，連扣扳機的手也有點抖顫，第三發子彈是扣響了，但這次甚至連靶邊也夠不着。她生氣地把槍一扔，不服氣地說：

「不打了！這槍有毛病。」

「不要怪槍不好，先怪你自己不認眞射擊。」

趙雲剛强壓住內心的火氣。

「是槍不好嘛！」

張平萍不服氣地一撇嘴。

趙雲剛被她這種神氣激怒了：

「全排民兵，停止射擊！聽我口令：起立，向後轉！立正！」

全排三十幾個男女民兵整齊地排成前後兩排，臉向着趙雲剛，心情都很緊張。

「張平萍同志，站出來！」

「張平萍站出來，在這麼多人面前，當衆出醜，她眞是又惱又羞，眼圈兒紅了，但她倔强地强忍住眼淚。

高茂容站在一邊，看着這一切，他微笑地望着趙雲剛與張平萍。

趙雲剛臉上可沒有笑容，他走近張平萍身前，嚴厲地訓斥：

「你以爲射擊是來玩玩吧？告訴你，現在你來射擊，是爲了將來

保家衛國，蘇修打進來，你連槍也打不準，能保衛國家嗎？告訴你，每一顆子彈都是人民的血汗錢，絕不允許你這樣隨便浪費！」

他轉過身來，臉色凝重，但語氣已放緩了。他拿起張平萍剛才射過的那支半自動「五四」式步槍，面對着全體民兵說：「槍不好嗎？不見得。」

說完，他轉身面向二百公尺外的射擊靶，猛一端平步槍，單手把槍，略一凝神，手指猛一扣扳機，砰！砰！連續射出六發子彈。

全排幾十個男女民兵眼睛一齊望住遠處的報靶旗。張平萍這時也忘了氣惱了，緊張地注視着。

報靶旗連續上下揮動了六次！

「哎呀！六發全中紅心！六十環！」

幾個女民兵驚嘆地喊出聲來，敬佩地望着雖然僅二十五歲，但却已經是身經百戰的趙雲剛。

張平萍這時心情可眞複雜了，既羞愧，又難過，又佩服，禁不住多望了趙雲剛幾眼。

高茂容這時走過來了，他走近趙雲剛身邊，叫趙雲剛捋起衣袖，微笑地望住全體民兵，語重深長地指着趙雲剛手臂上幾條深深的瘀痕說：

「好本領，眞本事不是天掉下來的。你們都看見小趙手臂上這幾條瘀痕吧？這是他十歲那年，練靶時，手力不夠，他就用繩子綁住幾塊大磚頭，吊在手臂上練手力，日子久了，還是繩子磨勒出來的瘀痕。他的本事，就是這樣練出來的。記住，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家記住這個眞理哩。」

從這次後，在張平萍的心裏，趙雲剛的印象就深印在那裏了。最初是氣惱，逐漸地她注意起他的一舉一動，到後來，她簡直有點喜歡他了。到後來……他們成了未婚夫妻。

不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張平萍也被捲入了這個浩劫性的漩渦之中，她當了民兵師連長。

七五年，「四人幫」控制了上海民兵師，王秀珍把張平萍調去總部工作，後來更做了王秀珍的私人秘書。

趙雲剛曾多次勸過她，不要盲目捲入這個漩渦，但張平萍不但不聽，還任性地和趙雲剛吵了幾次架。

後來，上海的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趙雲剛忙於工作，暫時也無時間顧及張平萍了。就這樣，這對未婚夫妻在這場政治風暴的猛烈的衝擊下，開始各走極端了。

張平萍的母親很喜歡趙雲剛，一直把他當成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而說實在的，趙雲剛這個自幼失去雙親的孤兒，張平萍的家也就是他的家了。但近來她母親見趙雲剛很少來了，就擔心地問張平萍：「亞萍，你是和趙雲剛他鬧什麼架呀？」

「媽！別管我，我會照顧自己的。」

張平萍嘟囔着說，但她心裏却非常難過。不過，她覺得自己沒有做錯，自己這是參加革命行動嘛！她眞感到左右爲難了。

昨天，王秀珍把全市連長級以上的幹部召到民兵師總部，宣佈了一個令張平萍非常震驚的消息，更使張平萍處於一個極之爲難痛苦的境地。

趙雲剛來到張平萍的家時，張平萍正在客廳讀着那份油印的「臨終囑咐」文件。

出來開門的是張平萍的母親二嬸（趙雲剛一直叫張平萍的母親做二嬸）。

二嬸見是趙雲剛，驚喜地道：「雲剛！是你，亞萍呀，你看是誰來了。」

張平萍猛然聽到「雲剛」這兩個字，吃了一驚，她轉過身，呆呆地望住趙雲剛，顯得非常生疏、陌生。

母親見女兒這副失神的模樣，莫名其妙，疑惑地望住她：「你怎麼啦？亞萍？」

張平萍苦笑一下，她不想母親知道得太多，她只是連連催促母親：「媽，妳先出去看看，有人來，馬上告訴我，去吧！」

「妳這是怎麼啦？」

母親有點生氣了。

「媽！妳快去吧，回頭我再告訴妳。」

母親遷就慣了女兒，雖然心裏生氣，但還是嘀嘀咕咕地走出去，隨手掩上門。

「雲剛，你究竟幹了什麼事了？」

張平萍雖然心裏有很多話要對趙雲剛說，但此刻，她覺得並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所以劈頭便問。

「你聽到什麼消息呢？」

趙雲剛雖然略感意外，但還是微笑着說。

「你還笑，虧你還笑得出來。」

張平萍生氣地說。

「妳究竟聽到什麼了？說給我聽聽，好嗎？」

趙雲剛仍然微笑着，相對這麼久了，亞萍的脾性他當然十分清楚。

「什麼！什麼！」

張平萍又愛又恨，她連珠炮地說出那個令她極爲震驚的消息。

「中央首長有文件下來，說你和高茂容跟隨鄧小平，陰謀搞復辟，是推行反革命。馬天水書記已

向全市黨員、幹部宣佈，撤消你倆的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並要逮捕你們審判……你！你究竟幹了什麼事？」

張平萍差點沒哭出來。

趙雲剛冷笑一聲，他心裏早就料到「四人幫」這一手了，他安詳地一笑，說：「不錯！我是到四川，找鄧老去了。」

「啊！你眞的……」

張平萍終於忍不住哭了。

張平萍初時尚存有一點希望，希望這不是眞的。但現在趙雲剛親口承認，那就是眞的了，自己僅有的一點希望也破滅了。

她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缸，酸、甜、鹹、苦、辣不知是什麼滋味。

她想起以往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那時，她和他靜靜地坐在黃浦江邊，聽着長江水拍擊岸邊的聲響，她柔情地把頭伏在他的肩上，他用手輕輕撫摸着她的秀髮，傾訴心中的話兒。

她想起他自小喪失父母，自和他相戀後，母親非常喜歡他，把他當兒子一樣。事實上，他也當這裏是自己的家。那時，他們是多麼幸福！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來，一切都變了。

他變了，她也變了……前途一片渺茫。這究竟是爲什麼，爲什麼啊！

這個天眞任性的年輕姑娘，在這種複雜萬分的政治鬥爭漩渦中，她分不清方向，辨不準那是險惡的急流，還是康莊的航道了。

她低首，默默無言。不！一定要勸雲剛站到革命的立場上來。她一直認爲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確的，現在仍然一樣。

「你難過什麼呢？我並沒有做錯啊！」

趙雲剛以爲張平萍對「四人幫」在近來的猖狂的反人民的行動已有所認識了，所以這次他準備找她協助完成任務，如果有她協助，就好辦得多了。

「你還說沒有做錯，我問你，你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嗎？」

張平萍又急又氣，她很痛心地勸趙雲剛。

「你去找馬書記檢討錯誤吧！或者他們會原諒你的。」

「檢討錯誤？哈！哈……」

趙雲剛豪氣地笑着，張平萍的態度使他感到意外，看來，直到現在，她還是沉迷不悟，要找她協助的想法是太天眞了，而「向馬書記檢討錯誤」這句話更激怒了他，他嚴肅地說：「我檢討錯誤？告訴你，要檢討錯誤的，不是我，而是你，至於馬天水他們那伙人，不是檢討錯誤那麼簡單，他們犯下的罪行，人民將來要嚴肅審判他們。」

趙雲剛走近張平萍身邊，帶着難過，惋惜的心情繼續說：「亞萍！妳糊塗了幾年，也該清醒了，跟在那些人後面，是沒有好下場的。」

他在她手上拿過那份油印的「臨終囑咐」文件，指着說：「妳是在相信他們的鬼話，妳想一想，這份文件，如果眞是中央的正式文件，爲什麼他們要以油印方式偷偷摸摸地散播？告訴妳，這是江青一伙人的陰謀詭計，她想當女皇，置中國於法西斯統治，就僞造這篇『要幫助江青把紅旗扛下去』的無恥鬼話！」

「這是眞的？不可能，不可能……」

張平萍眞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了。

「哼！不可能！」

趙雲剛語重深長地。

「你想一想吧！這幾天，爲什麼王秀珍在妳們廠、機器廠、造船廠頻頻召集民兵幹部會議？爲什麼徐景賢在全市散發『巴黎公社武裝起義的經驗和教訓』的秘密文件？爲什麼康平路市委大樓和你們的民兵師總部門口堆起了沙包？這一切妳有沒有想過，爲什麼？告訴妳，他們暗謀要在上海搞武裝兵變了，妳是蒙在鼓裏，糊裏糊塗地跟在他們後邊，作他們的工具。」

說到這裏，趙雲剛痛心地望一眼張平萍，難過地說：「從四川回來後，我一直被他們通緝追殺，我已經沒有家了，本來我以爲妳會協助我，看情形，我的想法太天眞了，妳好好想一想哩，希望妳能懸崖勒馬。」

說完，趙雲剛轉身欲走，但他猛然見到張平萍的母親靜靜地立在他們身後，顯然，他們剛才說的話，她都聽到了。只見她滿眼淚水，攔住趙雲剛，悽酸地說：「孩子，你不能走。你出去會給他們殺死的……我老婆子不懂什麼，但我知道，你是一個好孩子……如果他們要殺你，就先殺我這個老婆子吧！」

「二嬸！」

趙雲剛望着這位慈祥的母親，這個自小失去雙親的孤兒，這位身經百戰，天大的困難也絕不皺皺眉的偵察科長，眼圈兒不禁爲這位慈愛母親的心感動得紅了。

他激情地把她的雙手拉起來，緊緊地雙手握住：「你放心吧！我不會死的，有人民的支持，他們殺不死我……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就要到來了，我會來看妳老人家的。二嬸，不，媽媽，妳多加保重！」

他轉身閃出門口。

張平萍痛苦地撲到門口，嘶聲

叫：「雲剛！」

但趙雲剛已走遠了，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 * *

上海市楊樹浦路艮友理髮店，這天突然多了一個新來的雜工伙記。

這個伙計，年紀二十六、七，清瘦中等身材，戴着一個白色大口罩。他掃地、冲茶、倒水，上上下下忙個不停。來光顧理髮店的客人，都用稱讚的目光多望他幾眼。

但是，仔細一瞧，却見這個人雙眼烱烱有神，處處透着一種逼人的英氣。

但誰又想到，他竟是一個身經百戰的偵察科長呢！

他就是趙雲剛。

現時，他已不能在上海公開露面了。馬天水、王秀珍一伙人在到處瘋狂的搜捕他。

他白天在理髮店當一個普通的雜工，外邊的動靜，他的助手方明會隨時向他報告。

但到晚上，當他脫下雜工的白圍裙時，他又是一個虎虎生威的偵察科長了。

這時，他雖然執着掃把默默地掃着地，但眼睛却時時焦急地瞟瞟門外。他派方明出去探聽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但方明離開到現在，已經是整整六個鐘頭過去了，還未見方明回來，情況怎麼樣呢？

趙雲剛心裏焦急萬分，他眞想不顧一切自己出去弄個究竟。但白天他不敢貿然行動。敵人耳目衆多，一旦被他們發覺，就麻煩了。自己丢了命不說，不能完成鄧老交下任務，破壞了鄧老他們整個的行動步署，那自己犯下的錯誤就不能饒恕了。而且，他很信任方明，也深知方明的脾性，自己這個得力助手，不管情況怎樣惡劣，他總有辦法變通的。這次，他一定遇到極大的困難。

趙雲剛正這樣想着的時候，方明匆匆趕回來了。

趙雲剛放下掃把，向方明略一示意。

方明會意地跟趙雲剛進入理髮店的後室。

「老趙！情況不好，看情形，他們要提前動手了。」

方明緊張地，低聲對趙雲剛說。

「噢？你把詳細情形談一談。」

趙雲剛冷靜地說。

方明談起經過的情形。

他按照趙雲剛的計劃，秘密去找高茂容。

高茂容這時隱居在黃浦碼頭的一隻貨船上，方明在輪機艙找到高茂容，高茂容告訴他，張春橋、王洪文已到了上海，正頻頻召開會議，但會議的具體內容則不得而知。

他們究竟有什麼新的策劃呢？高茂容的意見，也是要方明想盡一切辦法，弄清敵人的秘密會議內容。

方明離開碼頭後，隨即趕去上海重型機械廠，找他的戰友李强。

李强是方明在部隊時的同班戰友，復員後，他被分配到重型機械廠任保衛科科長。

方明在老遠就發覺今天機械廠門口突然多了兩個全副武裝的民兵站崗。

方明走近，武裝民兵攔住他，說要檢查證件。方明把他在理髮店的工作證掏出來。

武裝民兵看了一會，問：「你來幹什麼呢？」

「找你們廠的李强同志。」

「啊！你是他的什麼人？」

「同鄉！」

方明察覺有點不對頭，轉了一個彎說。

「你進去吧！但工作證要留下，出來時還給你。」

「好吧，你拿去好了。」

方明鎭靜地，不露聲色。

一個武裝民兵把方明帶進廠內，方明留神察看一下四周的情況，他不禁產生了一種形勢緊逼的感覺。

上海重型機械廠，這間上海數一數二的大廠，此時，却只有冷冷落落的機器聲。

廠內貼滿標語、口號，上面都是什麼「按既定方針辦」、「堅決維護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巴黎公社的精神萬歲」等等的內容。

在工廠的體育場，幾百個男女民兵分成幾個排，聚集在這裏。他們全副武裝，有一個戴眼鏡的傢伙正在向民兵們訓話。說完，民兵們散開在各處操練。

有一個戴鋼盔的民兵幹部模樣的人對着他指揮的那一排人大聲說：「前邊就是敵人，你們怎麼辦？」

民兵們「颯」的一聲亮出刺刀，向前一刺：「殺！」

更使人觸目驚心的是，工廠各處都築起沙包，大大小小分割成幾十個據點，而辦公樓頂上，架起了幾挺高射機關槍，整個機械廠充滿一片刀光劍影。

方明跟在那個武裝民兵後面，來到第三車間，全個廠，就只有這個車間沒有停工了。

但車間內人也不齊，一部份車床、刨床停在那裏，沒人關；有些甚至已經積滿了灰塵。

「李强就在這裏勞動，你進去找他呢，不准亂跑！」

那個帶方明進來的武裝民兵嚴厲地說，他站在車間門口鑑視着方明。

方明四周望一下，不知到李强在那裏。他走一下，又要避開迎面撞來的吊機。

他正想探問身邊一個戴住大口罩的清潔工友，這個清潔工友忽然用手拍拍他的肩頭，沉聲說：「這個時候，你還來這裏幹什麼？」

方明嚇了一跳，一看，原來這個負責車間清潔工作的工人就是李强，只見他戴了一個已經變得發黑的口罩，方明乍看之下，差點認不出他就是那個精幹的李强了。

「找你啊！」

方明驚喜地說，但隨即疑惑地說：「你怎麼……」

但他突然發覺李强輕微搖一搖頭，就把到口邊的話忍住不說。

原來李强的左邊不遠的地方，還站着一個武裝人員，眼灼灼的直盯住他們。

方明這時完全明白了，「四人幫」一伙已向各個單位的不肯聽他們命令的幹部下手了。李强已被他們撤消了職務，此刻正監視勞動。這個情況，甚至連高茂容也不知道。所以他和趙雲剛才派他來與李强接頭，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敵人內部的情況。但看來敵人又先走一步了。

「我沒空，對不起！」

李强說完，掏出一條毛巾擦了擦滿面的灰塵、汗水。突然，一塊小紙團從毛巾中掉落地面。

李强大聲對方明說：「忙呀！你看這堆鐵屑、垃圾，不清完它，我是不能收工的。」

說着，眼睛一瞥地上的小紙團，就急急地推着垃圾車走了。

方明會意了，他走上一步，他穿着的膠底凉鞋壓在小紙團上，略一用力，小紙團已經嵌入凉鞋底的縫隙，但他嘴裏却若無其事地嘟噥着：「哎呀！連說句話也沒空，眞討厭！」

那個站在車間門口監視着他們的武裝民兵走近來：「別人沒空，你就走吧！」

方明裝成無可奈何的樣子，嘟嘟噥噥地跟在後面走出來。

他在廠門口取回工作證，就飛快趕回來了。

說到這裏，方明掏出那團紙條，遞給趙雲剛：「喏！就是這個。」

趙雲剛打開紙條，紙條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有些已經看不清楚了：

「……張春橋、王洪文已到上海，他們正在民兵師總部召集秘密會議……」

「馬天水已發出命令，向各廠民兵營緊急頒發槍械彈藥……情況危急，我被監視，行動困難……請另想辦法……」

「照這個情報看來，敵人很可能提前動手！」

方明緊張地說。

「唔，看來我們也要闖一闖敵人的老巢了！」

「民兵師總部嗎？」方明興奮地問。提起緊張刺激的行動，方明這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偵察員就來勁了。

「嗯！」

趙雲剛默默地沉思着，忽然「哎呀！」一聲。

「怎麼樣了？你！」

方明嚇了一跳。

「你的工作證是這間理髮店的嗎？」

「對呀！」

「那就壞了，他們已經嗅到這兒來了。」

「不會吧？我一路上也沒發覺有人跟蹤。」

「小方，不要把敵人看得那麼簡單，他們的嗅覺也是很靈的。走哩！不要猶豫了，馬上離開這裏。」

趙雲剛與方明迅速離開理髮店，趙雲剛決定趕去第三號碼頭找高茂容商量下一步的行動。

他們兩人共乘一輛摩托車，風馳電掣般向前飛馳。激起的夜風把他倆的衣服都吹得鼓起來，方明坐在車後架上，焦急地在心裏叫着：「快呀！快呀！」他知道如果讓敵人嗅到趙雲剛的行蹤，那就壞事了，都是自己一時大意……小方這樣想着。

但已經遲了！

身後兩輛摩托車，共四個人箭一樣尾隨而來。一任趙雲剛加速，轉急彎，也無法甩開這四個人，相反，距離却越來越近了。

趙雲剛見不是辦法，猛一剎車，乾脆把摩托車停下。

後邊兩輛摩托隆！隆！的二聲衝過，趙雲剛迅速把車頭扭轉，呼！的一聲向相反方向飛遠了。

後邊那兩輛跟蹤的摩托也很醒目，兜了一個急彎，又緊緊咬住跟蹤，但雙方的距離拉遠了。

趙雲剛咬一咬牙，雙手拚力扭盡把手的速度掣，摩托車狂跳了一下，像一頭顛馬似的飛離地面向前直衝。

方明在車頭望一眼後邊那兩部跟蹤的摩托，已經越來越遠，慢慢看不見了，他不禁鬆一口氣。

但就在這時，前面的十字路口突然轉出一部十噸的重型平板車，這部巨無霸不但開足馬力，而且認準趙雲剛他們的摩托車兜頭撞過來……要避開已根本來不及了。

趙雲剛暗叫一聲：「不好！」

他猛在車位上躍起來，雙掌拚

盡全力把方明向左推開幾丈，自己也借這股反推的力道向右翻滾。

在這一霎間，那部重型平板車轟隆！一聲把那輛還在向前衝的摩托車向後撞飛了十幾丈，巨大的車輪，擦着趙雲剛的身邊輾過。

饒是趙雲剛身手敏捷，藝高膽大，也驚出一身冷汗。媽的！這幫傢伙眞是殘忍毒辣，趙雲剛又驚又恨。

這時候，後邊那兩輛跟蹤的摩托車衝到了。從車上跳下四個人，齊向趙雲剛壓過來，嘴裏惡毒地叫着：「趙雲剛！看你跑得上天！」

這時，方明已在左邊翻身躍到趙雲剛身邊。

「小方，你沒受傷吧？」

趙雲剛一把拉住他。

「沒事！你的力氣眞大，把我推了幾丈，要不，早到閻王處報到了！」

趙雲剛放心了，他冷眼打量一下這四個人的來勢。

這四個人擺開一個四角形陣勢，沉穩地一步一步向他倆壓過來，看來身手不凡。

空手對打，趙雲剛當然並不把這四個人放在眼內，何況他身邊的方明也是一個久經戰陣的好手。但他不想糾纏得太久，時間一長，麻煩就大了！他思索着對策。

趙雲剛移動身影，滴溜溜的轉了幾個圈，突然瞧準身邊一個，一個箭步衝前，右腿聚全身之力掃向這個人的腿脛骨，這個人閃避不及，登時痛叫一聲倒地，趙雲剛上身飛轉，右拳一拳擊落這個人的胸部，但他故意稍一停留。

那兩個見有機可乘，趁趙雲剛略一停留之際，齊撲向趙雲剛身前，一個在後邊用手臂纏住趙雲剛的脖子，另一個在前邊亮出匕首，插向趙雲剛的胸前。

趙雲剛正是等這一霎間，只見他擊向倒在地上的那個人的拳頭突然變掌，反手一個後托，把身後纏住他頸部的那個人凌空托起，擲向前邊衝來的那個人，右腿借舉托向下沉壓之力，膝頭狠壓向地下那人的胸部。

「啊……啊……啊！」

只聽連續響起三聲慘叫，前邊衝來的那人已收勢不住，插落被趙雲剛從後邊向他撞來的同伙胸部，他本身則被同伙撞來的強大衝力撞到，頭重重地撞在水泥路面上；而地下的那個同伙則被趙雲剛的膝頭壓斷了兩條筋骨。

趙雲剛掃腿，後托、前撞、下壓……連環四下閃電般的搏擊身手，非常乾淨俐落。

「老趙！好身手！」

方明也禁不住讚嘆起自己的科長，他早就把那個襲擊他的人料理了。

「別說了，快走哩。再不走，麻煩事更大啦！」

趙雲剛淡淡一笑，和方明分乘剛才跟蹤他們的那兩部摩托車。

方明風趣地說了一句：「偷鷄不着蝕把米！」

他們飛快地直向第三號碼頭急駛而去。

＊　＊　＊

夜，是一個沒有月光，黑沉沉的夜。

天上僅有數點秋星眨着眼，彷彿在注視着下面一座陰森森的偌大的水泥建築樓宇。

這座樓宇，就是上海被「四人幫」等人控制的那個民兵師總部。

這時，樓宇內靜悄悄的，僅剩下三幾盞路燈，在蕭瑟的秋風下搖曳，遠遠望去，更使人增添了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

附近的居民，每到夜晚，都不敢走近這座戒備森嚴的樓宇。因爲，說實在的，單是那偶爾傳出來的一聲聲慘叫，就夠人對這座樓宇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感了。

但此刻，在相距這座樓宇三十公尺左右的一座民房十樓上，却有兩個人在窗邊，隱秘地用望遠鏡觀察這座樓宇，時而又耳語幾句。

這兩個人，就是高茂容和趙雲剛。

趙雲剛、方明擺脫了「四人幫」爪牙的追捕，即迅速趕去第三號碼頭；在一隻貨輪上，他們與高茂容會面了。

經過商議，高茂容和趙雲剛均認爲形勢緊逼，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當即決定，由他和趙雲剛親自出馬，夜闖民兵師總部，徹底弄清敵人的秘密部署。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而又極之艱險的任務，須知「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黑幹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早在兩年前，就經營這座民兵師總部。在這座樓宇內秘密動工，裏邊遍佈密實機關；近幾個月來，馬天水等人把這個總部作爲他們陰謀暴動的秘密指揮部，防衛更加嚴密。對於稍有懷疑的人，他們下手絕不容情，捕入地下室，嚴刑拷問。

要闖入這座指揮大樓，獲取敵人的秘密文件，可以說是九死一生。但是，形勢緊逼，捨此之外，已別無他法，唯有到龍潭虎穴去闖一闖哩！

趙雲剛他們暗暗打定主意，爲了完成鄧老交下的重任，就算拚命，也顧不得許多了。

「唔，雲剛，該行動了！」

高茂容再次用望遠鏡觀察一下對面樓宇，低聲對趙雲剛說。

趙雲剛略一點頭，隨即動作起

來。

「一切要小心，記住，要膽大心細，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得手後，馬上來第二號碼頭，我在那裏等你。」

高茂容望一眼已經化了裝的趙雲剛說。

夜深了，風越來越緊。烏雲翻滾，一團一團自西向東湧去，間或連稀疏的數點秋星也遮住了。民兵師總部這座偌大的樓宇，四周圍都似乎隱入黑暗中。

這時，一個細長的黑影，摸近這座樓宇東側的一個花園。

這個黑影，身手非常敏捷，一躬腰，身形就彈到靠近樓宇的一棵高大的白楊樹邊。

黑影抱住光溜溜的樹幹，雙脚一蹬地面，滴溜溜的轉了幾圈，身影已竄上三丈多高的一枝粗大的樹杈。

沿着這個樹杈望去，相距一丈遠，就是樓宇二樓的一個窗台。

這時，兩個全副武裝的人，沿着小徑，向白楊樹一直走近來。

樹上的黑影屏神靜氣，定住身影，彷彿在黑暗中，他和樹幹融滙成一體。

那兩個全副武裝的人走到白楊樹下，四周望一下，折轉身，向另一個方向慢慢走遠了，一切又都恢復了寧靜。

樹上的黑影沒有動靜，似乎在等待着什麼。

夜風越來越大，一陣疾勁的風吹來，吹得白楊樹粗大的枝幹也搖擺不定，一片嘩啦啦的風聲，樹枝搖動聲。

樹上的黑影瞧準這一個機會，雙脚勾住樹杈，雙手緊抱柔韌的白楊樹枝幹，往下猛力一拉，待樹幹彎成一個弓狀時，他雙脚一鬆，復一蹬，借樹幹復原的彈力，身影凌空飛渡，險險的彈到對面的窗台邊；他雙手往上一抓，攫住窗台，猛一咬牙用力，身影已翻上窗台，黑暗中，有如一隻矯健的雄貓。

這個黑影，就是藝高人膽大的趙雲剛，他夜闖民兵師總部來了。

趙雲剛輕輕跳落二樓地面。

這座樓宇，趙雲剛以前也曾到過，基本的地形他是熟悉的。不過，那時這裏只是上海市商業局大樓。

自上海市民兵師成立後，這裏就成了民兵師總部；馬天水一伙人在這裏大興土木，既在的建築外表上與以前一模一樣，但裏邊已完全不同了。

特別近幾個月來，「四人幫」加緊策劃在上海起事，這裏成了秘密總指揮部後，就更完全改觀了。

這裏新建了許多密室、地道，外邊的圍牆加了通電的鐵絲網，裏面各處險要均堆滿了沙包，分佈崗哨，架着機槍，充滿陰森蕭殺的氣氛。

趙雲剛摸近二樓的一間房間，輕輕用手指彈了三下。

門隨即毫無聲息地開了，趙雲剛閃身進去，門又悄悄關上，一切又都沉入黑暗中。

趙雲剛靠在門邊，吁了一口氣，但雙手却緊握住來開門的人的手，感動地說：「李峯同志，你辛苦了！」

在黑暗中，李峯聽到分別了個幾月的趙雲剛的聲響，想着自己受着自己最親愛的人的委屈，這個還帶點孩子氣的青年人，眼圈不禁紅了。

李峯是上海紅棉十四廠工人，與張平萍同一間廠。文化大革命前，他多次參加過趙雲剛指導的民兵訓練。他勤奮好學，趙雲剛很喜歡這個年輕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李峯也被這股盲目的狂潮捲了進去，做了一些錯事。

但逐漸地，他親眼看到許多令他觸目驚心的事，特別是近一年來。「四人幫」一伙在上海加緊陰謀策劃，一片刀光劍影。

在這種冷酷的事實面前，李峯頭腦變清醒了，他深知如果自己不及早回頭，就會上了「四人幫」的當，成了他們罪惡陰謀的危險工具，自己將永遠成了人民的罪人，國家的罪人。

他找到趙雲剛，向他坦白地檢討了自己所做的一些錯事，勇敢地揭了馬天水等人在上海搞的種種罪惡勾當，他痛心地說：「他們害人不淺啊！我要退出民兵師！不幹了！」

趙雲剛非常熱情的勸導他，他深爲這個年輕人能在這個嚴重關頭懸崖勒馬而高興，他興奮地拍着李峯的肩頭，連聲說：「好！好！你認清了大是大非，不含糊。不過……」趙雲剛深謀遠慮地說：「你不要退出民兵師，相反，你要爭取他們的信任。」

「爲什麼？」

李峯很感意外。

「孫大聖鑽進鐵扇公主的肚皮的故事，你聽過了嗎？」

趙雲剛幽默地說。

「我能嗎？」

李峯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毫無這種經驗，萬一被敵人識破，自己生命也難保；但喜的却是難得趙雲剛這樣信任自己，況且又是一個對人民將功折罪的機會。

「能！一定能！我會隨時與你聯絡的。」

臨走，趙雲剛吩咐他，爲了愼重，免讓敵人懷疑，任何人也不要

告知眞相。

自此之後，李峯就在民兵師幹得非常起勁，他有一股年輕人的衝動，辦起事來，乾淨俐落，就連王秀珍也對他另眼相看，親自下令把他調到民兵師總部工作。敵人在總部的一些秘密情報，就是李峯透露出來的。

但就在上個月，即趙雲剛赴川的前幾個晚上，李峯忽然來找趙雲剛。

他一見趙雲剛，就痛苦地哭喪着臉，對趙雲剛說：「老趙同志！我不幹了，我再也幹不下去了！」

趙雲剛略感意外。

「噢？有什麼情況嗎？」

「爸爸罵我，母親罵我，玉芬也罵我，他們說我是『四人幫』的忠實走狗！玉芬她，她與我斷絕關係了……」

李峯畢竟只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工人，但身受這許多委屈，不禁難過地哭了起來。

「別難過，小李啊……究竟怎麼回事，說給我聽聽，好嗎？」

趙雲剛同情地，又帶着母親對一個撒嬌的孩子勸慰似的語氣說。

「前天，玉芬來過我家！」

李峯難過地訴說起來。

玉芬來到他家時，他已和父親吵了一架。父親氣鼓鼓的坐在一旁，扭頭不看兒子，母親則難過地唉聲嘆氣，她一見玉芬進來，就像見到救星似的招呼玉芬：「玉芬呀！你勸勸他吧，叫他別跟着那幫人混，硬是不聽，老說我們不懂，不懂，就他懂，就他懂！」

玉芬連連點頭道：「我也是爲這個來找他的。」她走近李峯身邊，帶氣地說：「到這個時候，你還跟着他們混……」

李峯不禁苦笑了一下，他眞是有口難言。

「你啞了吧！」

玉芬更氣了。

「玉芬！我……」李峯眞想把所有的一切都說出來，但又不可能，心情煩燥之下，他衝口說了一句：「你們別管我，我走自己的路！」

「好！好！你走自己的路！」

玉芬氣得哭了，她知道李峯繼續這樣執迷不悟走下去，必定會越陷越深，最終成爲人民的罪人（唉！這個年輕的姑娘，她滿懷正義感，但她又怎想到其中的內幕呢？），她氣苦地哭着說：「你做的壞事還不夠嗎？你去工廠聽聽，找你的朋友問問，所有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工友，有哪一個看得起你？他們都說，說你是『四人幫』忠實走狗，現在是狗仗人勢，威風一時……將來，你有什麼面目見人？連我也給他們罵了。」

她哭得說不出話來。

李峯不禁深深嘆一口氣，他爲自己辨白的說話已經衝口而出：「你，你以爲我是那樣的人嗎？其實……」

他剛要脫口說出一切眞相，但他想起趙雲剛臨走再三吩咐的話，只好又咬牙把滿腹的話吞回肚裏。

說到這裏，李峯痛苦地對趙雲剛說：「對不起，我不想再讓人罵了。老趙，你說，我怎麼辦？」

趙雲剛按住李峯的肩頭，深情地說：「難過什麼？你應該高興才是。你想一想，你的父母，你的玉芬，他們爲什麼罵你，不理你，還不是誤以爲你到現在還跟着『四人幫』那伙人混？你的玉芬是一個好姑娘，你的父母是好父母，他們有正義感，痛恨『四人幫』，確實，在上海、在全中國，千千萬萬的人雖然口裏不說，但是在他們的心裏，對『四人幫』的那一套所作所爲，已經深惡痛絕了，這也說明，你能懸崖勒馬，將功折罪，爲人民的正義事業工作，你是選對路了，暫時受點委屈算什麼呢？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將到來；他們終會明白你是一個好青年！」

停了停，趙雲剛熱情地：「抬起頭來，讓我看看你！」

李峯順從地抬起頭，他接觸到趙雲剛的凝視着他的眼睛。這對烱烱有神的眼睛，充滿熱力，充滿信任，充滿鼓勵，就像一股暖流，從這對火熱的眼睛中，深深注入李峯的心內。李峯明白了，自己雖然受點委屈，但這不是爲自己啊，爲人民受氣，爲了國家，爲了人民的利益，暫時受點委屈，那算得什麼呢？李峯想通了，他沒有再多說什麼。

這一切一切，像電光火閃一樣，在趙雲剛的腦海中閃過。是呀，在和「四人幫」的鬥爭中，多少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他們寧願自己受折磨、受委屈，甘願妻離子散，愛人離開，甚至丟掉生命，也堅決和「四人幫」鬥到底。公道自在人心，千秋功罪，人民是會來評說的。

「小李，快說怎麼樣？」

趙雲剛抑制住自己激動的情緒，說：「這幾天，張春橋、王洪文、馬天水等人頻頻秘密出入總部，看情形，他們可能提前動手。」

李峯神情緊張地說，他附耳向趙雲剛低語幾句話，只見趙雲剛興奮地點一點頭，堅決地說：「時間不多了，就這樣哩！」

李峯在前面引路，趙雲剛跟在後面，悄悄摸上三樓，來到一堵鐵門前。

李峯掏出一串鎖匙，輕輕插入匙孔，鐵門彈開了，他倆摸進去，

李峯一見張平萍出現，心中暗罵：「走狗……」

裏面黑沉沉的。

李峯摸近一張枱邊，伸手在枱上的暗紐掣按了一下，察！的一聲，側邊一堵牆壁突然移開了。

原來這是一堵暗門，沿着梯級向下，走了幾十級，轉過幾個彎，他們忽覺眼前一亮。

原來下面又是一個通道，但這裏已經深入地下二十公尺深了。

通道很寬闊，用水泥環拱頂，人置身在這裏，涼森森的；通道的水泥壁上，隔疏有鎖嵌在水泥壁上的紗燈。而地面則是全部用花崗磚砌成，整個通道向前後左右延伸。

趙雲剛、李峯兩人沿着通道向左，來到一間地下室門邊。

這間地下室位於通道的右邊，室門用鐵板造成，外面用紅色的隔聲海綿遮蓋，室門兩邊各有一盞花形吊燈伸出。

李峯用手按一下牆壁一排按紐中的「2」字，門邊的宮燈閃了幾閃，李峯跟着用手一按「3」字，宮燈突然轉成綠色，鐵門自動移開了，別看李峯這一切做得乾淨俐落，因爲如果不熟悉的人，只要按錯一個數目字，門邊的宮燈就會爆炸，而旁邊的人無一能倖免，從這也可以得知「四人幫」一伙在這裏所下的苦心了。

看到這一切，趙雲剛心內也不禁慨嘆了。

走進門內，轉過一個彎，便來到地下室正式的客廳了。

客廳很大，正中有一張長長的辦公桌，辦公桌噴了天藍色的漆油，四周圍的梳化椅也是用天藍色的皮革造的。四面牆壁塗了淡綠色的色彩，正中頂上吊下一盞强烈的水銀燈，鐵門一開，水銀燈就自動接通電源，此刻正發出奶色的强光，照在下面天藍色的辦公會議桌上，互相輝映，使人彷若置身在一個海底宮殿。

會議桌首席位後面的牆壁上，垂着一塊長長的竹簾，一望可知竹簾遮住的，就是一幅地圖了。室內還有一個大座鐘，此刻座鐘的指針正對準四時三十分，離天亮已不遠了。

趙雲剛轉過身問李峯。

「保險櫃在那裏呢？」

「我也不清楚，這裏我只到過一次。」

「快！分頭找一找！」

趙雲剛焦急地說。他和李峯周圍地察看，大廳所有的角落都給找遍了，一點綫索都沒有發現。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那個大座鐘嘀噠！嘀噠！的一聲聲催人心弦。

「要快！今天凌晨五時，他們要在這裏召開一個秘密軍事會議，通知已經發下去了。」

李峯神情極爲緊張的對趙雲剛低聲說。

趙雲剛望一眼那個大座鐘，已經是凌晨四時五十分了，這就是說，可以利用的時間只剩下不到十分鐘。

怎麼辦呢？趙雲剛緊張地思索，頭上冒出了豆大的汗水。看來，尋找保險櫃的企圖只好暫時放棄了。不然的話，讓敵人發現，打草驚蛇，將給今後的行動帶來更大的困難，甚至自己和李峯也會陷入敵手，那就完了。

趙雲剛望一眼竹簾掛着的地方，心想，保險櫃找不到，這幅地圖也許有些秘密吧？

趙雲剛急走向地圖邊，伸手拉起竹簾，赫然是一幅上海的軍事地理形勢圖，全個上海的各處險要地方，制高點都一一在地圖上標明，沿着上海西郊金山至青浦一帶，有幾道紅箭頭和粗橫綫標上，顯然是「四人幫」的策劃上海暴動的一幅秘密軍事地圖。雖然並不知道詳情，但趙雲剛覺得這對於了解敵人的部署會有幫助。

他掏出微型攝影機，對着地圖一按快門，閃光燈一亮……在這一霎間，趙雲剛知道自己上當了，敵人的保險櫃既然隱藏得這麼隱蔽，這幅地圖無理由就這樣不加防範的掛在這裏……他想到這點的時候，已經遲了。

閃光燈一亮，地圖上暗設的感光設備受閃光感應了，室內室外响起一陣刺耳警報訊號。

趙雲剛暗叫一聲「不好，眞的上當了！」

敵人隨時隨刻會衝進來搜捕他倆，形勢一髮千鈞！

趙雲剛猛一轉身，急促地問李峯。

「後面還有出路嗎？」

「有！不過恐怕來不及了。」

李峯心情確實有點驚慌了。

趙雲剛猛一推李峯：「快！你從後面想辦法摸出去，我掩護你。」

「不！我們一塊走吧！要死大家一塊死。」

李峯急忙說，他深知如果趙雲剛落到敵人手裏的後果將是九死一生。

趙雲剛見李峯還要再爭，低聲沉喝：「爭什麼？兩個人走，一個也走不了，時間來不及了，這裏需要你，你不能暴露。記住，出去後馬上到第三號碼頭……告訴老高，叫他不要管我，不惜一切代價要完成任務。」

說完，雙掌運力一推一送，把李峯推到後門處，李峯的身影終於消失了。

就在這時，六七個持着手槍的大漢衝進來，把趙雲剛團團圍住，黑洞洞的槍眼一齊對準趙雲剛。

趙雲剛知道自己很難脫身了，心情反而從容鎮定了：他決心絆住敵人，好讓李峯安全逃脫。

爲首的一條大漢，戴一副茶晶眼鏡，他凝神凶狠地拉着趙雲剛，把手槍提一提，厲聲說：「好啊！趙雲剛，天堂有路你不走，進來地獄尋死？就是你一個人嗎？」

趙雲剛瞪眼瞥一下這個戴茶晶眼鏡的傢伙，輕蔑地：「馬金明，你威風什麼？狗仗人勢！」

馬金明就是馬天水的侄兒，平日仗着伯父的權威，在上海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他那裏受得了趙雲剛的嘲罵，把手槍一揚，暴喝：「媽的，再口硬，老子斃了你！」

趙雲剛冷笑一聲，把胸膛一拍，雙眼如電般對着馬金明：「來啊！小子，瞧老子這兒打！打啊！」

馬金明像一頭被棒打的顚狗，不顧一切，把手槍一揮，對準趙雲剛，手指一勾扳機，噠！噠！兩聲……

他身邊一個戴眼鏡的傢伙已喝止不及，迅即把馬金明握槍的手一托，子彈擦過趙雲剛的頭頂飛到屋頂上。他沉聲喝：「你瘋了嗎？這個人首長吩咐抓活的。」

戴眼鏡的傢伙走上一步，陰險地道：「趙雲剛，說實話哩，帶你進來的人是誰？他躲在那裏？」

趙雲剛卑夷地說：「哼？我要來就來，不用人帶。」

戴眼鏡的傢伙怪笑一聲：「你瞞不過我，沒有人帶路，你根本不可能進來。」

趙雲剛乾脆不理睬他，只想盡量拖延時間，好讓李峯逃脫。

「媽的！你不說，他也跑不多遠！」

戴眼鏡的傢伙把手槍一揮。

「馬金明，先把他綁起來。」

說着，他持槍欲追向李峯逃走的後門方向。

趙雲剛剛暴喝一聲：「站住！」身形一閃，欺近戴眼鏡的傢伙身邊，拍落他的手槍，脚尖一勾抓起手槍，左手閃電般把戴眼鏡的傢伙頂在自己身前，面對五支舉槍欲發的槍口。

「別開槍！別開槍！」

戴眼鏡的傢伙嚇得面都黃了。

雙方都不敢動，就這樣僵持着。

一秒鐘、二秒鐘、一分鐘過去，二分鐘過去了。

趙雲剛估計李峯已有足夠時間脫身了，他猛力把戴眼鏡的傢伙往前邊的五個人一推，戴眼鏡的傢伙徑直撞向迎面的一個人身上，把他撞倒了。

趁着對方混亂的一霎間，趙雲剛已閃身撲向後門。

但就在這時，馬金明開槍了，子彈擊中趙雲剛的腰部，馬金明凶狠地挨近，趙雲剛强忍住鑽心的疼痛，飛脚踢倒撲近的馬金明，馬金明慘叫一聲，捂住腹部倒在地上。但趙雲剛身受重傷，再加上用力過猛，也終於一頭栽倒在地上，昏倒在血泊中。

李峯沿着他熟悉路徑，也幸虧趙雲剛拖延了敵人的時間，他終於逃出民兵師總部，而且神不知鬼不覺。

出去後，他立即騎摩托車，飛速趕去第三號碼頭，找高茂容去了。

當趙雲剛從昏迷中醒來時，已經是當天深夜十點鐘了。戴眼鏡的傢伙馬上把他從病房中拖向一間地下刑訊室。

這間地下刑訊室，室內亮着幾盞電燈，但燈光很暗，昏黃昏黃的，更顯得這間地下刑訊室陰森恐怖。

正中擺了一張辦公桌，坐在上首位的赫然就是王秀珍，她身邊有兩個女記錄員，其中一個把頭低得低低的，看不清她的臉容。

兩邊，站着幾個荷槍實彈的武裝民兵。

趙雲剛被拖進來，燈光照在他身上，只見他腰部的傷口只用繃帶草草包紮了一下，鮮紅的血還在不斷的從傷口滲出來。

王秀珍一見趙雲剛，便凶狠的咒駡。

「趙雲剛！你好大的膽子，居然跑到四川向鄧小平告密，還膽敢跑到這裏偷拍軍事地圖，你是想找死啦，兩條罪加起上來，老娘隨時可以一槍斃了你。」

這時，那個一直把頭低得低低的年輕女記錄員，聽到王秀珍口裏喊出「趙雲剛」三個字時，渾身一顫，她睜眼一望，差點喊出聲來，她趕忙把視綫移開。幸虧王秀珍暴怒之時，全神貫注在趙雲剛身上，沒有察覺她的失常神態。

她，就是現任王秀珍的私人秘書，趙雲剛的未婚妻張平萍！王秀珍知道她寫得一手好字，便把她叫來充當臨時記錄員。王秀珍自然不知道她與趙雲剛的關係，對張平萍很是信任。

但在張平萍心裏，已經產生了信心危機。趙雲剛那天對她嚴詞陳述的一番分析，再加上近來她親眼目睹「四人幫」一伙在上海所進行種種瞞住中央的陰謀活動，她對王秀珍等人的信心開始動搖了。

在近幾天來，她多麼想見趙雲剛一面，談清楚一切問題啊！但是，趙雲剛好像突然在上海失蹤一樣，到處也找不到他，張平萍的心裏又悔、又恨、又怕。

此刻，她見到趙雲剛身受重傷，落在王秀珍等人手裏，可以說是凶多吉少了，她心裏更悔恨自己當時爲什麼不收留趙雲剛在家裏呢！但是……究竟誰是誰非？這種政治上的複雜鬥爭，使這位任性倔强的姑娘的心，給弄得碎了！

這時，趙雲剛雙手撐住地面，使上身挺起來，王秀珍的惡毒的言語激怒了他，他冷冷地指住王秀珍，嚴正地說：「王秀珍！妳可以審訊我，也可以槍斃我。這一切，妳都敢做，但妳想一想妳自己的後路吧！」

「哼！老娘也要你來教訓？你眞嫌命長了，告訴你，老娘殺一個反革命份子，從來不手顫。」

趙雲剛負傷的傷口一陣陣劇痛，由於失血過多，他紅潤的面色變得蒼白，烱烱有神的眼睛也變得暗淡了，他咬牙忍住痛苦，決心不在這幫匪徒面前呻吟一聲。

王秀珍見趙雲剛默不作聲，哈哈一笑，說：「趙雲剛，我們也並非一定要你的命，只要你答應與我合作，說出帶你們進來的人是誰，我可以向上頭報告，恢復你的一切榮譽、地位，你想一想吧！」

趙雲剛懶得睬她，乾脆把眼睛也閉上，他的傷口還在不停地滲出鮮血啊！

王秀珍自以爲得計，伸手一按電鈴。

一分鐘後，有四個人被押進來，其中一個就是李峯。

原來王秀珍非常狡猾，她知道地下指揮部發生的事後，便斷定，這裏一定有人作內應，否則趙雲剛是不可能進去的，但帶他進去的人又是誰呢？她當即派人嚴密審查所有在民兵師總部的人，凡是當晚不在民兵師總部，或出外的人都全部抓起來。今早，李峯從高茂容那裏回來，一進總部，便馬上被綁起雙手，監禁起來，一共抓了四個。

王秀珍眨着蛇一樣的眼珠，望一眼李峯等人，又望一眼趙雲剛，她離開辦公桌，悲天憫人地嘆一口氣，對趙雲剛說：「哎！何必呢？我也知道，你是打生打死才挣得偵察科長這個職位的，何必上那個鄧老頭的當呢，他現在無權了，被罷官了！他能保護你嗎？哎……你的傷口還在流着血，說哩！說出誰是帶你進去的人，我馬上派人送你進醫院。」

「……」

趙雲剛沉默。

王秀珍把一個人推到趙雲剛面前，厲聲問：「是他嗎？」

「……」趙雲剛沉默。

又一個人被推過來。

「是他嗎？」

「……」

趙雲剛仍然沉默。

「哼！你啞了嗎？再不說，別怪老娘不客氣了！」

王秀珍氣急敗壞，露出她的猙獰面目。

趙雲剛輕蔑地哼了一聲。

王秀珍被激怒了，她拿起一根皮帶，照着趙雲剛的頭面狠狠地抽打起來。

啪！啪！

趙雲剛臉上紅腫了，他痛得渾身打顫。

張亞萍目睹這一切，心，就像被人插進一刀，她憤恨地望一眼揮舞着皮帶的王秀珍，又望一眼身受重傷的趙雲剛，鮮血、皮鞭……王秀珍猙獰的面目……這一切一切，活生生的事實，張亞萍悔恨交集，她的眼圈也紅了，她連忙低下頭，但又忍不住心痛地望着趙雲剛，那眼神充滿痛苦、悔恨……

趙雲剛這時，也看清這位一直把頭低得低低的姑娘的臉容了。他到這時才發覺這位一直把頭俯得低低的姑娘就是他的未婚妻張亞萍，他也接觸到張亞萍那充滿痛苦、悔恨、關切的眼神，他心裏眞是百感交集。

但他不想連累張亞萍，連忙裝作不認識似的把視綫移開了。直到此時此刻，他的心還是愛張亞萍的。

王秀珍揮舞皮帶的手慢下來，她抽打得手也倦了，她望一眼滿臉紅腫，鮮血淋漓，腰部還在不斷滲出鮮血的趙雲剛，此刻，他已奄奄一息了。

「說！你究竟說不說？」

王秀珍嘶聲叫，她心裏眞有點驚慌了，爲什麼他們這些人對於自己的事業都是那麼忠心耿耿？如果是自己嘛，早就受不住了，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持住他具有如此堅强的力量呢？她只這樣想着，但王秀珍這伙人那裏會想到，「正義的事業必勝！」這個簡單顯淺的道理？她不懂，她的主子江青也不懂。

「妳呼叫什麼……王秀珍……你們內心虛弱……連忠實的爪牙也懷疑……」趙雲剛斷斷續續地說。

「你認識這個人嗎？」王秀珍把李峯推到趙雲剛面前。

「不認識。」

趙雲剛冷眼也不瞧王秀珍。

啪！王秀珍狠狠抽了趙雲剛一皮鞭。

李峯雙手被綁住，他親眼目睹這一切，一切，他看着趙雲剛寧肯忍受非人的折磨，刑辱，直到奄奄一息，還在保護着自己，他，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工人，心裏那裏忍受得住這種痛苦的折磨，他幾次想挺身而出，上前痛罵王秀珍這幫人的狠毒，把一切都攬上身來，免他們無了期的折磨趙雲剛，但每次他都接觸到趙雲剛那火熱的眼神，那眼神，是鼓勵、是信任、是期待，是在懇切地鼓勵他，要忍受這一切，想辦法完成任務。

「認不認識？」

「不認識。」

趙雲剛的聲響越來越微弱。

啪！王秀珍又抽了一皮帶。

「認不認識？」

「……」

啪！又是皮帶的響聲。

……

張平萍這時再也忍不住了，她心痛得哇的一聲哭出聲！

「妳怎麼啦？」

王秀珍轉頭懷疑地瞪了張平萍一眼。

「我……我有點害怕！」

張平萍忍住眼淚掩飾地說。

「害怕什麼？他是反革命，打死了也是活該。」

王秀珍惡狠狠地說。

趙雲剛這時已經昏死過去了。

「眞死硬！先把他關起來！」

王秀珍又驚又恨地命令，兩條大漢奉命把趙雲剛架起來拖出這間陰森恐怖的地下刑訊室。

* * *

由於找不到證據，另方面，也由於王秀珍等人認爲，目前即將行動，人手缺乏，所以王秀珍當晚便把李峯等人放了。她還勸勉似的對李峯說：「李峯啊！我是信任你的，但事不得不爲啊！此後，你好好地幹吧！」

李峯回答說：「謝謝妳啦！我一定會『報答』妳的『信任』的！」

其實在李峯心裏早就快氣炸了，他眞恨不得狠狠抽王秀珍這個罪惡臭婆娘一個耳光，要不是他緊記着趙雲剛的囑咐，憑他年輕人的火性子，他眞會這樣做的。

張平萍自離開地下刑訊室後，她心裏百感交集，前途茫茫！

她抬頭望星星，星星稀疏暗淡，好像也懶得睬她；她想往前走，强勁的夜風吹散了她的頭髮，彷彿阻攔住她的去路。

她沿着外灘黃浦江邊漫無目的地徘徊着，她在心裏反覆地問着自己：怎麼辦？怎麼辦？

目睹的一切，血淋淋的事實，此刻已深印在她的腦海裏，再也不能磨滅，她對「四人幫」一伙人的信心完全動搖了！

此刻，她更爲趙雲剛的安危憂急如焚，如果趙雲剛他萬一有個長短，那自己就簡直是無面目見人了，她想去找高茂容叔叔，但她又怕，自己跟着王秀珍一伙人做了那麼多錯事，對人民犯了罪，他們會

饒恕我嗎？況且，人海茫茫，到那裏去找他呢？自己往那裏走？

她反覆思想，但總想不出一個結果，她的心靈已經負擔不了這樣沉重的負荷，開始變得迷迷糊糊，心裏只是下意識地想着、想着：「怎麼辦？自己怎麼辦？」

一輛摩托車擦着她身邊經過，把她嚇了一跳，她模模糊糊的不知閃避，反而呆呆地站住。

那駕駛摩托車的人見她這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不禁望了她一眼，隨即「咦？」的一聲，把前行的車兜轉回來，在張平萍身邊停住問：「是張平萍嗎？」

張平萍在沉思中猛被這一聲呼叫，又嚇了一跳，她眨了眨眼，好像在夢中醒過來一樣定神一看，呼叫她的人正是高茂容叔叔。

她一見到高茂容，心頭眞是又高興，又難過，同時，在內心的深處有一股强烈的羞愧、悔恨，在折磨着這個任性，倔强的姑娘。

「容叔叔……雲剛他……」

張平萍悔恨交集地低聲說。

「張平萍！我都知道了。我剛到你家找你，你媽說你還未回家，可能在路上了。果然在這裏碰到你，來！上車！」

張平萍順從地跳上後邊的車架，摩托車沉穩的黃浦江飛馳着。

「平萍！雲剛他現在情況怎樣？」

「雲剛！他，他快被他們折磨死了！」

張平萍痛苦地說起趙雲剛在民兵師總部地下刑訊室受到的殘酷折磨，說到最後，她再也抑制不往內心痛苦，悔恨交集的抽泣着，流着眼淚說：「容叔叔！我錯了！我沒有面目再見雲剛他了！」

「傻姑娘！哭什麼？」

高茂容一邊穩穩地駕駛着摩托車，一邊說。

「迷途知返，改過就好，命運是靠自己抉擇的。」

「容叔叔！快想辦法救雲剛他哩！」

張亞萍急切地說。

「別擔心，我正是爲這個目的來找你的！」

高茂容低聲對張平萍吩咐着什麼……最後，他果斷地對張平萍說：「好啦！時間不多了，妳馬上去吧！記住，要膽大心細，不要打草驚蛇，暴露自己的身份，還有更重要的任務需要你們協助完成。」

「你放心吧！容叔叔，就算我丟了命，也要救雲剛他出來！」

張平萍這時已擦乾了淚水，堅强地說。

「不要說死呀死的，要保存自己，你們還要一起過幸福的生活，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就要到來了，張平萍！充滿信心地幹吧，與他們鬥到底，勝利是屬於人民的，有什麼事，打電話來艮友理髮店，我會接應你們的。」

張平萍心裏也非常清楚，高茂容也給「四人幫」扣上一個「現行反革命」的罪行，瘋狂搜捕他，但他爲了戰友的安危，不顧自己的危險，四處奔走營救，張亞萍心裏又感激、又慚愧，這才是獻身正義事業的人的高貴品德啊！她暗暗下了決心，拚生拚死，也要完成任務，將功贖罪！

就這樣，在中國歷史上這個危急關頭，這個最能考驗一個人的眞正品德的歷史關頭，張平萍終於抉擇了自己應該抉擇的命運。

這時，在民兵師總部二樓，李峯正焦急地等待着什麼。

今早，他去找高茂容時，高茂容說有人會來協助他。但左等右等，還不見有人來。現在已經是凌晨四時多了，再過兩個鐘頭，天就放亮，那一切就不好辦了。

另方面，他掛念着趙雲剛，他的傷口還在流着血啊！敵人的陰險用心顯然就是這樣硬不給治療，讓趙雲剛流盡血死去……況且，明天敵人又不知用什麼手段來折磨他了。王秀珍這伙人是什麼卑鄙毒辣手段也幹得出的。

李峯不想再等了，他下了決心，就算拚掉生命，也要獨力救趙雲剛脫險。

他輕輕推開房門，閃身走出去。

李峯走落地下，沿着一條小徑迅速向一間平時堆放雜物的倉庫走去。

但就在這時，在東側花園，上次趙雲剛曾爬上過的白楊樹邊，忽然撲出兩個黑影，他們瞧見李峯的背影靜悄悄地撲近。

原來敵人自發生上次事故後，即在這裏加了秘密崗峭，一發現可疑人物，即上前嚴密盤查。

李峯也發覺背後有輕微的脚步聲，他正想閃避，但已經遲了。

這兩個人飛快撲近，一前一後堵住李峯的去路，李峯知道壞事了。

這兩個人用手電筒一照，見是李峯，均驚訝地「呀！」了一聲。

「李峯！半夜三更，到那裏去呀？」

爲首一個懷疑地問。

「我出來小便。」

李峯想出一句話搪塞，但他太天眞了，這個理由怎能騙得了這兩個人呢？

「小便？廁所在你後邊，你怎麼往這邊走？」

「這……這……」

李峯無言可對，他畢竟只是一

個年輕的工人，在這方面他是毫無經驗的，他暗暗埋怨自己，爲什麼這麼心急，不聽高茂容的吩咐，自己一個人硬闖呢？

「問那麼多幹嘛，帶他去見王司令就是了。」

王司令就是王秀珍，她的忠實的嘍囉爪牙都稱她做司令，以討她的歡心。一到她那裏，那一切就完了。

李峯既怨自己，又替趙雲剛擔心，想着如果自己眞的被帶去見王秀珍，那不但自己完了，還會打草驚蛇，破壞了高茂容製訂的整個營救計劃。而且，趙雲剛默默忍受非人的折磨，來保護自己完成未了任務的艮苦用心，就半途而廢了，自己又怎對得起趙科長啊！他想逃，逃是逃不掉了，要拚命呢，又會驚動敵人；怎麼辦？他心裏眞是好像塞進了一束電熱絲，而且通電了，電熱絲越來越熱，越來越紅，眼看就要爆炸了。

「誰在這裏吵架呀？」

在十丈遠的地方，忽然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問，而且，眨眼之間，這個女人就走近了。

「啊！是她！」

李峯心內一震，來人他很熟悉。同一間廠出來的嘛，他當然熟悉啦。壞了！這個人一到，自己恐怕眞的要被送到去見王秀珍了，這個忠實走狗，李峯在心裡痛罵。

「噢，郭洪，你們幾個人在這裡幹什麼呀？」

那女人說，來人正是張平萍。

「李峯的行迹可疑，我們正要帶他去見王秀珍。」

郭洪客氣地回答，他不敢得罪這位姑娘，她是王秀珍的秘書，得罪了這個紅人，自己吃不了也得兜著走。

張平萍和高茂容分手後，即秘密趕回民兵師總部。她摸上二樓找李峯不見，嚇了一跳，估計他可能一個人行動了，她知道不妙。因爲敵人對李峯並沒有完全消去懷疑，這次釋放他，是有意安排讓他上釣的。這些，她從王秀珍陰險的神色中就知道了。

她馬上悄悄地趕來監禁趙雲剛的地方，剛轉出小徑，便聽到前邊不遠處有人吵架聲，她暗叫一聲不好，趕忙走上前去。

她是王秀珍的紅人，所謂近官得力，郭洪等當然對她相當客氣了。

但怎麼打發這兩個人呢？這也是頗傷腦筋的事。

張平萍苦苦思索著，忽然，她靈機一動，隨即衝口說道：

「噢？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出來小便走錯路也是常有的事。你倆不要草木皆兵，王司令命令，你倆

必須馬上趕去楊樹浦路艮友理髮店，那裡發現高茂容的踪跡。」

「這……李峯怎麼辦？」

郭洪並沒有消除對李峯的懷疑，猶疑地說。

張平萍發火了：「叫你去，你就走，王司令的話你敢不聽？李峯交給我，你倆還不放心？想找死啦？」

「是！是！」

郭洪和另一個人連忙轉身走了，郭洪也有他自己的鬼心眼。既然是張秘書傳達王司令的命令，不聽是不行的。王秀珍那惡婆娘發起火來，那自己受不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反正李峯現在是交給張平萍了，出了什麼事，也是她負責，不關自己的事，所以他倆急忙走了。

張平萍望着這兩個人消失在黑暗中，心裏暗笑一聲。

郭洪他倆做夢也想不到，他倆這一去，那就別想再回來了，因爲高茂容確在理髮店等着接應趙雲剛、張平萍他們。張平萍知道像郭洪這兩個人，絕不是容叔叔的手腳，他倆此去就別想再回來了。雖然這一步棋有點冒險，但也無其他辦法了。

不過，張平萍這個聰明、任性的姑娘，這一着棋妙是妙了，但她百密一疏，忘了打個電話事先通知高茂容，差點使高茂容弄了個措手不及……此是後話，暫且按下。

這時候，這裏就是剩下李峯和張平萍兩人了。

李峯不知張平萍的底細，是她吩咐郭洪他們去抓高茂容，心裏焦急萬分。他見只剩下張平萍一個人，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隨即一貓腰，竄到張平萍身邊，一拳狠狠向張平萍的頭部砸去，他下手絕不容情。他想，打死王秀珍這條忠實走狗也是活該，須知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民兵訓練中，曾跟趙雲剛學過幾下功夫，如果這一拳給擊中，也眞夠張平萍受了。

張平萍冷不防李峯會突然來這一手，連忙把頭一偏，雖然閃避得快，沒被擊中頭部，但肩膊卻實實地挨了一拳。

張平萍痛得「哎喲！」一聲，她生氣地低聲說：

「冒失鬼！你這麼急幹什麼？毛頭毛腦的，也不先問清楚，就打人！」

「有什麼好問的，你這個忠實走狗！」

李峯氣鼓鼓地說著，又是一拳擊到。

張平萍不敢再鬥氣了，連忙說：「同志，你是搭八時五十分的那班船嗎？」

雖然這只是極輕微的聲音，卻使李峯擊到張平萍面部的拳頭硬生生的頓住了。

李峯眼珠瞪得大大的，他簡直不敢相信這句話是「她！」說出來的。

張平萍看她那副模樣，不禁忍不住笑了下，又低聲說了次：「同志！你是搭八時五十分那班船嗎？」

李峯這次可聽眞了，他連忙放下拳頭，一聲喜應地：「是呀！我要馬上下船！」

張平萍興奮地搶步上前，握住李峯的手：「同志！是高茂容派我來協助你的。」

這次，他們才眞的是志同道合了，「同志」這兩字叫得毫不含糊。

李峯不好意思地眨了眨眼睛：「對不起！剛才打痛你了嗎？」

「沒什麼！快去救人哩！」

張平萍雖然痛得「哎喲」眞叫，但她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沒什麼！」她就是這樣一位倔强任性的姑娘，她想通了一件事，認準了路，就堅決走下去，就算走下去再艱苦，她也絕不會退縮。而此刻，更何況她心裡記掛住趙雲剛的安危呢？

她和李峯轉過幾個彎，摸到那座監禁趙雲剛的倉庫邊。

這間倉庫，以前是上海市商業局用來堆放貴重物品的。所以全部是用水泥鋼筋建築而成。地面昇高三四尺，四面佈有鐵絲網，連上面的窗也是用粗大的鐵枝做栅欄，非常堅固。

這裡面，改成民兵師總部後，這間倉庫即被改成一座臨時秘密囚禁室。趙雲剛被拖出地下刑訊室後，便被拖到這裡囚禁起來，門口還加了個崗哨站崗。

張平萍和李峯大模大樣的走近。

崗哨見有人來，厲聲喝問：「誰？」

「是我！你呼叫什麼？」

張平萍鎭靜地走近說。

「啊！是張秘書，有事嗎？」

張平萍的地位非同小可，當然很多人認識她。

「王司令命令，馬上提訊趙雲剛。」

由王秀珍的秘書張平萍親自出馬前來提訊一個犯人，崗哨當然不敢稍延遲。

他迅速打開鐵門，對張平萍說：「你們進去吧！」

「你進去，我留在這裏。」李峯謹愼地說。

張平萍抑制住心頭的狂跳，她馬上就可以見到雲剛了。

張平萍走進這個臨時囚禁室，這裏地方不大，張平萍一眼就看到縮在一個角落的趙雲剛。

張平萍撲近前，只見趙雲剛滿

身血痕，腰部纏着的綳帶已全給滲出來的血染紅了，而且，時間一長，已經變成瘀黑色。他呼吸微弱，昏迷不醒，雖然他已經傷成這個樣子，但王秀珍這個凶殘的傢伙，還是命令把他雙手綑綁在背後，人只能半蹲半臥靠在牆角。

張平萍目睹此情此景，難過得幾乎哭出聲來……但不能啊！在這個地方，她又怎能哭呢？她只好把眼淚吞回肚裏。

她默默地扶起趙雲剛，讓他的頭靠在自己的肩上，扶着他走出來。

李峯一見，趕忙上前，相幫著攙扶。

站崗的人，是一個新調來的民兵師總部的基層民兵，他本身對這裡發生的種種事情，他是毫不知情的，派他來這裡站崗，甚至犯人是誰，他也不知道。

張平萍與李峯剛想扶著趙雲剛離開，突然醒悟，如果這樣離開，萬一明天王秀珍找人不見，審查起來，那就壞事了，要知道，這個崗哨是認識她的呀！她眉頭一皺，對李峯說：「你先扶他走。」

張平萍走近站崗的人身邊，嚴肅地問：「看樣子，你是新來的？」

其實，張平萍是明知故問。

「係呀，我昨日剛到的。」

這個人滿口廣東話。

「噢？你是廣東人？」

「係呀。」

「家裡還有什麼人？」

「母親、亞妹。」

「你知道這裡的情況嗎？」

「唔清楚。」

「告訴你吧，這裡快打仗了，你留在這裡，凶多吉少。你家裡還有母親、妹妹，你死了，她們怎麼辦？」

張平萍這是實話，她也同情起這個崗哨了，他也完全是受蒙蔽的。

「那我點算？」

這個原籍廣東的人說，他心裡可慌了。

「逃吧！逃回老家廣東，現在馬上就逃，別說是我敎你的，我是為你好啊！」

張秘書親口說出的話，這位廣東老鄉如何不信，況且他雖然調來兩天，但這裡的刀光劍影早使他打心眼裡害怕了。如今張平萍再嚇一嚇他，他連忙說：「我走！我馬上就走。」

說完，他把槍一扔回囚禁趙雲剛那間倉庫，轉身就走。

張平萍叮囑他一句：「回去以後，不要住在家裡，先到別處躲幾天，記住啊！」

待這個人走後，張平萍吐舌一笑，轉身趕上李峯他們。

＊　＊　＊

這時已經是清晨五時二十分了，天色已朦朧透亮，但大街上行人很少，只有偶然有清潔工人經過。一切都是那麼安寧、平靜。

高茂容計算一下時間，估計張平萍他們也應該快到了。由她和李峯出馬救人，他相信是不會出什麼差錯的。但是，他那裡想到，由於張平萍的一時疏忽，麻煩事來了。

門外忽然響起急驟的敲門聲，方明與高茂容對望一眼。高茂容仔細一聽，敲門聲急促，緊張，而不是與張平萍約定的呀！砰！砰！三下。來人顯然不是張平萍他們，但究竟是誰在這個時候拍門呢？是顧客嗎？但離開業時間還有四個鐘頭。

高茂容想了想，謹慎地對方明說：「你出去看看，有特別情況，擊掌聯絡。」

方明剛轉身出外室，敲門聲更急了。

方明開門，兩個人闖進來，劈頭便問：「高茂容躲在那裡？快說！」

另一個挨近方明的身邊，隨時準備出手。

「噢！高茂容！他是什麼人？你們凶神惡煞找他幹嘛？」

方明裝傻扮懵地說道。

「他是反革命，奉王秀珍副革委主任的命令逮捕他。」

來人凶狠地說。這兩個人，當然就是張平萍故意引他們來這裡的郭洪等兩人了，他們那裡想到張平萍這是調虎離山計。

奇怪，方明心裡也轉著疑念，高茂容在這裡神不知鬼不覺，他們怎麼會知道的呢？他轉了個彎，試探地問道：「噢？他們這麼肯定他躲在這裡？」

「當然，王主任的秘書張平萍親口告訴我們的，這還會假嗎？要不，我倆也不會連夜從民兵師總部趕來。」

「張平萍？」

方明心頭一顫，她眞會幹出這種蠢事？

「張平萍？」

裏室的高茂容聽到這三個字眼，心頭也覺突然。她會向敵人告密？但他畢竟是一位老謀深算，富有經驗的老偵察員，善於透過表面的現象，看穿問題的深處——如果張平萍眞的向王秀珍告密，絕不會只派這兩個人來抓他。難道王秀珍會蠢到這個地步，以為自己是容易對付的！不可能，肯定不可能。那麼，這只剩下一種解釋，那就是張平萍假傳王秀珍的命令，引開這兩個人了。這一想，高茂容心頭的疑團解開了，他心裡又好氣，又好笑。張平萍這個丫頭，使這個調虎離山計，但為什麼她不事先打個電話知會一聲呢？她這樣做，難道她遇到極大困難，出了事了嗎？一連串的疑問在高茂容的腦裡閃過。

外邊吵得越來越厲害。

「怎麼樣？你讓不讓我們搜？」

郭洪凶狠地說。

「哎呀！這裡沒這個人嘛！」

方明裝成受委屈的樣子。

「喂！究竟張秘書有沒有騙我們呢？」

另一個心頭始終有點疑惑。

「不會！我們正要帶李峯去見王秀珍，如果不是有特別情況，張秘書不會親自來傳達命令，況且，李峯交給她了，她如果騙我們，難道沒想到後果怎樣嗎？」

郭洪肯定地說。

言者無心，聞者有意。在裏室的高茂容聽到「正要帶李峯去見王秀珍」這句話，心裏頓時一亮：啊！是了，一定是李峯救人出了問題，被敵人發覺了，張平萍故意假傳王秀珍命令，把這兩個人引到這裏，好讓自己和方明收拾這兩個人。既引開敵人，又想滅口，張平萍這丫頭心眼眞多，高茂容心裏又讚又氣。這時候，高茂容心裏豁然開朗，對付這兩個笨蛋，自己和方明是綽綽有餘的。

他乾脆大搖大擺走出來，衝着這兩個人說：「你們不是要找高茂容嗎？我來了，你們要怎麼樣？」

「不准動！」

兩個人一齊用手槍對準高茂容。

「把手舉起來。」

高茂容哈哈一笑，戲弄地：「怎麼？我這樣不成嗎？還要舉起手？」

「別囉嗦！跟我們走！」

兩個凶惡地把手槍一提。

「跟你們走？是你們跟我們走？還是我跟你們走？」

高茂容面不改容，仍然笑嘻嘻地說。說實在的，雖然他面對着兩支黑洞洞的槍口，但他根本沒有把這兩個笨蛋放在眼裡。

「放屁！你再不走，別怪我們不客氣了！」

郭洪把手槍朝著高茂容面上一揚。但他話剛說完，突然「哎喲！」一聲，舉起的手槍再也不能放下來……

方明在背後突然掏出手槍對着郭洪等兩人的脊樑骨閃電般分別猛點了一下，厲聲喝道：「不准動！動一動就打死你！」

趁住這兩人一愣之間，高茂容起雙飛腳，左右飛踢，把這兩人的手槍踢飛了，跟着身影上躍，左右手穩準地攫住半空的手槍。別看高茂容年過半百，但他的動作、身手之快，與趙雲剛這位年輕的偵察科長毫不遜色，而且相對之下，更為老練，眞不愧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偵察員。

就在這時，張平萍滿頭汗水，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一進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嚷：「容叔叔！你們沒事吧！」

原來她和李峯護送趙雲剛入醫院後，忽然醒悟忘了打個電話通知高茂容作好「接客」準備，壞了！她嚇得「哎呀！」一聲驚叫起來。

趙雲剛這時神態已有點清醒了，他疑惑地望了張平萍一眼，張平萍連忙把經過簡略地說了一下。趙雲剛一聽，心頭一沉，衰弱地說：「你錯了……平萍，妳……不能只顧救我……把同志的生命當兒戲……快！妳快去接應高叔叔！快去！」

張平萍不敢稍為停留，她吩咐李峯留在醫院陪伴趙雲剛，她自己就騎摩托車飛駛來理髮店了。

高茂容手執兩支手槍，見張平萍這副又急又慌的模樣，又讚又氣的瞪了她一眼，轉身命令方明：「綁起來，先把這兩人送去第三號碼頭，請老馮同志協助先把他倆監禁起來，待以後法庭會審判他們。」

方明很快搞妥，把這兩人帶走了。

「容叔叔！幸虧沒出事！」

張平萍高興地孩子氣撲近高茂容身邊。

「好呀！你這個死丫頭，想出這個主意來考驗你叔叔！」高茂容半是稱讚，半是批評地說。

「我不是有意的嘛，你不知道當時情況多麼危險，如果讓他倆把李峯同志帶走，那一切就完了！我知道你一定對付得了這兩個傢伙，何況還有小方同志。但後來，我想起沒打個電話來，所以我趕來，如果你們眞的出了問題，我和他倆拚了。」

張平萍撒嬌地，又有點任性地說。不過，她眞的作好打算，如果萬一容叔叔由於自己的大意出了事，那自己拚掉命也要救他脫險。

「好啦！傻丫頭，別說拚呀拚的。我們要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你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呢！」

高茂容微笑著說，張平萍這次雖然大意一些，但還是出色地完成了救人任務，這對她這樣一個年輕的姑娘來說，已是很難能可貴了。

「趙雲剛安排在甚麼醫院？可靠嗎？」

高茂容問。

「非常安全，李峯的愛人玉芬的父親是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院長，我們去找他，說明情況，他非常樂意幫忙。但雲剛他的傷勢很重……我眞擔心他能不能恢復健康。」

張平萍擔心地回答說。

一頓，又說，玉芬父親說：「你放心，我們一定想盡一切辦法挽救……」

停了停，高茂容把張平萍拉近身邊，神情嚴肅起來：「這段期間，敵人的活動非常猖獗，看來，他們很快就會動手了！鄧小平同志指示我們，要盡一切力量，摸清敵人的情況，平萍，妳和李峯同志馬上回去民兵師總部，以免引起王秀珍等人的懷疑，具體行動計劃，我會通知妳的。」

張平萍的心裡，多麼想守在趙雲剛身邊，服侍他，直到他恢復健康，和他訴說一番自己在這段時間積滿心頭的千言萬語啊！不過，在國家處於現時的危急關頭，又怎能只顧自己個人的情感而忘了大義呢？想到這一切，張平萍毅然地點一點頭，來不及再見趙雲剛一面，就與高茂容叔叔分手了！

緊鑼密鼓　策劃兵變

在太空中，旋轉的地球圍繞著火紅色的太陽運行，而它本身又在不停的旋轉。眨眼間，它已旋轉了十幾個來回了。

現在，已經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了。

此刻，全世界的政治家，千千萬萬的人，都在注視著地球的東方的一個遼闊的區域——中國。

在短短的一年期間內，領導著這個國家的三位巨人相繼去世，一時間，各種謠言紛傳，接班人是誰？誰將掌握八億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將往何處去？

這一連串極嚴重的問題，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密切的關注……

夜深人靜，深秋的夜風吹得通往北京郊外的一條公路兩旁的相思樹，沙沙的響個不已。月亮已經西斜，暗淡的月色透過兩旁的相思樹斜斜地灑在公路上，留下一排搖曳著的淡淡的樹影。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在時針剛踏正深夜十一時的時候，一排六部紅旗牌小汽車從北京方向急駛而來。這六輛小汽車都沒有亮車頭燈，急速地但卻是靜悄悄地向市郊一所豪華別墅魚貫而去。

這座豪華的別墅，座落在北京市西郊十公里外。東西兩面有小山丘，山丘上樹木青葱，在月色下，樹影掩映；別墅的側邊，有一個青幽的竹林；竹影橫斜，月色溶溶，層層樓宇，互相拱照，更使這座豪華的別墅增添了一種幽森的感覺。不過，別墅周圍的重重崗哨，卻使人覺得這所別墅非比尋常的透著煞氣。

六部小汽車相繼在別墅側邊的竹園停車場停下，從各架汽車上魚貫走出十幾個當時在中國政壇上顯赫的人物。

別墅的主人早等在門口迎接，這班人進來的時候，均恭敬地向她打著招呼：「夫人！你好！」

「久候了！夫人！」

「讓你久等了！」

「你身體好嗎？」

主人志得意滿地，晃晃她頭上的假髮，連聲說：「好！好！你們都好嗎？」

她特別緊握住一個年約三十多幾的青年人的手，賣弄地：「啊！小毛！你來了，辛苦了！」

……

主人是誰？這班人是誰？他們深夜匯集在這裡幹甚麼？是舉行宴會？還是商討一項特別重要的行動？而且，有些顯然是初次露面。他們又是誰？

這一切，不僅讀者朋友心焦地想知道，就連當時那班人中，有些，也是初次見面，在他們內心裡，也都疑惑著。

在這裡，有必要逐一介紹一下這班深夜秘密匯集在此，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顯赫的人物了。

別墅的主人就是江青，而她的三個重要幹將——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三人，早就等在裡面了。

那個江青特別招呼「小毛！」的人，就是已故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

現在他身穿一套嶄新的高級軍事將領的軍呢絨制服，他的眼珠小而圓，但很利，隱隱透著一股殺氣。

文化革命初期，他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但他心懷野心，權力慾很重。不過，這一切他是深藏不露的，他知道還不是時候。

相反，他處處在毛澤東面前表現得像是一個謙虛謹慎的青年。

有一次，毛澤東與他一道在北戴河游泳。

當時還是初春季節，河水冰寒，毛澤東問他：「你敢不敢下水？你可以游到對岸嗎？」

「試試看哩！」毛遠新小心地回答。

其實他平日爲了迎合毛澤東喜歡游泳的嗜好，在游泳方面下了很多苦心。他對於游過對岸是完全有把握的。不過故意裝出一副謙虛謹慎的樣子，以討毛澤東的歡心罷了。

他游過去，再游回來。

毛澤東問他：「你還敢不敢再游過去？」

「敢！」

毛遠新有點勉强地回答，他已感到氣喘了，他心裡其實已沒有多大把握。但他深知毛澤東最討厭那

種缺乏毅力的人，所以他就硬頂著回答。

他游過去，再游回來，這時他已面青唇白了。

「你再能游一次嗎？」

毛遠新見毛澤東臉上露出笑容，知道自己的苦心生效了。雖然他這次如果再下水游過去，能否回來，簡直連一分的把握也沒有；但他不甘心自己的苦心一旦付諸流水，死頂著，獻媚地回答說：「如果你叫我游，我就敢游……」

毛澤東笑了，他連聲說：「好！好！有志氣，有毅力！」

從這次之後，毛澤東就很偏愛這個侄兒了。但他却不知道，這個表面上謙虛謹慎的侄兒，實際上卻是一個心懷巨大野心的人物。

不久，文化大革命轉入混亂時期，毛澤東對毛遠新委以重任。毛遠新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不惜製造一些虛假情況，甚至栽贓陷害一些老幹部，來迎合毛澤東晚年所過份强調的階級鬥爭理論。

如此一來，毛澤東對這位侄兒就更器重了。

到一九六九年，林彪事件後，他更一手把毛遠新提任爲身邊資料員，負責在全國各地調查了解情況。

這個資料員的職位，無疑於古時帝皇的御派巡按大臣，權勢非常顯赫。毛遠新利用這個重位，更加肆無忌憚的製造假消息，假情報，來欺騙蒙蔽毛澤東，使許多老幹部蒙受不白之冤。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就是江青、張春橋等人伙同毛遠新，把這件悼念周恩來的正義行動，打成反革命行動。更惡毒的是，他們把鄧小平說成是這次事件的總後台，因而導致鄧小平被撤職罷官。

毛澤東本來準備把毛遠新調掌軍權，但當時由於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堅決反對，沒有調成。

當時朱德曾氣憤地說：「如果讓他當軍區司令，恐怕我們的戰士連槍也不會打了！」

近幾個月時間，周恩來、朱德相繼去世，朝中再沒人反對，毛遠新果然被調任瀋陽部隊負責人，且兼中央八三四一部隊政委要職。

毛遠新心裡當然明白，自己有今日，也是靠江青的吹捧。

毛澤東逝世後，毛遠新自己知道自己無德無能，不過憑自己的獻媚手段到家，再加上一些裙帶關係，他才爬上這一寶座，如今靠山一去，自己的地位、寶座也是搖搖欲墜，所以他在心裡早就把江青一伙人視爲自己新的投靠對象了。

今夜，當他接到江青的密電，要他趕來參加秘密會議，他便唯恐來遲的迅速從瀋陽趕來了。

在毛遠新後邊的，是一個戴眼鏡的高個子，他身穿一套筆挺的斜紋中山裝，顯得風度翩翩，也是今晚會議的重要人物。

他就是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還只是外交部一名普通的駐外使節。

後來他奉調北京，從此留在北方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善於看風駛悝，逢迎江青一伙，積極參與林彪、江青一伙瘋狂逼害陳毅外長的活動。

六六年年底，林彪、江青手下的法西斯組織「五一六」兵團派來外交部大樓，召開鬥爭大會，批鬥陳毅外長。

喬冠華居然站到台上，攻擊陳毅外長，他別有含義地說：「陳老總，你當外長十幾年了，執行的是一條什麼路線？你執行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使國家遭受了多少損失。」

喬冠華深知陳毅的炮筒子脾性，說他使國家遭受損失，是對他的最大侮辱，他肯定受不了，只要他一發火，那有戲看了，喬冠華的用心非常惡毒。

陳毅聽到這種對自己極大侮辱的顚倒黑白的說話，肺都氣炸了，雖然他想講的話很多人心裡都想講。但當時敢公開說出心裡話的人可很少。但陳毅同志就敢於直講了，他威嚴地盯著喬冠華，嚴正地說：「放屁！國家遭受什麼損失？這十幾年來，我們的國家威望日益提高，連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我們的成就。要不是你們這班傢伙把國家搞到亂七八糟，中國怎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什麼路線？對人民有利，就是正確路線，對國家有利，就是正確路線，你們說它是修正主義路線？我說是正確路線，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路線。」

陳毅堅決地駁斥喬冠華一伙人的謬論。這些話，在今天來看，這是多麼中肯，多麼正確呀！但在當時，誰敢於說出這些心裡話，誰就會遭殃了。

果然，喬冠華執著陳毅的話，嘶聲叫：「你們聽呀！他公然說這條修正主義路線是正確路線，他是公然反對『最高指示』！你們說，怎麼辦呀？」

這一番惡毒的煽動性言語，使那些殘忍的「五一六」份子狂暴地吼叫起來：「打死他！」

「打！打死他！」

有十幾個人衝上台來，他們要對陳毅外長下毒手了！

喬冠華在一旁暗暗地笑了，他知道自己詭計得逞了！陳毅一去，外交部長的寶座就非自己莫屬了。

就在這個危急關頭，周恩來率

衆警衛士趕到了。他見狀馬上命令警衛戰士上前保護陳毅同志。

一個手執鐵棍傢伙正要向陳毅頭部擊落，周總理的一個警衛戰士迅速衝上前，伸出手臂格住鐵棍，鐵棍擊在這個警衛戰士的手臂上，手臂隔著軍服馬上紅腫了，這個警衛戰士眼看這幫無人性的傢伙的殘暴行爲，怒上心頭，右手執著鐵棍，左手一掌把那個「五一六」份子打落台下。

周恩來威嚴地站在陳毅外長身邊，憤怒地說：「你們誰敢下毒手，就衝著我來吧！」

這幫法西斯匪徒深知周恩來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

當然再不敢妄動了。

經過這次後，周恩來就把陳毅外長接到自己家裡，保護起來，方免過這一場空前的刧難。

而喬冠華由於死心塌地效忠「四人幫」，後來，果然爬上外交部部長這個寶座。

今晚，江青召開這個陰謀叛亂，組閣登基的秘密會議，當然就少不了這個身居外長要職的喬冠華了。

在這班人中，還有幾個顯赫人物，他們分別是文化部長于會泳、衛生部長劉湘屏，天津警備區政委王曼恬等，這幾個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靠捧江青大腿爬上寶座的。

此外，還有「四人幫」集團最重要的幹將，南方部隊司令員丁盛等人。

這一班十幾個人，魚貫進入別墅內的一個寬大的客廳。客廳正中擺了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會議桌是用柚木造的。四面都有靠背的軟梳化椅，圍住會議桌。

客廳的四周牆壁上，伸出十幾盞花形吊燈，燈罩都是用淡綠色的上等瓷器造的。正中垂下一支大宮燈，方圓足有一公尺之大。由此可知，江青爲了滿足自己的廉恥豪華的生活享受，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

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老早就坐在這裡了，這時，江青招呼衆人坐下。

這班人，好像衆星伴月，圍在四周，而正中的首席座位上，赫然就是江青。

江青望著這班人，心頭不禁一陣狂喜：看！坐在這裡的，有身居高位的中央副主席、有手掌軍權的部隊司令員、有控制外交事務的外交部長、有輿論機構的文化部長、有衛生部長……眞是應有盡有。而這些人都是自己的心腹，自己登基即位，他們自然會三呼萬歲，那時啊，太妙了！

江青，這個做夢也想著當女皇的狂妄的無恥的野心家，現在望著這班人，眞好像已經登了基，即了位；這些人、全中國的人都向她叩頭膜拜，山呼萬歲，她禁不住晃著滿頭的假髮，志得意滿地笑了。

但她的笑容只露了短暫的一會，隨即又消失了。她深知今時不比往日，自己賴以起家的靠山已不在了。而自己之所以飛黃騰達，從一個朝秦暮楚，毫無民族氣節的演員爬到今天的地位，有今日的尊榮權勢，只不過全靠了那座靠山，也全靠自己的欺騙，奸詐手段到家。

但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她深知自己在近十幾年來，做出許多傷天害理的事，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如今靠山不在，她犯下的罪行，遲早人民會與她算總賬的。她的權勢，她的尊榮，她的想當女皇帝的野心，眼看就要灰飛煙滅了！

她絕不甘心自己就此身敗名裂，她要掙扎，她要成功！成功！成功！

想到這裡，江青晃著假髮，歇斯底裡的嘶叫：「成功！我們一定要成功。」

她的黨羽亦隨之歡叫：「我們一定會成功！」

「是的，我們要成功。但要成功，我要行動，現在碰頭會開始！」

張春橋陰險的小眼睛在眼鏡片後閃著，宣佈說。

客廳內一時間靜了，但每個人都各有各的心事。

張春橋日夜夢想爬上總理這個寶座。他有他的如意算盤，自己當了總理，掌了實權，那將來天下還愁不是自己的？說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也瞧不起江青，「憑她這個婆娘也能幹主席？」但現在無辦法，自己還不夠力，要借助她這把梯；哎！算了，暫時屈居吧！自己當了總理，有了將來再取她而代之。好！將來再看我這座橋吧！

王洪文也同樣懷著巨大的野心，他深知自己正值年輕力壯，江青、張春橋年紀大了，老死生替，將來還愁天下不是自己一人獨攬？致於暫時嘛，弄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當，過一過國家元首癮，也非常美妙嘛！

丁盛呢？他則想著自己既已賣身投靠了江青一伙，上了賊船，左右是賊，就作賊作到底，見一步算一步吧！

「噢？你們默默地一聲不響，想什麼呀！」

江青疑惑地發問，她恐怕這些黨羽臨陣退縮，打氣說：「不要顧慮那麼多，豁出來好了，事成之日，大家都是開國功臣，還愁沒有好日子過？有老娘在，怕他們幹嘛！」

「沒想什麼！」

「沒想？」

毛遠新、喬冠華等人趕忙回答，嘴裡說是沒想什麼哩，但他們內心裡卻各有各的算盤，各懷著鬼胎。但盡管這樣，他們卻都有一個罪惡企圖，就是陰謀向國家，向人民開刀，以飽自己的私慾。

「好啦！現在由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向大家宣佈緊急行動的總綱，注意，不准記筆記，具體行動計劃，我們個別詳細交代。」

張春橋站起來說，他特別强調不准記筆記這一條，因爲他深知這些內容如果透露出去，而且白紙黑字，那就完蛋了！事關重大，所以他連自己的心腹也信不過的。

江青神情興奮地站起來，作狀地用手撥一撥假髮，清一清她那沙啞的嗓子，說：「我們的行動總綱有四點：

「第一，通過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利克，馬上與蘇聯聯絡，請他們作好準備，出兵接應。此事由喬冠華外長負責，詳細個別交代。

「第二，上海要盡快行動，成立『上海公社』，中央三人領導小組移駐上海，以中央名義，向全國通告號召起義奪權。爲此，散會後，王洪文馬上趕去上海，協助馬天水他們完成最後部署。

「第三，天津、瀋陽、南京部隊方面，要盡量攝取更多力量，待『通告』見報後，馬上響應，帶動全國。

「第四，爭取控制八三四一部隊，此事特別要由毛遠新全力負責。」

王洪文、張春橋、丁盛、毛遠新等人均默默點頭。

「好……」

江青壓低聲響，興奮地說：「大家回去，按『密字三十號』精神，馬上行動……」

就這樣，在這個寂靜的深夜，在這座幽深的豪華別墅內，一個極爲惡毒，陰險的兵變陰謀，從醞釀到成熟，到終於付諸實施了。

幾分鐘後，這一班人散去了。夜，這所別墅周圍的夜，又重新恢復一片寂靜。

但是，一場中國現代史上少有的血腥浩劫卻即將在中國大地降臨了。

第二天清早，一架軍機在四川軍用機場緊急起飛。飛機像急箭一般掠過蔚藍色的天空，雲底下，橫向四川巫山的長江像一條白色的怪龍，盤旋飛舞在崇山峻嶺間。飛機的飛行線路差不多與長江的走勢一樣，沿着崇山峻嶺自西向東飛行。

飛機的客艙上，坐著兩個人，在低聲地嚴肅地交談著。他們一個穿便服，一個則是軍人打扮。但兩個人都同樣是矮小粗壯，不同的是，一個雙目炯炯有神，隱含著洞察秋毫的光彩，帶重濃重的四川口音，另一個濃眉，帶著湖南口音，說話語氣急躁。

這時，穿軍服的焦燥地說：「我看，乾脆先把他們逮捕起來吧！」

穿便服的沉思了一會，深謀遠慮地：「時機未到。」

「哎呀！那什麼時候才到時機呀，鄧老總！」

穿軍服的人顯得頗不耐煩地說道。

鄧老總就是那個穿便服的人，他就是當時被罷了官，當代傑出的政治家，中國現代史上一代英才鄧小平。

他雖然被罷了官，卻沒有計較個人的得失恩怨，在這段時間，他一直密切注視著國家危急的局勢，注視著陰謀集團「四人幫」的一舉一動。

他在四川聽了趙雲剛的匯報，結合其他情況，他斷定「四人幫」將會在短期內有所行動，隨即命令趙雲剛趕返上海，密切注視馬天水等人在上海的秘密活動。

昨晚凌晨二時，鄧小平接到北京方面的密電，獲悉「四人幫」一伙人在北京市郊秘密聚會，他敏銳地意識到，「四人幫」的罪惡陰謀要付諸實施了，他果斷地決定，連夜電召許世友將軍赴川，今天一早，便與他一同乘劉伯承將軍的專機直飛北京。

鄧小平看許世友將軍焦燥的樣子，冷靜地提醒他：「世友啊！你說要逮捕他們，我問你，你有什麼憑據？沒有憑據，他們會反咬你一口。」

「這怎麼辦？」

許世友將軍對「四人幫」近十年來的倒行逆施非常憤恨，他恨不得馬上把他們全部逮捕起來槍斃！

「問題就正在這裡。」

鄧小平沉思地，停了停，又說：「他們現在身居黨副主席的高位，挾天子以令諸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作威作福了十幾年。在黨內、在國內，甚至在國際上，還有不少人被他們欺騙，沒有認清他們的本來面目。而且，直到目前爲止，他們的陰謀具體是什麼？準備怎樣行動？他們的黨羽是誰？這一切，還沒有弄清楚，現在動手，是打草驚蛇，萬一弄不好，我們會弄得很被動。」

鄧小平洞察秋毫，不愧爲一位在大風大浪中久經考驗的人。

許世友敬服地望著鄧小平說：「那你的意思是……」

「必須與『四人幫』針鋒相對，你馬上派人通知趙雲剛同志和高茂

容同志，命令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破獲敵人的整個行動的資料，以利於中央對他們採取行動！」

鄧小平堅決地說。

「好！我立刻去辦！」

許世友馬上回答。

半小時後，飛機劃過北京上空，在西部的機場降落了。

一下飛機，鄧小平和許世友即刻驅車直駛北京中南海，找華國峯、葉劍英等同志商量整個的行動部署。

十月四號凌晨一時，王洪文竄到上海，佈置上海兵變計劃的最後部署。

在此期間，在國際上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十月三號，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發表强硬聲明，聲明中明確表示：「如果有第三國欲對中國現時局勢有所行動的話，美國把此一行動視爲對國際和平的嚴重威脅，對此，美國絕不會等閒視之」云云。

在這個時候，基辛格爲什麼發表這項强硬聲明，究竟中國現時的政治局勢怎樣？聲明中所指的第三國又是誰？這一切，都引起國際間的密切關注。

原來，事出有因。

九月二十號深夜，喬冠華離開江青那所別墅後，第二天即飛紐約聯合國大廈。他借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機會，瞞住中國代表團的其他代表，私下秘密會晤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利克。

這件事，美國聯邦調查局馬上偵知，即上報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基辛格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馬上通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黃華馬上把這件事件電告中央。

第二天，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代表美國政府發表上述强硬聲明。

十月四號凌晨三時，王洪文到達上海。他一落飛機，馬上驅車駛去康平樓市委大樓，會同馬天水、徐景賢等人，直接駛來民兵師總部那座戒備森嚴的大樓。

王秀珍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催醒，她抄起電話，有點生氣地：「誰呀？半夜三更的打電話。」

「小王呀！王副主席到了，你馬上趕來，有緊急情況！」

是馬天水的聲音。

王秀珍一聽，睡意立刻全消了，她趕忙穿好軍服，全副武裝的走落宿舍大樓，直向那座地下宮殿般的作戰室跑去。

「秀珍呀！從被窩裡鑽出來，小心著了涼。快坐下吧！」

王洪文親切地招呼王秀珍，鬼知道他們之間的曖昧關係。

「王副主席，你好啊！」

王秀珍獻媚地。

王洪文作狀地微笑一下，但僅一霎間，隨即板起面孔，驚惶地說：「不說閒話了……現在情況非常緊逼！」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眼神均一凜。

「喬冠華那傢伙，不知怎麼搞的，辦事這麼飯桶，與蘇聯大使馬利克秘密會晤的事，被美國佬偵知了，此事連華國峯他們也知道了。」

王洪文氣急敗壞地接著說。

「更糟糕的是，鄧老頭到北京了。」

「啊！他回來北京了？」

馬天水聽到這個消息，更大爲震驚，他深知鄧老總的厲害，不由得驚叫一聲。

王秀珍不知天高地厚，凶惡地說：「怕他幹嘛！幹脆做了他算了。」

「放屁！幹了他，不到一兩個鐘頭，你我人頭也得馬上搬家，你知道多少人向著他嗎？」

王洪文心有餘悸地說道。

鄧小平同志在全國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確令他們這伙人膽顫心驚。

「那怎麼辦呀？」

王秀珍驚惶起來，其實，她像一切憑搞陰謀詭計起家的人一樣，心靈是非常虛弱的，因爲他們亦自知自己是被人民唾棄的。

「先下手爲强！」

王洪文惡狠狠地說，但他的手指禁不住微微的顫動，他的內心，有一種像輸紅了眼的賭徒，到最後孤注一擲，把身家性命都全部押上時一樣，既懷著希望，又充滿恐懼。

「你們這方面的情形怎麼樣？能控制調動多少人馬？」

王洪文直盯住馬天水問。

馬天水望一眼王秀珍，王秀珍馬上回答說：「民兵師在我們手裡，可以調動的人馬有三萬人，再加上各個廠礦的後備力量，控制上海不會有問題。」

「噢！你們幹得不錯呀！」

王洪文讚賞地說，他站起來，道：「不過，現在形勢非常緊逼，幾個老傢伙開始嚴密注意我們，估計他們也會盡快地向我們下手。所以，本來制定的方案要修改，『中央』四人領導小組決定，『上海公社』提前在十月七日成立，四人領導小組馬上進駐上海，向全國發佈文告，號召全國各大城市響應。」

王洪文伸手拉起竹簾，指著牆壁上掛著的那幅上海軍事地圖，揮手叫馬天水等三人靠近。

「你們要注意，起事之日一定要嚴密部署防衛力量。這裡，共分三條防線。」

王洪文的微微顫抖的手指在地

圖上比比劃劃。

「第一道防線，沿上海西部嘉定門、青浦、金山一帶丘陵地設置重防，阻擊他們沿京滬線，滬松線進兵上海。

「第二道防線，沿閘北公園，虹口公園，上海鐵路總站佈防。特別是上海鐵路總站，你們要加倍注意調派重兵把守，控制了上海鐵路總站，就扼住了進入上海的兩條關鍵性通道。

「第三道防線，是最後退守黃浦江口以東，正面是楊高路，左右兩翼是東南路和東大路。當然不希望發生這種情況，但要作好最壞打算。『上海公社』只要能支持兩個星期，那一切就好辦了。」

王洪文說到這裡，望了望馬天水他們，不放心地道：「你們都清楚了嗎？」

「清楚了！」

「好！現在是十月四號，還有三天時間，從今天開始，全市所有制高點都要加派武裝人員控制。另外，你們要利用所有的宣傳工具，派人動員，迅速擴大民兵師，最好能搞到六萬人。」

「但武器不夠分配呀！」王秀珍說。

「你們爭取在上海兵工廠再多搞一些，實在不夠，找丁盛想辦法，從南京部隊弄一批來上海。」

「都明白了嗎？」王洪文最後叮囑了一句。

「明白了！」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一齊站起來，王洪文說：「好！我等著你們的好消息。」

王洪文走出門口時，轉過頭對王秀珍等人鼓勵說：「努力幹吧！中國很快就是我們的了，你們就是開國功臣囉！」

他得意地、狂妄地笑了。

王秀珍也得意地、狂妄地笑了。

馬天水、徐景賢沒有笑，只咧咧嘴，他們有自己的心思。

第二天一早，亦即七六年十月五日的黎明剛剛開始的時候。

天色陰暗，烏雲一陣陣的在天空中捲過，風也吹來了，吹得上海各條大小街道兩旁的木麻黃樹、桉樹、細葉榕樹枝條搖曳，深秋的黃葉一片片的斜飛下來。

從民兵師總部突然駛出十幾輛滿載武裝民兵的軍車，飛速地分頭駛向上海各個區域。

另有幾十輛全副武裝，頭戴鋼盔的摩托巡邏車，在上海的所有大街小道上來回巡邏。

霎時間，在康平路的市革委大樓，在延安路與西藏中路交界處的大世界遊樂場；在中山東路橫跨黃浦江的白渡橋，提籃橋的東西兩岸；在全市的所有制高點和重要地點，都突然多了全副武裝，頭戴鋼盔的武裝人員守衛。

刺耳的摩托車行駛的囂叫聲，震動了上海市一千多萬的居民。

人們心裏都有了預感，一場慘酷的災難就要降臨了。

時間，已經是十月五日的晚上十時了。

三輛摩托車乘着夜色的掩護，分別從三個方向悄悄駛近上海市第三號碼頭。

天色越來越陰暗，對開的黃浦江上面，烏雲緊貼着江水，好像沉重地直壓向江面。江水翻湧更急，連泊在江中，或靠岸的大小貨輪都顚蕩起來，特別是那些小舢板，更像玩跳繩一樣，船尾船頭上下顚簸。

碼頭上很靜，加上在這個暴雨即將來臨的深夜，周圍幾里範圍內，簡直看不到一個人；唯有那十幾部黑壓壓的重型吊機屹立在黑夜中，伸出嚇人的巨大的吊臂。

那三輛摩托車在碼頭邊停下，不約而同的登上一艘泊在碼頭的貨輪。

跳板上早有一個人在等候他們，他一見這三個人走上跳板，隨即迎上去，熱情地低聲說：「快進去！雲剛，鄧老派人下來了。」

來人爲首一個正是趙雲剛，他握握那個人的手，悄聲說：「謝謝你啦，老馮同志，我們又見面了。」

這個人就是趙雲剛赴川途中，用小汽艇接應他的那個老馮。

「別客氣，小張、小李，你倆也進去吧！」

老馮對跟上來的兩個人說，無疑，這兩個人就是張平萍和李峯了。

他們三個人接到高茂容的秘密緊急通知，便馬上趕來這裏。

貨輪的船長室裏，高茂容和另一個穿便服的人早在等着趙雲剛他們。

高茂容一見他們，馬上對他們說：「你們來得正好，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廣州部隊作戰室的孫參謀，是鄧老命令許世友緊急派來這裏的。」

趙雲剛、張平萍他們興奮地與孫參謀緊緊握手致意。

「孫參謀帶來鄧老的緊急指示……」

高茂容神色非常嚴肅，一字一句地低聲說道：「敵人要提前在上海陰謀發動兵變，同時，江青一伙勾結蘇聯，準備在上海成立僞中央，向蘇聯請求出兵，裏應外合，陰謀一舉置中國於他們法西斯統治之下，形勢非常危急，中央領導同志對此已作了相應準備，很快要對

『四人幫』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孫參謀接過高茂容的話，說：「鄧小平同志指示我們，必須馬上緊急行動，不惜一切代價，破獲敵人陰謀在上海發動兵變的罪證，以利於中央對他們採取行動。」

高茂容轉身問張平萍：「打開密室的鎖匙弄到手了嗎？」

「我已經設法搞妥了。」

張平萍興奮地，又有點緊張地回答。

這一個月來，她自救出趙雲剛出險後，由於形勢所逼，她一直留在民兵師總部，沒能與趙雲剛見過一次面。趙雲剛的傷勢怎樣，她只是聽李峯說過一次，知道他已經恢復健康了。她多麼想早日與趙雲剛見面，吐露一下久別的心曲啊！

現在，終於見面了，而且很快就要與他並肩參加一次艱險的行動，雖然形勢同樣不允許她哪怕說上一兩句私心話，但能站在他身邊，她的心也感到很大的安慰。說實在的，她內心裡，到現在還在爲自己以前的糊塗而暗暗悔恨呢！

「老高！我們馬上行動吧！」

趙雲剛堅決地說，能親手去完成鄧老交下來的重大任務，他心裡覺得這是自己的莫大光榮；況且，國家、民族正面臨一個危急關頭，作爲一個人民的公僕，他更應該挺身而出，雖然自己的傷勢還未痊癒，此去也非常危險，但他覺得他是義不容辭的。

「你的傷勢全好了嗎？」

高茂容關切地望着趙雲剛。

「全好了！不信？你看！」

趙雲剛說着挺起胸，拍了拍胸膛。但他使勁挺腰的時候，腰部未痊癒的槍傷使他痛得暗暗咬牙忍受。

這一切，別人沒有發覺，連高茂容那麼銳利的眼光也沒發覺；但張平萍卻發覺到了。他是她最心愛的人哪！但她也知道現在並不是談兒女私情的時候，她唯有心痛地望著趙雲剛，暗下決心，就算自己死了，也要保護他。

「那麼，好吧！張平萍、李峯，你倆先回去總部，十時三十分我們會合行動。」

高茂容不再多說了，果斷地命令。

夜，同樣是深秋的夜晚，而且，突然下起秋雨。民兵師總部東側的那座花園的白楊樹，大片大片的落葉，帶著亮晶晶的雨水飄落下來，慘淡的路燈在風雨中搖曳。

四個黑影迅速移近上次趙雲剛與李峯闖過的那座地下作戰室。

有了上次的經驗，而且，在這段期間，張平萍、李峯早已作好準備，所以，一切都很順利。不到半小時，他們便通過那地下通道，來到這裡了。

還是那座門，那兩盞燈，唯一不同的是，開門的暗號改變了。上次是先按「2」字，再按「3」字，但這次卻是雙手指同時接「2」，「3」兩字。這些，張平萍憑著她是王秀珍私人秘書，早已記在腦裡了。

趙雲剛等四人很快就來到地下作戰室大廳。

這裡一切都沒改變，其至吊燈、座鐘，以及牆上那幅用竹簾遮住地圖都與以前一模一樣。

有了上次的經驗，趙雲剛沒有忙著去拍攝地圖。況且，現在最重要的是，破獲敵人的重要的罪證。

但，敵人存放文件的保險箱藏在哪裡呢？

這點，不但趙雲剛不知道，連張平萍、李峯也是茫無頭緒。這個極重要的機密，只有王秀珍本人才知道，而每一次使用保險箱，她絕不允許有第二者在場。

四個人沿着大廳的四周搜索，甚至連陳設在中央的那張長方形辦公桌的板也敲過了，還是一點線索也沒有。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擺在大廳一邊的那個大座鐘搖著擺舵，發出一聲聲催人心弦的嘀嗟！嗟！嗟！嘀嗟——嗟！的聲響。

趙雲剛心內憂急如焚，他與高茂容對望一眼，高茂容也是面含憂急。他倆都深知，此刻他們在這裡簡直是處於刀山火口上，王秀珍等人會隨時闖進來；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四個人連一個也不能倖免。但比這更可怕的是，這會驚動敵人，甚至會使他們不顧一切的毀滅罪證。如果這樣，中央所部署的整個行動計劃將會打亂，那後果就極爲嚴重了。

「冷靜……一定要保持冷靜！」

趙雲剛頭上冒出豆大的冷汗，他的心跳加速了，他爲了極力抑制自己的情緒，不能不反覆地提醒自己。

嘀嗟……嗟！嘀嗟……嗟！又是那催人心弦的座鐘響聲，這時，它的指針已指向深夜十二時正了。

趙雲剛抹一抹頭上不斷冒出來的冷汗，目光下意識地停在那座大鐘身上。忽然間，他發現這座鐘好像有點異常。

這個大座鐘，比一般的座鐘大了許多，而且更爲特別的是，一般座鐘的響聲是嘀嗟！嘀嗟！的響，但這座鐘卻有一個很重的尾聲，發出來的聲響是嘀嗟……嗟！嘀嗟……嗟……的響。

這一點微小的區別，一般人是不會察覺的，但趙雲剛是何等樣人，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大座鐘可能會隱含著一些秘密。

趙雲剛扭轉頭望了高茂容一眼，高茂容也正同樣的注視著這個座鐘。

他們兩人不約而同的走近這個座鐘，此時，座鐘的指針正好指住十二時十分。

趙雲剛注視了一會，毅然伸出手，輕輕打開座鐘的玻璃掩門。

座鐘的掩門被拉開了，指針突然也停住不動。同時，有啪！的一聲在趙雲剛他們後邊响起。

趙雲剛心頭一凜，猛轉身一看，啊！原來他們身後牆壁上突然移開了一塊，裡邊，赫然就是一個很精緻的小櫃，小櫃甚至沒有上鎖，這可能是王秀珍自以爲是萬無一失吧！

趙雲剛心頭一陣喜悅，他和高茂容連忙搶步上前，猛開櫃門，只見櫃裡只放著幾叠文件，抽出來一看，文件的封套全部寫著「絕密」兩字，後邊還加了！符號，顯然是十分機密的文件。

趙雲剛抽開封套，一看之下，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心頭又驚又喜。

他驚的是「四人幫」用心的險惡，喜的卻是他們的罪証終於被破獲了。

原來這些文件，裡面有「四人幫」陰謀在全國發動叛亂的「密字三十號」文件、「上海起義兵力部署圖」，以及一份「四人幫」盜用毛澤東「臨終囑咐」名義制訂的，號召各地區、各軍兵種暴動奪權的極爲惡毒的「告全國同胞書」。

「罪證確鑿！『四人幫』眞是死有餘辜！」

趙雲剛暗咬牙罵了一聲，他迅速用微型攝影機把這些文件拍了底片，然後把那些底片放回原處，掩上掩門。

他使勁想把牆壁上那塊暗門移正原來位置，但他怎麼用力也推不動。

他忽然醒悟，得要先把座鐘的玻璃門掩上，暗門就會自動移正了。

他轉身走近那座鐘，座鐘的指針一直停在十二時十分，但現在正確的時間已經是十二時二十分了。

趙雲剛帶著勝利的喜悅，伸手關上座鐘的玻璃門。

「雲剛，先別關門。」

高茂容突然急促地低聲喝止，原來他不愧爲一位富有經驗的老偵察員，他突然覺拉開鐘門時，座鐘的指針即停止不動，但下邊的鐘擺卻仍然搖擺，顯然有古怪。他一直緊張地思索著。忽然，像電光石火般一樣，他猛然醒悟，關門時一定要先把指針撥到正確的時間，比如停了十分鐘，就要撥快十分鐘，才是座鐘現時的正確時間，貿然關門，必定觸發機關報警訊號。

他一見趙雲剛沒有撥正指針，就關鐘門，暗叫一聲不妙，連忙喝止，但已遲了，鐘門已關上了。

牆壁上的暗門移回原來的位置，但與此同時，大廳內忽然有一排紅燈閃亮了，在外面的通道上，傳來一陣刺耳的警報聲。

趙雲剛懊悔地一拍自己的腦袋，知道壞了大事，敵人很快就會趕到這裡，功虧一簣了。

他望一眼張平萍、李峯，他兩人面色霎時間變得蒼白，甚至連高茂容的額頭也滲出絲絲的冷汗。眼前的情勢已不容趙雲剛稍多思考。

他迅速拿出拍攝了敵人秘密文件的微型攝影機，塞給高茂容，一面急促地說：「容叔叔，你們快走，平萍、李峯帶路，你們趕快從後門逃出去，把文件交給中央，快！走吧！這裡我纏住敵人。」

「小趙！」

「趙科長！」

「雲剛！」

高茂容、張平萍、李峯他們三人痛苦地叫，他們三人都意識到，趙雲剛單身留在這裡阻擊敵人，簡直是九死一生，絕無倖免。他們內心都感到，這一次分手，或許就是永別了。

特別是張平萍，更加心如刀割，只有她知道，雲剛的槍傷還未痊癒，此刻，他要隻身面對王秀珍這伙凶殘的匪徒……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但捨此也別無良策了。

「快走吧！你們忘了鄧老的指示嗎！快走！」

趙雲剛非常嚴肅地說，他望了張平萍一眼，堅毅地、充滿信心地說：「你們放心！憑這些匪徒，他們殺不死我！」

「好！我們在第三號碼頭等你！一切小心！」

高茂容不多說了，他深知應以大局為重，於是果斷地帶着張平萍、李峯搶出後門，迅速消失了。

趙雲剛目送高茂容他們搶出後門，消失在黑暗中，他心頭一陣輕鬆，敵人的罪證終於破獲了，江青一伙再也逃不出人民的嚴正懲罰了！自己生死不要緊，只要拖住敵人，讓高茂容他們安然逃出去！就是勝利！

趙雲剛迅速掏出手槍，上滿子彈，機警地貼着牆邊等候敵人的來臨。他決心盡量拖住敵人的時間，把敵人的注意力全部引到自己身上，好讓高茂容他們有足夠的時間逃出去。

罪證確鑿　控制叛亂

十秒鐘的時間剛過去，馬天水的侄兒馬金明聞警號帶着四個人衝進大廳來了！

趙雲剛見機，馬上打了幾槍，把大廳內的吊紗燈、紅色的警訊燈，全部打熄，大廳頓時陷入一片黑暗，馬金明等人立時驚叫着散開。

趙雲剛這一招非常聰明，既向來人表明大廳裏有人，使敵人的注意力放在這裏，但又不讓敵人摸清自己的底細，究竟有多少人，使敵人不敢貿然行動。

不過，這樣一來，當然給雙方的行動都帶來困難。黑暗中誰知道對方隱蔽在哪裏？這就要靠誰藝高膽大多些取勝了！

一時間，雙方僵持住了。

這正是趙雲剛所希望的，只要能拖住敵人多一分鐘，容叔叔他們就多一分安全。

馬金明自然也非善男信女，他非常狡猾，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他也估計到對方有可能從後門方向逃走。他打手勢叫三個叛徒留在大廳，自己和另一個叛徒就地一滾，連續十幾個翻身，身影搶到後門。

他倆正要翻身躍起衝向後門，在黑暗中，趙雲剛早就醒覺了，他突然飛撲出來，人未到，雙腳已凌空飛到，右腳照準馬金明的臉部狠狠一擊，左腳同時擊向另一個人的頭部，馬金明被這狠狠的一腳，痛得差點昏了過去。

趙雲剛到這個時候，鑑於「四人幫」一伙人的罪證已確鑿，下手就絕不再容情了！

他奮起神威，照準另一個叛徒的頭部狠狠又是一腳，那個叛徒慘叫一聲，當場摔倒在地上不動了。

在這個時候，馬金明突然大喝一聲：「他是趙雲剛！開槍打死他！」

他認出趙雲剛了！

他首先瞄準趙雲剛的身影扣響扳機，同時，另外三個留在大廳另一邊的叛徒，也舉槍齊向趙雲剛挺立着的身影射擊！

砰！砰！十多發子彈擊向趙雲剛的身影，那身影發出一種低沉的，淒厲的慘叫，當場倒地身亡！

馬金明在黑暗中得意地，兇狠地在黑暗中怪叫：「趙雲剛！到地府效忠你的鄧老頭去吧！」

馬金明的話聲未落，砰！的一聲，一發仇恨的子彈奇準的射穿了他握槍的手掌，馬金明慘叫一聲，手槍噹郎！一聲掉落地上！

原來趙雲剛踢昏那個與馬金明欲搶出後門的那個叛徒後，估計敵人會不顧一切的向他開槍，當即閃電搶到那個叛徒身邊，把那個叛徒的身子迅速挾扶起來，而他自己早翻身隱在牆角。

馬金明以及另外三個叛徒當然以為那個立着的身影就是趙雲剛了，因為他們在黑暗明明看到自己的同伙倒地；所以就兇狠地舉槍對着那霎間挺立着身影射擊。這個叛徒本來已被趙雲剛一下重踢，踢得昏迷不醒，不過被趙雲剛扶立起來一霎間，中槍之後，慘叫一聲，當場倒地死去！這也是他死心塌地投靠「四人幫」進行反人民的罪惡活動的可恥下場！

馬金明直至手掌中槍，在痛入心脾的痛楚中，才知道中了趙雲剛暗渡陳倉之計！

馬金明也並非弱者，他忍住劇痛，居然鎮靜地用左手執起掉到地上的手槍，嘶聲叫：「大家散開，包圍住他，別讓他跑了！」

一陣急促的黑影移動，那三個留在另一邊的叛徒各自迅速散開，隱蔽在各個角落，舉槍欲發。

趙雲剛這時已悄悄移近那個大座鐘邊，在他身邊不到五公尺的地方，就有一個匪徒隱在哪裏，時刻舉槍監視着，只不過在黑暗中他不知趙雲剛隱在哪裏罷了！

這種情勢，對趙雲剛十分不利，因為只要他一有動靜，馬金明等四個叛徒就會發覺，四槍齊射之下，饒你有通天本領，也絕無倖免。

趙雲剛眞的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了！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估計高茂容他們已安然逃脫了。但是，自己要想脫身，却已經非常困難。他瞥一眼手腕上的夜光錶，這時已經是凌晨四時了，再有不長時間，天就要放亮，那時，自己就眞的只有乖乖做俘虜了！

饒是藝高膽大的趙雲剛，這時也冒出滿頭冷汗！

在這種關鍵時候，確是考驗一個人的毅力與信心的時刻，有人說，英雄是無所畏懼的，這只是指其中的一面。其實，眞正英雄是在極之困難的環境下，憑勇敢，毅力以及他過人的機智去分析困難，找出解決困難的辦法，從而戰勝困難。眞正的英雄不是瞎闖亂撞的莽夫，而是那種既堅決消滅敵人，又善於保存自己的人。

趙雲剛用衣袖擦掉滿頭的冷汗，在心中反覆思量脫身的辦法。雙方就這樣僵持着，誰也不敢莽動。

時間是無情的，它對於敵人有利，但對於趙雲剛來說，時間每過去一分鐘，此刻此時此地，就多了一分的危險。

眨眼間，雙方在黑暗中，在死神隨時會找上頭來的情勢下僵持着！

嘀嗟……嗟！嘀嗟……嗟！又是那座古老的座鐘的催人心弦的聲響，此刻，它的指針指住四時二十分，但由於剛才趙雲剛關門時，忘了拔正過去停了的十分鐘，所以，現時的正確時間應該是四時三十分了！

趙雲剛下意識地緊盯住座鐘，心頭一陣陣焦燥，而且混雜了強烈的懊惱，如果不是剛才一時大意，觸發了報警機關，那自己就不會處於這種非常困難的境地了。這種心情，當你處於一種看來已經絕望的境地時，任何人也會產生的。但是，英雄與懦夫的區別，強者與弱者的區別，就在於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被這種懊喪心情弄到悲觀失望，乃至喪失鬥志。眞正的強者越是處於艱難的情況下，越是充滿信心，冷靜沉着地思考對策，盡最大可能消滅敵人，保存自己。

趙雲剛正是屬於這一類人。

他眼睛緊盯着那座鐘，一面緊張地思考着對策……

忽然，他像閃電一樣，猛伸手拉開鐘門！對面牆壁上那堵暗門又移開了，發出一陣輕微的吱吱聲……

馬金明一看對面的暗門移開，大吃一驚！他連忙嘶聲大叫：「注意呀！他要拿走機密文件！」

話聲未落，馬金明已不顧一切的撲近那藏着機密文件的地方，另外有二個叛徒也飛快撲近。他們非常清楚，如果失去這些文件，那就一切完蛋了！單是王秀珍也會要他們的腦袋，所以雖然危險，也不顧一切的撲過來！

趙雲剛正是抓住對方的這個弱點，把他們引過那邊。這時，他大吼一聲，凌空飛躍，借全身飛落之勢，雙腳一左一右直踢過來的兩個叛徒，右手一掌拍落馬金明的頭部，這三個人頓時立身不住，摔倒在地上。

但馬金明畢竟是馬金明，在這種劣勢下，在他倒地的一霎間，左手反手一槍，砰！的一聲，子彈擊中趙雲剛的左手臂。

鮮血從趙雲剛手臂上滴下來，鑽心的疼痛不禁使他微打了一個踉蹌，但他這時候根本不敢稍為停留，他馬上借勢倒地，就地一十八個大翻滾，身形已移到後門。

與此同時，砰！砰！一連六發子彈擦着他的頭皮穿過！原來馬金明得勢不饒人！不過，由於他受趙雲剛重手的一掌拍在臉部，連眼睛也腫了，視線模糊，再者趙雲剛的身法確實有如閃電般快捷，馬金明這六槍只擦着趙雲剛的頭皮、衣服而射空了。

但趙雲剛也眞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又驚又怒，忍住劇痛，右手手槍對準馬金明等人一甩，砰！砰……把槍膛的子彈全部射出，只

聽幾聲慘叫，這三個再沒動靜了！

另一個叛徒嚇得不顧一切的滾出大廳，由正門衝出去了！

趙雲剛正裝滿子彈欲射，但那個叛徒實在逃得太快，已經遲了，他已衝出正門，一邊瘋狂的大叫：「來人呀！有人偷進來啦！」

聲音沿着通道一直傳出去，整個通道廻響着這淒厲恐怖的叫聲！

趙雲剛知道壞了！敵人的救兵一到，任自己三頭六臂也斷難逃生；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迅速撲出後門，沿着一條梯級向上。

這座地下密室的另一個出口就在總部東側的那座花園的一口枯井。

趙雲剛爬出枯井。四面察看了一下。

黎明時分，周圍靜悄悄的，花園靠近圍牆邊，有一棵挺拔的白楊樹，這棵白楊樹正是趙雲剛上次摸進來的那棵。

趙雲剛暗喜，他摸近那棵白楊樹，正爬上一半(他由於左手臂的槍傷，行動已很困難)。

突然間，有兩個人在不遠的地方舉槍向他呼喝：「誰？不准動！動一動打死你！」

一邊說着，一邊迅速走過來！

趙雲剛沒法，只好猛地轉身滑下樹來，但由於這一下突然的猛烈動作，他腰部的傷口終於又裂開了！他疼得差點昏了過去，他咬緊牙關默默忍受，頭上豆大的汗珠直滴下來。

那兩個人也非常狡猾，立即分散隱蔽起來，但却用槍對準白楊樹周圍，緊緊的盯住。

趙雲剛要想從白楊樹翻出圍牆外，勢必會被暗算。而且圍牆很高，上面通了電網。要想從別處出去，簡直絕無可能。

這時，民兵師總部的各個角落，忽然響起刺耳的警報訊號，霎時間，有幾隊武裝人員從總部大樓奔出來，周圍瘋狂的搜查。

原來那個被嚇得連滾帶爬竄出大廳的叛徒，他衝出大廳後，立即用電話向王秀珍報告。王秀珍聽到這個情況，極爲震驚，她知道如果秘密文件落入趙雲剛手上，那一切就完了！

她馬上向守衞總部的武裝人員發出緊急訊號。

趙雲剛看到這個陣勢，不容再多思索了，他決定最後一搏了！

他隨手拾起一塊磚頭，忍住腰部、手臂的劇痛，臥在地上使勁扔出對面的灌木叢。

沙！隆！的一聲！

「在哪邊！快追！」

十幾個人撲向發出響聲的地方。

這是千鈞一發的難得機會，絕不能錯過！趙雲剛咬緊牙關，飛身竄上白楊樹，一彈身，身影斜飛出通了電網的圍牆外……

腰部、手臂的傷痛，連續慘烈的搏鬥，趙雲剛已差不多耗盡了全身的力量了，他落地時失去了平衡，身體往前一跌，頭部重重的撞在一塊石頭上，他立時覺得滿天星斗，稍後便一切都失去了知覺。

敵人很快就會追出來，趙雲剛如果落到這些人手裏，那他今次就絕難倖免了！

不過就在這時，早就停在總部不遠的一輛解放牌貨車上，跳下一男一女，他們飛快的搶到趙雲剛身邊，抱起趙雲剛，上了貨車，便急駛而去。

原來張平萍與高茂容、李峯逃出民兵師總部，但她的心却一直留在趙雲剛身邊。

在半路，她對高茂容說：「容叔叔！你們先走吧，我回去接應雲剛。」

高茂容正有此意，但一時又難以決定找誰去好。自己要馬上護送秘密文件底片到第三號碼頭，而李峯、張平萍他們又已暴露，此去接應萬一讓敵人發現，那定然凶多吉少。不但接應不成，反而白賠了生命，所以他正猶疑考慮着。他一聽張平萍的話，不放心地對她說：「你有把握嗎？你已經暴露身份，此去是非常危險的！」

「不怕！爲了救他，我什麼都不在乎！」

張平萍堅決地表示。

「不成！你這樣莽莽撞撞地去，等於是送死！」

高茂容停了停，又說：「我另想辦法吧！」

「來不及了！容叔叔！請你相信我，我一定會愼重行事的！」

張平萍痛苦地懇求。她雙眼已流出淚水了！

「別這樣，張平萍同志！老高他比你更急呢！他是擔心白賠上你一條命哪。」

李峯安慰張平萍，隨即堅決地表示：「老高！由我去吧！拚了命，我也要救雲剛出來！」

高茂容心內如火燒，說內心話，他眞想不顧一切地自己親自去接應趙雲剛。須知趙雲剛自小失去父母，自己就好像是他的親生父親了。但不成啊！雲剛拚生拚死，寧肯自己冒生命的危險，留下來掩護他們逃脫，爲的什麼？還不是爲了能夠送出秘密文件，爲了完成鄧老親自交下的任務，爲了國家，爲了民衆免遭又一次戰火的浩劫，爲了消滅「四人幫」這一伙罪惡的叛國叛徒嗎？大局爲重啊！

高茂容抑制住自己焦燥的情緒，他在思考着對策。忽然，他問李峯：「你開過車嗎？」

「會啊！」

李峯有點驚訝地回答。

「好！那你們先等一等。」

高茂容說完，轉身跑近一部停在路旁的貨車，他拉開駕駛室門，鑽了進去。

這部解放牌貨車是一家礦廠用來運輸的貨車。晚上停在這裏，引擎開關鎖住的。沒有車匙，怎麼辦呢？這當然難不倒富有經驗的老偵察員高茂容。須知他在戰爭年代執行偵察任務時，不知偷過敵人多少部各式各樣的車了。只見他在身上掏出一串鎖匙，試了幾條後，隨即用一條插進匙孔，只見他左撥一撥，右撥一撥，僅一會間，貨車的發動機就給弄響了！

他駕駛貨車近張平萍、李峯身邊，對他倆說：「你們駛車去，沿着總部周圍兜圈，切記，不要靠得太近！雲剛他有辦法出來的。一有動靜，你們就馬上過去接應！去吧！時間不多了！」

張平萍、李峯興奮地應了一聲，就由李峯開車趕來了。他們初時只沿着周圍兜圈，但張平萍堅決要靠近一點。他們駛過東側花園邊時，聽到裏邊的人大聲吆喝，跟着又見一人從白楊樹上飛身而出，摔在地上，便沒有再爬起來，他倆趕忙跑過去……

終於順利地救出趙雲剛了！

在急馳的貨車上，深秋黎明的晨風迎面吹進駕駛室，駕駛室內一陣清新涼快。

李峯全神貫注地緊抓着方向盤，向第三號碼頭急馳。趙雲剛的身體斜斜地依在焦急的張平萍身上。上車後，趙雲剛一直昏迷着。他的左手臂的槍傷口，張平萍已撕爛自己的外衣給他包紮了，但鮮血還是不斷的滲出來。

陣陣清涼的晨風吹在趙雲剛身上，他終於從昏迷中甦醒了。鼻息間聞到一陣陣少女身上的香氣，他不禁睜大雙眼，帶着一點驚訝的望着抱住他的少女，好像不知身處何處。

「雲剛！你醒了嗎？」

張平萍心內一陣狂喜，俯身靠近趙雲剛。

「平萍！是你！老高他呢？文件……送去了嗎？」

趙雲剛這時全醒了，他焦急的輕聲問。

「你就知道文件！你就不想一想你自己嘛！」

張平萍充滿憐惜的說，心情又難過，又興奮。

「平萍！別小孩子脾氣了，個人的生命當然重要，但它與國家、民衆的生存比較起來，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這次你幹得很好啊！鄧老他老人家知道了，會很高興的！」

「放心吧！老高他在第三號碼頭等我們。文件會由孫參謀馬上赴京呈交中央去的！」

張平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興奮地說。任務完成了，自己心愛的人又完全脫險，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開心呢？她禁不住孩子氣的，又有點任性地笑了！

但趙雲剛沒有笑，他的心情雖然也很興奮。但也有點緊張，因爲，他深知，與江青一伙的最後的決戰來臨了！

*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凌晨四時，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時刻來臨了！

在北京市，這個中國的首都，黎明的曙光已即將降臨，但在黎明即將到來，黑暗即將過去的一霎間，却顯得突別黑暗。因爲，在這個時候，月亮已經落下，星星也退得極爲稀疏。但是，黎明的晨風已在大地的一角迅猛地吹過來，好像是一個仙女即將來到，而那些孔雀、天鵝、金鳳、杜鵑呀，等等在前邊歡鳴着開路一樣，人們彷彿已聽到黎明這個仙女的輕俏的脚步聲了！

在這個時候，一個決定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就這樣悄悄來臨了。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機密秘書把一份已經冲洗好的相片膠卷呈交給國務院代總理華國峯。

這份膠卷，就是趙雲剛他們在上海破獲的「四人幫」陰謀在全國發動叛亂的那幾份罪證文件。

華國峯仔細地審閱了這些文件，他深感情況嚴重，並且認爲對「四人幫」採取行動的時機到了！

他當即決定召集除「四人幫」之外的政治局緊急會議。當時，葉劍英、李德生、許世友、韋國清、楊德志、汪東興都參加了會議。

會議上，華國峯拿出那幾份「四人幫」的罪惡文件，嚴正地說：「這一切說明了『四人幫』一伙已經徹底走上與人民爲敵的地步！對他們採取堅決行動的時機已經到了！」

* * *

南京市，時間已經是清晨六時了。

南京部隊司令部駐地，司令部大樓座落在南京市北郊，方圓寬廣，四面有圍牆，圍牆上加上了鐵絲網，警戒森嚴。

在司令部大樓的一間機要室，單獨坐着一個人，他雙眉緊皺，坐立不安，站起來踱幾步，又坐下。從他失神的目光就可知道，此刻，他正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絕望境

地。

這個人，就是當時任職不久的南京部隊司令員丁盛。他調任南京部隊接替許世友將軍還不到五年時間。

二分鐘前，他突然接到中央軍委的電令。電令中寥寥幾字，但已經夠他膽顫心驚了！

電文上寫：「上海有緊急情況，速調南京部隊軍管上海！」

但他那能執行這個命令呢？

他，這個上了「四人幫」賊船的幹將，深知上海兵變在即。按照江青的「密字三十號」命令，他的任務是盡力拖住南京部隊，保證在十月七號成立的「上海公社」的全面安全。

今天，已經是十月六號了，上海方面很快就會有所行動。他雖然是任職南京部隊司命員，但在重大的問題上，部隊的行動還是聽中央軍委的。如果南京部隊奉中央軍委命令進入上海實行軍事管制，那麼，一切計劃就破產了！

但是，如果不照中央軍委命令進兵上海，那就是公然違抗軍委命令；他不能不顧慮到，自己任職南京部隊不久，根基未穩，況且，他也深知南京部隊很多的高級、中級將領都是鄧小平、許世友的部下，他們當然對中央命令忠心耿耿，萬一自己違抗軍委命令的消息外洩，恐怕中央未作處理，這班人已把他逮捕了！

而這正是他最為憂慮的。如果他能徹底控制南京部隊的話，那他早就有所行動了！

他翻來覆去苦思對策，想來想去，他決定暫時兩方面都不得罪，拖住再說。

於是，他馬上命令機要秘書覆了一封電文給中央軍委，電文中表示：「對此行動，很不理解！」

電文發出後，他為自己的臨急生智暗暗自慰。不說不去，只是說不理解。既然是不理解嘛，當然得派人下來解釋，一來一回，也就得耗去半天時間，只要拖延今天，那明天就好辦了！

表面上，他是這麼想，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却非常顧慮到一個問題。從中央軍委的來電，他敏感地意識到，「四人幫」江青夫人他們可能出事了！這才是他最擔心的。因為如果他們倒台，那樹倒猢猻散，一切也就完蛋。那自己單手獨拳，成得了什麼氣候？還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好嘛！所以他只是強調不理解中央軍委的命令，等以後萬一「四人幫」眞的出事，自己也可以解釋脫身！

這些，只是丁盛所打的如意算盤。就像一切幹那些違背人民利益，只顧自己升官發財，飛黃騰達，不管人民死活的野心家一樣，他們的內心其實是十分脆弱的。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四人幫」那幾份罪大惡極的策動全國叛亂的文件，包括那份有他名字的「密字三十號」秘密文件，已落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手上，他已經是死到臨頭了！不過，在當時，他確以為自己打着的是一個如意算盤。

丁盛的電報發出後，半個鐘頭，機要秘書第二次推門進來，手裏拿着一份電報，報告說：「丁司令！中央軍委第二電令。」

丁盛接過電文，電文上嚴厲地命令：「馬上執行中央軍委命令！」

丁盛呆住了，這時候，他的心情眞像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落。執行，不是，不執行，又不是；究竟怎麼辦？自己選擇哪條路？

他像一隻上了熱鍋的螞蟻，下邊烈火燃燒，上邊熱得不能放脚，只能到處的竄呀，跳呀的掙扎。

這個決定他的命運的何去何從問題，他不能不反覆考慮。不過，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事實上，這個上了賊船的人也不願下船了！

丁盛轉身吩咐機要秘書：「替我覆電中央軍委，我對此行動，很不理解，請派人下來面議。」

機要秘書猶疑地：「丁司令！這不大好吧？中央軍委的命令這樣緊急，拖延時間是違抗軍命的！」

機要秘書心頭很不滿丁盛這個行動，但他是堂堂一個部隊司令員，自己又怎敢公開反對。但不說出來又不甘心，所以機要秘書婉轉地勸說。

「什麼好不好？是你指揮我，還是我指揮你！你敢不聽我的命令？」

丁盛惡狠狠地訓斥。「快去！照我的意思覆電中央軍委，違抗命令，殺你的頭！」

「是！」

機要秘書不敢說話了，轉身走出去。

這時候，丁盛已不存他想，決心拖延到底了！

＊　＊　＊

在上海，馬天水、王秀珍等人已全部聚集在地下作戰室，在作最後的叛亂部署。

南京部隊如果不能及時趕到上海地區，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南京市空軍機場，一架軍機緊急降落。

從飛機上走落幾個人，其中一個粗眉大眼，矮壯身材，後邊的幾個人，都是年輕的戰士。

幾個人一落飛機，隨即乘軍用吉甫車直駛南京部隊司令部駐地。

在南京部隊司令部樓，丁盛正召集他的幾個親信在機要室秘密會晤。

丁盛皺着眉頭，狂吸着烟，一支剛放下，顫抖的手指又挾起第二支。

他的幾個親信愁眉苦臉，臉上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神色。但是，這幾個人，包括丁盛在內，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的眼睛都隱含住一股凶光，狗入窮巷，也會反咬人一口，更何況這幾個人平日都是執槍出身的呢？

「沉住氣！明天，上海方面就會首先行動了！」

丁盛抑制住驚惶的心情，給幾個親信打氣說。

「他們有把握嗎？萬一事敗，那我們就慘了！」

一個親信心虛地說，他所指的他們包括江青、馬天水等人。

「顧慮那麼多幹嘛！左右是個死，殺頭只是碗大的疤！」

另一個親信拍着腰上的手槍，兇狠地說。

丁盛讚賞地盯了他一眼，好像滿有信心地站起來，說道：「對！我們一定要沉住氣，只要上海方面打響頭炮，『上海公社』一成立，四人領導小組就會馬上在上海成立中央臨時委員會，向全國發出號召，向現時的各級領導機構奪權！那天下就定了！我們要作好一切準備，等『上海公社』一成立，馬上通電支持！大家努力幹吧，中國很快就是我們的了！」

丁盛說着，說着，好像這一切的都成了事實，他得意地哈哈狂笑幾聲。跟着，他臉色一沉，嚴肅地把手一招，招呼幾個親信靠近身前，低聲地吩咐着什麼。

從軍用機場駛來的那部軍用吉甫車，已駛近南京部隊司令部駐地了。

吉甫車在門口停下，從車上跳落那幾個人，他們一直向守衛在門口的哨崗走來。

守衛門口的四個警衛見那幾個人從吉甫車上跳落，而且直向他們走來，而且，為首一個他們是太熟悉了！這是眞的嗎？但眨眼間這幾個人走近了！

為首的那個粗壯的軍人，朝四個哨崗點一點頭，爽朗地微笑着說：「噢？還是你們四個一班站崗嗎？」

守衛門口這四個戰士馬上持槍立正，敬禮，興奮地說：「許司令！您好！」

來人正是許世友將軍，他奉了中央軍委命令，前來這裏執行一件緊急任務。但從他只帶了幾個隨身警衛員，以及他輕鬆自如的神態，別人又怎會想到他是前來執行一件非常重大的任務呢？

許世友將軍是南京部隊的老司令員，不久前才調去廣州部隊。他對部下豪爽熱情，從不擺高官的架子。他甚至有時還和警衛戰士下象棋呢！所以戰士們對於他的調走都有些依依不捨的心情。

「哎呀！你們還認得我這個老頭嗎？」

許世友摸了摸頭上白髮，他的頭髮已有點斑白了，風趣地說，隨即瞧一個站崗的戰士吸一吸嘴，說：「小李子啊，去告訴丁司令員，就說我來了！」

說着，他就急急地向裏面走去。

丁盛正與幾個親信交頭接耳的秘密商談行動計劃，秘書突然推門進來，報告說：「丁司令！許世友將軍來了！」

「啊！來了多少人？」

丁盛心頭驚惶，失常態地問。他敏感地意識到許世友此來十居其九不懷好意，但究竟是為什麼，他也拿不準。

「就他和幾個警衛員。」

秘書回答，他不解地望了丁盛一眼，他幹嘛這麼驚惶失措？當然，這個機要秘書不是丁盛的親信，他就不可能知道丁盛的現時心境了。

「噢！我就來，你先出去招呼客人。」

聽說許世友只帶了幾個警衛員到來，丁盛的心裏才鬆一口氣。他想，雖然自己在南京部隊根基未穩，但自己的親信也不少，你許世友算你六頭六臂，也只是幾個人。在我這裏，你再凶，我也不怕你，勢頭不對，就乾脆把他幹掉！

他轉身望了幾眼那幾個親信，這時，他們聽說許世友到了，都嚇得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你們別怕！他只來了幾個人，勢頭不對，是把他幹掉！你們立刻分散準備！」

丁盛緊張地對幾個親信說。

但話雖這麼說，丁盛的心裏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許世友在軍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何況他背後還有劉伯承、鄧小平等元老撐腰坐鎮呢！

但不出去見客是不行的了。丁盛抑制住心裏驚惶的情緒，從機要室走出大廳。

「老許啊！許久不見囉！」

丁盛口裏熱情地對許世友說，却隨時準備拔無聲手槍先發制人。

「啊！丁司令嗎？大家都一樣忙嘛。」

許世友若無其事地微笑着說。

「有重要情況嗎？老許。」

丁盛見許世友的臉色平靜，心安了一點。但還是放心不下地試探着問。

「沒什麼，順道趕來，瞧瞧我

的老戰友拍檔們。丁司令，請你通知他們前來這裏好嗎？就說我來了！」

許世友仍然微笑着說。

對於許世友這個要求，丁盛當然不好拒絕，況且，既然是來探望老戰友，也是軍中常情。所以他就吩咐秘書通知各師長、團長趕來。他們大部份是許世友的老戰友，老部下。

但丁盛也非常狡猾，他跟着吩咐他身邊的貼身親信：「這麼多高級將領聚會，把我的警衛營調來！以保護許司令的安全。」

丁盛的這個措施，許世友當然知道這是他的借口，爲的是一有不測，就馬上命令警衛營對自己及一班將領下毒手。

不過，許世友何等樣人，他鎮靜如常，哈哈地笑着說：「丁司令呀！你太謹慎了，在這個司令部重地，我還不安全嗎？」

「還是謹慎一點好！」

丁盛的口氣也相當强硬，看樣子，他是絕不會放棄自己這個措施的。

「好吧！那我謝謝你的好意囉！」

許世友不再多說，乾脆爽快地說。他自有他的主意。

幾分鐘後，十幾個高中級將領都趕到了。

而司令部接待客廳外，丁盛的警衛營也全副武裝的守在客廳外面周圍。

十幾個高級將領，有師長、團長，紛紛興奮地與許世友握手問好。

「許司令！您好嗎？」

「您好！」

許世友親切地握握這個人的手，又拍拍另一個人的膊頭，熱情地說幾句家常話。

當他和一個叫徐國强的副團長握手時，用眼睛瞄了他幾眼，很隨便地，但却是意味深長地說：「小徐呀！你的老首長從中央回來了！有人不歡迎，你歡迎嗎？哎呀，怎麼不見你的拍檔王團長呢？」

徐國强是淮海戰役時，許世友的警衛員，他對老首長的一舉一動中一言一談當然十分了解，他一聽許司令的說話和神色，立即明白，事情並不是來隨便閒談家常那麼簡單！

他馬上會意地說：「我歡迎！他們也會『歡迎』！我馬上回去叫老王來！」說完，他急速地轉身走了！

丁盛站在一邊，阻止不是，不阻止又不是，正猶疑間，徐國强已走出去了。他暗暗心焦，不知道許世友搞什麼鬼，但他又不好發作，去請一個人來，是人之常情，丁盛根本無法阻止。他惟有緊盯着許世友的舉動，隨時準備形勢一對自己不利，就通知親信動手。

許世友繼續輕鬆愉快地和自己這班老戰友，老部屬閒談着家常，他笑着對一個姓王的師長說：「老王！聽說你新添了一個寶貝兒子，是嗎？」

「哎呀！那小傢伙頑皮死了！」

王師長不好意思笑着回答自己的老首長。

「噢？不要這麼說了，在這個時候出世啊，他是有福囉！他以後的日子會好過一點了！說實話呀，我也眞想現在才從娘胎鑽出來呀！現在頭髮白了，老了，不過也不要緊，爲了讓這些小娃娃們將來好過一點，就讓我們這些老頭辛苦一點好了！」

許世友幽默地說，但王師長却沒有笑，他已經深刻體會到這番話的深意了！

二十分鐘過去了。

徐國强急急走進來，他向許世友立正敬了一個禮，說：「老王他就來了！」

許世友讚賞地一拍徐國强的肩頭，興奮地說：「好！小徐！」

許世友忽然一個轉身，嚴肅地說：「大家全部坐下。」

待丁盛，以及他的幾個親信都坐下時，許世友從皮包裏拿出一份文件，極爲嚴厲地宣佈說：「現在我宣讀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第12號文件……」

人們霎時間靜了。

丁盛暗叫一聲不妙！上當了！他不顧一切的向一個親信打眼色，叫他出去通知守在大廳外的自己的警衛營第三連人馬衝進來捉人，但已經遲了！

許世友的幾個隨身警衛戰士閃電般衝近丁盛等人身邊，厲聲說：「一個也不準動！動一動，就打死你！」

雙方僵持着……

這時，王團長率領整團的戰士，駛着幾部軍車開進來，全副武裝的戰士團團圍住大廳內外。

原來徐國强領會了許世友的暗示，知道事情非同小可，馬上趕回部隊駐地，通知王團長把全團人馬都帶來了！

這時候，丁盛知道自己完蛋了！但他已無計可施了！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命令……」

許世友一眼也沒瞧大廳內外的急劇的變化，這一切他早就胸有成竹，繼續用他那粗壯的聲音宣讀中央文件。

「第一，中央出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丁盛是『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公然違抗中央軍委命令，中央決定，撤消丁盛黨內外一切職務，馬上逮捕審查！」

這時許世友身邊一個警衛員上前把丁盛揪起來，嗒！的一聲扣上手銬。

「第二，上海情況危急，中央命令，南京部隊第三十二軍，第四十七軍，由我率領，馬上接管上海！」

宣讀完畢，許世友轉身吩咐南京部隊李副司令員：「老李！這裏的善後工作，由你全權負責處理！」

「是！」

李副司令員嚴肅地回答。

「我們走吧！」

許世友和三十二軍、四十七軍的軍長、政委們迅速地走了！

*　*　*

在上海市民兵師總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跳出跳入，驚惶不已！

秘密文件的被偷拍攝，趙雲剛逃脫，張平萍、李峯兩人忽然神秘失踪，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就像一根根悶棍向他們頭上狠狠地敲過來。

任憑馬天水、徐景賢等人如何老謀深算，此刻也冷汗直冒了。他們深知，這些文件被呈送中央的後果，這等於他們的罪惡陰謀徹底敗露了！況且，張平萍、李峯兩人從內部突然失踪，很有可能是對方派來臥底的人，這一失踪，很可能意味着對方已掌握了一切，準備採取行動了！

這確實不能不令到他們膽顫心驚。

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內心都有一種末日將臨似的感覺；他們就像一羣惡狗，被趕入窮巷，他們嚎叫着，雖然明知末日將臨，但還是兇狠地回過頭來，露出滿嘴的猙獰恐怖的牙齒，進行最後的垂死掙扎，反撲！

「北京方面有沒有消息？」

王秀珍問馬天水。

「沒有，不知怎麼搞的，他們不會出了事吧！」

馬天水心事重重。

「不會的，老頭子屍骨未寒，誰敢動她呀！我們自己動搖自己的軍心！」

王秀珍不相信這個，也不敢相信。因爲她一切都是江青所賜與的，包括她的榮譽、地位，江青完蛋，她也完蛋了！

「不要太天眞啊！王司令！」

馬天水嘲諷地說，他畢竟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物，他有多年各種政治鬥爭的經驗，深知在政治舞台上瞬息萬變，一切看來不會發生的事，都可能會或明或暗的發生。他心裏根本瞧不起王秀珍，她有多少經驗！不過，她是江青、王洪文的親人，所以連他也忌憚她三分。

「我們該怎麼辦？」

徐景賢默坐一旁，他沒有什麼主意，一切以馬天水作主。

「不管怎麼樣，按原定方案行動！上了梁山了，下山也是賊！」

馬天水在這點上，也沒有絲毫猶疑。

「對呀！馬上行動吧！」

王秀珍兇狠地叫嚷。

馬天水默想了一會，轉身對王秀珍、徐景賢說：「今天下午四時，你帶民兵師出發，進駐青浦、金山一帶第一道防綫，老徐和我負責第二、第三道防綫；明天凌晨一時開始行動！」

「好！我先回去作好準備！」

王秀珍興奮地說。

「遵命！」

徐景賢臉上毫無表情，簡單地回答。

他們三人正要離開民兵師總部作戰室。市革委辦公室機要秘書拿着一份電文匆匆進來，對馬天水說：「馬書記，中央電命你馬上赴京，有要事磋商！」

「噢？」

馬天水渾身一顫，馬上接過電文，電文上寥寥幾字，秘書已說了。

馬天水知道情況有點不妙了！在這個時候，傳自己上京，肯定凶多吉少……

馬天水把電文遞給徐景賢、王秀珍，失去方寸地道：「你們說，我去不去呢？」

在這種要命關頭，就算馬天水再老謀深算，也有點擧止失措了！

「不去，看他們能把我們怎麼樣！」

王秀珍惡狠狠地。

徐景賢却一聲不響，他在沉思。

「老徐，你說呢？」

馬天水問他。

「我看，你還是走一趟。我們既然決定提到明天凌晨一時動手，你不去，反而會打草驚蛇，引起他們的懷疑，對我們提前行動的計劃很不利。」

徐景賢深沉地轉了轉眼珠，又說。

「況且，你赴京，也可以趁機打聽一下江青他們的消息。」

馬天水一想，對呀，不去是不行了。他也有他的想法，自己此去，可以直接探聽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上海方面的行動，就讓徐景賢、王秀珍他們去搞吧。反正成功了有自己一份，萬一失敗，自己不在場，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對！就是這個主意。

他眞不愧爲一個高政治陰謀的

老手！不過，這只是他內心的鬼胎，口裏，却對徐景賢、王秀珍說：「現在是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一個鐘頭後，我會從北京方面來電話給你們，如果江青他們出了小問題，我就說是傷風感冒；嚴重一點就說胃病；如果出了大事，我就說是心肌梗塞。明白了嗎？」

徐王兩人點一點頭。

「那好吧，你們不要洩氣！抓緊時間，作好一切行動準備！第二第三道防綫，暫時由老徐全權負責。」

說完，他就匆匆地走了。

* * *

與此同時，在北京市中央辦公廳的一個密室裏，華國峯在與汪東興商談。

「許世友已順利解決南京部隊丁盛問題，他已率領部隊赴滬了！」

「噢？那太好了，我們也行動吧。不過，會出問題嗎？」

汪東興心裏也很興奮，但又有點猶疑地表示。他當時對於「四人幫」的許多無恥行為，心頭也是很憤恨的。

「放心，此事葉老、鄧老他們事先已作好了一切準備，馬上行動吧！」

華國峯當機立斷地作出決定。

* * *

在北京西郊的江青那座豪華幽靜的別墅，此刻，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正秘密聚集在這裏。

他們接到上海馬天水他們的密電，那幾份秘密文件被中央派人破獲了！

而更令他們膽顫心驚的是，喬冠華在聯合國奉調回國途中，一下飛機，就給扣押了。南京方面，丁盛毫無消息，不知情況怎麼樣。

「不行！我們不能白坐着等，等做俘虜！」

江青氣急敗壞地壓低聲音咬牙切齒地說。

王洪文暴燥地站起來，又坐下。

姚文元苦着臉孔，心內毫無主意。

而張春橋呢？他默默地坐在一邊，隱在近視眼鏡片後的那對小眼珠陰險地急促地閃着。

「春橋！你有什麼主意，快說出來吧！」

江青急得六神無主，眼睛求助似的瞪着這位軍師。

張春橋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只是眼珠在更快的轉動。

「轉！轉！你有什麼好主意，就說出來吧！我的好師爺！」

江青又氣又驚又急，差點哭出來！這個時候，這個不學無術的無恥的女人，她的怕死、懦弱，無能的本性充份暴露無遺了！憑着她那種無恥下流的手段，居然能夠讓她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十幾年，這眞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奇恥大辱！

「夫人！我們逃吧！」

王洪文想到逃走這條路。

「逃！哼！你逃到哪裏去？難道你忘了林彪是怎樣的下場嗎？」

張春橋這時站起來了，他不屑地望了王洪文一眼。

這確是事實，林彪在蒙古沙漠上空，機毀人亡的情景，確令江青這伙人直冒冷汗。這眞是歷史的污點。當年他們眼看着自己的同伙林彪落得的可恥下場，如今，他們自己又面臨同樣的命運了！總之，任他們機關算盡太聰明，不過枉送了卿卿性命！他們都忘了一個歷史的沉痛教訓，一切違背人民利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一切偶然的得寵便不可一勢，視廣大人民為敵的人物，最終都只會被人民的烈焰燒成灰燼！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們難道沒路走了嗎？」

江青這時變得毫無主意了。

張春橋走近江青身旁，低聲地但却是急促地說：「我馬上趕去南京部隊找丁盛，叫他帶兵來京，把他們先幹掉！」

「好！無毒不丈夫，先下手為强！不過，士兵肯聽丁盛的話？」

江青狠毒地，又有點猶疑地說。她亦深知南京部隊許多將領都是鄧小平、許世友的老戰友，老部下。

「有多少帶多少嘛，人逢絕地而後生！」

張春橋一副豁出一切的樣子。

「好啦！我叫洪文和你一道走！你們趕快回來，到時老娘跟他們算賬！」

江青惡狠狠地說，但她的話聲未落，就給衝進來的一隊人的急促的脚步聲打斷了！這隊人散開，把他們包圍起來。

「不用等以後了，現在我們就來與你們算總賬了！」

來人為首一個冷笑着說。

這個人，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李克羣！

六九年，他在周總理的直接指揮下，參加了粉粹林彪叛國集團的慘烈鬥爭。

但是，在近幾年來，江青一伙得勢，他親眼目睹國家又陷進另一場浩劫中，他看着自己的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身患重病，還受着「四人幫」的瘋狂逼害，直至逝世！他目睹「四人幫」揮舞屠刀，殘酷屠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無辜羣衆，稍後，他更悲憤地看着敬愛的鄧小平同志被「四人幫」誣蔑，陷害，被撤職，

而他自己，由於與周恩來的關係，「四人幫」把他視作眼中釘，差點也險遭他們的暗算……

這一切的一切使這位英勇無畏，對國家，對人民忠心耿耿老偵察員，心中對「四人幫」充滿了憤恨！

李克羣揮手命令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

「把他們扣起來！」

「你想造反啦！李克羣！」

江青嘶聲惡叫。

「哼！造反？造反的是你們！我奉中央的命令逮捕你們！」

李克羣冷笑着說。

「你們誰敢動我？他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下毒手！你們是反革命，我要和你們到羣衆中辯論！」

江青歇斯底裏的狂叫。

一聽江青竟無恥的提到羣衆兩字，李克羣抑制了幾年的怒火一下子噴發了，他義正辭嚴地怒斥江青：「放屁！江青，你們一伙作的罪惡，搞的陰謀還不夠多嗎？我問你，在你們手上，殺了多少無辜百姓的生命？害了多少對人民有功的老幹部？把多少無辜的人投進監獄？你們的手上沾滿了多少人民的鮮血？告訴你，憑你們的罪行，人民就會判你們的死刑！『到羣衆中辯論！』說得多好聽呀！老實告訴你，如果我們讓你面對羣衆，你還沒開口，人民早就把你們撕碎了！」

江青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她終於虛弱地嘆了口氣，乖乖就擒，這個當代中國歷史上最無恥的女人就這樣結束了她一生的無恥的政治生涯。

不過，在他們四個人的心裏，還存有一綫希望，馬天水、王秀珍他們會按計劃行動的！臨被押出去時，江青轉過頭，惡狠狠地說：「你們等着瞧吧！」

馬天水一到北京，便馬上被安排到中央第八招待所，並被通知說，中央首長很忙，暫時無時間接見他，叫他等候。

這時已經是十月六號下午二時！

突然有人撲進馬天水的房間。一見馬天水，就壓低聲音說：「毛遠新派我來告訴你，江青他們四人被中央扣押了！叫你馬上行動！」

「我也被監視，不能自由行動，由你去通知徐景賢他們！暗語是……」

馬天水附着來人的耳朵說了幾句。他非常狡猾，覺得如果自己出面去通知，目標太大。

「好！我立刻去通知上海！」

說完，來人就閃身出去了，這一切都僅發生在五秒鐘內，非常詭秘的無人察覺。

徐景賢、王秀珍自馬天水走後，一直惶惶不安。

他們焦急地等着馬天水的消息，但左等右等，總不見電話到。

徐景賢望一下手錶，已經是下午三時三十分了。離預定行動時間僅有三十分鐘。但江青他們的情況怎麼樣呢？計劃又是否又變了呢？

這一下子，徐景賢、王秀珍可眞急壞了！他倆面面相覷，心裏完全沒了主意。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指針每跳動一下，王秀珍的心就加快跳動一次，她站起來，坐下，活像上了熱鍋的螞蟻。

叮鈴鈴！電話鈴終於響了！

王秀珍一把抄起聽筒，焦急地：「啊！我是呀！什麼！眞的？」

王秀珍手一顫？聽筒掉落地，碎了！臉色變得像死灰色。

「怎麼啦，他們現在怎樣了？」

徐景賢見王秀珍驚惶的樣子，焦急地問。

王秀珍整個人像掉進冰窖裏，連心也涼了！

「出事了！他們被抓了！」

「老馬呢？」

「他也給抓了！」

徐景賢臉色馬上變得蒼白，他內心一陣哀叫，完了！這一次完蛋了！

「我們不能束手待斃呀！老徐！」

王秀珍不甘心地。

徐景賢默默無言。

「你不能這麼軟弱！我們還有人哪！他們叫我倆不管一切，提前行動！」

王秀珍還存有一綫希望。

徐景賢還是默不作聲。

「你臨陣退縮啦？」

王秀珍威脅地，停一停，又說。

「老徐，不要猶豫了！動也是死，不動也是死，殺頭不過一次，你成功了，我們就有好世界了，只要我們打響頭一炮，全國就會響應，到時，再派兵救他們出來，那事情就有轉機了！」

「我們馬上動手吧！」

王秀珍狂妄地。

她決心頑抗到底了！

* * *

從民兵師親總部門口，一輛輛重型貨車，滿載着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民兵，向上海西郊青浦、金山一帶駛去……

跟着，幾十部摩托車分駛向全市各處，每輛摩托車上，均架着一挺輕機槍。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兩部軍用列車，分別從京滬綫，滬杭綫向上海方向風馳電掣般馳來。

列車隆隆的分別駛近青浦，金山一帶。

列車停下，從列車上跳下幾千個全副武裝的戰士，他們迅速衝上這一帶丘陵，山地。

眨眼間，兩輛列車又分別駛過兩條鐵路綫向上海急馳了。

軍車進入上海車站。

戰士們紛紛從列車上走下來，整齊地排列在車站月台。

在靠近車頭的列車長室，走落幾個高級將領後和一班參謀人員。

爲首一個粗壯身材，濃眉大眼。他對身邊幾位將領迅速地命令：「馬上通知各連戰士，全速搶佔全市所有制高點，並馬上派人在全市巡邏，宣傳中央文件！」

「是！」

兩位軍官跑步上前，向整齊地排列在車站月台上幾千個戰士傳達命令。

霎時間，幾千個戰士分乘幾十部軍用大車子駛向全市各處。

「許司令！我們到康平路市革委大樓吧！」

「別急！趙雲剛、高茂容他們來了嗎？」

這個爲首的粗壯將領，正是許世友將軍。他在南京部隊解決了丁盛問題，隨即率四十三軍、五十二軍的先頭部隊分別從京滬綫、滬杭綫向上海趕來。到青浦、金山綫一帶，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當然明白這裏地理形勢的重要，馬上命令二個營的兵力，控制這一綫高地。

列車隨後駛入上海鐵路總站。他一落車，隨即吩咐上次來過上海的孫參謀把高茂容、趙雲剛他們找來。

「已通知他們，很快就到！」

孫參謀馬上回答。

他的話聲剛落，兩部摩托，載着四個人飛快駛近來。

「他們來了！」

孫參謀指着跑步前來的四個人說。這四個人立正敬禮：「報告！奉命趕到！」

「來！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就是許世友司令員！」

高茂容、趙雲剛、張平萍、李峯四人興奮地立正行注目禮。他們以前沒見過許世友將軍，第一次與這傳說中虎虎生威的將軍見面，心內不免有點緊張。

「好啊！你們幹得不錯！臨危不亂，爲人民立了大功，鄧老說你們很不簡單啊！」

許世友將軍握住趙雲剛的手，豪放地笑了。

「你的傷好了嗎？」

許世友連趙雲剛受傷的事也知道了，特別關切地對趙雲剛說。

「全好了！沒問題。有什麼任務，請下命令吧！」

趙雲剛立正回答，他的內心裏充滿激情。

「哎呀！許司令，別聽他的，他的手臂還纏着綳帶呢！」

張平萍忽然尖聲地說。

「平萍！你……」

趙雲剛懊怒地瞪了張平萍一眼。

「哈哈！」

許世友開心地笑了。

「噢？你就叫張平萍吧？鄧老托我捎話給你，他說，你的路走對了！他叫你永遠記住：凡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事，你就放膽去做吧！致於雲剛嘛，你放心，我立一個軍令狀給你，保證還給你一個生龍活虎的未婚夫，好嗎？」

說完，許世友將軍又哈哈地笑了。

張平萍羞紅了臉，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這時由衷地笑了，有什麼比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受人民愛戴，尊敬的領導人的親口慰勉更爲溫暖人心呢？雖然她並沒有親耳聽到鄧老的說話，但鄧老的這番話由許世友將軍親口說出來，她已經感到莫大的滿足了！

「趙雲剛同志，你還有傷在身，你的任務是帶路去把王秀珍那伙爲首份子抓起來，其他的你不要去爭了。」

說着，他轉身命令孫參謀：「小孫！你和他們四個人是老拍檔了，這件事，由你帶一個營去，一切由你負責，要注意保護雲剛同志，他身上還帶着槍傷。不然啊！我就交不起軍令狀給這個潑辣的姑娘囉！」

許世友關心地瞪一眼張平萍。

張平萍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頭。

孫參謀、高茂容、趙雲剛等人帶着一個營的戰士乘軍車直駛入市區，駛入民兵師總部……

王秀珍派出的那十幾輛貨車的全副武裝的民兵，開到上海市西郊，離青浦，金山一綫還有三公里的地方，就給前面的路障截停了。十幾挺重輕機槍，成千個解放軍封鎖住路。

擴音器響了：

「上海民兵師的民兵聽着，你們被『四人幫』矇蔽了！他們是反革命集團，中央命令你們，原地下車，把所有武器交出來！」

擴音器連續地響着。

民兵師的大部份民兵被派來這裏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時見勢頭不對，紛紛跳落車，把武器交出來。

有十幾個爲首份子想逃走，被四面八方衝上來的戰士生擒活捉了！

在上海市區，一輛一輛滿載解放軍戰士的軍車在大街小巷巡邏。

宣傳車開着高音喇叭在廣播：「上海的工人、農民、居民，你們要保持安定團結，不要被敵人利用。『四人幫』是反革命集團，他們已被中央逮捕審查了！」

孫參謀、高茂容、趙雲剛等人帶着一個營的戰士衝入民兵師總部。

他們只遇到零星的抵抗，幾個死硬份子想頑抗，被擊斃了！

半小時後，高茂容等人押着徐景賢、王秀珍等人來到康平路市革委大樓。這座馬天水、徐景賢等人昔日在這裏作威作福的大樓，此刻，成了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臨時駐地。

在辦公樓的旁廳中，許世友正愉快地和幾個高級將領談着話。

趙雲剛快步走近許世友面前。

「報告！」

「好！都抓來了嗎？」

許世友讚賞地。

「帶來了！」

趙雲剛興奮地說。

「把他們押進來！」

四個警衛戰士把徐景賢、王秀珍押進來，他們一見許世友，徐景賢默默低首無言。但王秀珍的目光還凶狠地閃了幾閃。

「怎麼樣？還不服氣嗎？」

許世友嘲笑地，他指了指張平萍、李峯他們兩人，嚴肅地說：「你認識他倆吧？你們自以爲你們那一套『革命呀！』『打呀！』『殺呀！』的這話能騙得了人。很可惜，紙是包不住火的！一切違背人民利益的人，一切搞陰謀詭計的人，人民最終會唾棄他們的，把他們推上歷史的審判席！」

到這個時候，王秀珍終於默默地低首了！

＊　＊　＊

在半個月後的一天晚上，趙雲剛、張平萍、李峯以及李峯的愛人陳玉芬相約同去外灘散步。

他們本來想約高茂容一同出去，但高茂容笑着說：「哎呀！我老頭子不做電燈泡——不通氣！我還有許多事要幹哪！」

他指着辦公桌上一大疊文件，這時他已經重新擔任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長。本來趙雲剛這位公安局副局長——他已調任副局長——也是沒空的，但高茂容半勸半命令地把他推出辦公室，他笑着對趙雲剛說：「快去吧，不然，平萍又要對我哭了！」

「容叔叔！你笑人！」

張平萍任性地，害羞地笑着說。

「小丫頭，再任性，當心我叫雲剛他不理你！」

高茂容愉快地笑着說。

「我不怕！」

張平萍笑着和趙雲剛走出去。

在外灘，他們與李峯、陳玉芬他們相遇了。

趙雲剛一見了玉芬就笑了，他說：「小陳呀！你還罵小李嗎？」

陳玉芬指着李峯，不好意思地說：「罵！我罵他當初爲什麼不說明白！」

趙雲剛由衷地從心裏笑了！

他們四人在外灘散着步，趙雲剛指着黃浦江外灘，深情地說：「我們的國家，每一處都是多麼美麗，多麼可愛啊！」

他們四個人一齊望出去，只見呀：

黃浦江像一條銀色的腰帶圍纏住半個上海，近海關大樓處，長堤綠樹成一倒弧形向外拋出；遠望江水浩瀚，雲天一色，江上停泊着無數大大小小的中外客貨輪，近看花草綠樹，花香鳥語，情侶對對。

月亮初升，離江面一丈的時候，銀芒四射，江水暗波翻湧，泛起一條條銀光閃閃的漣漪。寬闊的江面與銀光燦燦的雲天化成一體，天海一色，完全浸沒在月亮的柔和的銀光之中，四男女也沉浸在這溶溶的夜色之中。

（全文完）

湖海爭雄軼事錄／石可

林・文
飛・圖

陰差陽錯

羣魔襲堡

桃紅柳綠，春光明媚的江南，遊人如鯽。

一位二八年華的少女，此時正佇立在路旁，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瞬也不瞬注視着前面。

這是農村地方，農夫插秧，婦女織布，好一個昇平融和的世界。

這個少女似乎生長在富貴人家，很少見過莊稼人的生活，如今已心神陶醉在純樸粗獷的農歌中。

「得得得」一陣馬蹄聲傳來，少女與這班莊稼人仍然無動於衷，插秧的插秧，鋤草的鋤草，蹄聲越來越響，兩匹快馬疾衝而來，看情況他們有急事，慌不擇路，竟然橫衝直撞，將大片種好的秧苗全糟蹋了。

「喂，你幹甚麼？」

「將我們的秧苗踏壞了，快賠銀兩來！」

農夫見了這情況，立刻聲勢洶洶，大聲的喝罵道。

「嘿嘿！」兩名騎者反應甚快地冷笑，身形已自馬背騰身而起，平穩地站在田邊。

「快賠銀子來！」三名農夫疾奔過來。

「砰砰砰」之聲不絕，三名農夫被擊得飛起，跌倒在稻田中，說來

神尼解圍

雖慢，其實是在一眨眼間，就有了這結果。

「你們好凶！」田中的農夫齊聲怒喝，蜂湧而來。

兩匹馬兒在此時悠閒地在田中喝水吃草，那不是草，是農夫剛種下的苗秧。

到這時，大家才看清楚，兩名騎者一高一矮，都是粗眉大眼，滿面橫肉，看來不是善類。

大約有十五名農夫，拿着鋤頭，趕來拚命了。

「找死！」高個子越來越不耐煩，眼中殺機大盛，突然縱身躍起，往前撲去。

看來這兩名騎者都是武林高手，普通的莊稼人又如何是他們的敵手？尤其是凌空下擊的威力更猛，這農夫只怕要倒霉了。

突然，「颯」的一聲，一條人影橫空掠過，剛好截住那個高個子。

「小心！」另一名矮個子立刻出言警告。

「吧」的一聲，高個子反應極快，聞聲立即提高警覺，一股勁風已經當頭襲到，當即立刻揮掌擊出，待得雙掌相交，二人大叫一聲，向後翻出，分別站在田邊。

「甚麼人？」高個子大聲喝問。

「對付普通的農夫、莊稼人也要施展毒辣殺手，實在太過份了。」聲音嬌俏動人，正是先前那位少女。

「哈哈，想不到農村地方，竟有這樣漂亮的美人，好極了。」高個子看清楚面前是一位少女，立即臉露笑容說話。

少女的嘴唇緊閉，盯着這名滿臉邪笑的高個子，靜觀其變。

「老大，小心，別陰溝裏翻船，在這鄉村地方栽觔斗，那才不上算啦。」矮個子出言警告。

高個子眉頭微皺，似乎並不喜歡矮個子的嚕囌，轉眼又滿臉笑容道：「小姑娘年紀輕輕，竟然有這一身好武功，眞了不起，了不起！」

田中農夫全呆住了，他們似乎也為這少女的容貌及武功震住了，所以他們站在田間觀察發展。

高個子越走越近，低下頭去，快碰到少女的髮鬢，她微露怯意的後退，一個踉蹌，身形往旁倒去。

「呀，別跌倒呀！」高個子急叫，立即伸手去扶。

少女似乎更加慌亂，眼見就要跌進水田中。

正在這時，矮個子雙腳疾蹬，人已凌空躍高三丈，往前掠去，口中急叫：「小心！」

高、矮二人夾擊之下，這少女武功再好，只怕也要遭殃了！

突然，少女快要倒下的身形微頓，雙腳快如閃電的連環踢出，「鴛鴦連環腿」，「砰砰」兩聲，高個子受傷了，立刻口中噴血，身受重傷，往地上倒去。

「拿命來！」矮個子見了，心內又急又怒，猛喝聲中，雙掌運足十成功力，全力擊出。

少女身形微仰，所以看得很清楚矮個子凌空下擊，威不可擋，當下心念疾轉，已有了好辦法，身形打平滑前六尺，纖纖玉手一伸，已抓住高個子，同時已點中高個子的軟麻穴，然後將高個子迎了上去。

這一來，矮個子可慌了手腳，如照原式擊下，只怕首先遭殃的是這位拜把子的大哥，危急中，硬生生的將掌中勁力折轉方向，朝水中打去。

「轟」的一聲，水柱夾着泥濘噴得老高，聲勢更加駭人！

少女把手按在高個子的百合穴上邊，一言不發，望着矮個子。

這變化太快，矮個子身形一個折轉，凝立在田邊上，臉上陰晴不定，顯然也是束手無策。

那羣純樸的農夫幾曾見過如此場面，大夥兒全呆在田中，有如在夢中。

「妳快放了我的大哥！」好半晌，矮個子定下神來，立即向少女要求。

「天地雙魔怎麼同這班鄉下朋友一般見識，說出去也不怕江湖朋友笑話。」少女淡淡的道。

「噢，姑娘既然知道我們兄弟的大名，諒你也是江湖同道，可否見示名號？」矮個子抱拳道。

「我只不過是一名鄉村女子，名不見經傳，說出來只怕會貽笑大方。」少女淡淡地道。

「今日之事，純屬一場誤會，姑娘何不放過我大哥？」矮個子抱拳道。

少女眉頭皺皺，她知道天地雙魔橫行江湖，心狠手辣，如今人質在手，投鼠忌器，自然低聲下氣相求，一旦放開高個子，那時矮個子再無顧忌，只怕會全力報復，自己雖然不怕他們，但這一般普通的莊稼子農夫，又如何保其安全？

天地雙魔也是老江湖，矮個子察言辨色，已知少女心意，立即道：「我不追究今日之事，只要誤會冰釋，我們兄弟自然不會與一般鄉民計較這些，姑娘放心好啦！」

「好！」少女說罷，立即放手，高個子恢復自由。

「老大，你沒事吧？」矮個子如獲至寶，立刻上前扶住，一面察看傷勢。

少女表面若無其事，暗中卻全神戒備，防他們暗算或突襲。

矮個子小心將老大放好，又推又拿，接着運眞氣療傷，足足耗了一盞茶時分，才鬆了一口氣。

* * *

「姑娘，多謝你的幫助，鄉村地方沒別的，只有自己親手做的臘味和土產，請姑娘賞面吃餐便飯如何？」農夫知道今天的事，要不是這位姑娘的出手，他們只怕非死即傷，所以殷勤的上前致謝。

「別客氣！一場誤會，不要再說了！」姑娘最擔心的是鄉下人不知輕重，說話得罪了天地雙魔，那時吃不了兜着走，要懊悔就來不及了。

「姑娘一定要答應，否則，老漢要下跪了。」其中一名老人越眾而出，代表大家說話。

「好吧！」姑娘暗自嘆了口氣，今日心頭不暢快，想獨自一人到這僻靜的地方散散心，誰料又碰到了麻煩，眼看前面這班鄉下人可能會遭遇非常事故，如果一走了之，實在放不下心，所以立刻答應。

「小喜子，你趕快回去吩咐你娘做飯，叫二妹來侍候這位姑娘。」老頭子高興地吩咐。

「知道。」其中一名年輕小伙子高興的答應，向小姑娘望了一眼，趕回家去。

「姑娘好口福呀！」天地雙魔的老大高個子開口了，他的語氣冷

峻，顯然懷有很深的敵意。

少女一聽，內心暗自焦急，這兄弟二人，老大「鬼槍」何宗烈，老二「無情判官」兪應，行走江湖，素來只顧自己，不理別人，行事對人全憑心情，從不講理，今日吃虧，他們又如何肯善自罷休？

「我們走吧！」一衆農夫似乎沒看到天地雙魔，高高興興的擁着小姑娘回莊去。

「慢走！」鬼槍何宗烈身形拔起，掠過三丈，攔在前面，望着少女冷笑。

少女暗嘆口氣，淡淡道：「誤會已解釋淸楚，何老大還想要怎麼樣？」

「嘿嘿！」鬼槍何宗烈冷笑道：「天地雙魔今日吃了虧，就這樣算了，日後如何在江湖上見人？」

「很好，劃下道來吧！我們先說好，只要我有口氣在，你們可不許傷害他人。」少女說時一指田中的農夫。

「我們和他拚了。」農夫們高聲怒吼。

「嘿嘿，你先出手！」鬼槍何宗烈滿臉殺氣，步步逼向小姑娘走近。

「老大，你的傷勢……」無情判官兪應在後叫道。

「江湖人死且不怕，這點傷又算得了甚麼！」鬼槍何宗烈說時，已從腰間拔出軟槍。

「你們好橫！」農夫們怒吼道。

少女神色凝重，不敢輕敵，也將背後的風雷劍拔出。

「原來少女是了因神尼的高足，怪不得目中無人，我兄弟今日冒死會敵，希望成全妳。」鬼槍何宗烈說時，開始遊走，窺隙進擊。

無情判官兪應暗自擔心，他剛才全力施救，深知把兄內傷頗重，雖然耗費眞元才勉强復元，到底受傷太深，此時再與强敵拚鬥，一定吃虧不少，因此全面戒備，以防不測。

「殺！」鬼槍何宗烈突然猛喝一聲，身形縱起，凌空已將畢生絕學施展出來，包括「天羅地網」、「五鬼追魂」、「閻王奪命」，鬼槍劃出漫天光影，往少女身上罩去。

這時，少女面臨危急關頭，絲毫不氣餒，雙臂微張，全身突然光華大盛，像一條銀龍翱翔於九天之上，往槍影中穿去。

「身劍合一！」兪應大叫了一聲。

「噹噹」的兩聲輕響，兩條人影已自空中降落，鬼槍何宗烈的右臂鮮血淋漓，主筋已被挑斷，看來右臂已經報廢了，新傷舊創，再加上嚴重的內傷，悲憤之餘，深知此生報仇無望，急怒交加，頓時昏過去了。

「老大，老大，你怎麼啦？」無情判官兪應急叫。

少女原不想施辣手，但天地雙魔二人，如果不除去其中一人，一齊出手，別的不說，只怕一衆鄉民避免不了毒手。

沒有人歡呼，農民似乎也看出事態嚴重，雖然這位姑娘勝了是好事，但另一大惡人仍在，究竟如何收場，此時實在不敢存着樂觀的想法。

安頓了鬼槍何宗烈，無情判官兪應轉過身來平淡的道：「姑娘，我們避免不了一戰，希望妳成全我們兄弟，天地雙魔說不定從今日起，除名江湖，無論如何，請妳賜示尊姓芳名是也。」

「朱紅玉。」少女淡淡道。

「很好，朱姑娘，這一戰是生死存亡之戰，希望妳也不要客氣。」無情判官兪應說時很平淡，由此可見，他已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甚至與頑敵同歸於盡也在所不計。

「請！」朱紅玉還有何話可說，無緣無故地惹上了痲煩，說不定會死在這鄉村，那多麼寃枉呢！

無情判官兪應很小心地拔出判官筆，黑黝黝的一長一短判官筆，看起來陰森可怖。

二人凝立不動，濃厚的殺氣愈來愈令人感受不了，旁邊的農人自然是往後退去，似乎有股無形的壓力向他們壓來。

沉悶的僵持，令得空氣似乎凝結爲寒冰。

「嗤」劍氣破風而出，直刺無情判官兪應胸前六大穴。

「好劍法。」無情判官兪應冷喝聲中，子母判官筆像閃電般快的掣出，筆尖跳動，連點翳風、天鏞、顱息及角孫諸穴，認穴奇準，出招如電，的確是江湖上不可多得的高手，天地雙魔威震江湖，果然不同凡響！

「來得好。」朱紅玉風雷劍漸漸施展開來，隱隱有風雷之聲，子母判官筆招招奇特，三十招內仍然未能取得絲毫上風。

二人愈打愈激烈，看不見人影，只見黑白兩團光影翻翻滾滾，在田野中翻動。

突然，無情判官兪應左足踏田中身形微錯，風雷劍立刻追擊，已在無情判官兪應的右臂上帶出一道長長的血光，判官筆叮噹一聲，掉落田中。

「哎唷」一聲，無情判官兪應輕叫，手扶右臂，那短小的判官筆幾乎跌落在地上。

朱紅玉內心深感歉然，天地雙魔今日大敗，雖然可說是咎由自取，但她總算是親手毀了他們，如今無情判官兪應失陷敗落，滾跌田

中，朱紅玉忍不住伸手去扶。

「哼！我不要妳可憐。」無情判官兪應叫。

這一來令得朱紅玉反而不好意思，訕訕地退在一旁，粉頸低垂，感到不好意思。

「嗤嗤」幾聲，突然，從那支判官筆尖，六支鋼針疾射而出，罩向朱紅玉全身的大穴。

「呀！」田中農人們齊聲驚叫。

變化倉促，朱紅玉聽聲辨形，風雷劍幻起一道精虹的光影，「叮噹」連聲幾響，砸去四支鋼針，剩餘的兩枚鋼針打中她的左肩及小腿。

「惡賊，你……」朱紅玉驚怒交集，指住無情判官兪應大罵。

「哈哈哈，天地雙魔是那麼好欺負的人麼？」無情判官兪應得意洋洋，似乎勝券在握。

朱紅玉暗嘆一聲，自己的江湖經驗不足，今日中了惡賊的奸計，只怕凶多吉少。此時中針之處，有陣痲癢感覺，顯然對方的暗器有毒，手指疾點傷處周圍的四個穴道，不讓毒性發散。

「拿命來！」無情判官兪應把握時機，不讓對方有喘息機會。

「叮噹」一聲響，判官筆全力施爲，此時才將本身武功全部施展開來。

朱紅玉心有顧忌，武功已打了折扣，此消彼長，愈加不堪，「砰」的一聲，兪應使出無影腳法，朱紅玉給踢中了，翻翻滾滾後在田岸上跌倒。

「看看天地雙魔的手段。」無情判官兪應下手更急更毒，招招全往致命的地方招呼。

朱紅玉中針倒地後愈來愈痲痺，知道危機一瞬，這樣下去，不出十招，一定會落敗，甚至性命難保，她暗自一咬牙關，運起全身眞氣，輕叱一聲，「風雷劍」的絕招發出，有「轟轟隆隆」之聲，劍氣激蕩，排山倒海般罩向對方身上。

這一來，無情判官兪應大出意外，怪叫連連，全力抵抗，以求保命。

這一招佛門不傳之秘施展開來，威力絕倫無比，無情判官兪應左臂立斷，滾倒田中。

朱紅玉呢？她已用盡全身氣力，並且毒性發作，再也支持不住，一頭栽倒，已經昏了過去。

無情判官兪應雖然斷去左臂，但對一個武功高强之人來說，仍然有戰鬥能力，他見朱紅玉昏倒，忍不住哈哈一笑，腳步踉蹌往前趕去，目前情況很明朗，昏倒的朱紅玉只怕性命難保。

「嘿嘿，薑到底是老的辣，待老子今日辣手摧花，小妞兒別怨我才好。」無情判官兪應踉蹌的走前去俯身拾起兵刃。

這時，只怕神仙也救不了這位少女。

農夫們又有甚麼辦法？他們眼瞪瞪的看着這場慘劇即將上演。

「呼！」突然又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那名年輕的農夫小喜子奮身撲去，死命抱住無情判官兪應，翻翻滾滾地在水田中滾動。

「拿下這惡賊。」農夫們人多勢衆，齊往前去，合力按住無情判官兪應。

依理說，無情判官兪應即使受傷，只怕也不會給這一羣農夫莊稼漢子捉住。但他受傷實在太重，兼小喜子上來，剛好抱住他的傷口，痛上加痛，眼看衆農人湧了上來，心頭一氣，再也無法支持，昏了過去。

天地雙魔就這樣的給綑綁了起來，馬匹也拉到了莊中，朱紅玉呢？雖然沒遭毒手，但毒性發作，她也昏了過去。

小喜子當下也顧不了許多，渾身泥汚的他，伸手去抱起朱紅玉，趕回莊去，叫妹子替朱紅玉淸洗及更換衣服。

朱紅玉的小腿及左肩腫了起來，黑得發亮，令人看得害怕，折騰了半天她才醒來。

「姑娘，妳怎麼了？」小喜子急忙問道。

朱紅玉當然看到田中的情形，她這條命可說是小喜子救回來的，如今平安躺着，感激之餘，立刻答道：「我好多了，謝謝你！」

「姑娘那裏的話來，你爲了我們幾乎喪了性命，我們出點力，又算得是甚麼？」小喜子滿臉笑容道。

「小喜哥，煩你搜搜他們身上，看看有沒有甚麼瓶子之類，可能盛有解毒之藥物。」朱紅玉向小喜子道。

「好，我去。」小喜子變成了大喜子，朱紅玉又親口致謝，而且又請他做事，如果搜出了解藥，那就太好了。

古人說：「吉人自有天相」，不管是眞是假，今天的確是這樣，解藥果然在他們身上藏着，朱紅玉身上的毒很快就淸除了，只是耗力過甚，渾身無力，恐怕非要在這鄉村中休息幾天不可了。

第二天，朱紅玉又請來小喜子，殷勤道：「小喜哥，勞煩你代我跑一次去天皇堡，家裏人找不到我，只怕他們擔心，這兩三天內，我恐怕仍然不能回去。」

「沒關係，跑幾里路又算的甚麼？」小喜子高興的道。

「這兒我寫好了一封信，另外還有這玉釵，他們見了自然知道。」朱紅玉說時交出了玉釵和信

件。

＊　＊　＊

天皇堡是武林有名的地方，堡主厲鐵山在武林中威名遠播，朱紅玉此次下山投奔舅父，一心想在江湖上闖闖，到天皇堡不足三個月，閒來無事，所以在附近溜達，誰知闖出這場禍事來。

且說小喜子高高興興的往天皇堡趕去，而且還換上了一身乾淨的衣服，那是他僅有的一套過新年或參加喜慶時才穿的衣服。

在周圍百里地方的天皇堡是一般鄉民心中的聖地，他根本不敢想像可以大模大樣地走入天皇堡，不僅如此，而且他是奉一位美麗的姑娘之命前來，小喜子又曾救過她的性命，在此以前，這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喂，小子，你亂闖甚麼？」有一名大漢喝問道。

小喜子心內思潮起伏，不知不覺已到了天皇堡門口，茫茫然的往前闖，引起護衛喝問。

「我是求見堡主的。」小喜子答道。

「他媽的，渾小子，堡主是甚麼身份，會見你？快滾出去。」護衛怒喝道。

「二位大哥，是朱姑娘派我來的，這是她的信物。」小喜子說時呈上信件及玉釵。

四名護衛這時才不敢怠慢，爲首的那人道：「你且等等，待我去通告堡主。」

小喜子只好等着，這天皇堡他還是第一次走近，這兒雄偉的城牆，寬大的護莊河，整齊高聳的松柏，綿延的大道向前伸展，間隔整齊，益發增加其威嚴，小喜子從內心感覺到天皇堡的無比尊嚴。

「喂，過來！」原先那名護衛已回到面前，小喜子仍然感染於天皇堡的威嚴，所以未覺察到。

「堡主叫我麼？」小喜子高興的問，在他心目中，天皇堡堡主不亞於皇帝，今日有幸見到，那是他天大的福氣，此後回去也說得響亮些。

「來吧！」那名護衛說時，轉身領路，不說明詳情，究竟是誰召見。

小喜子高興地跟着，看見護莊河在腳下，吊橋搖晃得並不厲害，而那道城門眞個駭人，走入門後，十二人並列門後，手執長矛，身穿甲胄，金光燦爛，令人感到有股森嚴之氣。

他覺得渾渾沌沌，這是因爲小喜子對這新的環境轉變，感到太過突然，再加上敬畏，才會有如此的感覺。

茫茫然走進一座森嚴的大廳，帶路的護衛悄然引退，小喜子聽到了開門聲，抬頭見到一名衣着華麗的年輕人，滿臉冷峻的神色，雙目精光如電，小喜子見了，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冷戰。

「朱姑娘怎麼了？」年輕人突然出聲，小喜子聽了，只覺得渾身直冒寒氣，沒來由的感到驚震害怕。

「說。」這聲音像千斤鐵錘，敲在小喜子的心頭。

「朱姑娘很好。」小喜子如夢初醒，立即回答。

「她受傷了？」年輕人又問。

「是。」小喜子暗暗奇怪，天皇堡堡主很年輕，如非今日親眼見了，說甚麼也不會相信。

「好小子，你把她怎麼折磨？」年輕人右手微伸，已抓住小喜子的肩胛骨，全身的經脈頓時收縮，小喜子從沒有如此的感覺，那滋味眞不容易說出，非痛非癢，但比任何痛苦都難受百倍。

「呀！」小喜子慘叫了一聲，全身扭曲，但年輕人出手力大無窮，小喜子無法用力掙脫，他終於昏了過去。

「快說，她怎麼樣了？」這聲音入耳，小喜子昏迷中聽到這聲音，他明白了對方的意思，聲音微弱的答道：「朱姑娘平安無事，只是無力走動，準備再多休息兩日，所以派我來送信，說明此事。」

「嘿嘿，以天地雙魔之力，怎會讓朱姑娘平安無事？你們竟然還想騙我們天皇堡的人中伏，眞個混帳透頂，今日就要叫你知道厲害，快說實話，或可饒你狗命。」年輕人冷峻的說道。

小喜子這時才明白對方的誤會，而且誤會極深，似乎是無法解說清楚，這一遭只怕凶多吉少，性命難保了。

年輕人雙目如電，緊盯着小喜子臉上，似乎想看穿他心中的心思，以及暗中籌謀的鬼計。

「唉！」小喜子長長嘆了一口氣，他實在無話可說，所以索性閉上了眼睛，坐以待斃。

「大膽，這時候還仍然不吐露眞情，好！先卸下你雙手，看你說不說。」年輕人益發狂怒，準備施辣手，小喜子根本不想回答，雙目依然緊閉。

那年輕人平日狂傲慣了，何曾受過如此的侮辱？在他心目中，天地雙魔派來的人實在太狡猾了，並且不怕死，他不應客氣。

「別後悔才好。」年輕人的右手緩緩舉起，他可不是在說笑，小喜子的雙臂如今已在他的控制之下，只怕是無法逃脫危難。

「嗤」一道勁風，忽然由窗口吹來，直指年輕人的右手曲池大穴，不僅力道奇勁，並且認穴奇準，確是武林罕見。

「甚麼人？」年輕人反應極快，喝聲中，身形已激射出窗外，循聲追敵去了。

大廳外靜悄悄的，那有半個人影！

天皇堡竟潛有外敵，那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年輕人雖然目睹一切，此時也不由感到大大的震駭起來，半晌不見動靜，腦中靈光突然一閃，立即撲向大廳，小喜子仍然好端端的在原地，來人並非施展甚麼調虎離山之計，這一來，反令得事情更加複雜，更不合理。

這時候，年輕人才有時間細細的端詳，小喜子外形樸實，從任何方面看，都是地地道道的鄉下種田人。

越是這樣，越顯示得對方可怕，手下派出的奸細竟有如此神似的模樣，那豈是平常組織可以做得到的。

看來天皇堡已到了極危險的地步，剛才窗外偷襲的人，武功已經是高到駭人聽聞，强敵既然潛入了天皇堡，朱紅玉又在堡外中伏，强敵的攻勢已發動，內外夾攻，那還得了！

年輕人越想越心寒，不知不覺，冷汗濕透了衣服。

＊　＊　＊

小喜子呆了老半天仍未見動靜，睜開眼來，見年輕人呆在這裏，像呆子一般，感到莫名其妙。二人相對呆視，各有各的想法。

「少堡主，可有甚麼吩咐？」廳中忽然傳來人聲。

「進來！」年輕人冷喝。

「是。」人隨聲現，一名勁裝武士推門而入，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等候命令。

「將這名奸細鎖進死牢，嚴加看管，如果被人救走，你們提頭來見我。」年輕人冷峻道。

「你不是堡主？」小喜子大叫起來。

「嘿嘿，你這小子既做奸細，怎不知道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是堡主的義子？怪不得你這麼大膽。」那名武士冷笑了。

「帶下去，別嚕嘛！」年輕人顯然不耐煩。

「是，少堡主。」武士恭敬的回答。

「我要見堡主。」小喜子叫道。

「嘿嘿……」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發出一連串駭人的冷笑聲，目中殺機大露，令人望而心悸。

那武士似乎像逃避，急急忙忙提着小喜子往門外走去。

＊　＊　＊

燈光微弱，昏暗而呈深灰色，小喜子一向在曠野中過慣了，呼吸的是新鮮空氣，與現在比較，的確是有天淵之別了。

吃的東西像石頭，又乾又硬，小喜子雖然一向不擇飲食，而今也仍然無法下嚥，睡又睡不着，閒得無聊，那種煩悶眞令人受不了。

先前以爲是眼花，再看清楚，的的確確有個人似乎是從空氣中冒了出來。

「你是人還是鬼？」小喜子吶吶的問道。

「他們兩個現在怎麼樣？」黑影中的人急急的問。

「他們？」小喜子一頭霧水。

「我是『白髮閻羅』杜宇，你一定知道吧？」黑影中的人又進一步的詢問。

小喜子根本莫名其妙，他經過剛才那件事，知道很多無法解釋，有時愈是說眞話，別人越發不相信，所以就索性不聞不問。

「很好，他們兩個果然沒有找錯人，你是個人才。」白髮閻羅杜宇讚道。

小喜子默然。

他漸漸習慣了黑暗，看出面前這個人頭髮全白，而且臉型特別長，別人只要看一眼，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他怎能在天皇堡潛伏？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你趕快逃出去，否則性命難保。」白髮閻羅杜宇突然緊張地道。

這倒是小喜子最喜歡聽的話，但他仍然念念不忘朱紅玉的吩咐，立刻道：「我想見見天皇堡堡主。」

白髮閻羅杜宇別有用心似的笑道：「老弟的野心不小，這老鬼近年武功精進，不是輕易對付的角色。」

「我只是想見他吧了！」小喜子無奈的嘆了一聲，雖然對方不會相信，仍不能不說出口。

「好吧，待會兒我們出去。」白髮閻羅杜宇道。

小喜子無法回答，只好默然。

接着二人不再說話，原有沉悶的死寂，在死牢中益發現出威力。

「砰……」一陣開鎖聲響起，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小喜子從呆楞中驚醒。

「颼！」白髮閻羅杜宇身形冉冉升高，緊貼在牆壁，似乎是原來就生長在那裏。

小喜子雖然是個普通的人，但經過這兩天的事情，多少也知道武林人士之大概，所以這時見了此動作，亦並不覺太驚奇。

死牢本來不會開放，特別巨大的鎖生滿了銹，幾經艱辛才打開了牢門。

三個人一走進門，「噹郎」一聲，死牢門又再度關上。

小喜子當然認識爲首的青年人，正是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身後

兩人亦屬天皇堡的高手，六隻眼睛齊望着小喜子，齊齊露出仇視的目光。

「小子，今日只怕無人救得了你，乖乖的供出有多少個同伴，少堡主或者可以還你一個全屍。」一名武士冷峻的道。

小喜子心內暗笑，救他的人就在他的頭頂，像今天這樣莫名其妙的事情，他根本是一頭霧水，無法弄清楚眞相，所以天皇堡的武士出言威脅，他實在回答不了。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及這兩個武士見了小喜子不理不睬，想是在存心侮辱，不由大怒，三人全是一樣心思，給這名奸細一個厲害的教訓。

三條人影撲了上前去，屋頂上的白髮閻羅杜宇動了，雙掌擊向兩名武士，突見兩道血箭噴出，跟着飛起來的身形直跌出三丈外去，昏倒地上，不知是生是死。

「好大膽！」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眞個是被氣瘋了，奸細在屋內躲了老半天也不知道，說了出去，他以後如何有面子去見人？今日要是不拿下此奸細，誓不爲人。

白髮閻羅杜宇老謀深算，先擊斃兩名武士，然後才與趙正甫單打獨鬥，比較好應付。

「颼颼颼」，一連數聲，人影翻飛，白髮閻羅杜宇採取遊鬥的方式，圍住對方團團轉。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的心頭狂怒，面對强敵，二十招很快過去，還好白髮閻羅杜宇採取遊鬥方式，沒有全力進攻，否則只怕銀槍小霸王趙正甫難脫險境了。

趙正甫漸漸心氣平和，穩定陣腳，威力反逐步加强，一套霸王拳施展開來，威風八面，控制住整個戰局。

「拿命來！」小霸王趙正甫猛喝一聲，響如霹靂，「霸王卸甲」、「逐鹿中原」、「橫掃千軍」三招連環擊出，一招猛過一招，全是大開大闔的招式，威不可當。

白髮閻羅杜宇全力抵擋，暗存怯意。小霸王施展强勁的攻勢，益發威風凛凛，「砰」的一響，白髮閻羅被中一拳，節節敗退，砰砰兩聲，又中了兩拳，所謂兵敗如山倒，兩三下便被小霸王擊倒在地。

「你……」白髮閻羅杜宇見小喜子安坐如故，忍不住地叫了起來，他那知人家根本無力支援，所以心內奇怪。

「奸賊能夠潛入死牢，本少堡主實在欽佩，可惜你的末日到了，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領也是無法脫逃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擺出一副意氣風發，不可一世之狀。

白髮閻羅杜宇輕嘆了一聲，充滿恨意的望着小喜子，牙根輕咬，嘴角立時滲出絲絲的鮮血來。

「你……」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大驚，一陣風般衝到，連忙抵住白髮閻羅杜宇的牙較，可是毒性已發，經已返魂無術了。

小喜子從沒見過人死得如此之快，也不由驚得呆住了。

「嘿，小子，如今你還有甚麼花樣？再不招出實情，少堡主要大開殺戒啦！」

「我的確是朱姑娘派來的。」小喜子只有這句話，其他的無話可說。

「小子，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我。」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心內已有成見，益發憤怒，認爲小喜子太狡猾，右掌緩緩舉起。

「砰！」的一聲，死牢的門突然無風自開，發出了驚人的響聲。

「甚麼人！」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反應極快，撲到門口，不見人影。

小喜子又何嘗不奇怪，牢門全是精鋼鑄造，普通人不易啓開，更何況會自動的滑開，如今又不見人影，莫非有鬼不成？

小霸王趙正甫心念電轉，已有了計較，他這回不說甚麼，身形展動，施展全力，揮掌狂擊小喜子頭頂。

「打！」一聲輕喝，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背後有股强勁的內家氣勁襲到，趙正甫無暇說話，來人武功絕頂，不容他有說話的空隙，連翻幾個觔斗，才堪堪避過。

但是，對方的進攻有如長江大河連綿不斷，而且招招全是難得一見的曠世絕學，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很少服人，今日卻是全心全意的欽服到五體投地，來人武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僅僅五招，小霸王趙正甫整個人的鬥志已經徹底的崩潰了。

更令人生氣的是，對方發了五招，本可以重創小霸王趙正甫，但他僅是點到即止，五招之後即垂手站在一旁。

直到這時，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才有機會端詳對方，誰知來人竟是蒙了臉，無法分清年紀，甚至亦無法知道是男是女。

蒙面人這時從容的提起了小喜子，大模大樣的走出死牢，似乎不把小霸王趙正甫放在眼內，逕自從他的面前經過，揚長而去。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幾乎想大哭一場，敵人武功高强，在天皇堡內可以來去自如，而且有不少人潛伏，像今日這樣，强敵已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這如何得了？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不是容易認輸的人，他思考了片刻，知道事態危急，再不能拖延，立即奔向義父處，向他報告一切。

議事廳內有不少人，天皇堡堡

主厲鐵山神色凝重，四大金剛、十二太保及兩位長老，魔龍符青田與點蒼神劍雲一舟等。

顯然堡中在開大會。

赫然矚目的是小喜子也在座，雖然坐在下面，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會有這樣的怪事，他站在門口，不禁呆住了。

「少堡主。」衆人招呼。

「正甫，來得正好，坐。」天皇堡堡主厲鐵山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指了指小喜子，雙眼瞬也不瞬的死盯在小喜子的身上。

「你先坐下再說，我們大夥兒正在研究，怎麼對付沒露臉的敵人。」天皇堡堡主厲鐵山沉聲的道。

「他是怎麼來的？」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仍然念念不忘，指着小喜子問道。

「自己來的。」天皇堡堡主厲鐵山道。

「甚麼？」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叫了起來，他怎能接受這樣的事實，這個大膽的奸細，他的所作所爲太過超越常理，除非他是瘋子，眞想不到對方會這樣做。

「根據紅玉的信及玉釵，以及送信朋友的說法，在座諸位都研究過了，似乎是眞的。」天皇堡堡主厲鐵山簡單的說出目前討論的結果。

「救你的人到了那裏去？」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厲聲的向小喜子質問道。

「我不知道。」小喜子瞪着他回答道。

「嘿嘿，堡內潛伏的人，像白髮閻羅杜宇冒死援救，另外那蒙面人的武功更高，你這小子益發大膽，竟敢直闖本堡機密重地，夠膽！」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對着小喜子道。

小喜子無法回答。

「經過商討，本堡決定派高手去三寶村，看看紅玉是否在那兒。年輕朋友嗎，暫住本堡，至於潛伏堡中的奸細，大夥兒再辛苦一點，徹底搜查。」天皇堡堡主厲鐵山果然是個領袖人物，指揮若定，很快作出決定。

「義父。」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急道：「剛才那名奸細武功奇高，我在他手下走不了五招，搜索的人即使找到了這名奸細，只怕也無可奈何了。」

「少堡主，一名奸細眞有那樣厲害？」在座一名高大老人，滿頭亂髮，正是天皇堡中兩位長老之一的高手魔龍符青田。

「老前輩，我說的是眞實話。」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知道這位長老一身傲骨，平生不殺人，他不置信世上竟有人懷有如此武功，令小霸王走不了五招。

誰知銀槍小霸王說得客氣些，他根本無法走完了半招。

「也好，讓我們跟這位見不得人的高手捉捉迷藏，有機會向他領教幾招也是好事。」點蒼神劍雲一舟含笑道。

「哈哈，兩位長老坐鎮天皇堡，恁他是三頭六臂的高人，只怕也無法得手。」天皇堡堡主厲鐵山得意的笑道。

「好大的口氣。」廳外突然有人接口道。

「追！」三條人影首先射出，敵踪杳然，點蒼神劍雲一舟展開生平絕學「鷹廻九轉」身形在半空盤旋三匝，四方八面都不見敵人的踪跡。

擾攘了老半天，又回到了大廳，右邊柱上赫然有五個大字：「也不過如此。」是用金剛指功寫出，入木半寸，平滑光潤，金剛指的功力已到了十成的境界。

這一來，大夥兒眞個震駭，天皇堡藏有如此的强敵，那還得了。

天皇堡堡主厲鐵山，魔龍符青田及點蒼神劍雲一舟全是當今有名的武學家，只有他們明白要運用金剛指的功力才能夠寫得出如此圓滑簡潔的字，普天下找不出另一位。

那到底是誰？

三人面面相覷，默然相對，雖未說出口，內心全是一樣的驚詫震駭。

小喜子反而安然就坐，若無其事。

突然，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心頭微動，走上前去，低聲與三個巨頭細細商議。

旁人聽不清他們說甚麼，最後天皇堡堡主厲鐵山微微點點頭，小霸王喜上眉梢。

「四大金剛聽令。」天皇堡堡主厲鐵山高聲傳令。

「有。」聲如霹靂，震得衆人耳鼓嗡嗡的作响。

「你們陪這位兄弟到三寶村一趟，接朱紅玉姑娘回堡來。」天皇堡堡主厲鐵山立時發出命令。

「遵命！」四大金剛轟應了一聲。

「立即行動，跟我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說時，又對小喜子溫言道：「兄弟，煩你帶路！」

「好，跟我來。」小喜子眞個高興極了，能夠回去見見朱姑娘，比甚麼事都好，其他的一切反而不重要。

六人就這樣的走出天皇堡。

表面上，這裏沒有絲毫異樣，但堡中的號角聲彼起此落，人影閃動，一片濃密的戰雲已佈滿了整個天皇堡了。

由天皇堡到三寶村只有一個時辰路程，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很熟悉這條路，他當先領路，直到了大半路程，見到大路及有片濃密的樹林，立刻停了下來。

「少堡主，在這裏休息？」四大金剛之首玉面虎秦川出聲詢問，他知道其中有花樣。

「正是。」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不客氣的回答。

坐下來之後，大伙兒似乎不想走。

小喜子雖然奇怪，但不敢隨便說話問人，有耐性的跟在後面。

「這處樹林甚莊盛，對行人旅運，有很大的幫助。」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四大金剛跟着，只有小喜子仍然安坐如故。

突然，颼颼颼，六條人影從林中竄出，首先圍住了小喜子。

「哈哈哈……」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放聲縱聲狂笑，緩緩往前走去。

「他們是誰？」小喜子輕聲問。

「你們的同黨。」銀槍小霸王回頭厲聲的說道。

「同黨？」小喜子眞個一頭霧水。

「你們四人分一個看住這小子，稍有不妥，立即格殺勿論。」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立即向來人細細端詳，想找出他們來歷。

為首那人是名矮子，最多四尺高，卻比常人矮上三倍，頭頂禿得發亮，雙手相當長，幾乎垂到地面。

這樣的長相，在武林中混的，誰都知道，無法無天魯大相，是當今宇內十大兇人之一。

另一人平平常常，臉上掛着天官賜福般的笑容，笑面無常程宗明。

僅此二人已是不好對付，另外四人都是蒙着臉，只有胸前繡有天、地、玄、黃四個字。

小霸王趙正甫與四大金剛看清楚來敵，立即神情凝重，暗暗擔憂，別說不知深淺武功的幪面人，僅這宇內二大凶人，已不易招架。

「少堡主，我們打個商量如何？」笑面無常程宗明緩步走出，神情溫文，不明白底細的人見了，一定會認為這是個大好人一位。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出身天皇堡，對此人作風相當了解，是以語氣沉重的答道：「請指教！」

「只要你們放了中間那位小兄弟，我們立刻就走。日後還有一番謝禮奉上，否則，就性命相搏。」

面無常程宗明道：「果然不錯，這名奸細身份非同小可，如今怎樣對付對方，軟硬都不容易抵擋。」小霸王趙正甫面對這名兇人笑面無常，有點黔驢技窮之感。

「多謝少堡主寬宏大量，你們快去接人。」笑面無常程宗明右手一揮，四個幪面人轟應了一聲「是！」身形展動往中間撲去。

他們竟來個硬搶，絲毫不拖延時間。

噹噹，四名金剛迎上去接戰。

笑面無常程宗明與無法無天魯大相二人站在原地不動，望小霸王趙正甫，似乎是胸有成竹，勝券在握一般。

「殺！」場中八人搏殺劇烈，刀光劍影，喊殺連天。

「他媽的。」無法無天魯大相似乎不耐煩，濃眉微軒，皮球般的身形往場中撲去。

「你！」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不敢怠慢，來不及多說，飛身上前斷殺，存心拚命。

「少堡主，何必勞神。」笑面無常程宗明右手微伸，表面上是肅客禮讓，五指已點向他十二大穴。

「六甲開山」霸王拳猛擊，勢不可擋，笑面無常程宗明手指翻飛，輕而易舉，化解了來勢。

無法無天魯大相長驅直進衝入戰場中，砰砰兩下，四大金剛倒了一雙，形勢愈來愈險惡，其餘兩名金剛也是危在旦夕。

「拿命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幾乎氣瘋了，不要命的往場中撲去。

「待我成全你。」無法無天魯大相在半空中連續翻滾，迎住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砰」的一聲大響，二人同時落地。

「不要傷人。」笑面無常程宗明突然揚聲道。

「嘿嘿，眞不痛快。」無法無天魯大相應了一聲，收手後退，站在笑面無常程宗明身旁。

四大金剛茫然的站在場中，小喜子已給人救出，四名幪面人圍住四角，像看護一件無價寶似的。

「好奸細，你騙我們。」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指着小喜子，咬牙切齒的怒罵。

「嘿嘿，這是我們的少主人，可比你這飯桶的少堡主身份尊貴得多了。」無法無天魯大相大聲的道。

「放暗器！」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突然的叫道。

「嗤嗤……」四大金剛如斯的响應，全力施為，所有暗器都往小喜子身上招呼。

「大膽！」無法無天魯大相怒吼聲中，往場中撲上去。

「呀！」四名幪面漢拚命的撲打，但他們不敢輕離小喜子，因此很快受了傷，由於趙正甫事先有計劃，在暗器上放有麻藥，所以四名幪面人中了暗器之後，雖未死去，卻是失去了戰鬥力。

主客易勢，攻守之間也起了很大的變化，無法無天魯大相等大驚，衝到小喜子身邊，格打暗箭。

笑面無常程宗明臨危不亂，見了面前形勢心念疾動，已有了計較，抓住小喜子，騰身而起，往外逃去。

笑面無常再無顧忌，全力施為，猛攻銀槍小霸王趙正甫。

「待我來。」這聲音突如其來，在林中響了起來。

天皇堡中高手，由魔龍符青田為首帶領着，十二太保已圍住了四周，笑面無常程宗明背着小喜子，也給逼了回來。

「前輩，我差點誤事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羞愧地道。

「少堡主別難受，他們仍未得手。」魔龍符青田溫言的笑道。

笑面無常程宗明僵立在場中，再也笑不出來了。

「你們是束手就縛，還是要作垂死掙扎？」魔龍符青田笑笑問道。

無法無天魯大相目中兇光大露，像他這類兇頑，要他束手就縛，只怕死也不肯，猛然間，皮球般的身軀彈起，直撲魔龍符青田。

所有人紋風不動，尤其是天皇堡中的人，對這位長老的一身絕學充滿信心，相信這名凶人今日不易討好了。

果然，無法無天魯大相强勁的鐵砂掌已到了面前，魔龍符青田依然笑意盎然。

這的確出乎常理之外，無法無天魯大相素來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但魔龍這種笑容，令他內心發毛，招式微頓，幾乎忘了進攻。

但是，魔龍符青田並未趁隙出手，待這位宇內凶人，掌力發揮到淋漓盡致之際，才揮出右手，長袖拂動，有股柔和的輕風掃動，眞令人不可置信，無法無天魯大相全身顫動，眞氣猛然間消失殆盡。

望着這名身材矮胖的凶人委頓在地，面目一片死灰色，實在與死人無異。

「拿下了，」魔龍符青田右手微指，天皇堡高手頓時如狼似虎將來犯眾人，全部綁得結結實實。

只有小喜子一人，站在原地，手足無措。

叭叭叭，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氣沖沖的，幾個巴掌打在小喜子兩頰之上，頓時紅腫了起來。

「小子，你到底何方妖孽！」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喝，一面抽出明亮刺目的匕首。

「我是受朱姑娘的遣差，送信到天皇堡的人。」小喜子慌慌張張的回答道。

「好小子，你當我們是呆子，這班兇人為你拚命，這又作何解釋？」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咬牙切齒的道。

「我……不知道。」小喜子茫然的道。

「混帳王八蛋，還要胡說！」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極，寒森森的匕首往小喜子臉上劃去。

「住手！」數丈之外，一名窈窕少女高聲大叫道。

「朱姑娘！」小喜子高叫道。

「表妹！」小霸王趙正甫也叫。

一片叫聲中，朱紅玉理也不理，一直走到小喜子面前，淚珠汨汨的而下，悲聲道：「是我害了你，小喜哥。」

「沒關係。」小喜子見了朱紅玉，忘了疼痛，高興的笑着回答。

「表妹，妳可弄錯了，這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妳別中了奸計才好！」

「表兄，你說他是奸細，先殺了我再說。」朱紅玉怒容滿面，顯然動了眞怒。

「我……」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膽大如虎，對這位姑娘卻也顧忌三分，一時吶吶的回答不來。

「小喜哥，你受了傷。」朱紅玉溫言慰問，一面拿出絲巾輕輕幫小喜子拂拭。

「啊……」小喜子高興得昏倒在地。

「小喜哥！」朱紅玉大驚，尖聲急叫。

「我……沒事。」小喜子悠悠的醒轉。

許多人才鬆了一口氣。

突然，四名幪面人往外逃。

「好大膽。」天皇堡高手雲集，豈容他們逃出，立即全給捉住了，原來痲醉藥漸漸失效，趁眾人忙亂中，幪面人想混水摸魚，逃脫性命，到底又給他們捉住了。

「揭下他們面罩，看看是甚麼人？」魔龍符青田吩咐道，到底是老江湖，思考敏捷。

「咦，那不是劉忠？」玉面虎秦川叫道。

「怎會是我們堡中人？」眾人都驚訝的叫了起來。

「怎麼樣？你們說！」魔龍符青田臉寒如冰，令人見了心悸。

「是劉總管吩咐。」四個齊聲道。

「呀！」天皇堡中各高手齊聲驚呼。

「怪不得白髮閻羅杜宇能夠潛伏堡中，原來劉敬元勾結外敵，吃裏扒外，嘿……」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聲道。

「你們怎會救這年輕人？」魔龍符青田反問道。

「因為劉總管說，朱紅玉姑娘外出，已經派人埋伏，然後我們再設法引出堡中高手出堡殲殺。」劉

思答道。

「派的可是天地雙魔？」朱紅玉問。

「不是，是川中三怪。」劉思道。

「我的天呀！原來是這樣，」朱紅玉吐了口氣，才明白陰差陽錯，天地雙魔交戰，小喜子送信，劉思以爲川中三怪派來的，所以才全力施救，誰知弄錯了。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何嘗不慚愧，他接到一份無名信件說明日內有奸細到，送信的人就是，因此才對小喜子一再施刑。

「快回堡去！」魔龍符青田急叫，身形旋開，有如脫弦之箭，迅速消失在林中。

趕回天皇堡，人影閃動，呼叫之聲此起彼落，顯然正在大戰。

「堡主，如今大勢已去，你還是下令讓出天皇堡，免得再受死傷。」總管劉敬元此時正在趾高氣揚，逼堡主讓位。

再看天皇堡堡主厲鐵山，臉色灰暗，似乎受了甚麼奇門邪功所傷，岌岌可危。

「待我來領教劉總管的絕學。」魔龍符青田越衆而出，向强敵挑戰。

「好，你這條孽龍，今日要變回蛇仔了，再也不能興風作浪了。」人隨聲現，一名四尺來高的矮老人出現眼前。

「不老神仙。」魔龍符青田驚叫。

「哈，五十年後，仍然有人記得我，好，看看你有多大氣候。」不老神仙笑道。

魔龍符青田暗中焦急，不老神仙一身邪功，五十年前將整個武林鬧得天翻地覆，今日又重現江湖，天皇堡只怕眞的要遭殃了。

這時候，明知是死，魔龍符青田也只有硬拚，堡中高手經已非死即傷，他是義不容辭，作死命一戰。

「出招吧，免得人說我們以大壓小。」不老神仙笑道。

「遵命。」魔龍符青田鎭定了心神，暗中已將全身眞氣運足，三陽神功已凝集雙掌，緩緩推出，一股柔和的微風輕輕拂過空隙，往不老神仙吹去。

「好極了，」不老神仙右臂轉了半個小圈子，倏忽發出，一股寒冰之氣，白茫茫的揮出，有如實質。

魔龍符青田騰身急縱，全身一陣震戰，三陽眞氣猛然間消失殆盡，看來幾十年苦練的內家神功毁於一旦了。

「哈哈，不老神仙，你老已是天下無敵高手，九陰玄冰神功無人能擋。」總管劉敬元高聲道。

「把他們綁了！」不老神仙吩咐道。

「慢來！」一名清瘦老神尼突然出現。

「咦，」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認出，三番四次救小喜子就是這名老尼，當時蒙住了臉，所以未認出。

「師父。」朱紅玉驚叫道。

老尼不理會這些，只對不老神仙道：「施主，你已是百歲高人，世上名利又何足取，還是享享清福吧！」

不老神仙臉上陰晴不定，他見老尼那支拂塵，此時通體透明，隱然紅光滾動，顯然是佛門中般若神功練成的現象，九陰玄冰神功決非其敵手。

二人僵持了好半天，整個場中的人全部屏氣凝神，不敢出聲。

「好吧，我們走吧。」不老神仙最後無奈，只好嘆了口氣，緩緩走出堡去。

總管劉敬元失去依靠，心裏大驚，正想逃走，堡中高手如何肯放過。

一場天大的風波，就此平息。

「這是醫治九陰玄冰神傷勢藥丸，服一顆就夠了。」了因老尼說時就將一小瓶放下，立即緩步走出堡去。

「師父！」朱紅玉大聲叫道。

「神尼請留步！」堡中各人呼叫道。

「大家好自爲之。」神尼去勢神速，轉眼消失了影踪。

天皇堡所有的人望着了因神尼的消失的背影，思潮起伏，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只有朱紅玉滿臉淚痕，無限凄悲，叫人見了心痛。

「姑娘別難過，如今甚麼都好了。」小喜子高興說。

朱紅玉溫柔的點點頭，伸手拉住了小喜子，緩緩往堡中走去。

（全文完）

鐵手無敵

挾持人質 隱匿深谷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凌越偕黃衣少女宿在常夫人的家裏。常夫人是一個寡婦，和兒子小偉同住。某夜，一個中年胖子來到屋裏，對常夫人有不軌企圖。凌越聞聲而至，知悉此人乃是殺害常郎的兇手，便將之擊斃。那夜，凌越和常夫人心神激盪，纏綿了一番，事後，凌越娶常夫人爲妻，改喚她的閨名玉華，又願做小偉的父親，一家三口樂也融融……

凌越分辯道：「姑娘，那日我因一句話與妳動手，將妳打傷，妳昏迷不醒已近一個月，在下……」

「你說什麼？你說我昏迷了近月，我不信！」黃衣少女驚道。

凌越道：「信不信由妳，但總該讓我把話說完。」

黃衣少女的目光在凌越的臉上掠過，道：「你說吧！」

凌越繼續講道：「在下見妳始終昏迷不醒，於是便上山找藥，蒼天有眼，居然讓我尋到了一株『續心烈膽草』，因爲藥書上對這種藥的藥性也沒有說明白，給你服用了後，在下發現藥性太强，致令姑娘體內的眞氣走岔，有走火入魔之危險，在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冒犯了姑娘，於是就爲妳運功療傷。」

黃衣少女 問道：「你既然將我打傷，却又爲什麼 救我？」

凌越沉聲道：「在下當時心情極差，聽到姑娘說在下已經老了，不由遷怒於姑娘，因而鑄成大錯，天幸當時在下及時醒悟，收回了部分功力，才使在下有悔改的機會，却不想又冒犯了姑娘。」

黃衣少女面無表情，道：「你爲何要摘下我的面巾？」

凌越不知這少女何以再次提到面巾之事，便道：「這面巾是在下使出那凌空一擊時被掌風掀開的，這蒙面絲巾對姑娘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黃衣少女冷冷道：「我曾在父母靈位前發過誓，第一個看到我的容貌的男人，便是我的……我的丈夫！」

「妳的丈夫？」凌越驚聲道：「那麼……那麼在下是……是第一個瞧見妳的面容的人了？」他心中有些歡喜，但更多的是愁。

「不錯，你是第一個。」黃衣少女道：「現在，你該告訴我你是誰了吧？」

凌越心中受了極大的震動，半晌，才道：「在下凌越，姑娘，除了……除了做妳的丈夫之外可有其他選擇嗎？」

黃衣少女聞言，身形不禁顫抖起來，她顫聲問道：「你這是何意？難道……難道我楚香雲配不上你嗎？」

凌越連聲道：「不是，絕對不是的。」

「那是爲什麼？你快告訴我。」黃衣少女急問道，這關係到她的清白，關係到她的終身大事，她怎麼能不急呢？

凌越痛苦地道：「我……我不可能和妳一起的，因爲……因爲……」連說兩個因爲，却無法說出下文，因爲他怕傷了這位楚姑娘的心。

楚香雲見狀，道：「你快說出

原因……」

「因爲他已有了妻室。」玉華緩步走入房中。

楚香雲的心中頗爲吃驚，沒想到這個女子這麼快就自解了穴道：「妳……妳究竟……」

楚香雲話沒說完，玉華已經開口：「我叫韓玉華，也就是阿越的妻子。」

凌越完全沒有想到玉華是如何解開穴道的，他此刻心中亂極，實在沒有想到那麼多。

楚香雲向他投來兩道探詢的目光，這目光充滿了期望。

凌越長長一嘆，道：「她說得不錯，我已經有妻子了。」

楚香雲的身形不禁連退了兩步，顫聲道：「好得很，那你凌越只有一條路可走。」

她話音未了，欺身向前，纖掌飛揚，急攻向凌越！

凌越心中又是一嘆，身形倒翻而起，穿窗而出，因爲他怕傷着玉華。

楚香雲身形幾乎緊隨凌越躍出窗外，與凌越同時落地。

凌越剛一落地，身形不由得連退數步，方才站穩。

楚香雲心下微微生疑，但她幾乎沒有多想，立刻向凌越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小院之中刹時成了殺場，漫天掌影翻飛，勁氣激盪，捲起無數沙石，凌越連續接了楚香雲一十八招殺手，胸中竟然感到有些氣悶，他不想讓掌風將這屋子、院落毀了，立時展開了一陣强攻，迫得楚香雲直退後數步。

凌越乘勢飛掠而去，楚香雲見狀，恨聲道：「看你跑到哪裡去！」話音中她躡踪而至。驀地，她口中一聲嬌叱，身形在空中連翻十八滾，攔住凌越，她幾乎才落地，掌勢便已銳不可擋地擊向凌越。

凌越的身形連番閃躲，同時他旋出「大陰陽百變掌法」，仗着掌法精妙絕倫，苦苦支撐，此時他已感到內力不繼，胸口的隱痛也變得劇烈起來，他渾身大汗將衣衫都浸濕了。

楚香雲雖覺得凌越掌法奧妙，但却發現凌越攻勢很弱，掌力竟不如那天在江邊比武之時，心中疑雲更甚，她喝道：「凌越，你別以爲讓我便可使我放棄殺你，最好你施出殺招，咱們再比高低。」

凌越此時有苦難言，只感到體內氣力正一點一點地流失，楚香雲的掌力已迫到距他不到一尺之處，猛地，一口鮮血湧了上來，凌越急咬牙强按下去。

便在此時，楚香雲的掌力趁虛而至，結結實實地撞在凌越的胸口之上，將本已壓下去的血又打得狂噴而出。

凌越到此時已嘔出了兩大口血，臉色極爲蒼白，他中掌後連退了十餘步，才站穩身形。

楚香雲沒有連續進攻，她實在猜不透，何以凌越的武功竟然一落千丈，要說存心讓她，也絕不可能被她打得口吐鮮血。

但她一想到凌越對她的所作所爲，便恨上心頭，雙掌一錯，再度攻向凌越，掌力剛到，凌越口一張，又是一口鮮血噴出。

凌越只感到眼前發黑，身形幾欲站立不住。

楚香雲見此情景，整個人都呆住了，以凌越的功力，即使中了自己的掌力，也不可能連連吐血，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凌越已經受了內傷。

她忽然想到適才在房門口看到凌越與玉華兩人互相攙扶着的情景，原先她以爲是玉華身體不適，此時忽地明白是凌越受了傷。

她目注視着搖搖欲墜的凌越，心頭的感受極是複雜，不知是否該幫助這個男子，這個世間第一個看到她的容顏的男人，這個也許該是她的丈夫的男子，自己的身子已爲凌越看過，這一生若不嫁給他，便只有依照誓言殺了他。

她心中本已將自己默許給凌越，可是却未料到他竟是個有妻室的人，是一個有婦之夫。

「我該殺了他才對，這一生既然不能嫁給他，便只有殺了他，我已對父母在天之靈起過誓，我不可以反悔。」楚香雲一想到這兒，便再也沒有猶豫，揮掌又向凌越的心口擊去。

凌越此刻昏昏沉沉，但他到底是個絕世高手，他仍然感到了擊向心口的掌力，他的身形疾跨而出，雖然躲過了這致命一擊，但終於無法支持，栽倒在地，但他口中仍喃喃道：「楚姑娘，請原諒在下對……」

楚香雲沒想到心中認定必中的一擊竟然落空，心中不由殺機更熾，再度揮掌，却聽見凌越的那句沒說完的話，身形不禁突然一震，就在此時，一條人影撲到凌越身上。

楚香雲抬眼一瞧，是凌越的妻子韓玉華。

韓玉華用身子擋住凌越，道：「妳不可以殺他，妳知道嗎？爲了將妳治好，他每天都要用內力替妳打通一次經脈，每次都親手餵妳喝藥、喝粥，昨日見妳仍然無法甦醒便入山替妳採藥，爲了採到那株『續心烈膽草』，他幾乎摔死在懸崖下。『續心烈膽草』藥性太强，令妳有走火入魔的危險，他萬不得已，用自己的內力替妳導氣，妳知道他

這樣做也會有走火入魔的危險嗎？就在大功告成之即，有賊人來到，他拚着自己受傷將那股在妳體內亂竄的眞氣引入自己體內，而妳只因爲他不能娶妳，便要恩將仇報。」

韓玉華一口氣說了這麼多，終於淚水汨汨而下。

楚香雲的心中震驚之至，但却不願被這女子說服，她冷冷地道：「我之所以受傷，全是因爲他，他爲我治傷不過正好扯平而已，我與他恩怨兩抵，但他既然犯了他的誓言，我就絕不能放過他。」

韓玉華霍然站起，道：「好，妳要殺他，便先來殺我。」說罷，從袖中抽出一柄短劍，刺向楚香雲，這一記進攻竟然狠辣陰絕，力道和方位拿捏得極準，儼然出於一個劍術高手！

楚香雲的心中驚訝萬分，因爲她一直認爲韓玉華絕不會武功，適才她點她的穴道之時，韓玉華的表現絕對不是一個會武功之人所應有的反應。

所以當韓玉華突然出現在屋中之時，她就驚疑之極，此刻見到韓玉華不僅會武功，且武功極高，更是震驚之極。

楚香雲心念電轉之際，身形一展，施出「虎形奪命拳」，拳風陣陣，極是威猛，方圓一丈全都被掌風籠罩住。

韓玉華微微一哼，劍招一變，劍勢更見陰狠，每一招每一式不是可令對方喪命，就是令對方殘廢，劍氣陰森之至，令楚香雲不能逼近。

這種情形對楚香雲大爲不利，因爲韓玉華手中有柄短劍，雖是短劍却也比楚香雲赤手空拳强許多，楚香雲的「虎形奪命拳」不能夠逼近韓玉華，而韓玉華的短劍却可以攻擊楚香雲。

韓玉華見狀，立時手下一緊，劍式一招比一招快捷狠辣，一次比一次飄忽不定，令楚香雲防不勝防。

轉眼間，楚香雲已中了三劍，幸好她反應敏捷，每次劍一沾身，立時閃掠開去，是以所中三劍都只是皮肉之傷而已。

楚香雲心知若再拖下去，她勢必會敗在韓玉華的劍下，當下她身形連連變換了十幾個方位，目光掠出，瞧見身邊草地上有一段枯枝，連忙撿起，展開「龍虎風雲劍法」攻向韓玉華。

「龍虎風雲劍法」乃是當年「龍虎山莊」七大秘技之一，在江湖名劍譜上排名第三位。

此刻楚香雲在手中的雖然不是一柄寶劍，但她內力深厚，以內力貫注在枯枝之上，已令這枯枝不亞於一柄寶劍了。

這一下，場中情勢立變，楚香雲畢竟經驗豐富，此刻在劍法上又勝過韓玉華，立將頹勢挽回，搶到了主動。

韓玉華但覺對方每一劍都極爲沉重，劍氣迫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她銀牙猛咬，手中的短劍出擊得更爲迅捷，試圖奪回主動。

但如此一來，不免心浮氣躁，被楚香雲尋到破綻，連續擊中五劍，若不是楚香雲此時手中是一段枯枝，那麼韓玉華恐怕早而血灑碧草了。

韓玉華倏地嬌叱一聲，收回短劍，纖掌齊揚。

楚香雲心中正自詫異，猛然兩股陰柔至極的掌力湧到身前，令她心中悚然一驚，楚香雲應變奇速，身形微側，枯枝豎劈而下。

「啪」的一聲，枯枝被震斷，但那奇詭的掌力也被化解了。

這一番斷殺，兩人比拚了近千招，此時仍未能分出勝負。

韓玉華施展出「幽靈九式」，把楚香雲的樹枝震斷。

楚香雲毫不示弱，也施展出「龍虎山莊」的另一項秘枝「龍爪透骨力」。

兩人這一回掌功斷殺，比先前更爲慘烈，消耗內力更甚。

驀地，不遠處的凌越忽地發出一聲呻吟，韓玉華急忙回頭，楚香雲趁勢擊出一掌，「砰」的一聲，正中韓玉華右肩，令她踉蹌地退後了七、八步。

韓玉華站穩身形，抬眼瞧去，不由大驚。

楚香雲扶起凌越，右掌按在凌越的頭頂之上。

韓玉華顫聲問道：「妳要將他怎樣？快放下他。」

楚香雲冷聲道：「我不想將他怎樣，只是要將他帶走。」

「不可以！」韓玉華叫道：「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楚香雲道：「韓玉華，本來我現在就要將他殺死，但我改變主意了，如果妳阻擋的話，我就立時斃了他。」

韓玉華瞧着楚香雲抓着的凌越，他此刻昏迷不醒，一副任人宰割的樣子，心中不由一痛，良久才道：「妳帶他走，是不是就不會殺他了？」

楚香雲冷冷道：「那就要看凌越他自己的運氣了。韓玉華，妳快些讓開！」

韓玉華萬般無奈，只好緩步退了開去，她目光一掠楚香雲，恨聲道：「楚香雲，妳若要傷了他一根汗毛，我一定會將妳碎屍萬段！」

楚香雲冷笑一聲，道：「未必見得！咱們還是走着瞧吧！」說着，挾起凌越飛掠而去。

韓玉華眼見凌越被楚香雲從自己的手中奪去，且生死未卜，不禁心中痛如刀割，她在那兒站立了很久，很久……

兩條人影瀉落在她身後，是兩個身著玄色勁服的少女。

韓玉華頭也不回地道：「妳們兩個怎麼現在才趕到？」

兩名少女不由惶恐道：「屬下該死，只因那小偉吵着要見小姐，是以……」

韓玉華一揮手打斷了兩人的話，轉過身來，肅然道：「妳們速用飛鴿傳書，令『追魂四劍』攔截那個黃衣少女，她搶去了凌越，另外再派人給我查清這個叫『楚香雲』的女人的來歷。」

兩名少女齊聲應道：「屬下遵命。」兩人轉身急奔而去。

韓玉華悵然地凝視着那間山腳下的屋子，良久，發出一聲幽幽長嘆，轉身走了。

她究竟是什麼人？爲何要在凌越面前裝作絲毫不會武功？

夕陽朦朧下，這個謎似乎更顯得撲朔迷離了。

* * *

楚香雲尋了半天，才找到一個僅可供她和凌越兩人容身的小洞。

她讓凌越倚着洞壁，又出去在林中尋了一些乾草，發現距洞不遠處有一股泉水，可惜她却沒有盛水之物。

楚香雲在洞口燃起一個火堆，火光照亮了整個石洞，映着凌越蒼白的臉，她將凌越扶起，從衣內摸出了一些治內傷的藥餵入凌越口中，希望這些藥丸能夠暫時阻止凌越的傷勢加重。

這時她才覺得右掌極爲疼痛，細一察看，只見掌面都已糜爛，血肉模糊，這是適才抓住山藤時受傷的。

她行去那股泉水處，洗淨傷口，又抹上金創藥，用一塊絹帕將右手包紮起來。

當她回到山洞內時，發現凌越的傷勢又加重了幾分，顯見那些藥丸絲毫不起作用，她不由心急起來，她對醫道一竅不通，只懂一些小傷的療法，像凌越這種重傷，她見都沒見過。

楚香雲急將凌越扶起，爲他推血過宮，這一番施行似乎使凌越的傷勢暫時得以控制了。

她將洞口的火燃得極旺，讓凌越的頭枕在她的腿上，火光映着兩人。

楚香雲感到極爲睏乏，不由昏昏入睡了。

不知過了多久，她忽地被凌越的說話聲吵醒，她心中一喜，以爲凌越已醒來，低頭一瞧，原來他是在說夢話，心中不由得極是失望。

凌越仍在說着，楚香雲聽了却驚疑不已，「師父，師父，你……爲什麼不許我學武當武功……」

「雲强，不是我，不是我幹的！我沒有殺你兄嫂……沒有……」聲音提高了許多。

「是誰陷害的，爲什麼？爲什麼……」

「啊！張師兄，你……我不是……我是無意的……」

楚香雲見此情景，急忙晃動凌越，叫道：「凌越，你別這樣……你忍耐些……」楚香雲幾乎要哭出聲來。

「香雲姑娘，別怪我……我不是有意的，我要救妳……香雲，我答應過玉華，要照顧她一輩子，絕不再與第二個女人……香雲，請原諒我……」

楚香雲忍不住抱住凌越，叫道：「越哥，我原諒你！我原諒你！你千萬別死啊，你必須活下去……」

倏地，她放下凌越，解開衣衫，從內衣撕下一條絲布，急急衝出洞外，用那泉水浸濕布條，又趕回洞裡。

她將浸濕了冰涼泉水的絲布覆蓋在凌越的額上，凌越此刻全身滾燙，所以楚香雲用這泉水爲凌越退熱。

楚香雲不斷地把浸過泉水的布放在凌越的額上，又不斷以泉水擦拭着凌越滾燙的手臂，如此一直忙到五更天，凌越方才退了熱，安靜地熟睡了。

楚香雲見此情景，方才舒了口氣，睏倦立時襲來，令她沉沉地睡去。

天亮了許久，但這山谷極深，陽光射不進來。

樹林中山鳥的鳴叫，泉水滙成的小溪也淙淙有聲，這是如此一首和諧的樂曲啊！

凌越緩緩睜開雙眼，進入眼簾的是一張雙目微閉的絕色臉容，他心中猛然一震：「我怎麼會在這兒，睡在楚姑娘懷中？」

他身形才一動，楚香雲便醒了，一見凌越醒來，不由喜極道：「太好了，你終於醒來了，我……我眞是擔心死了。」

凌越道：「妳爲我擔心？姑娘不是要置我於死地嗎？」

楚香雲幽幽道：「我……我若是當眞要殺你，又何必與你一齊跳崖，爲你的傷勢擔心了一夜呢。」

凌越心中又是感激，又是好奇，問道：「妳我一齊跳崖，這是爲什麼？我不是……」

「好啦。」楚香雲乾脆地道：「我將經過都告訴你吧！」

她深吸了口氣，緩緩道：「那日我將你打傷後，你便人事不省，

當時我心中恨極了你，正要殺你時，你的……你的妻子韓玉華突然起來阻止我，於是我跟她動起手來……」

凌越聽到這兒心頭一震，一把抓住楚香雲，急道：「妳將她殺了，是嗎？」

楚香雲見凌越那麼心急，對韓玉華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心中酸溜溜地很不是滋味，冷冷道：「她的武功那麼好，我怎麼能夠輕易地殺了她……」

「妳說什麼？」凌越驚問道：「妳說玉華會武功，連妳也殺不了她？」

楚香雲詫然道：「甚麼，你不知道她會武功嗎？」

「我怎會知道？」凌越沉聲道：「不可能，絕不可能，玉華若懂武功，那麼她絕對會告訴我，我一定能夠看出來的。」

楚香雲不由氣道：「可是事實上她沒有告訴你，而且騙過了你的眼睛。」

凌越心中已經相信了楚香雲的話，可是嘴上仍然是不願承認，道：「不，她不會騙我的，她爲什麼要騙我？她沒有理由騙我的，我要去證實，我要親眼見到她施展武功！」說着，他站起身向洞外走去，才到洞口，身形一陣晃動，便要栽倒。

楚香雲急忙上前扶住他，勸道：「你就是要去證實，也該等傷好之後，你現在這個樣子，怎麼去呢？」

凌越微微喘了口氣道：「我幾乎等不及了。香雲，幫幫我，扶我到林中去，看看有沒有我能用的草藥。」

楚香雲輕輕攙扶着凌越走入樹林之中，這深谷之中的樹林從沒有人來過，這裡的腐葉已有一尺餘厚，正是一些喜陰的藥物生長的好地方。

用不了多長時間，凌越已採了許多藥草，其中以一支成形人參最爲珍貴。

凌越在武當山時，常常獨自在山野中遊玩，有時便在山中自尋食用之物，自製一些炊具，不想今日在這山谷中竟用上了這門手藝。

楚香雲看着凌越用木頭製成的一隻木罐，問道：「越哥，這……這木罐經得起燒嗎？」

凌越微笑道：「當然經不起，但却勉强可以燒一回，只一次便可將藥煎好，反正這裡木料不缺，用一次製一隻。」

楚香雲極是好奇，因爲這些事情她從沒聽過，更沒做過，此刻瞧起來覺得分外新鮮，忍不住問道：「越哥，這個玩意兒你是怎麼學來的？」

凌越將木罐盛了藥材，放入清泉水，擱在火上，這才說道：「這是我在武當時學的。對了，妳前面說到與玉華交手，後來又怎樣了？」凌越不想多提武當的事情，語鋒一轉向楚香雲問道。

楚香雲將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凌越，還說到途中曾有四名玄衣劍士攔阻過的事。

「香雲，妳認出那攔截咱們的四名青衣劍士的來歷嗎？」

「沒有，他們用劍獨到，似乎是訓練有素的殺手，我在江湖上仇家極多，可能有人花大錢僱殺手來殺我。」

凌越斷然道：「不可能。」

「爲什麼？」楚香雲有些奇怪。

「很簡單。」凌越解釋道：「他們沒有識別妳的能力，沒有見過的人，殺手怎麼動手呢？」

一經凌越提醒，楚香雲頓時醒悟，可是心中疑雲更甚道：「這事倒眞是蹊蹺，這四個人爲什麼會知道我從那裡經過，並且截殺我呢？」

凌越也無法作出判斷，兩人一起陷入沉思。

倏地，火上的木罐發出嗤嗤的聲響，凌越急忙將它端下來，將藥汁倒入另一隻準備好的木碗中，又將早已洗刷乾淨的幾隻野雞串在木條上，架在火上燒烤，這便是他和楚香雲的早餐。

凌越將藥喝了下去，然後向楚香雲道：「香雲，妳爲我護法，我要將藥物及早吸收。」說罷，盤膝坐在草地上，開始練功。

凌越一個月前巧服了被那無名老人稱爲「火龍丹」的大蟒內丹，內功早臻絕頂，任督二脈、生死玄關早已打通，因爲「火龍丹」的緣故，凌越的內功是至陽至剛的，因而在嘔血之後，功力已有所損傷。

此番他服下的藥物中除了那枚人參外，全是至陰至柔的藥物，他此刻運功吸收藥力，那陰柔的藥力與他體內陽剛的眞氣相觸，立時發生激烈的變化。

凌越看醫書畢竟是自行揣摩，對於一些用藥的剛柔相濟的道理一無所知，這也是那日令楚香雲眞氣走岔的原因。

此刻他自己也處在隨時可能眞氣走岔，以至走火入魔的境地，若非他服下的藥物中有一枚補陽的人參彌補了他體內的陽剛之氣的話，他也勢必會走火入魔，因爲至陰的藥力不能全被體內陽剛之氣融合的話，必然在經脈中亂竄，乃至發生偏差。

楚香雲瞧見凌越全身汗濕，臉色蒼白的樣子，心中簡直擔心極了，一顆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凌越此刻正處於痛苦的煎熬之

中，那一陰一陽兩股力道相接，彼此不相上下，便在凌越體內的經脈中激蕩不已。

驀地，凌越張口吐出一塊瘀血，楚香雲見狀更是心急，可是又不敢打擾，生怕他走火入魔。

凌越將胸中的瘀血吐出來，體內經脈頓時爲之一暢，兩股相持不下的力道融爲一體，凌越自己却不明白適才已度過了一次大難。

凌越依照「太清罡氣」所言，又運功調息一番，只覺得內力綿綿不絕，似乎無窮無盡。

* * *

凌越緩緩睜開雙眼，瞧見一臉焦急之色的楚香雲立在身前。

楚香雲一見他安然無恙，頓時吁了一口氣道：「謝天謝地，你終於沒事了。」

凌越心中一動，道：「香雲，妳這麼關切我，爲什麼？」

楚香雲不由地粉臉一紅，垂下頭去，口中輕輕說道：「因爲……因爲我心中已將你……將你看作……是自己的丈夫。」

最後幾個字說得尤其細聲，但凌越仍然聽見了。

凌越的心中不由大爲感動，立起身來，伸手將楚香雲的手握住，柔聲道：「香雲，我心中好生過意不去，可是我已經有了妻子，要不然我一定會娶妳的。」

忽然，凌越發現楚香雲的右手纏着一塊手絹，不由問道：「香雲，妳的手怎麼？」

楚香雲將落下懸崖時的情景說了一遍。

凌越脫口道：「香雲，妳這般不顧性命地救我，我……」後面的話終於說不出來，因爲這實在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

楚香雲忽道：「咦，什麼東西燒焦了……」

話音未落，凌越急道：「不好，咱們的早餐！」兩人回頭一看，那幾隻燒雞因爲用來串起的木條燒斷，已落入火堆中。

凌越急忙將燒雞拿出火堆，口中連連道：「可惜，可惜。」

他將炭火拍掉，撕下一塊雞肉放入口中嚼了起來，不由喜道：「還好，還好，燒焦的不是太多，味道還可以，香雲，妳嚐嚐。」

兩人許久沒進食了，尤其是凌越吐了許多血，正感體內虛弱，此刻一吃到燒鷄，即使有些焦糊，也是無上的美味了。

兩人很快便吃完燒雞，收拾了一下，便雙雙開始練功。

轉眼間，山谷中又變得十分寂靜，連山雀也不鳴叫了。

中午的陽光十分强烈，一直射到谷底，晚秋時節有這樣的陽光實在很難得。

倏地，一羣山雀從林中飛起，似乎受了什麼驚嚇。

凌越却已經清晰地聽到一陣沙沙的脚步聲，一共有四個人朝着這邊走來。

凌越睜開雙眼，瞧見楚香雲也已停功道：「越哥，有人來了，這個深谷罕無人跡，怎會突然來人？」

凌越道：「來了四個人，也許是爲咱們收屍的吧！」

楚香雲乍聽此言，霍然立起，柳眉一掀，道：「哼，若眞是那四個人，我一定要親自會會他們，要他們知道我『香花令主』不是好惹的。」

凌越第一次聽見楚香雲報出自己的名號，不由詫然道：「香雲，妳便是『江湖血雨香花現』的『香花令主』嗎？」

楚香雲道：「怎麼？那回在江邊你眞的沒有聽到莊天浩的話嗎？」

凌越一怔，道：「莊天浩？哦，我想起來了，那日在江邊時我確實沒有聽見莊天浩跟妳說了些什麼。不過，在我將妳打傷以後，我好像聽到過這個名號。」

楚香雲更覺驚奇，道：「在我受傷後，又有人來到江邊了嗎？」

「不錯。」凌越肯定地道：「就是江湖第一快劍桑劍南和霹靂連環陳子雲，這兩人好像一直在追踪妳，他們居然向我要妳，我出手殺了陳子雲，但放過了桑劍南，因爲他對我師父有恩。」

楚香雲哼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兩個人，因爲他們並無多大惡跡，所以我也沒有向他們下手，想不到他們居然敢追踪我。」

兩人正說着，從林中閃出四個人來，這四個人一般高矮，一般肥瘦，一色身穿青色勁服，一樣的表情和一樣的四柄長劍，他們便是昨晚韓玉華提到的「追魂四劍」。

楚香雲只道了聲「是他們」，便已撲了過去，「虎形奪命拳」的殺招立現，出手迅捷，招式又刁又準，令四名劍士忙亂了一陣。

凌越緩步走過去，立在一旁細細觀看，只要楚香雲一有危險，他就會立時援手。

四名劍士不愧爲一流劍手，他們很快便穩住了陣脚，展開了快速反攻。

那名爲首的冷笑一聲，道：「哼，原來妳的命挺大，居然沒有死，可是這回妳死定了！」

說着，招式一緊，便率領其餘的三個人加緊了攻勢。

楚香雲冷冷道：「這回死的是你們！本令主要殺的人是絕對活不了的。」

四名劍士好像根本沒有聽見似

的，只一味地進行搶攻，他們的劍式極爲普通簡練，但每一招式都能致命，是最有效的劍法。

楚香雲毫不示弱，施展「龍虎山莊」七大秘技之一的「摘月十八式」，這套武功正適於空手奪白刃。

四名劍士齊齊咦了一聲，道：「摘月十八式！」

四人這一下驚呼，使得手中長劍慢了半分，就在這一瞬間，楚香雲已欺身而上，纖手揚出，空手奪取四人的長劍。

四名劍士齊齊暴退，退是退開了，但却有兩人手中的長劍已被奪下來了。

「好身手！只是該將四柄劍一齊奪下才對。」凌越在一旁不由得喝采道。

楚香雲回眸瞧了凌越一眼道：「說得那麼容易，你自己來試一試啊！」

「小心！」凌越驚呼一聲，身形越出，掠到楚香雲身前，將她拉到自己身後，同時右手五指齊揚，五道銳利的指風呼嘯地射向撲上來的四名劍士。

四人何曾見過這等强勁的指力，不由心中大駭，齊齊躲閃，但四人中武功各有高低，反應慢的立刻遭到不幸。

一聲慘厲的叫聲傳出，其中一名被楚香雲奪去長劍的青衣劍士踉蹌退後了十餘步，胸口一個血洞噴出一道血箭。

剩下的三人不由厲叫一聲，一齊撲上，使出了他們最具有威力的殺招。

凌越冷笑一聲，十指先後有序地彈射出十道勁氣，十道勁氣快慢不一，有强有弱，飄忽不定，這正是「問天指法」中的精華絕學。

三名劍士似乎根本不畏懼這駭人的指力，仍然全力撲了過來，兩聲慘叫，兩名劍士全都碰上了最强勁的指力，同樣是胸口穿了一個大血洞。

而另一名劍士却被幾股較弱的指力準確無誤地封住了穴道，但他却在被制住穴道的刹時間，擲出了長劍，這是一記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招式。

凌越不由一驚，身形來不及閃躲，那支飛劍已向胸口刺來，急中生智，上半身猛然間躺倒下去，以一記「鐵板橋」的功夫避過了這驚人的一擊。

那名被制住穴道的劍士不禁暗嘆了一聲，楚香雲見此情景，却嚇了一跳，上前道：「越哥，你也太不小心，萬一……」

「拜託，別說出後面的話。」凌越連忙截口道：「咱倆過去瞧一瞧。」

兩人走到那名劍士身旁。

凌越問道：「閣下是什麼人？爲何追殺我們兩人？閣下最好說實話，否則在下……」

凌越猛然刹住說話，出手如風，急點這名劍士的「含香」穴，但爲時已晚，這名劍士已服毒自盡。

凌越怔了怔，道：「想不到這人竟然會自盡，他不肯說出內情，看來他一定是個組織中的成員。」

楚香雲道：「不錯，而且這個組織非常嚴密，對屬下管得也極爲嚴格，竟然令屬下寧願服毒自盡也不願暴露出整個組織。」

凌越道：「這樣的組織在江湖中居然半點風聲都沒露過，定然是居心險惡，只怕武林很快要掀起一片腥風血雨了。」

凌越說着，忽然想起一事，又道：「對了，上月武當派被一批神秘的蒙面人襲擊，對方武功高强，居然能全身而退。」

楚香雲聞言一驚，道：「竟有這樣的事，怎麼江湖中竟然一點消息都沒有？」

語聲一頓，接道：「想是武當派吃了這樣的虧，不顧披露，以維護它名門大派的聲名。哼，武林中這種沽名釣譽的僞君子實在太多了。」

凌越不由默然地瞧了楚香雲一眼，問道：「這就是妳殺了幾十名白道高手的原因，對嗎？」

楚香雲微微一怔，道：「不錯，這些人中每一個人表面上都是堂堂君子、巍巍大俠，其實暗地裡無不欺男霸女，草菅人命。哼，只要這種人碰到我手裡，我就絕不會放過。」

語聲中充滿激憤之情。

凌越道：「妳這樣單身對付這幫人，實在危險得很，而妳從不將這些人的罪名公諸於衆，只怕有一日觸怒了那位武林前輩，恐怕……」

楚香雲冷冷地打斷凌越的話，道：「你以爲我沒有這樣做嗎？可是武林中的僞君子實在太多，你捧他，他捧你，誰又肯相信我的話？你若是怕我連累你，你就不要和我在一起。」

說罷，轉過身去。

凌越嘆了一聲，上前按住楚香雲的雙肩，勸道：「香雲，我與妳一樣恨這些欺世盗名之輩，可是妳這樣一個人，我實在爲妳擔心。」

楚香雲向前走了兩步，轉過身來瞧着凌越，道：「你不會知道我心中的恨，你也沒有我這種家破人亡的體會，我……」

凌越驚疑道：「香雲，莫非妳有什麼深仇大恨不成？」

楚香雲點頭道：「不錯，如果不是因爲這樣，我又怎會苦心孤

詣，不分寒暑地苦練了十五年武功呢？如果不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又何必闖蕩江湖，以殺人爲生，讓自己雙手沾滿鮮血呢？」

楚香雲越說心情越是激動：「十五年的苦練，沒有人來勸我休息一會兒，沒有人陪我說上一句話，沒有一點快樂，只有充滿心中的恨，只有奶娘嚴厲的督促和鞭罰，這所有的一切都是爲了給我爹娘報仇，替『龍虎山莊』四百餘口人討還血債。越哥，你……你有這種經歷嗎？」

凌越整個人都呆了，他曾以爲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沒想到在眼前這位風華絕代的美人身上，却也包藏着一顆滿是血淚的心，他實在不知該如何安慰她，只有聽她說下去。

「你不會有這種經歷的，也許你也很不幸，但絕不會比我更爲不幸。我苦練了十五年，到頭來仍然不是仇家的對手，仍然看見他在武林中不可一世，當那萬人敬仰的大俠士，你可知道我心中有多恨？」

楚香雲又道：「爲了發洩心中的恨氣，我便向與他同流合汚的僞君子動手，將他們一個一個地除掉，讓他心裡顫抖，我所能做的除了這樣還有什麼呢？」

凌越整個人已被楚香雲一聲聲的怒訴感染了，挑起了他心中深藏的恨火。

「妳該做的就是不擇手段去殺死仇人！」

楚香雲一怔，問道：「怎樣不擇手段？我的武功無法勝他……」

「那妳就用毒、用計謀、用盡所能用的一切方法置他於死地。」凌越恨聲道：「對付卑鄙的對手，就要用卑鄙的方法，就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楚香雲道：「我除了武功，對於毒、計謀方面一無所知，我該怎麼辦？」

凌越冷冷道：「我會幫助妳。香雲，相信以我們兩人的力量要殺當今武林中任何一人都不是件難事。」

楚香雲倏地心頭一震，霍然警覺，她發現凌越的目光中有一股充滿邪意的煞芒，不由驚疑萬分，嬌叱道：「越哥，你怎麼了？」

這一聲嬌喝如暮鼓晨鐘一般，將凌越從邪惡的念頭中拉出，喚起了他的良知。

凌越猛然全身一震，目光茫然地瞧着楚香雲，道：「香雲，我適才怎麼了？我好像說了什麼？」

楚香雲詫然道：「怎麼你自己竟然不知道，你剛才說了些什麼話嗎？」

凌越急問道：「我到底說了什麼？」

楚香雲惑然不解地道：「你要我不擇手段對付那些仇人，就是用毒也在所不惜。」

「我眞的說了這些話嗎？」

「不錯。」楚香雲極爲肯定的道。

凌越茫然地看了看谷中的天空，急步走到泉水旁，將頭浸入水中。

深秋時節，水已經很涼了，而這地下冒出的泉水則更涼。

凌越頭腦不由霍然清醒，他問自己：「我怎麼會說出那種話來？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又轉頭問楚香雲，道：「香雲，我究竟出了什麼事？」

楚香雲茫然地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只是當時覺得你渾身充滿了殺氣，令人不寒而慄。」

凌越心中也是不寒而慄了，心想：「難道我所練的武功竟然是邪功嗎？」

「不，絕不可能，這是武當空塵子前輩所創，怎會是邪功呢？」

他又自言自語道：「那爲什麼會這樣？爲什麼我竟會變了一個人似地說出那樣狠絕歹毒的話來？爲什麼我全身充滿了殺氣？我究竟要殺誰？」

楚香雲上前安慰道：「越哥，你別胡思亂想了，也許適才是我的情緒感染了你，令你觸動了傷心事，才會這樣的。」

凌越懷疑地看着楚香雲，道：「眞的嗎？」

凌越實在沒有想到空塵子將他的偏激、恨世、戾氣都深深地融入了他的武功之中，而凌越習練這種武功時，當然會產生出這種隱藏在心靈極深處的戾氣。

他更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他的血液中奔流着一個痛苦的家族所遺留的魔影……

* * *

凌越與楚香雲在谷中停留了三日。

這谷中的密林裏珍貴的藥材極多，凌越的傷勢恢復得極快，而且功力又增進了幾分，他與楚香雲間的感情也有很大的發展，但凌越的心中却仍想着韓玉華，他實在不願接受韓玉華騙他的這個現實，他要親自證實這件事，所以他急於出谷。

楚香雲生平第一次喜歡上一個男人，心中感覺極爲複雜，只想與凌越多處在一起。

這日，兩人沿着那四名劍士來時的方向穿過密林，準備出谷時，凌越却在一棵山藤下停住了，他全身微微地顫抖着，眼中閃爍着喜悅的目光。

楚香雲見凌越神色有異，便問道：「越哥，出什麼事了？」

凌越緊緊握住楚香雲的手，左手指着山藤，道：「香雲，我的頭髮可以重新變黑了，這……這是千年何首烏，我的白髮可以復原了。」

楚香雲驚道：「眞的嗎？越哥，你眞的可以用這山藤將頭髮變黑嗎？」

「當然，這千年何首烏極爲難得，想不到我竟然有幸得到，上天眞是待我不薄。」

說完，凌越將山藤拉起，果見一株成形的何首烏掛在藤根上，凌越急忙將它摘了下來。

楚香雲也興奮地看着凌越忙着。

凌越盤膝坐下，將何首烏捏爛，把那烏黑的汁液塗抹在頭頂上，然後閉目提氣，緩緩運氣於頭頂。

楚香雲驚疑不定地瞧着凌越，心中極是好奇，只覺得這烏黑的汁液不可能使凌越白髮變成黑髮。

凌越的頭頂已開始冒出白霧，愈來愈濃，漸漸變黑，這股黑霧在凌越的頭頂久久不散，逐漸被凌越一點一點吸入體內，最後消失得點滴不存。

凌越緩緩睜開眼睛。

楚香雲懷疑地問道：「這樣就可以啦？」

凌越站起身來，笑道：「不錯，不過，須過三日才能夠使白髮徹底變黑。」

楚香雲道：「那咱們回到谷中再住三日……」

「不必了。」凌越道：「這並不妨礙咱們行事，頭髮會自行變黑的。香雲，咱們先回到那間屋子去瞧瞧。」

「好吧！」楚香雲嘆道。

* * *

那間房子完好如初，但却沒有人跡了。

房門大開，凌越叫了幾聲，却沒有半點回音。

楚香雲道：「她不會留在這裡的，大概她的目的已達到了吧！」

「她會有什麼目的呢？我並沒讓她得到什麼啊！」

「也許你認爲不重要的，而她却很看重。」

「可能吧！既然她已不在這裡了，咱們要到何處尋她呢？」

「她這樣一個高手終究會在江湖上露面的，咱們再慢慢地找她吧！」

凌越嘆了口氣，走出屋子。

楚香雲跟了出來，安慰道：「越哥，你別太傷感，咱們一定會找到她的。越哥，我們走吧！」

凌越轉過身來，注視這間房子，心頭湧起一股莫名的惆悵，世事眞是難料，僅僅在五天以前，他還在這屋子裡享受天倫之樂，如今屋子仍在，而人事全非。

凌越轉過身來，瞧見在不遠處等着他的楚香雲，心頭一熱，走了過去，道：「香雲，別怪我，玉華的事如若不能得到證實，我又怎麼能接受妳呢？」

楚香雲將身子偎近凌越，輕聲道：「越哥，我可以等，一直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凌越再也說不出撫慰她的話，只是將她緊緊擁住。

兩人默默地互擁着，天地間的一切好像都已不存在，只剩下他們兩人似的，天地間的一切似乎都在聲援他們，聲援他們那份純眞的感情。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凌越輕聲道：「香雲，咱們現在去『楓葉山莊』，爲妳爹娘以及『龍虎山莊』的諸位兄弟報仇！」

楚香雲身形一震，緩緩離開凌越的懷抱，道：「越哥，只我們兩人能夠與『楓葉山莊』抗衡嗎？」

「能的，咱們先君子後小人。」

「什麼是先君子後小人？」

「江雲楓的壽辰就在這幾日，到時武林中各門各派一定會有不少到賀的客人，咱們當着衆人的面向江雲楓挑戰，如果他應戰的話便除掉他，如果他要以衆人之力鬥咱們，那我們就隱於暗處，對『楓葉山莊』的人一律格殺，總有一天會逼江雲楓與我們交手的。」

「越哥，只怕事情不會這麼簡單，若江老賊以言語挑起武林各派的公憤，令他們一律針對我們，那將是極爲危險的。」

凌越沉默了片刻，沉聲道：「江雲楓欺世盜名，令天下人都欽敬他，尊他爲大俠，今天就是拚着做武林公敵，咱們也一定要除掉他，更何況他是血洗『龍虎山莊』的元兇。香雲，只要咱們時時小心，憑咱們的武功一定能夠成功的。」

楚香雲顫聲道：「越哥，爲了小妹的血仇連累你，小妹……」

凌越急掩住她的櫻唇，柔聲道：「不許妳說這種話，只要有我在，我就一定會幫助妳報此大仇。」

說完，將手收回，注視着楚香雲。

楚香雲只覺凌越的目光十分灼人，直瞧得她的心房跳動不已，粉頸低垂。

凌越捧起楚香雲的臉，猛然吻住了她的櫻唇。

楚香雲只覺得一陣醉人的暈眩，一種從沒有過的感受剎時傳遍了全身，使她情不能自禁。

這一記長吻持續了許久，直到兩人都喘不過氣來爲止。

楚香雲低垂着頭，目光瞧着地

面，粉臉仍然紅暈不退。

凌越憐惜地輕輕擁住楚香雲，道：「香雲，咱們走吧！」

＊　＊　＊

這「十里香」酒館開在這南北通達的官道旁，專做來往商客的生意，買賣十分興隆。

但今日却異樣的冷清，店堂中僅有一位青衫客，這人此刻已是烂醉如泥，趴在桌上，不時發出要酒的吆喝。

正是因爲這個酒客，才令酒店生意冷清，因爲這名酒客不許任何人進酒館打擾他喝酒，當眞蠻橫之極。

倏地，店小二望見兩名客人已將走到店門了，便急忙跑出去攔住這二位客人道：「少爺，少夫人，今日本店已被人包下了，不招待酒客。」

這兩人正是凌越和楚香雲，此時凌越白髮已恢復成一頭濃黑的烏髮了，又身穿一套黑色勁裝，顯得極爲英俊、瀟灑。

而楚香雲一襲黃色衣裙，襯托着絕代風華的容貌，與凌越可謂相得益彰。

店小二心頭不由暗道：「我的乖乖，天底下竟有這樣的美男子和這樣傾國傾城的天仙般美女！」

凌越劍眉一掀，眉頭微皺，道：「爲甚麼店堂中的那位卻可以被貴店招待？」

店小二陪笑道：「那位客人便是包下酒館的大爺，他不喜歡人多吵雜，要一個人喝酒。」

凌越目光一掠那人的背影，冷冷道：「豈有此理，今日我們非在貴店中用食不可。」

「好……好大的口氣。」那名酒客從桌上抬起頭，轉過臉來，臉上神色倏地一變，好像一下子酒醒了，怒叫道：「凌越，原來是你這賊子，我找得你好苦……」

話音未了，抽出長劍已撲身過來。

凌越不由暴退數丈，叫道：「林師兄，你這是幹什麼？」

「幹什麼？我要殺你爲三師弟、四師弟報仇！」

這青衫酒客正是名揚江湖的「飄風劍客」林一凡，他那晚追尋凌越離開武當後，已找了凌越幾個月。

因爲一點消息也沒有，所以他又是煩悶又是愁苦，便喝酒解愁。

林一凡在喝叱聲中再度攻擊，施展出武當劍法，頻頻攻向凌越。

凌越的身形飄忽不定，將林一凡的攻勢化解於無形。

「林一凡！」凌越倏地大喝一聲，林一凡猛然一震，停了下來，盯着凌越，冷冷道：「你還有何遺言，趕快交代，否則就沒有你說話的機會了。」

楚香雲忍不住嘲諷道：「好大的口氣，也不怕大風閃了你的舌頭！我越哥若是出手，你就不會再有出劍的機會了。」

林一凡一側頭，目光不由一滯，定定地注視着楚香雲，顯然爲她的美所震懾了。

凌越道：「林師兄，就算你要動手，也該聽我把那夜發生的事告訴你。」

林一凡猛然驚醒，好不容易才將目光從楚香雲的臉上移開。

楚香雲不由冷哼一聲，林一凡頓時臉上一紅。

凌越將那晚發生的事細說了一遍。

林一凡冷笑一聲，道：「凌越，想不到你還會編故事，可惜却忘了你自己的頭髮並沒有變白……」

楚香雲插言道：「那是因爲他已用何首烏治好了，他的白髮才重新長成黑髮的。」

林一凡道：「姑娘是何人？竟替凌越說話。」

楚香雲道：「我就是『香花令主』。」

林一凡的心頭猛然一怔，退後一步，盯着楚香雲問道：「妳竟會是『香花令主』？在下實在不敢相信。」

「相不相信由你。」凌越接口道：「我已把那天夜裡發生的一切都告訴了你，你若是不信，我也毫無辦法。」

林一凡冷冷道：「我只後悔不該通知你掌門師伯將要處治你的消息。凌越，你要是有本事，不妨也將我殺了，你亮兵刃吧！」

凌越心中不由一氣，冷冷道：「我沒有用兵刃的習慣。」

林一凡一怔，怒道：「好，你不用我也不用。」

說完，長劍入鞘，雙掌一分，便施展出武當的綿掌功夫。

凌越知道林一凡的脾氣極是倔强，若不用武功懾服住他，他一定會以爲他自己武功極佳，可以任意宰殺別人。

當下，凌越施展出「大陰陽百變掌法」，兩人頓時廝殺在一起。

凌越的功力高過林一凡，且掌法又比武當綿掌精妙得多，他完全控制了場上的主動。

林一凡雖處於下風，但仍是一掌接一掌地施出，掌法縝密，不露絲毫破綻，且於對敵經驗上比凌越豐富得多。

他絲毫不爲凌越的武力所動，仍然攻守有序，不失名家風範。

凌越看了，心中不由暗暗羡慕，他此刻雖然武功極高，但所學武功除了「武當三絕」還算得上武當

功夫外，其餘皆不是，但他畢竟也是凌虛子的弟子，若被人問起，總不能一招武當功夫也施展不出吧！

當下，凌越細心觀察林一凡所施掌法，將它一招一式記於心中。

楚香雲不知究竟，眼見凌越佔盡上風，却仍不能擊敗林一凡，只當林一凡武功不弱，急道：「越哥，你要不要我幫忙？」

凌越一怔，忙回話道：「不必，我應付得了。」

此時武當綿掌已盡數施展完畢，林一凡見仍不能挽回頹勢，心中極爲震驚，他實在沒有料到凌越的武功竟然强過他那麼多，他志在報仇，是絕不會認輸的，雙掌一錯，仍以武當綿掌對敵。

凌越見狀，心知武當綿掌已使完，他立時輕喝一聲，道：「林師兄請指教我的綿掌功夫。」

話音中，他身形微閃，掌影綿綿密密地攻向林一凡，正是武當綿掌中最普通的一招。

林一凡頓時感到無法破解，不由長嘆一聲，同時對凌越的綿掌功夫如此精純感到震驚，正當他心念電轉之際，凌越已然攻到，倏地變掌爲指制住了林一凡的穴道。

凌越道：「林師兄，不管你信不信我，我都不會傷害你，終有一天你會明白我是清白的，我還有事，咱們後會有期。」

「你站住……」林一凡大叫道。

但凌越和楚香雲已轉身離去了。

驀地，凌越和楚香雲都停住了。

因爲迎面跟蹌着走來一個人，似乎受了傷，凌越清楚地認出來人便是武當的「疾雲劍客」古風。

於是，他一個箭步奔到古風面前，扶住了古風。

「古風，你這是怎麼回事？」

古風一瞧見凌越，立即道：「凌師弟，我知道不是……不是你幹的，所有一切都……不是……」

凌越感到莫名其妙，發現古風已經氣息奄奄，急向楚香雲道：「香雲，妳快去把林師兄的穴道解開，叫他過來。」

楚香雲急轉身奔到林一凡面前，纖手一揚，拂開了林一凡被制的穴道。

林一凡一怔，問道：「妳爲什麼替我解穴？」

楚香雲急道：「我們在那邊忽然碰上你的古風師弟，他受了重傷，你快隨我過去。」

林一凡大驚，身形快速掠出，幾個起落便已到了古風的身旁，急道：「古師弟，你這是怎麼了？」

古風經凌越以內力注入他體內，氣息漸旺，睜開雙眼發現大師兄居然也在，連聲道：「大師兄，我……我全知道了，文、張二位師兄都……不是凌師弟所殺，雲師兄兄嫂一家也不是……」

他這一番話語說出來，將身邊的凌越、林一凡全都震住了，尤其是林一凡吃驚最甚。

「快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是怎麼知道的？陷害凌師弟的人又是誰？」林一凡心急如焚，一口氣問了連串問題。

古風猛然一陣劇烈咳嗽，口中吐出大量的血沫，顯然他不僅受了極重的外傷，內傷也非常嚴重。

凌越急道：「林師兄，你快別問了，救古師兄要緊。」

說罷，摸出數顆在山谷中所煉的藥丸餵入古風口中，出指如風地點了古風數處穴道，暫時止住古風的外傷流血。

古風緩過一口氣，又道：「凌師弟，沒有用了，你讓我把話說完。」

凌越急道：「把你治好後，你再說不遲……」

「不！」古風叫道：「凌師弟，我以前錯怪你了，眞是……眞是對不住你，望你不要怪我……」

「我不會怪你，古師兄，你快別說話了。」

「大師兄，我……我無意中發現了整件事情的……眞相，你一定要告訴各位同門，凌師弟絕非眞兇，眞兇……另有……其人，他們是……是幽……靈……」說到這，古風又是一陣急喘，氣息愈發微弱。

林一凡聲道：「到底他們是誰？」

「是……是……是陳……師……」後面的話已完全含混不清，凌越與林一凡都未聽清楚到底是誰。

「古師兄，陳什麼？快說呀！」凌越忍不住地催聲道，同時不斷的注入內功，但已無用了。

古風帶着秘密走了，他到底說的是誰？眼下，誰也不知道。

林一凡心痛地大叫道：「古師弟……」

林一凡流下了眼淚，他怎能不流淚？短短一個月，他失去了三位同門師弟，三位曾與他同生共死的好兄弟。

「是誰？是誰殺了他們，眞兇到底是誰？」林一凡仰天大叫並大哭着，誰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沒到傷心處而已。

凌越心中悲憤滿腔，他沒有阻止，勸告林一凡，他知道此時林一凡心中的悲憤，只是他把心中的怒火强行壓抑着，竟使得他全身骨骼暴響。

（未完・四）

上文提要：美麗的酒舖老闆娘南宮金麗傾情於年輕英俊的「劍王」孫秋笙，雖然她用盡辦法討好他，但他對金麗仍是十分冷淡。另一方面，在八十里外的「兵器堡」堡內，「挑燈刀王」傅崢嶸手持寶刀「削命」向兵器堡堡主柳浣天挑戰。在他們決戰的時候，曾向柳浣天挑戰的偷心賊康超羣潛入了兵器堡內，找柳浣天的女兒杏嫦……

劍王傳奇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名妓從良他人婦 以酒消愁醉一場

孫秋笙道：「只要能夠擲出七八點，已經很不錯了，除非連七點、八點也擲不出來，那就只好一切作罷！」

南宮金麗不禁暗自好笑。

六顆骰子加起來，又怎會連七點、八點以上的點數也擲不出來，除非六顆骰子的點數都是一點，那才只有六點而已。

豈料孫秋笙隨手一擲，擲出來的點數竟然眞的只有六點！

六顆骰子都只有一點，無一例外！

南宮金麗呆住了，孫秋笙也好像呆住了！

兩個人呆呆地瞪着這六顆骰子，呆了好一會，孫秋笙才嘆了一口氣，道：「天意！天意！正是天命難違，妳穿回衣服好了！」

南宮金麗的眼睛好像有點紅了起來：「這骰子有鬼！你在作弊！」

孫秋笙道：「妳若認為這骰子是灌了鉛或者是水銀的，妳拿去擲幾把試試看好了！」

南宮金麗鼓着腮，搶過六顆骰子，也是隨手一擲，卻是三顆六點，兩顆五點和一顆三點，合共三十一點。

孫秋笙輕輕嘆一口氣，道：「看來，妳的手氣比我好得多，早知如此，不如由妳來擲！」

南宮金麗再擲了兩把，點數也有二十幾點……

看來，若要擲出六顆都是一點，就算是擲它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能夠擲得出來！

＊　＊　＊

兵器堡之戰經已結束。

傅崢嶸敗了！他死在「千梅迸放」這一手暗器工夫之下！

柳浣天不愧是柳浣天！連傅崢嶸那樣的高手也給他輕易解決！

一般武林中人都預料這一戰將會是勢均力敵之戰，但事實証明並非如此。

柳浣天的實力遠比別人想像中更强，更不可輕視！

傅崢嶸的屍體被吊在兵器堡大門外示衆三天。

決戰之後，柳浣天命令律青竹為他準備一個特別的女人。

律青竹是兵器堡的總管，他三十出頭，尚未娶妻，做事勤快，而且對柳浣天絕對忠心。

柳浣天只是說要一個特別的女人，但卻沒有說明要那一種類型的，換而言之，這是對律青竹的一個考驗。

但這絕對不會難倒律青竹。

律青竹是個心細如髮的人，他早就看出柳堡主曾經看上過一個特別的女人。

＊　＊　＊

月色迷濛，柳浣天又在池中沐浴。

忽然間，在他背後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影子。

這龐大的影子緩緩地向柳浣天移近。

柳浣天沐浴，每次都有少女赤裸裸地相陪，唯獨這一次例外。浴池中，只有他一個人和這個龐大的影子。

但柳浣天似是渾然不覺，任由這龐大的影子一直向自己靠近過來。

倏地，這龐大的影子彷彿矮了一大截。

原來是這人忽然在柳浣天背後跪了下來。

一把甜美的嗓子同時在柳浣天背後響起：「賤妾歡喜，向柳堡主柳大爺請安。」

柳浣天陡地大笑，緩緩地轉過了身子。

跪在他眼前的，是一個相貌和聲音都很甜美的女人，她還很年輕，看來只有二十出頭。

但她卻很胖！

她是一個極美麗，也極肥胖的女子。

每一個年代的審美眼光都有分別。

每一個人的審美尺度也有不同。

有人喜歡嬌小玲瓏的女子，越是嬌小，越是顯得珍貴可愛，最好便是「掌上可舞」，更是奇貨可居，難得之至。

男人看女人，以至女人看男人，道理都是一樣的。

正是燕瘦環肥，各有特點，也當然各有其突出之處。

眼前出現在柳浣天的胖女子，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子，不但很美麗，也很胖很胖。

柳浣天的眼睛亮了。

他的喉嚨裏發出陣陣怪異的「咯咯」聲響，忽然一手把歡喜的衣襟扯下。

歡喜的臉露出了驚悸之色，但卻還是跪着不敢動。

柳浣天捧着她的臉，越看越是興奮。

這是律青竹為他挑選的女人，不但完全合乎他的心意，而且令他喜出望外。

但歡喜的心裏是否也和他同樣地歡喜？

柳浣天不知道，也毋須知道。

他需要的並不是這個肥胖女人的心。

他樂不可支，如獲瑰寶，這眞是他垂涎三尺的肉。

燕瘦環肥，各有所好，這是半點不假的。

＊　＊　＊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寒冬已在春風下悄悄地溜走。

這裏是徐州，與兵器堡相隔千里。

徐州是大地方，大地方當然很熱鬧。

南宮金麗跟着孫秋笙輾轉南下至此。

孫秋笙忽然改變了主意，沒有去兵器堡找柳浣天決戰，也不打算出其不意，一劍把柳堡主暗殺。

他沒有解釋原因，她也沒有問。

她只是跟着這個男人，就像個跟班。

孫秋笙在荒山野嶺狩獵，她便生火烤熟獵物來吃。

孫秋笙在狂風暴雨中趕路，她便跟在後面，有如一隻美麗的落湯鷄。

孫秋笙在溪澗裏沐浴，她便蹲在岩石上為他洗衣服，也為他擦背。

孫秋笙在茅厠外練劍，她便索性在茅厠內進行茅厠內應該解決的事情。

孫秋笙笑，她陪笑。

孫秋笙醉，她醉得更早。

孫秋笙在狹路上遇着山賊，她立刻躲在他背後，嘴裏大叫：「救命哪！」心裏卻笑得連眼淚都迸流出來。

有一晚，她在孫秋笙睡熟了的時候喃喃自語：「我並不是個淫娃蕩婦。」

第二天早上，當她睡醒之後，頭頂上就掛着了一塊大木牌，上面寫着「貞節牌坊」四個大字。

由外表看，孫秋笙這個人並不奇特，他只是很英偉，很結實，很好看。

但他卻能令她神不守舍，臉紅心跳，甚至是蕩氣廻腸、方寸大亂。

而且越來越亂。

她眞的想一刀殺了這個男人，免得自己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但她既下不了手，也殺不了他。

看來，她除非退而求其次，自己殺了自己，否則，她萬劫不復是勢難避免的了。

左右籌謀，並無善法，只好為他作跟班，烤獵物和洗衣服。

他把她帶到徐州，不知所為何事。

似乎，第一件事就是要帶她到客棧裏，然後……

「你要改一改裝束，女扮男裝。」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要去逛窰子，你若不肯改裝，我便把你賣給老鴇，讓你在窰子裏做個第八流的娼妓。」

她大吃一驚，急急叫嚷：「寧

願做個尼姑。」

孫秋笙冷笑：「你可以吃多少天齋菜豆腐？你可以忍得住幾天不想男人和不要男人？」

她答得很快：「少說也撐得住三五天！」

孫秋笙沒有笑，只是一腳踢向她的屁股。

＊　＊　＊

南宮金麗變成了書僮阿九。

她的裝扮很成功，最少瞎子是看不出來的。

但孫秋笙並沒有挑剔。

他帶着這個臉如白玉，唇若櫻桃的「書僮」阿九，大搖大擺地來到金粉樓。

金粉樓並不是第八九流的窰子，能夠在這裏花天酒地之人非富則貴。

孫秋笙不像富家公子，也不像達官貴人，但他有金葉子、有銀票，還有一把好劍。

有了這些寶貝，鴇母豈敢怠慢。

他還未坐下，已有美女奉上上好的碧螺春。

孫秋笙在茶几上抓起了一把象牙摺扇，輕輕一晃張開，搖了又搖：「我是來嫖妓的，並不是來喝茶的，要喝茶，老子家裏是開茶莊的，這些草渣似的劣貨，沒一百也有八九十擔。」

南宮金麗大為欽佩。

她不是欽佩他家裏開茶莊，是欽佩他家裏開了個牛場。

茶葉是種出來的。

牛卻是吹大的，吹牛！

但不管他吹牛也好，吹大象也好，他的金子和銀票卻貨眞價實。

天下間所有鴇母都是見錢開眼的，金粉樓又豈能例外。

她急急陪笑彎腰，繼而揮手召喚五個粉頭圍了過來。

什麼春鶯、紅桃、迎夢、綠柳、紫葉，個個爭相獻媚，但臉上的表情卻像是蒼蠅找到了蜜糖。

南宮金麗差點想嘔吐。

卻聽得孫秋笙嘻嘻地笑：「好漂亮的娘兒們，快給我脫掉褲子！」

那個春鶯「喲」的一聲叫了起來：「在這裏怎麼行喲……」

話猶未了，孫秋笙突然板起了臉孔：「既不敢在這裏脫掉褲子，快滾！」

他一翻臉，便不假辭色，似是覺得大煞風景。

紅桃、迎夢還想說一兩句，孫秋笙已向鴇母咆哮着叫道：「這五個是什麼東西？是你的祖母？還是你養着來耍把戲的母猴子？」

鴇母的臉色變得像青蛙一樣難看。

鴇母都是勢利的，但不一定刻薄。

偶然也有極少數的鴇母，既不刻薄也不勢利，但這種罕有的同行，十居八九早早便給餓死。

就算不餓死也給別人笑死、罵死。

但這金粉樓的鴇母，既勢利更刻薄。

孫秋笙的話刻薄，她反擊過來的唇槍舌劍，勢必凌厲惡毒十倍、百倍、千千萬萬倍。

但一物治一物，歡場中最厲害的武器並不是三寸不爛之舌，而是白花花的銀子、黃澄澄的金元寶。

就在鴇母開口施以還擊前的一剎那，孫秋笙右掌一翻，一手拍在茶几上。

他這一掌倏拍倏收，右手收起之後，紫檀木的茶几上已嵌着了一塊大大的金元寶。

這金元寶最少也有五十兩。

金光一現，鴇母立刻把第一句罵人的話臨急扭轉，由「老娘操你這個瘟生」，火速變作「大爺你待我眞好」……

然後，當然是風月場中千載百世流傳不變的媚諂諛詞，就只差在未曾把她那張老臉擱在椅上給孫大爺當作坐墊。

什麼春鶯紅桃，一律被當作爛柴破鐵，統統給趕回後院去，免得孫大爺瞧澀了眼。

金麗心中冷笑，但這冷笑卻有點怪怪的味道。

她不肯向自己承認，這味道是酸的。

她對自己說：「我可以是個淫婦，但決不能是個妒婦，萬萬不能。」

孫秋笙卻對鴇母道：「我要最好的女人，你若年輕四十八歲，你就一定是最好的。」

鴇母暗罵這人的祖宗十八代，但嘴裏卻笑得非常愉快：「大爺是人中龍鳳，絕代天驕，要找女人，當然是要找最好的。」

「我要芳舞。」孫秋笙忽然點名召妓。

鴇母一聽見「芳舞」這個名字，一張老臉立刻拉長起來：「大爺，她……她不行……」

「她是不是已經嚥了氣？」孫秋笙眼睛望定老鴇母，嘴角有笑意。

他的笑意極殘酷，有如烈陽下覬覦着一堆屍肉的食屍鷹。

老鴇母若比現在年輕四十八歲，她早已昏厥倒地。

但她活到這把年紀，已在脂粉叢中迎送生涯的人肉陣上身經百戰，眼前這個跋扈囂張的男人，還未致於令她心驚膽顫。

「大爺說笑了，不瞞您老人家說，芳舞已從良嫁了人，而且身懷六甲，腹大便便，更兼脚腫身浮，

看見也倒胃心噁……」一輪數說，就算這芳舞本是天香國色，如今也已被說成血肉模糊，再無半點魅力。

但孫秋笙卻頑固如石：「她嫁了誰？如今何處？」

鴇母心念電轉，在這剎那間，她可以有三個選擇。

第一：守口如瓶，托詞拒答。

第二：胡言亂語，把芳舞的夫家說在千里之外。

第三：實話實說。

她很快就選擇了後者，她要這放肆的男人知難而退。

她拉長了嗓音，慢吞吞地說道：「芳舞姑娘如今已是金粉樓丁大老闆的愛妾，丁大老闆外號人稱『金粉搜魂客』，但更多人叫他『殺人祖宗』，每年中嘛，一兩百條人命給這丁老闆祖宗砸得屍骨無存，那是少不了的……」

言下之意，明顯不過。

金元寶再重再誘人，一旦扯到了丁大老闆身上，它就不再是財富，而是催命帖、勾魂柬。

「殺人祖宗」的人，誰敢稍碰？

但孫秋笙偏偏就是衝着丁大老闆而來的人。

「不管芳舞嫁給了誰，今晚我要定了她，也不管她肚子裏懷着誰的骨肉！」

鴇母楞住了。

她呆楞楞地盯着這個狂妄的男人。

「瘋子！你不要命！」鴇母氣得連皺紋都繃緊了。

「只要快活，不要命！」孫秋笙簡短地回答。

鴇母冷笑：「你不要命，金粉樓還得做生意，你要死也好，要活也好，都得離開這裏再說。」

「既然是做生意的地方，怎麼見了黃澄澄的金子也不敢賺？」

「這不是黃金，是給你上路的冥鏹、溪錢。」鴇母的話，越來越是刻薄。

這也難怪，因為在她身邊左右，已來了四個孔武有力，殺氣騰騰的大漢。

左邊兩個是飛豹、白熊。

右邊兩個是山狗、青狐。

他們都是金粉樓最兇悍的打手，甚至是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四人之中以青狐看來最不起眼。

但他卻是四人中的首領。

他不喜歡說話，但一開口便語氣辛辣，狠毒如刀。

行動最敏捷的是飛豹，攻擊力量最霸道的是白熊。

還有山狗，他最陰險，每每在別人全不提防的情況下施以突襲。

一如伏在牆角裏，突然飛撲出來噬咬別人大腿的無聲狗。

當孫秋笙和鴇母針鋒相對的時候，山狗站立的位置原本最偏遠，但忽然間，一條快如閃電的身影已撲向孫秋笙背後的俏書僮——南宮金麗。

山狗果然陰險。

不但陰險，也目光銳利。

乍一眼已看穿這書僮是個女的。

她不但是個女人，而且對孫秋笙這個嫖客很關注，甚至是在嫉妒。

她嫉妒自己心中關注的男人跑到青樓，在她面前公然召妓。

而且在嫉妒的另一面，還有惱怒。

她惱怒自己心中的男人，不但召妓，而且對象竟然是個腹大便便的孕婦。

這是天理難容的醜事。

但她不敢發作，只是把一雙原本秀長的鳳目不由自主地睜圓。

這「書僮」和這「嫖客」的關係一定非比尋常。

要對付嫖客，還有豹、熊、狐三個好兄弟，山狗專檢便宜貨，毫不考慮便揀選了這個女的來下手。

山狗不常殺人，只喜歡把別人的肢體摧殘。

但他不摧殘女人的肢體，尤其是美麗女人的肢體。

再美麗的女人，要是缺少了某些肢體就不再值錢。

所以，山狗只摧殘女人的心，和摧殘女人身體上不容易給人看見的地方。

山狗不但陰毒，而且聰明。

他甚至認為自己比老大青狐還要聰明一點點。

對付女人是山狗最擅長的一種本領。不論是他自己的女人，抑或是別人的女人。

他是女人的煞星。

今天當然也不應該例外。

想當然的人通常都是自以為是的人。

想當然的狗自然便是自以為是的狗。

山狗出手，無論對付男人或是女人，他的手背定必青筋暴現。

他練的是「青竹手」，能折人筋骨，殘人肢體於電光石火間，也可以用來閃電般制服一個女人。

這俏書僮，亦即是這個美麗的女人，在青竹手之下便如砧上的魚肉。

豈料一道劍光突如飛虹般亮起。

「颯」的一響，劍已入鞘，衆人還沒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一切動作已突然凝結、停頓。

然後，大廳上的波斯地毯上就出現了一對手。

這對手依然青筋暴現，但卻已

和主人的身體永遠分開。

那雙是青竹手，是山狗的一雙手。

山狗撲向書僮的動作，瞬間停頓。

不但動作停頓，連呼吸也似已停頓。

山狗臉白如紙。

驚駭、悲傷、難以置信的表情，滿佈在這張慘白如紙的臉上。

大廳中本來早已有殺氣。

殺氣來自熊、豹、狗、狐。

但此刻衆人才眞正領略到巨大殺氣的存在。

這殺氣來自孫秋笙和他手中的劍。

這殺氣無堅不摧，無孔不入。

而且詭秘。

鴇母臉上縱橫交錯的皺紋，彷佛在這劍光一閃之後全都打了結。

她從沒見過山狗失手，但這一次她親眼目睹了。

那是名副其實，不折不扣的「失手」。山狗失去了一雙手，只賸下快要咬碎的牙齒。

但他的牙齒並不如一條眞正的狗那麼尖銳。

山狗竟在一剎那間變得比狗還不如。

孫秋笙揮了劍，遏止了山狗對南宮金麗的侵襲和無禮。事情似已解決，再也不必把鋒利的劍由劍鞘裏拔出來。

飛豹、白熊、青狐呢？

難道山狗一敗，這三個結拜把子的兄弟竟會袖手旁觀，完全沒有爲山狗作出報仇的打算？

是的。

因爲青狐是老大。

他的話就是命令。

他只說一個字：「走！」

這個字就是命令，而且命令必須立刻徹底、迅速地執行。

熊、豹、狐三人隨即急退。

臉色慘白的山狗也在顫慄中急退，但在他急退之際，那俏麗的書僮竟欺身飛掠過來。

那書僮就是南宮金麗。

好一個金麗，香氣襲人。

山狗雖受重創，雙腕斷口處血如泉湧，但他心裏仍然有着一個殘存的念頭：「這女人若然淪落青樓，她的艷色一定把這裏所有妓女都蓋了下去。唯一例外的，也許只有一人，她就是芳舞。」

山狗也走了，失去了一雙手之後，他知道大廳上這嫖客決非等閒人物，否則，青狐決不會下令：「走！」

但山狗倉皇離去之前，俏麗的書僮卻把兩件東西用出神入化的手法塞進他的褲襠裏。

那是他的一雙斷手。

金麗溫柔的腔調在山狗耳邊響起。她道：「你的手很髒，帶回去好好洗乾淨吧。」

山狗的臉色立刻由白變綠。

他不敢哼半聲，不敢說半個字，用褲襠夾着兩隻斷手狼狽地走了。

鴇母的臉更難看，她身邊的打手全部溜掉，彷佛連她的褲子都一併帶走，令她無地自容。

她的臉色不好看，但金麗卻立刻風騷起來。

「怎麼了？妳剛才不是還很神氣嗎？怎麼忽然變得威風掃地啦？」

女人的舌頭，總是比男人更尖銳，更辛辣。

老老嫩嫩的女人都一樣。

甚至連女嬰的哭啼聲也比男嬰尖銳刺耳一些。

歡場是殘酷的，古往今來莫不如此。

鴇母倒也是個能屈能伸的女中丈夫，擺架勢，比工夫，她既然一敗塗地，只好索性扮演敗軍之將的腳色。

她的一張老臉，立刻就裝出了可憐兮兮的神情：「都是老身老得糊塗了，老得連東南西北都分不出來……換句話說，那是有眼不識泰山。該打！該打！」

說着，果然劈劈啪啪，接二連三在自己臉上抽打了幾下耳括子。

令人肉麻的一張老臉，再添上怪異莫名的指痕。

金麗卻沒同情她。

像她這樣的鴇母，又有什麼樣的手段耍不出來？

她可以用三分力把自己打得又紅又腫，但卻也可以用十二成重手，把一些可憐的雛妓用鞭子抽撻至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這鴇母不是省油的燈。

可惜她遇上了金麗。

金麗也許會出賣自己，但從不出賣別人。

出賣自己，遠不如出賣別人那麼痛苦。

世間上有兩大類人，第一類人寧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

第二類恰恰相反，最著名的典型代表是三國時代的曹孟德。

金麗是第一類人。

她敢愛敢恨，敢作敢爲。

鴇母的表情功夫做得十分到家，結果卻換來一記「鴛鴦穿心腿」。

這是行走江湖的女子，常見的第三四流功夫，但用在鴇母身上已是游刃有餘。

老鴇母胸口給狠狠的踢了一腳，接着又是一腳。

鴛鴦腿、連環腳，就算踢不死她，也已半死。

孫秋笙皺了皺眉，倏地冷喝：「阿九，休得無禮。」

金麗撟舌、靦覥地退下。

鴇母給她踢得血氣翻騰，兩眼翻白，氣喘不休。

她急急靠近孫秋笙，大叫饒命。

孫秋笙卻只顧對金麗罵道：「區區一個小書僮，怎可以用腳踢老婆子？」

鴇母如獲大靠山，暗鬆一口氣。

但孫秋笙又再補充一句：「以後只准用拳。」

鴇母一呆，還以爲自己的耳朵沒洗乾淨，堵住了聽不清楚。

驚詫間，書僮的拳頭已像流星鎚般直飛過來，鮮血飛濺。

孫秋笙再補充：「不得超過三拳。」

凡事不過三。

好家教。

鴇母再吃兩拳，眼前一片漆黑。

書僮很乖巧，也很聽話，三拳就三拳，既不多也不少。

鴇母倒下，生死未卜。

孫秋笙長長嘆一口氣：「阿九，這樣的拳法又怎登得大雅之堂？還是不如跟我走走，再去見識其他人其他事罷……」

「阿九」遵命。

她早已暗自下定決心，無論孫秋笙走到什麼地方去，都跟定了！

未幾，「劍王」孫秋笙帶着她進入了一間說不出的寬敞，說不出的瑰麗堂皇的房子。

房子門外有梧桐，有斜柳，花影綽綽，雅緻清幽。

房子裏，佈置得講究整齊，打掃得一塵不染。

一個麗人神態安詳地坐在梨木椅上，身不動、眼不動、眉毛也不動。

她安詳，但也冷傲。

她沒開腔，孫秋笙也沒說過話，但金麗已知道，這麗人就是芳舞。

芳舞是一個身在青樓的女子。

她還沒有腹大便便，但她是否眞的已懷孕？若眞的早已身懷六甲，孩子的父親又會是誰？

是金粉樓的丁大老闆，還是金粉樓的某一個嫖客？

又會不會……是孫秋笙？

想到這一點，金麗險些咬破了下唇。

這麗人並沒有身浮腳腫，無論怎樣看，她都是一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

但她淪落風塵，而且更嫁爲人婦，成爲丁大老闆的女人。

這是她不幸中之大幸，還是更大的不幸？

金麗無法分析，只能瞧着孫秋笙，看看他怎樣處理這件事情。

但這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南宮金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孫秋笙與芳舞互相對望。

這一瞬竟似已幻化作千年、萬世。

「你終於回來了。」芳舞終於幽幽地嘆一口氣。

「我說過三年內，一定回來。」

三年。

南宮金麗暗吁一口氣。

原來這對冤家已睽別三載，那麼就算芳舞眞的身懷六甲，也絕不可能會是孫秋笙的骨肉。

「我有孕。」芳舞直言，也証實了老鴇母的話，雖然過份誇張，但並非全無根據。

「是丁大老闆的？」

「他以爲是的。」芳舞淡淡地說。

「不是他的，又是誰的？」

「一個在青樓外討飯吃的叫化子。」

「妳故意作賤自己？」

「討飯吃的叫化子，不見得就比我這種女子更低賤。」

「但總非兩情相悅。」

「薄命紅顏，只配面首三千，不配兩情相悅，斷守到白頭。」芳舞顧影自憐。

「妳身懷叫化子孽種，是爲了向誰報復？」孫秋笙苦笑：「爲了丁大老闆，還是爲了我？」

「什麼都不是，只是天意，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但我回來了！我說過三年內一定會回來！」孫秋笙握緊拳頭，一張臉漲得通紅。

「三年轉眼即過，但一轉眼間，已可由滄海變桑田。」

「滄海！我是曾經滄海。」

「但我已是丁家之婦。」

「卻身懷乞丐之骨肉。」

「孫秋笙，你譏笑我？」芳舞眼神突轉冷厲。

「不敢！不敢！」他苦笑，苦比川蓮。

芳舞輕揮柔荑：「緣已盡，誓已滅，你走吧！我不想再見你。」

「妳不想見我，但丁大老闆呢？」

「他不在金粉樓，他在五湖四海中。」

「我會等他回來。」

「但我不能讓你在這裏等，就算我是個娼妓，但不會是個淫婦。」芳舞的語氣轉趨冷酷、決絕。

孫秋笙向來都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但他一遇上芳舞就一籌莫展。

正如南宮金麗遇上孫秋笙一樣。

最後，孫秋笙帶着「書僮」走

了。

走得失魂落魄，甚至連手也在顫抖。

一代劍王，他的理智何在？

唉。

＊　＊　＊

三更鼓響，孫秋笙醉了八分。

心情不好，酒不好，但他卻不斷在叫：「好！好，眞好！」

好在何處？何好之有？

南宮金麗不懂。

她只知道，自己必須在客棧之中，斗室之內，好好地照顧着「劍王」孫秋笙。

孫秋笙忽然摟着她的脖子：「妳可知道，在一間房子裏陪着一個醉漢，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

她點頭：「的確很危險，因爲你隨時都會把穢物嘔吐在我身上。」

「不！不是指嘔吐！呃……」

「不是嘔吐，便是揍人！」金麗黛眉輕鎖：「但就算你要揍我，我也不能把你拋在一旁置諸不理。」

孫秋笙一拍桌子，厲聲道：「少裝糊塗！我是個大男人，大丈夫，妳是個小女子，小人物，我若要操妳祖奶奶，妳怎辦？」

「我的祖奶奶早已入土爲安。」

「那麼，我只好操妳這個淫婦了？」

「我不是淫婦，」南宮金麗突然激動起來：「就算以前是，自從跟着你之後就再也不是。」

她是很認眞的。

她對一個醉漢說出了很認眞的話。

孫秋笙大口喝酒，不介意酒劣如醋。

然後，他突然緊緊擁抱着南宮金麗。

金麗的臉上，倏地露出了一種嬌羞脈脈，惹人憐惜的韻緻。

她也許曾經很放任自己。

但她並不是個眞正的蕩婦。

就算以前是，現在已不是。

豈料孫秋笙忽然搖頭：「不！不能是妳！決不能是妳！」

金麗一呆。

這是什麼意思？

「醉話！都是醉話！」南宮金麗跺了跺脚。

「衆人皆醉我獨醒！」孫秋笙咆哮起來：「妳的腦袋，絕對及不上我十分一那麼清醒！」

「我是跟定你的了！也許我眞的是一條糊塗蟲，但我知道，你現在……需要一個女人！」

「我……我眞的很需要女人，還有酒！」

「我是女人。」

「但妳不是一般的女人，妳是南宮世家的金枝玉葉，我不能隨便和妳苟合。」

「我明白了！」金麗笑了，笑得苦澀，有如一個飽受委屈的小女孩：「你對我好，是因爲我是南宮世家的人，你早已知道一切……但要是我和南宮世家毫無轇轕，那又怎樣？你是不是早已把我丟開一旁，不屑一顧？」

「胡說！放屁！荒天下之大謬！」孫秋笙眼睛滿佈血絲：「在別人眼中，南宮世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家族，但在我眼裏，上天下地，只有我手裏的劍，才最神聖，最最不可侵犯……」

「但你爲什麼要對我好？」

「我對妳好，是因爲我喜歡妳這種像是婊子的女人！」

「那麼，你就把我當作眞正的婊子好了。」

「犯賤！」孫秋笙大怒，一記重重的耳括子打在她臉上。

這一巴掌把她的頭打得向後面轉了過去。

她回頭過來的時候，半邊面頰已紅得像是給火烤烙過一樣，但她在笑，笑中有血。

鮮血奪目地由她的嘴唇邊溢出，可見這一掌好重。

但她笑，笑靨如春風中艷陽下的一朵紅玫瑰。

她在這一笑間，脫掉身上最後的衣服。

「你說得很對，我犯賤，我是南宮世家數百年以來唯一的婊子。」她搔首弄姿，撩人的體態逼近孫秋笙的眉睫：「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你滿肚子是烈火，我卻是一塊乾柴，你若不燃燒我，你會痛苦，我會空虛，而這種無奈的煎熬，又跟南宮世家有什麼相干了？」

孫秋笙倏地瞳孔大亮，如遭當頭棒喝。

金麗的涙態、胸脯、玉臂、小腹、臍孔……

全都在他伸手可及之處。

當頭棒喝，本是令人清醒過來的手段。

但此刻，他卻有着更迷糊的感覺。

金麗有她獨特的風情，與別不同的狠勁。

她咬着牙告訴他：「我心裏熱得很難受！」

他回應道：「妳着魔了。」

「你就是我的魔。」她哀怨地把臉貼向他的臉。

纏綿的人，纏綿的深夜。

酥胸、玉腿、氣喘咻咻的春意。

她並不因爲臉頰上的五道指痕稍減絲毫媚態，但她是有傲氣的。

不然，她也不會離開有皇宮殿宇般的南宮世家，孑然一身獨闖天下。

曾幾何時，她在俗世凡夫眼中只是一個卑微的村鎮蕩婦。

她不但不能算是一顆明珠，甚至比不上一顆米粒。

最少，米粒也是可塑之材，能製成「米雕」。

而她甚麼都不是。

就連她也漸漸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甚至連婊子都不如。

可是，他忽然像旋風一般遽爾闖入了她的生命。

「劍王」孫秋笙就是眼前斗室裏的醉漢。

醉是一個美麗的字眼，也是討厭的字眼。

醉可以是瀟灑，也可以是一場痛苦的噩夢。

酒醒如夢醒。

酒醉，酒醒，夢來，夢散。

人生便是酒和夢的結合，而在酒中和夢中往往都離不開一個「色」字。

「色」並不是庸俗的字眼，尤其是「女色」。

縱使「論語」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但色相入眼，色慾燃心，又有多少人能保持清醒？

孫秋笙感覺到她像是一團火燄，毫不保留地撲入自己懷裏。

但在這團火燄般的肉體底下，卻又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顫抖。

她赤裸地呻吟，赤裸地哀求，她在他面前付出感情上和肉體上最大的消耗。

那是凄美絕倫的挑逗。

誰能在她如此多嬌的身體下不心亂如麻？

在他眼前似有陣陣濃烟升起，在酒、色交煎的斗室中，誰能擁有最後的一點理智？

也許根本無人能夠。

孫秋笙非神非聖非仙非佛，不是菩薩、羅漢、四大天王，他也不能夠。

但天意能。

天意令他在無法自控前的刹那間，讓他在不經意間，右手突然觸及了他的劍。

劍王的劍。

劍冷漠如千年不變的磐石，無論劍的主人遇上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事，劍還是劍。

人有情，再寡情薄倖、冷酷、孤獨、無情的人，只要此人一息尚存，總有最後一點點的情義埋藏在連此人都不知道的心坎深處。

「天若有情天亦老。

雲涯怕有藏春塢。」

前人「蝶戀花」這兩句千古傳誦的佳作，透徹地刻劃出「情」字的威力。

但天無情，因此不老。

既無情，也不老，亦不出錯。

只有眞正的無情才能保持絕對的冷靜。

人不能永遠無情，因此人總有錯，連大聖大賢亦不能免。

但天能。

劍亦如是。

無論劍的主人如何出錯，劍仍是劍！

有如自古以來便已矗立在大地上的磐石。

孫秋笙的手，在他的慾火燃燒至腦頂之際，天意令他觸及此劍。

劍冷酷，任敎天崩地塌，風雲色變，劍仍然冷冷地傲視宇宙，既不動情，也不出錯。

劍若能幻化成人，這人定必絕對冷靜，絕對理智。

孫秋笙心裏經常這樣想。

他的手觸及劍，也就等如找回了理智。

有如醍醐灌頂。

他推開了南宮金麗充滿誘惑的胴體。

「妳走！讓我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裏！」

金麗沒有失望，沒有不滿，甚至沒有洩氣。

她反而更欣賞這個男人，「劍王」孫秋笙。

「我明白你心裏只能容得下一個女人，她的名字叫芳舞。」頃刻之前，她還是慾海中的饑渴者，但轉眼之間，她竟能神情平靜，有如正在廟宇神壇下作福求籤許願的信女。

那個男的不平凡，而女的亦如是。

慾海翻騰的巨浪似已悄悄退下。

但他仍有八分酒意。

又過了一更，到了四更天。

南宮金麗離開了客棧，然後又再回來。

一個人出去，但有兩個人回來。

和她一起回來的，是鶯燕里碧棠樓第一名妓——小如意，年方十八，琴棋詩畫無一不精。

美人譜有評頭品足之句，判定女人容貌之美，在於「臻首、杏唇、犀齒、酥乳、遠山眉、秋波、芙蓉臉、雲髩、玉筍、荑指、楊柳腰、步步蓮、不肥不瘦，長短適宜」。

江南文人雅士亦有文字言明女子服飾之重要。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例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

（未完・二）

上文提要:元朝忽必顯將軍自知大限將至,命巧匠和本初爲他設計陵園墓地。當陵墓接近完工時,他帶領袁天行、江彩雲、萬子才、果然大師、來如風、席美姬和成青七個武林霸主參觀陵墓,並展示陪葬品「萬寶星醉」和武林秘笈「大羅心法」。王爺還在臨死前託袁天行派人看守陵墓。他死後,和本初在返回西域的途中被萬小紅、小彩兩氏姊妹擒住……



虎嘯來如風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羣雄爭奪巧匠　俠盜出手相救

來如風忽然閃開身,萬小紅說道:「來如風,你叫我的心更醉了。」

來如風卻拔身登上大車,一指鬆開和本初的穴道。

那和本初用力地全身鬆動,萬小紅已對來如風道:「來如風,我要帶你回萬家莊。」

「幹甚麼?」

「結婚呀!」

「我還未打算結婚。」

萬小紅道:「我要結婚。」

來如風吃吃笑了。

萬小彩道:「結婚是正經事,笑甚麼,有甚麼好笑的?」

來如風道:「打開天窗說句亮話,咱們之間也別做戲了,大家對對方心裏想甚麼都清楚。」

萬小彩道:「你說甚麼?」

來如風道:「如果我去妳們萬家莊,妳們也一定帶着和老一齊走,對不對?」

萬小彩道:「我們爲他而來。」

來如風道:「妳們當然不是爲我,結婚?哈……」

萬小紅道:「來如風,你以爲……」

來如風道:「二位,妳們把和老擄回萬家莊,目的只有一個。」

萬小紅道:「甚麼目的?」

來如風道:「老爺嶺前,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墓中的大批無價之寶。」

萬小紅道:「來如風,你猜對了。」

來如風道:「何用猜呀,七王爺的陵園有機關,全都是和老設計的,妳們抓走他之後,逼出機關圖,然後去找寶,嘿……」

萬小紅道:「你冷笑!」

來如風道:「老爺嶺峽谷口還插着關洛鏢局的鏢旗,二位,袁天行也不是好惹的人呀!」

萬小紅吃的一笑,道:「關洛鏢局怎樣,袁天行又怎樣?別人賣帳,萬家莊卻不吃那一套!」

來如風道:「妳爹萬寶山的刀快,袁天行的飛刀也不慢,交上手還眞不知誰吃誰?」

萬小彩道:「我們吃定袁天行。」

來如風道:「連我來某也吃定了?」

萬小紅道:「所以我要同你結婚呀!」

來如風道:「別逗我了,愛我就別再動那批寶物。」

萬小紅的臉色也變了。

「你……」

來如風指着吃驚的和本初,道:「放他走,放他回西域,如何?」

萬小彩道:「我們要帶他回萬家莊。」

萬小紅也加上一句:「而且非帶走不可!」

來如風道:「何苦呢?這點面子也不給呀!」

萬小紅道:「來如風,你們幾個可惡的東西盡在忽必顯身邊拍馬屁,你怎麼忘了咱們漢族受異族統治之苦呢?忽必顯殺了那麼多漢人,你難道不爲之寒心?」

來如風看看車上吃驚的和本初,道:「我見過不少漢人殺漢人,那才叫我來如風寒心吶。」

萬小彩道:「你狡辯呀!」

來如風道:「這是事實。」

萬小紅道:「來如風,你是俠盜呀,你應該多想一想,那些無價之寶盡是咱們漢人的,被忽必顯弄一手,如今他人死了,還把寶物埋於地下,太可惡了!」

來如風道:「所以妳們要把寶物盜走?」

萬小紅道:「不錯!」

萬小彩道:「來如風,如今咱們已開誠佈公地談了,來如風,我勸你加入萬家莊吧!」

來如風道:「而且妳還會嫁我!」

萬小紅道:「是呀!」

萬小彩道:「如果你拒絕,你就是豬。」

來如風道:「二位賢姐妹呀,我在七王爺生前已答應爲王爺出力,話既已出,怎好對死人毀約?」

萬小紅道:「死了就是死了,一死百了,還有甚麼約可談,來如風,加入我們萬家莊吧!」

來如風搖搖頭。

萬小彩對她姐示意。

萬小紅臉色變了,她冷冷的道:「白費了半天工夫,你這小子食古不化,那只有一個方法。」

來如風笑笑,道:「同二位談話,是一件令人十分輕鬆的事。」

萬小彩拔身而起,悽厲的一聲尖叱:「殺!」

萬小紅也發動了。

萬小紅出刀雖在後,但她的刀卻比她的妹子還快,在冷焰激流裏,尖而又利的尖刀已快戳上來如風的右脅下面了。

眞玄,來如風原地拔身而起,在三丈半高空中尚未落下來吶,他的雙手已各自握了一把兵刃!

來如風的兵刃不起眼,二尺半的棒子和一把刀,來如風很少用他的刀殺人。

來如風總是以棒揍活人,等他得了手,他便會對這個敵人來個獅子大開口的敲上一筆銀子。

久了,這樣做也多了,江湖上便都知道來如風的這種作風。

當然,萬家莊的萬寶山更知道。

衣袂飄得獵獵作響,來如風一個觔斗壓下來,他的頭上足下就快碰上地面,便先聽得清脆兩聲響。

緊接着只聽得萬小紅與萬小彩二人一聲尖叫。

「哎唷!」

兩個姐妹立刻往兩邊閃躲開,來如風已左肩觸地又彈起身來了!

他仍然是笑嘻嘻,但萬小彩急急的拾起地上被砸飛的尖刀,對她姐萬小紅道:「姐,他同咱們動眞的呀!」

萬小紅道:「他已同萬家莊結樑子了。」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龜孫王八蛋才願同萬家莊結怨仇。」

萬小紅道:「你已同咱們動上刀子了。」

來如風道:「除了逃走,我只有動傢伙,可是我又不想逃,二位賢姐妹,妳們多擔待了。」

萬小彩咬牙欲碎,道:「眞倒楣,偏就遇上你。」

萬小紅的右臂仍然酸痛,她明白,今天想抓回大車上的和本初,怕難了!

忿忿的,萬小紅對她大妹子道:「小彩,咱們撤,另循別途。」

來如風一瞪眼,萬家姐妹拔身便坐上馬背,立刻間便往來路馳去。

來如風伸手未開口,萬家姐妹已在十幾丈外了。

便在這時候,大車上的和本初走過來了。

「來大俠,眞謝謝你了。」

來如風道:「來某人忘不了七王爺的好處,我的那些娃兒們都受到王爺的賞識。」

和本初道:「王爺沒看錯人,來大俠,你果然是個值得結交的君子。」

來如風哈哈笑了。

「和老,你沒有趕大車的人了。」

和本初苦兮兮的道:「來大俠,我這才發覺我是個多麼愚昧的人呀!」

來如風道:「這話怎麼說?」

和本初道:「我爲七王爺造陵園,又在陵園中設機關,這件事本來沒甚麼,但七王爺那麼多的寶物出現在那裏,江湖之上一定有不少厲害的人物等着抓我,我就該設法快快的躲起來,唉!」

來如風道:「如今你打算怎麼辦?」

和本初道:「只有再回太原府了,來大俠,你能送我回去嗎?」

來如風道:「當然可以,和老,你上車吧!」

和本初連聲稱謝不已,他往大車上爬上去。

來如風撮唇吹口哨,他的坐騎斜刺裡奔到他面前。

來如風把馬拴在大車後的槓上，這才跳上馬車，抖動韁繩往太原馳回去。

來如風果然把和本初送進太原的七王爺府中了。

* * *

來如風並沒進去王爺府，闔府在哀悼，他不進去當然是對的，和本初進入王府之後，來如風便又回到那家酒館，酒館老板一見是來如風回來，不由喜上眉梢。

他哈哈笑着迎上來，道：「來大俠，你果然回來了。」

來如風笑笑，道：「有人請客怎能不回來？」

老板對伙計吩咐，道：「弄四個咱們拿手的熱炒，花雕十斤一罎的搬出來，咱們這是報恩吶！」

他拉着來如風坐下來，又道：「韃子兵眞不講理，他們常常隨便打漢人。」

來如風一笑，道：「習慣了就好。」

老板一楞，道：「來大俠，你這話……」

笑笑，來如風道：「我說習慣，乃是我常常看到，也看成習慣了，當然，有時候我會插手管一管的。」

老板一聽，便哈哈笑了。

這一頓酒菜吃了一個半時辰才結束，來如風醉醺醺的說起話來結舌頭。

「老板呀，我好像坐在雲端上，輕飄飄的。」

老板是個大酒罎，他喝酒像喝白開水般。

開酒館的人當然會喝酒，他哈哈笑道：「十斤酒你喝了四斤多，其餘全是我喝的。」

來如風道：「我……啊……八成不能騎馬上路了。」

老板道：「沒關係，我這後院有客房，你睡上三天三夜也不會有人打擾你。」

來如風好似沒聽清，他雙掌按着桌面，左右搖晃着站起來。

「走，睡……睡覺去。」

「噗通」一聲響，來如風的身子幾乎推翻一張桌，一邊的伙計便把來如風架住了。

老板也有八分醉，他對伙計吩咐道：「快扶來大俠到客房睡覺，我回後院了。」

他打着噎往後面走，到門口還回過頭，又道：「弄上一大壺濃茶，別忘了送一把夜壺呀！」

夜壺是住店少不了的東西，北方夜裏涼，誰往茅坑走？斜身從床下取出夜壺，拉到被窩拉尿，方便得多！

當然，酒館老板有經驗，許多客人吃了酒迷糊了，半夜裏不管三七二十一，睡在床上拉一泡，乃屬常事。

* * *

那青年伙計把來如風扶進一間房裏，客房中有張黃土炕，一張桌子兩張櫈，洗臉架擺在門後面。

匆匆的，伙計泡了一壺茶送來了，他對來如風十分佩服，便也熱情的侍候着來如風。

一應用的全送上，伙計還用熱毛巾按在來如風的額頭上，他很想問些話，但來如風打鼻鼾了。

便在這時候，門口進來一個人。

這個人是女人，一個美女。

她不是別人，萬小紅來了。

那伙計吃一驚，道：「妳……找誰？」

萬小紅道：「找我的丈夫呀！」

伙計楞了一下，道：「妳丈夫？」

萬小紅道：「是呀！」

她立刻走近床前，哭了。

她還眞會說話，伙計也被她唬住了。

「來如風，我的話你總是不聽，叫你在外少喝馬尿，你呀，氣死我了！」

伙計又是一瞪眼，道：「妳知道他姓來？」

萬小紅猛一瞪雙目，道：「你說甚麼話，妻子不知道丈夫姓甚麼？那不是笑話嗎？」

伙計拍拍腦袋，笑笑道：「是，是，妳的話對極了，他也眞姓來。」

萬小紅一把奪過伙計手上熱毛巾，道：「你去忙你的，我會侍候我的丈夫。」

伙計道：「妳……要不要吃些甚麼呀？」

萬小紅道：「找他找得我又累又餓，這麼辦，你去給我來碗刀削麵，肉絲我要裏脊肉。」

那伙計拔腿出了客房門，他在門口還回頭看，他心中也在想，這美女怎麼懂找來的？

* * *

其實說穿了不值得奇怪，因爲……

萬小紅與萬小彩姐妹二人被來如風打敗之後，那萬小紅便對她的妹子吩咐，快快回去萬家莊，把消息傳給她爹，而萬小紅卻在這兒盯上了。

她眞的走運，因爲她發現來如風駕車回到太原府，當然，和本初必然坐在大車裏。

令萬小紅更高興的，乃是來如風又回到這家城門附近的小酒館來了。

萬小紅下了個決定，她的決定令人吃驚，因爲她要殺死來如風。

客房中，萬小紅侍候來如風。

只見她先把來如風的外袍解

去，再把來如風的尖刃放一邊，來如風口袋裏的銀子也不多，她笑笑把它擲在床頭上。

於是，那伙計托着一碗刀削麵走進來了。

他把麵放在桌子上，笑道：「來夫人，妳就吃這一碗麵呀，要不要滷味？」

萬小紅一笑揮揮手，道：「盡夠了，你去吧！等他酒醒了我帶他回家。」

伙計道：「別客氣，來大俠幫了咱們，一切招待全免費，妳想要甚麼儘管開口呀！」

他是熱情的，卻換來萬小紅瞪眼。

萬小紅道：「不叫你別來打擾他。」

伙計忙點頭，口中還說：「是，是。」

伙計把房門拉上了。

萬小紅看看來如風，她冷笑了。

萬小紅伸手拍打着來如風那又紅又燙的面頰，她左右的拍打着，當然打得並不重。

萬小紅便是眞的打，來如風也不會有甚麼反應。

* * *

山西人做麵食是出了名的巧，這酒館的刀削麵可也眞稱得上好。

萬小紅扒吃完，她再看外面，唔，天快黑了。

萬小紅再回頭看床上，來如風的打鼾聲更響了。

來如風眞的沉睡了。

萬小紅拉下窗，把門上閂，回過頭，她好像改變主意了。

她走到床邊，冷冷的道：「做萬家莊的女婿有甚麼不好？你偏要在江湖上當流浪漢。」

萬小紅忍不住低頭吻來如風。

只不過萬小紅只吻了一下便抬起頭，道：「臭酒味道眞薰人吶！」

她取過桌上的茶水喝了一大口，轉過頭，又對來如風瞄了一眼，萬小紅再一次的冷笑了。

她冷笑着拔出腰帶上的尖刀。

萬小紅要殺來如風了。

來如風做夢也沒想到，他會在這時候落在萬小紅的手上，他更想不到自己會挨刀。

江湖人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每件事情都能料到，這個人就是神仙。

世上那裏有神仙？

世上只有天天上當的人，而上當便是沒料到會發生的事情。

* * *

萬小紅的尖刀在來如風的脖子上抹過去了，她咬緊了牙。

那把尖刀抵住來如風就要刺下去了，但萬小紅突然變了，變成一副饞嘴的模樣。

只見她的舌頭自牙縫中露出來，用力的舐着她那熱熱的雙唇。

於是，她把尖刀收起來了。

只聽她自言自語，道：「來如風呀，你既不是童子之身，我萬小紅也不是貞烈女子，且拋開那惱人的恩恩怨怨不去管，就叫咱二人在這裏顛鸞倒鳳唱唱那合歡曲兒吧！」

接着，她又把內衣脫光了，像一條游魚般滑入被子裏去了，她抱住了熱烘烘的來如風，就好像她抱的是熱烘烘的一個大太陽。

約五斤的花雕在來如風的肚子裏發了酵，弄得他全身熱燥燥的。

來如風被萬小紅猛一抱，他發出「啊」的一聲叫，但旋即又睡着了。

萬小紅膽子眞大，她在被子裏剝衣褲。

她當然是剝來如風的衣褲。

她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來如風的衣褲脫光，嚄，萬小紅宛似一頭母獅，她吻起來了。

她吻在來如風的脖子上，也吻着來如風的肩頭。

萬小紅發覺，來如風眞的力氣大，只看來如風的一身堅硬如石的肌肉，就知道他的力道大。

萬小紅捏着來如風的胸膛，她像男人撫摸女人奶子那樣的，不但摸而且也旋動着。

萬小紅漸漸的把整個身子貼上去，她半跨在來如風的身上了。

灰暗中萬小紅的雙目泛紅，她在被裏不停地扭動。

突然間，她一聲低呼，忍不住爬在來如風的身上顫抖不已！

而來如風忽然全身一緊，他不但下面完了，而且張口忍不住打了一個大噴嚏。

「乞嗤！」

來如風原本是熟睡的，他怎知自己已成了「被害人」？

就在萬小紅一陣子的玩弄中，他再也忍不住的先是打了個噴嚏！

這也是正常現象，當一個人蓋着被子熟睡中，那被子忽然一掀一蓋，便會令下面的人有忽冷忽熱的感受。

來如風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忍不住「乞嗤」一聲！

來如風從迷糊中醒過來了。

猛地可裏，來如風感到脖子上一涼，經驗告訴他，有人要殺他了。

來如風仍然不睜開眼睛，他卻問：「誰？」

他甚至仍然兩臂左右分，卻也感到下面有一件濕濕東西，他心中冷笑了。

來如風十年來在江湖打滾，他明白，江湖上有採花賊，但採花賊不一定就是男人，也有女人，而且

眼前就有一個。

* * *

「嘻！」

「妳是誰？」

「爲何不睜眼看看呀！」

來如風睜眼一看，他吃一驚！

他心裏吃一驚，臉上仍然古井不波。

「妳，萬大小姐呀！」

「嘻……來如風，你還有何話說？」

來如風道：「有，只不過我不喜歡有人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

萬小紅道：「你雖然不喜歡，我依然不拿開。」

「怕我反抗？」

「不錯！」

「妳想怎樣？」

「你有甚麼話說？」

來如風道：「有說不完的長話，如果改爲短說，只不過三言兩語。」

他頓了一下，又道：「萬大小姐，我發覺妳這一身細皮白肉很光滑，香又美，男人如不拜倒在妳的石榴裙下，他娘的，這個男人準是猪。」

萬小紅吃吃一笑，還低頭香了來如風一下：「那麼，你如今拜在我石榴裙下了？」

來如風道：「不，我是猪。」

「叭」！

萬小紅打了來如風的嘴一巴掌，叱道：「可惡！」

來如風笑笑，他挨一巴掌後無反應，仍然笑哈哈。

「萬大小姐，咱們這是全套了吧？」

「你這話有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全套妳不懂？」

萬小紅道：「你不但武功怪異，你的話也刁鑽，我不懂你說的甚麼全套。」

哈哈一笑，來如風道：「所謂全套戰爭，這包括了咱們會動過刀，如今再由妳發動，咱們床上又幹了一仗，文的武的全有了，這不是全套是甚麼？」

「叭」！

萬小紅又是一巴掌，來如風火了。

「萬大小姐，妳大概這樣打人打習慣了吧？」

萬小紅道：「你說呢？」

來如風道：「萬大小姐，咱們總不能就這麼的光赤裸裸的相對吧！」

萬小紅忽然雙肩一聳，她流淚了。

眞是反常，來如風道：「妳大概興奮過度，忍不住流淚。」

萬小紅的另一手又要打，來如風便在這時候左右手疾伸，他不但握住打來的手，也把架在脖根上的尖刀撥開，疾快的反手奪下萬小紅手上的尖刀。

萬小紅未及掙扎，來如風已挺坐起來了。

萬小紅順勢把臉孔貼上來如風的胸口上，她的手卻在下面抓牢。

她抓住甚麼了？當然是來如風要命的東西，要不然爲甚麼來如風苦笑了？

「你要殺我吧？」萬小紅還閉上眼。

來如風道：「我沒殺妳的理由呀！」

「你不是沒理由，你怕我揪掉你的命根子。」

「就算是吧！」

「你承認了。」

來如風又是一聲苦笑。

萬小紅笑了，她帶淚的笑道：「來如風，你來做我們萬家莊女婿，好嗎？」

來如風道：「就爲了七王爺的那些寶物？」

萬小紅道：「你難道不愛寶？」

來如風道：「我比任何人都愛寶，因爲我需要呀！」

萬小紅道：「那就同我一齊回萬寶山莊去，來如風，你不會吃虧的。」

來如風道：「萬大小姐，妳願意聽我一句肺腑之言嗎？」

「你說！」

「回去吧，我有預感，我們大伙都有預感，那些寶物值錢，但命更値錢。」

萬小紅吃驚的道：「有甚麼預謀嗎？」

來如風道：「我們正在查，至於要多久才水落石出，那就難說了。」

萬小紅道：「來如風，直到現在你才說了一句正經話，不過，我還是弄不懂。」

來如風道：「那就裝糊塗吧，難得糊塗。」

萬小紅道：「你能不能多透露一些？」

來如風道：「不能，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

萬小紅急問：「甚麼事？」

來如風道：「妳以爲我來如風是個侍候韃子的人吶，妳以爲我去高攀七王爺忽必顯呀？放狗屁！」

萬小紅一楞，道：「你……」

來如風道：「韃子進了關，百姓沒褲穿，咱們來家村的人餓死了一大半，妳想我會怎麼樣？」

來如風咬牙切齒的說着，可也令萬小紅鬆開了手，也睜大了眼睛看。

她很想在來如風的臉上發現些甚麼。

「來如風，原來你是……」

來如風低頭吻住萬小紅的嘴，萬小紅的話便也就此停住了。

萬小紅雙手摟抱，來如風卻又不吻了。

「萬大小姐，回去吧！有消息的話，我來如風一定送去妳老爹那裏，絕不食言。」

萬小紅也知道來如風是個說話算數的人，她對着來如風點點頭。

「來如風，我相信你的話，只不過……」

來如風看看窗外，道：「妳還有話問？」

萬小紅道：「我想問問，咱們之間的事怎麼樣？」

來如風道：「咱們之間有甚麼事？」

萬小紅張口咬住來如風的右耳朵，她還發出「哼」聲。

來如風猛掙脫，道：「妳怎麼咬我？」

萬小紅道：「我們都已經水乳交融了，你難道不打算娶我呀？」

來如風道：「嗨嗨，大小姐，妳怎麼又來了，妳認爲我來如風是個有女人的材料？」

萬小紅道：「你除了性子野一些，那一點也配有女人的呀！」

哈哈一聲笑，來如風道：「我不想妳挨刀子。」

萬小紅道：「這話怎麼說？」

來如風道：「萬大小姐呀，妳應該知道我的話是甚麼意思的。」

萬小紅道：「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大小姐，在江湖混十年，我弄了不少銀兩，妳明白我專找大亨霸主們索，當然我總是無往而不利，可也得罪不少惡名昭彰的梟雄，這些人無時無刻想剝我的皮，抽我的筋，吃我的肉，如果妳當我老婆，他娘的，難免不被他們使暗手坑了妳，也許……萬家莊也免不了遭殃，你這不是帶給妳老爹大痲煩？」

萬小紅一聲冷笑，道：「我不怕！」

「我怕。」

「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來如風道：「我怕我的罪過更大了。」

萬小紅一聽，道：「你眞會推辭呀！」

來如風聽得萬小紅的口氣已鬆，便笑笑，道：「萬大小姐，起來吧，趁天黑回去吧，今夜只當沒發生任何事，妳忘了，我也忘。」

萬小紅道：「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來如風，這一輩子我要跟定你了。」

一怔，來如風又笑了。

萬小紅道：「你笑甚麼？」

來如風道：「萬大小姐何時變得如此執着了，把情看得如此珍重？」

萬小紅道：「當我遇上一個令我醉心的男人之後，我就情深意濃的醉心於這個男人了，而你，來如風，你叫我醉心極了。」

來如風道：「謝謝，謝謝！」

萬小紅道：「別逗，我會以行動証明的，來如風，你等着瞧吧！」

她掀被而起，匆匆的穿好衣褲，拾起她的尖刀。

萬小紅站在床前，道：「來如風，你把消息傳到萬家莊，這要多久呀？」

來如風道：「不知道。」

萬小紅生氣的道：「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大小姐，妳怎麼不多想想，我總得去查吧？我可以告訴妳一件事，你們連進入老爺嶺都不易！」

萬小紅道：「我們已知道關洛鏢旗插在谷口了。」

來如風道：「所以妳回去按兵別動呀！」

萬小紅迷惘的走了。

* * *

斗轉參橫，東方泛起魚肚白，酒館的伙計提着一桶熱水往來如風的房間走來，卻發現來如風要出門走了。

伙計忙上前，笑道：「來大俠，熱水來了，你同你的夫人洗把臉，前面熱好一壺老酒，又有剛出籠的小包子。」

他往屋內看，不由又問：「來夫人呢？」

來如風笑笑道：「甚麼來夫人？」

伙計吃驚的道：「就是昨夜同來大俠一個炕的那位女人呀！她……長得眞好看！」

來如風不笑了。

「你眞看到美女了？」

「她說是你的夫人呀！」

「別逗了，我根本沒結婚，你呀，大概遇見鬼了。」

伙計一聽，全身不自在。

「來大俠，你是眞的沒看到那女子？」

來如風道：「鬼見我後躲得遠，因爲……哈……鬼怕惡人，你說是不是？」

伙計果然吃驚了，他咕噥着：「眞的有鬼呀！」

來如風吃了包子喝過酒，他拍拍肚皮笑道：「告訴你們老板，雙方各不相欠，我走了。」

伙計送到門口，他還左看右瞧的，以爲眞的有鬼了。

來如風走得快，他往城中走去，在他的臉上有了笑意，因爲他這是去找一個人，那個人不是別人，花子幫八袋幫主「俏佳人」席美姬是也。

＊　＊　＊

來如風知道一件事情，欲在太原城找到席美姬，就得去太原城北門口的城隍廟。

席美姬不住城隍廟，雖然那兒有不少身披痲袋的竿上兄弟，但席美姬不會在那裏。

來如風從東大街往北轉，迎面匆忙的來了兩個花子，論年紀這二人足可當席美姬的爺爺。

兩個老花子都是滿頭散亂的白髮，有一個嘴巴凹陷，看來沒有一顆牙了。

兩個人迎着來如風便愉快的笑了。

來如風認識這二人，忙點頭，道：「嗨，吳長老與王長老呀，我正要找二位呢！」

姓吳的也只有大牙了，他吃吃笑得有趣，好像漏氣的皮球，笑道：「來大俠找我們幫主呀？」

來如風道：「席幫主找我？」

姓吳的點點頭，道：「來大俠，你快快往東門追，追得早可看熱鬧，追得晚了沒戲看。」

「爲甚麼？」

「我們幫主知道你還在太原城，所以命我們二人通知你，說是……」

他面向姓王的又道：「說是甚麼來着？」

姓王的口中有一條大舌頭，他接道：「幫主說，有幾個厲害的人物去追甚麼……和本初這韃子去了。」

只一提到和本初，來如風精神就大振了。

「快說，是那個城門？」

二人一齊指，說話帶漏風的道：「東城。」

來如風撥馬便疾馳而去。

當然，來如風是去追和本初去了。

＊　＊　＊

來如風一路前進，他心中想着和本初。

和本初打算往北走，雁門關在北面，他沒被萬家莊的兩個女子抓到，如今改走娘子關。

娘子關在太原東方，那要越過高原才可到達的。

只不過來如風只追到黃土高原下，他抬頭看，高原之上似乎塵土飛揚，風刮黃沙起，似落山風般刮到高原下面來，便也令來如風一怔！

來如風不再猶豫了，他拍馬直往兩千公尺高的黃土高原上盤馳去了。

黃土高原上面大樹少，矮林子卻不少，高粱成片似海那麼一望無際，風刮青紗帳，嘩嘩啦啦的，誰都知道這兒野狠多。

來如風追上高原的時候，只見遠處矮林之中人影兒晃動，似乎傳來喊殺聲。

果然，矮林子裏有人幹上了。

＊　＊　＊

那片矮林眞不小，足有五七里那麼寬廣，官道打從林子中央延伸往東方。

來如風拍馬剛趕到，先看見一個粗壯的漢子把另一個人反臂和挾着脖子，一步步的往一匹馬推去。

來如風只一看便笑了。

當然，那粗漢也楞了一下。

不等來如風開口，粗漢已大聲道：「來如風，你不會是來攪局的吧？」

來如風躍落在馬下，他哈哈的笑道：「不是攪局來的，我是來救人的。」

「救甚麼人？」

「呶，你抓的這人呀！」

粗漢怪吼如虎，臉皮也在顫抖，鬢邊青筋一根根的暴起，他吼道：「你他娘的是不是漢人吶？」

來如風道：「我比你還漢人。」

粗漢道：「那你爲甚麼救韃子？」

來如風笑笑，道：「這個問題擱一邊，你先把這人交給我。」

「憑甚麼？」

那被制住的人不能動，對着來如風直翻眼，他正是「西域巧匠」和本初。

來如風只一看就知道和本初有口難開了。

他走近前，對和本初點點頭，道：「和老，你又落難了，只不過我來得巧極了。」

和本初直點頭，卻被粗漢在屁股上踢了一腳。

來如風再抬頭看，嚄，二十幾丈外，一女三男圍緊了一個女的幹得可眞猛烈，叱吒聲不斷的傳過來。

這裏的四男一女並非別人，「寒山四虎」同他們的大妹子包成玉是也。

來如風面前這粗漢，乃「寒山四虎」中的老四包成鐵，兄弟四人均是使一隻虎爪。

仔細看他們的兵刃，虎爪宛似三把尖刃帶個利鈎在上面，那玩意在動上手時比刀還霸道！

「叭」的一聲響，和本初被包成鐵摔在地上，反手自後背拔出三尺虎爪在手中。

來如風哈哈笑了。

「包老四，你打算同我動手？」

「我不打算，只不過你若插手管這檔子事，我包成鐵和你拚命！」

來如風道：「何必呢？我也曾在寒山壩上做過客人，大家交情非泛泛呀！」

包成鐵道：「別提那檔子的

事，我大妹子至今還在恨你這小子無情無義吶！」

來如風一笑，道：「這是甚麼話，我可是拿你們當親兄弟看待呀！」

包成鐵道：「你若拿我兄弟當自己人，那麼，你立刻往大道上走，咱們還送你一把程儀，如何？」

來如風道：「程儀免了，只把和老交給我就成了。」

包成鐵大怒，叱罵道：「油嘴滑舌呀，老子說了半天，你這小子還是食古不化，那就馬下見個眞章吧，小子。」

來如風道：「包老四，我可不是三腿踢不出個屁的人，你若今天賣面子，他日必有你的好處。」

「呸！」

包成鐵往地上一吐，還眞吐出一口唾沫星子亂飛。

「來如風，江湖上都知道你的作風，誰不知你只進不出呀，你得了吧！」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叫聲。

「來如風呀，你還囉嗦甚麼，和老交由你了。」

來如風立刻聽出這是「俏佳人」席美姬的聲音，於是，他回應了。

「席幫主，妳寬心的幹吧，和老是我的了。」

他這裏才把話吼過去，便見一個身材高瘦，頭挽高髻的大姑娘，舉着一把半彎不彎的尖刀過來了。

這女子邊跑邊叫：「來如風，來如風，我看你今天往那裏跑？」

面對來如風要出手的包成鐵嘿嘿笑了。

「來如風，我妹子找你拚命來了。」

來如風卻哈哈笑了。

「噗嚕嚕」聲甫落，嚄，來如風面前已站着一位美嬌娃，別以爲包家兄弟四人長得凶悍，他們的這個妹子卻長得嬌俏。

俏嘴巴先是一翹，杏目溜溜上下翻，包成玉看個仔細之後，才低聲道：「你還活着呀！」

來如風笑笑，道：「妳乾脆說我怎麼還沒死吧！」

包成玉道：「我希望你死了！」

來如風道：「爲甚麼？」

包成玉帶着些許幽怨的道：「因爲我得不到你，我也不想別人得到你！」

「所以你咒我死呀？」

「沒錯！」

「我沒得罪你呀！」

「你在壩上不辭而去，你已經得罪我了！」

來如風無奈的道：「我親愛的包大小姐呀，天下那麼多男人，妳何苦偏要我？你會後悔的。」

包成鐵在一邊吼叫了。

「來如風，後悔也是我妹子的事，你操他娘的甚麼心呀！」

來如風抗議的道：「你怎麼不想想，你眞想你的大妹子當寡婦嗎？」

包成鐵怒叱道：「你當了寒山壩上的女婿，天下誰敢再動你一根汗毛，你這小子偏不識抬舉。」

包成玉道：「來如風，你怎麼說？」

來如風道：「丁是丁，卯是卯，咱們先別談妳的那一段，先把和老放了，如何？」

包成玉咬咬唇，道：「你休想！」

來如風道：「包姑娘，妳要同我動手？」

包成玉道：「若我們動上手，我非殺了你不可！」

來如風道：「喲，愛之深，恨之切呀！」

包成玉道：「不爲我用便毀之。」

一邊的包成鐵笑嘻嘻的拍巴掌，道：「好，妹子眞乃看得開，提得起放得下，不愧是咱們壩上的女羅刹。」

他剛說完，包成玉已白了他一眼。

竟然有說自己的妹子是羅刹女的兄長呀！

側頭看看站不起來的和本初，來如風暗自咬咬牙，道：「也罷，看樣子只有幹上了。」

包成鐵大聲對他的妹子，道：「阿玉呀，妳在側面殺，往這小子要害處扎，正面交給四哥了。」

包成玉道：「四哥，你可要小心兜緊了，千萬別叫他再逃掉！」

來如風卻哈哈一笑，道：「娘的，拿我姓來的當成麵人捏呀，就憑你們倆？」

包成鐵厲吼一聲，道：「你這小子接招吧！」

「殺！」

這一聲尖叫乃是包成玉叫出來的，她的刀幾乎帶起一聲刺耳的「絲」！

來如風一聲冷笑，他的刀與棒疾如電閃般，便見他一個轆地旋，空中響起一聲爆裂，便聽得包成鐵一聲「噢！」

那包成玉的刀劈空了，卻被來如風在下盤伸腿猛一勾。

「哎唷！」

「叭！」

包成鐵的虎爪幾乎被來如風的棒子擊落，而包成玉卻已跌在地上了。

包成玉忍不住一聲大叫：「來如風，你要死了！」

她此刻還來這句撒嬌的話，倒令來如風一笑。

「阿玉呀，妳就自己爬起來

吧！」

來如風正欲去拉和本初，突聽得遠處傳來尖聲的叫喊。

「來如風，你還不快來呀！」

這是席美姬的聲音，來如風只一聽便知道。

他不去拉起和本初了，拔身騰空而起，立刻奔到一個斜坡上。

正在同席美姬拚鬥的「寒山四虎」中的包成鋼、包成金與包成銀三兄弟，一見來如風到來，他三人當然大吃一驚！

只聽得包成鋼大聲吼：「別打了！」

「颼」聲起處，包氏三兄弟疾退在林邊上，那包成鋼指着來如風，道：「小子，你把我們的妹子怎樣了？」

來如風已走近喘大氣又拭汗的席美姬，聞言立刻笑了，道：「她很好呀，還能夠張口罵人吶！」

包成金道：「我們老四呢？」

來如風道：「很好呀，㕭，你們看，他們二人走過來了！」

是的，包成玉歪着上身走來了。

她一邊走，一邊吼：「來如風，你缺德呀，我絕對不放過你！」

包成鋼忙迎過去，小心的問道：「阿玉，他傷到妳甚麼地方了？」

包成玉道：「來如風他絆了我一跤，可惡呀！」

包成鋼對來如風惡狠狠的瞪一眼，道：「來如風，你怎可以對我妹子使壞玩陰？難道你不知道我這大妹子對你的心意？」

來如風嘆口氣，道：「包老大，你擔待了，我消受不了令妹的抬舉呀！」

包成鋼叱道：「這是甚麼話？」

這時候席美姬過來拉住來如風，道：「少來兒女情長了，來如風，咱們護着和老回太原，唉，和老的車伕倒楣，被他們兄弟以虎爪扒出腦漿，死得很慘！」

包成金吼道：「死個韃子兵，有甚麼大驚小怪的？」

來如風道：「你說得好輕鬆！」

包成金怒道：「咱們不像你們，抱住韃子的粗腿叫乾爹，娘的，你們眞丟盡咱們漢家兒郎的臉了。」

來如風哈哈一笑，道：「別罵了，有人想抱還抱不到吶，哈！」

包成金怒道：「爺們不屑抱！」

來如風看看席美姬，他對席美姬道：「聽聽，他罵人還挺神氣吶！」

席美姬道：「別同他們囉嗦，咱們走！」

突聽包成玉尖聲道：「來如風，你不能走！」

來如風道：「包家妹子，你打算留住我？」

包成玉道：「沒錯。」

來如風道：「留下我想怎樣？」

包成玉道：「把你帶回寒山壩上去！」

來如風道：「幹甚麼？」

包成玉道：「你以爲我會幹甚麼？」

來如風嘆口氣，道：「各位，你們能聽我一言嗎？」

包成鋼道：「說吧。」

來如風指着遠處仍然躺在地上的和本初，道：「你們的目的我知道，抓了他爲你們帶路去盜寶。」

包成鋼道：「忽必顯弄了不少價值連城的寶物，他都帶進棺材去了，娘的，那些寶可是咱們漢家的，人死了還不放手呀！」

來如風看看席美姬，只見席美姬在搖頭。

來如風拍拍手，道：「一時間也說不清楚，只不過我勸各位先回寒山，俟我弄清楚之後，消息必會盡快送到各位那裏，如何？」

包成金道：「甚麼消息？」

來如風道：「我說過，一時間還無法弄明白。」

席美姬接道：「包家賢昆仲，我席美姬沒忘了咱們是漢人，各位該放心了吧？」

包成銀冷冷一笑，道：「少來這一套，花子幫等着發財了，我們放了那老頭兒，你們挾持他去尋寶，你不是把包家爺們當豬嘛！」

席美姬抬頭厲芒一閃，道：「我們送他回太原，各位如果不相信，跟去看呀！」

包氏兄弟無奈，他們心中明白，想打架有個難應付的來如風，打下去必沒好結果，於是，包成鋼咬咬牙，道：「也罷，來如風，話可是你說的，咱們在寒山等你的好消息，你這小子千萬要守信！」

來如風拍胸口拍得「叭叭」響，道：「放心吧，包老大，來如風必令你滿意。」

包成鋼四下看，忽然一聲吼：「兄弟、妹子，咱們回寒山了。」

五個人齊奔到馬匹前，那包成玉在馬上重重的看着來如風，道：「我在寒山等你來，你要快來！」

來如風道：「包妹子妳好走哇！」

只聽得包成鋼一聲叫：「嗨！」當先拍馬而去。

原本熱鬧的矮林官道，如今變得冷清了。

＊　＊　＊

走着，席美姬對來如風道：「來如風呀，我發覺不少女人喜歡你呀！」

來如風道：「有個女人就不愛我。」

「誰？」

「妳呀！」

席美姬哈的一聲笑了。

來如風又道：「只不過，我心裏有數，竿上兄弟我惹不起，咱們還是保持一定距離。」

席美姬看看這大片矮林子，收住笑容，道：「來如風，我問你，你怎麼會在太原不離去？」

來如風一笑，道：「席幫主，這話多此一問。」

席美姬道：「怎麼說？」

來如風道：「你我心中都明白。」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大家都明白，嗯，我是說咱們七人都知道彼此心中想些甚麼！」

席美姬道：「來如風，你這個鬼靈精，你以爲我心中在想些甚麼呀？」

她款款柳腰斜目眺，小嘴微微翹。

來如風一聲哈哈，道：「席幫主，難道會輕易放棄那些寶物嗎？」

席美姬哈哈笑起來了。

來如風也跟着哈的一聲笑，道：「如何，說到妳那心坎裏面了吧？」

席美姬撇撇嘴，道：「你也承認爲了寶物，是嗎？」

她伸手拍拍來如風的臂，又道：「這麼吧，咱們聯手，如何？」

來如風卻搖搖頭，道：「席幫主，這件事只怕是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你不打算合作？」

「能合作嗎？」

「爲甚麼不能？」

來如風道：「奪寶之人最是貪，得寶之後更加的貪，多少人死在貪字上，席幫主，我來如風奪寶，卻也不想爲寶而亡！」

席美姬美眸一寒，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來如風道：「一旦面對七王忽必顯的那堆無價之寶，你我之間便由聯手而變爲敵手了，妳說是不是？」

席美姬道：「咱們平均分呀！」

笑了！來如風道：「分？如何分？寶物各有特色，價錢相差極大，如何分？」

席美姬冷笑，道：「來如風，你決心單獨行事了？」

來如風道：「這話是你說的。」

席美姬道：「你到底作何打算？」

來如風道：「先把事情弄個明白，何時下手，那得明白全部事情眞相才決定。」

席美姬吃吃笑了。

她笑起來十分誘人，那一雙原本又大又圓的眼睛，立刻像初升起的兩個彎月，瞇瞇的，俏俏的煞是好看。

來如風微笑，他只一看到席美姬的模樣便會微笑。

席美姬道：「來如風呀，你個鬼靈精，你又發現甚麼令你疑惑的怪事？」

來如風道：「有兩件事情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席美姬道：「說來聽聽。」

來如風道：「第一件，七王爺把他一生收集的寶物帶入陵墓之中，但他爲甚麼會放過爲他營造陵墓之人？七王爺難道不怕和本初起貪婪之心？」

席美姬直叫着：「多慮了，你多慮了吧！」

「怎麼說？」

席美姬道：「我問你，和本初是甚麼地方的人？」

「西域！」

席美姬道：「和本初是眞正的蒙古人，他與七王爺是同族，你想和本初會動七王爺的東西嗎？」

來如風道：「就算親兄弟又怎樣，父子爲寶反目成仇的也不少呀！」

席美姬道：「如果和本初已得了七王爺重賞，或者他是個忠心之人，那也並不爲怪吧？」

來如風乾乾一笑，道：「所以我還在查呀！」

席美姬道：「另外一件事呢？」

來如風道：「這另一件乃是這西域巧匠，他怎麼敢明目張膽的坐上大車回塞外，他甚至也沒有帶保鏢或衛士，這就令人起疑了。」

席美姬兩手猛一拍，道：「喲，這一點我怎麼沒有想起來，還眞的有些怪！」

來如風道：「席幫主，妳總算弄明白了一件事，只不過我請妳別對外人提，等我把事情想通之後再計較！」

席美姬不開口了。

她對來如風使眼色，因爲二人就快走到和本初身邊了。

來如風當即走到和本初身邊蹲下來，他搬動和本初的身子一看，突伸一指點在和本初的氣海上。

「啊！」

和本初眼一亮，叫了一聲之後才開口：「瞥死我了，哎唷！」

他露出一副不勝痛苦的樣子，眼睛溜溜轉動着。

來如風一聲乾笑，道：「和老呀，你爲何改道呀？」

吃力的坐直身子，和本初先對席美姬點點頭，還稱謝的道：「席幫主呀，多虧妳伸出援手了，你……還有來大俠，咱們七王爺沒交錯人，二位果然忠義之士也。」

席美姬道：「別那麼說，花子頭只是碰巧遇上。」

（未完・二）

上文提要：王小石一伙黑夜過森林，都是由三枯大師開路而行，這位大師認識不少綠林好漢，不管黑道、白道、官的、民的，都對他尊敬，所以有他在，羣俠的逃亡歷程就順利多了，他為何這樣維護王小石，據猜測可能是天衣居士生前安排接應他愛徒的人吧，衆說紛紛之際，羅白乃猜說是「女友」，因為「大師」俊俏有度……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俏溫柔中陷阱　俊和尚救佳人

王小石道：「我不是和尚，我吃肉的。世上也有百無禁忌的大師，酒色財氣，無一不沾，儘管他可能佛法精深，已入化境，但我還是瞧不起的。既是佛門高僧，就該修行，我不是修佛的，我只想少作孽，能少殺一生命，就少殺一生命，我能因少吃一口肉，多活一條命，何來而不為之哉？要我殺了吃，我不幹。但已殺了的、烹了的，我無法使之死而復生，不如用牠有用之肉體，以果我腹，讓我之有用之身作有用之事，我便吃了也無不安。」

唐七味則問：「但你也不是不殺人的，傳宗書也死於你手，你不殺生卻殺人，豈不矯情？」

王小石道：「那要看我殺的是甚麼人？我一向的原則是：殺一人以活天下人，我樂而為之。要是殺的是蔡京、梁師成、童貫、朱勔這些人，我能殺必殺，下手絕不容情。我不主動去殺生，因為我不想作為這果報循環的起首人。凡事都有因果，一般人只見到現在的果，不知道還有遠因，而且，今天的果也可能是明天的因。有無報應，我不肯定，但因果確是循環的，你今天殺人，人明天殺你，或因而殺了別人，別人再殺他人，他人有一日卻不知因何殺了你——其實是有原因的：是你自己開始了果報的循環。所以我決不願作這惡報惡因的起始，但如果他人作盡惡事，害遍了人，那他已作了因，我就義不容辭的去讓他嘗得惡果。殺人如是說，世事亦如是觀。誰要先傷天害理，總有一天，也為天所傷，理所害。」

何小河盈盈笑道：「你這叫替天行道了？」

王小石笑：「這是天道，也是人心，天道就是人心。」

梁阿牛則問得直接：「我問句混話：你為何這麼多好兵器不用，卻偏愛用滿地都是的石頭？」

王小石答：「兵器再好，也須人打造，再好的利器，也勝不過自然妙造，我取之於大地，用之於人，戰天鬥地，自成一派。」

這回到班師問：「這一路來，恐怕我注意到你有兩個特別事兒，恐怕也是你的兩個習性，我也想跟你一樣，卻不知如何才能做到？」

王小石問：「我的壞習性多，老師說學，是客氣了，卻不知指的是那一樁？」

班師道：「你這一路來，無論環境多惡劣、多艱苦，只要一有時間就讀書、一有時間便習武，我學不來。」

王小石笑道：「人對自己有興趣的事，不會沒時間做。」

班師道：「可你武功已這麼

高，才識又好，還用這麼努力費神麼？」

王小石笑說：「我沒有才識，還不下死功夫，不是白活麼？若我有才識，再不下功夫，那就連這一丁點兒的才識也沒了。」

班師恍然道：「你的功夫原來就是這麼做來的。」

王小石道：「人在一生裏只能專心做好幾件事，甚至只一件事兒。我喜歡習武，因為它除了强身健體之外，又可濟世救人，而且它好玩。讀書也一樣，不同的只是：强的是心，健的是腦。人以為他怎麼一筆下去就是畫，一刀下去就見神，一下子就有妙着，一凝神就有佳句，其實那都是日常功夫，大才情都在小功夫上立起來的。」

本來該到唐寶牛問。

唐寶牛卻不問。

只喝酒。

他平常雖然豪邁，但不嗜酒。

而今卻一有機會，就酗酒。

所以反而是王小石問他：「你喝夠了沒有？」

唐寶牛答：「沒有。」

卻打了一個大酒呃。

王小石耐着性子道：「你可不可以不再喝了？」

唐寶牛直着眼咕噥道：「好漢子都喝酒。」

「你以前不是這麼想的。」王小石道：「能喝酒不算好漢，只是酒鬼。喝醉了對人對己，都不算好漢。」

唐寶牛歪着身子晃着頭說：「醉了好，醉了可以消愁。」

王小石嘆道：「一醉不錯可解千愁，但千醉卻是只跟自己有仇。」

到溫柔問王小石。

溫柔最認同(也有共鳴)的一點就是：

她也不喜歡吃肉。

她愛吃青菜水果。

她不嗜吃肉的原因，跟三枯大師、王小石卻有不同。

三枯是戒殺。

王小石是不吃活殺。

她是不吃喜歡的動物：

例如牛、羊、貓、狗、兔。

她也不吃令她覺得醜陋噁心的動物：

譬如老鼠、蛇、虫、蛙、鱷。

她吃與不吃，主要是喜歡還是不喜歡，與佛無關。

只不過，見性就是直指人心，見性何嘗不就是成佛？

不知佛的，未必就不是佛。

溫柔卻只偏着頭，側首看了王小石一會，問：「你是不是人？」

王小石笑了，笑得傻傻的，「你說呢？」

「你是人，」溫柔說：「為甚麼不會累？」

王小石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溫柔又說：「我從來沒見過你打呵欠，也沒見過你疲累。」

「我體力還好，」王小石指了指自己的心胸，「但這兒有時還是會累的。」

溫柔又凝視着王小石，好像準備要好好的「研究研究」這個人了。

「你知道你這樣一個一個回答人問題時候，像誰？」

王小石倒是一楞：「像誰？」

溫柔撇了撇唇，道：「像三枯。」

王小石一怔，道：「大師？」

溫柔的鬼心思又生出來了，就說：「那你不妨也有個稱號。」

王小石知道她要他問，他便問：「甚麼稱號？」

「六婆。」溫柔答。

說完之後，她臉上的酒渦兒可笑得一淺一深的，煞是好看。

王小石好似看得痴了。

一直沒問王小石的羅白乃馬上拍手叫好：「六婆大俠，三姑大師，哈哈，烏鷄白鳳丸，天生一對，天造地設！」

這種亂給人起名字，吆樂唱愁的事，羅白乃最是擅長。

溫柔聽了，却扳起了臉，叱了一聲：「蘿蔔糕，你嚷嚷甚麼！不給你一頓打不成！」

羅白乃馬上噤了聲，還不知自己踩了溫大姑娘那一條尾巴。

輪到三枯大師問了。

他只指指地上的石子，又指了指自己的心。

王小石亮了眼。

點了頭。

他也指指地上的石頭，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頭。

他們這一指一點間，似問了很多問題，答了很多問題，說了許多話語。

「你不是學佛參禪的嗎？」這回班師偷偷的問他徒弟：「他們在幹甚麼？他們在說甚麼？」

「他奶奶的！」羅白乃悻悻然道：「他們大概是說：你的頭我的頭都是石頭死人頭！」

那天晚上，來到「黑森林」前，三枯大師跟諸人說：「大家小心了，這兒很黯，老衲為諸位開路，但仍請留意當前。」

梁阿牛就咕噥着：「什麼留意當前，咱們八百里下來都提神吊膽的，一個黑森林算什麼！」

溫柔也湊着月色遙指笑問：「黑森林，可是前面山坡那一大片密林？是長得密集了些，看去却也不怎麼嘛。咱們刀山火海也闖過，也不覺得刀太利，火太燙，這黑林子也總不能把明白人染成黑菩提吧！」

說着就嬌笑了起來。

三枯大師知他們並不在意，就說：「老衲還是奉勸諸位，小心當下爲要。」

他年紀不大，還焉知是男是女，卻常喜自稱爲「老衲」，大家對他這稱號都甚不以爲然。

王小石見勢就笑說：「這『黑森林』在這一帶有點名氣，在江湖上也有名堂。」

方恨少也聽過些傳聞，於是配合王小石的話題，道：「對，曾有不少武林中立得起萬兒的人物，卻都折在這裡。」

溫柔仍不經意，只奇道：「這林子裡的蛇蟲鼠蟻、毒物猛獸，有這般厲害？」

王小石道：「這兒地形古怪，地處沼澤，瘴氣奇重，一不小心，容易失足，不可不防。而且這林子裡的一樹一葉，一草一木全是黑色的，泥作玄色，樹密而濃，盤根錯節，路僻難辨，晚上入林，摸黑着走，眞可謂伸手不見五指，得要小心爲人所趁。」

梁阿牛仍不放在心裡：「月黑風高，誰沒走過？一座林子，去他奶奶的，最多只能變出一窩子鬼魅來！我姓梁的還是抓鬼的呢！」

一談起鬼，溫柔倒有點變色。

她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是鬼這門子的事和鬼這個字。

於是她又開始憂怨了：

「雖然這兒有險，幹嗎要晚上才入林？天光白日的，不是平安得多麼？這不是閒着沒事，自找苦吃嗎！」

王小石委婉的道：「這你就有所不知了。這兒若從白天過，太陽一照，天氣轉熱，瘴氣就盛，毒氣氤氳，只怕除了不呼吸的山魈、殭屍之外，誰都過不了這偌大的一座林子，所以非得俟到晚上還眞渡不了這黑森林。」

王小石一提山魈、殭屍，溫柔又皺眉又苦臉的，跺足咬唇道：「叫你別提那什麼……什麼的，你還提！」

王小石陪笑道：「三枯大師要趕在晚上入林，也情非得已，爲的是大家的好，大家還是小心些好。我看這些天來他欲行又止，時緩時速，有時日夜兼程，有時晝伏夜出，想在這兩三個重要關卡上選上最好的時機渡去。」

三枯聽了，望了王小石一眼。

眼裡有無限謝意。

他知道他沒有白做，因爲畢竟有人了解他的苦心。

王小石也深注三枯一眼。

眼裏也有說不盡的感情。

他了解對方爲他們所做的一切，甚至知道無法以致謝來表達。

兩人微微頷首，約略一揖。

* * *

溫柔卻看不過眼。

她悻悻然的道：「鬼就鬼，陰便陰，什麼黑森林不黑森林的，我溫柔就硬橋硬馬的闖它一闖，用不着眉來眼去的。」

三枯忙道：「我們一路上停停走走，確是要選準時機，過前邊四個大關。『黑森林』便是其一。我選定今晚有月光照明，趁此渡過，可防黑中有變，可惜天有不測之風雲，今夜風大，密雲四起，只怕浮雲掩月無定，這是誰也料不定的了。有月色時好走些，沒月光時只有闖，大家最好魚貫而行，首尾呼應，讓唐巨俠走在中間。」

大家見他說得認眞，也不敢掉以輕心。

他們由三枯大師開路，王小石押後，唐七味和梁阿牛一前一後夾着居中的唐寶牛。

唐寶牛也眞的默默地走在這一行人的中間。

要換作平時，他一定會認爲讓他居中而行，是受人保護，是莫大的恥辱，是對他能力的輕侮，他是絕對不會接受的。

而今的他，卻不吭一聲，不發一言，只跟着大衆走。

他是逆來順受？

還是不爭意氣？

抑或是根本沒有了感覺，失去感覺了？

這好一個天神般的虎漢，而今，卻常默默垂淚、黯然神傷，到底是失去鬥志，還是生無可戀了？

月亮當頭照落。

黑林遇月分外明。

可是要是一個人內心是抑鬱、幽暗的，月再明，日再亮，再也照不進他心頭那無底深潭裡了。

可不是嗎？

* * *

「可不是麼？」溫柔發現林子裡雖然一草一木都是黑的，但因爲總有些月光自葉縫間篩進來，走着走着，心裏也安然多了，便說：「這也沒什麼嘛。」

方恨少故意問她：「什麼沒什麼？」

溫柔便索性把話說盡了：「一點也不可怕，我還以爲是什麼地府冥宮呢，原來只不過是一座暗一點的林子。」

她話說到這兒，忽聽夜梟還是什麼的，呱呱呱呱的鳴叫了幾聲，還有什麼事物大力拍打着翅膀還是胸膛，且颼的一聲自她身後幾株林木之間滑了過去，身前不遠的一叢密草堆裡，還發出了幾聲像瀕死哀喚一般的呻吟。

溫柔聽得花容失色，再也不打話，只聽三枯大師在前面還是在說：「留意腳下，注意當前！」

溫柔嚇得心頭噗噗跳，也不得什麼也不去留意好了，她初時覺得自己越走越快，但到林子稍有空蔽處一望才知，原來不是自己走得快，而是月亮走得快；再走一程，這又省覺也不是月光走得快，而是雲朵隨風遊走舒捲飛快。

她這下才瞭解三枯大師選有月色普照之夜渡此密林的深意：要眞是初一到初五的月黑風高時，要渡這片密林，只怕還眞的過得更不易呢。

不過，現下這林子已渡大半，眼看沒凶沒險，但自己身畔這干討厭的豬朋狗友，老在平時說自己膽小，這回，總要威風威風給他們看看才算不枉了「溫女俠」這名號！

怎麼箇威風法？

得找個人嚇破他膽子才行！

溫柔想到這裡，第一個想到的，自然就是非羅白乃莫屬了！

嘿嘿，蘿蔔糕，看本姑娘這回還不把你嚇死也得嚇個屁滾尿流才好玩呢！

* * *

是以她踏着腳尖，摸黑脫隊前行，躡足到了羅白乃後頭，用力一拍羅白乃後膊，尖叫一聲：「嗚嘩！」

然後她就歡天喜地，一廂情願的想像，想像羅白乃給她嚇得三魂不見七魄、狗屎成了堆垃圾的樣子。

* * *

有所謂「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情形便是這樣。

羅白乃也不是沒給唬着，而是他經溫柔這大力一拍，大聲一叫，他就立即轉身，擺出個七情上面的驚嚇表情，且字正腔圓的說道：「哎呀！我嚇死了！我嚇死了！我眞的給妳嚇死了！」

大家聽了見了，都忍不住哄笑了起來，連夜行密林的緊張味兒也沖淡不少。

溫柔可謂「討了一鼻子無趣」。

這小崽子怎麼一早就已提防我會來唬他？

太過份了。

這回嚇他不死，下回得要嚇得他失心喪魂半瘋半癡才能消這心頭大恨！

溫柔百思不得其解：她卻忘了世上有影子這回事。

有光就有影子。

月光雖柔，卻也是光。

月下當然也有影子，這影兒還有個很美的名稱：叫做「月影」。

溫柔躡近唬人之際，一向機伶反應高於武功實力的羅白乃，當然是早已發現了。

溫柔嚇他？

怎麼辦？

卻不能避。

這小妮子是變態的，一旦嚇不着，以後就算嚇了氣，只怕她也準要把死屍也開棺劈蓋的揪出來嚇個不死不休才甘心的！

就只好讓她嚇了。

是以羅白乃便裝出了那個表情。

豈料溫柔仍是不滿意。

還十分不滿足！

她以爲羅白乃是故意調侃她，故而更不忿不平。

這時，三枯又在前邊苦口婆心的叮囑：「小心腳下，別脫行伍，留意當前，勿怠毋懈。」

王小石也在後頭提省道：「這時分，這當兒，就別嬉鬧了，還是提防……」

溫柔聽了，心中更是老大不悅：

這麼嘮叨，可一點都不好玩的。

這般嚴肅趕行，像什麼？算什麼？倒似江西的趕屍隊伍哩！

想到趕屍，溫柔心頭有了個映象，便發了毛，趕行幾步，忽腳下一軟，眼前一黑，呼地軟黏黏的什麼都像給一張黑色大布袋蒙住了，什麼都看不見了，什麼都沒了，黑了。

溫柔想要掙動，但眼前盡黑，她又偏離了隊伍，又苦於呼叫不出，只覺一團黑漆漆的直似有鬼魅妖魄似的，盡纏住自己臂腿，往地底裡拉扯。

她掙不動，也掙不脫，叫不出，也呼不得。

就像是一場噩夢。

一個黑色的惡夜裡的惡夢！

她慌透了，心頭裡一直在叫嚷：「死了死了……這次是撞鬼了，這回死定了……」

直至耳際傳來那一聲喊：「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打打……」

這連聲喝打，才把她打得直似霹靂一聲，醒了過來。

這才見到一點光。

月光。

還有另外一點光：

一柄精鐵打造的方便鏟在月下飛舞時，鏟口上映着月華所綻放的寒芒！

* * *

溫柔這才算「醒」了過來。

也站了起來。

接着下來，她發現不是自己「立」起來的，而是讓人給「扶」起來的。

扶她的是王小石。

眼前卻有人在連聲呼叱、交手、搏戰。

出手的是三枯大師，他（還是她？）身前身後身右身左，纏黏上

了幾個黑點黑影，像黑夜裡的妖魅一般釘着這個揮舞方便鏟的大師。

溫柔只看了一眼，便發現那幾個可怕的黑影子正是剛才黏貼着自己的「事物」，雖然她還沒弄清楚剛才發生了什麼事，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原來溫柔眞的是一脚就踩到陷阱裡去。

這陷阱當然是白高興、泰感動、吳甘心、郝陰功等人所伏下的。

他們首要的目標當然是：王小石。

萬一伏不着王小石，抓住了溫柔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摸黑行動。

＊　＊　＊

他們當然伏不着王小石。

所以就只好伏着了溫柔。

溫柔中伏之際，正好有多雲遮掩了月華，天地爲之一黯。

在這密林裡，可不止是一暗，而是全黑了。

他們立即纏住了溫柔，扣拿住驚慌中的她，要迅速藉地形遁走。

可是走不了。

可惜走不了。

因爲一人攔着了他們：是一名大師。

大師背着兩口行囊，手裡拿着支禪杖，禪杖上有九個圈環，一抖一動，便豁瑯瑯的響。

大師第一招却不是用禪杖。

而是用手。

用手一揪。

這一揪，便從這「大四喜」手裡搶走了溫柔，四人還待追奪，便遇上了大師的禪杖。

四人各用最陰毒的招式和攻勢，纏上了大師。

可是沒有用。

這時雲已破，月已出。

月照大地。

溫柔已脫險。

王小石已站在她身邊。

郝陰功攻三枯的頭，三枯輕輕揮杖，擋過了攻勢，反擊郝陰功的頭。白高興搶攻三枯的背，三枯輕輕化解，讓過了來勢，反打白高興的背。吳開心猛攻三枯下盤，三枯一一躍避，踹足飛蹴吳開心。泰感動要封住三枯的禪杖，三枯手揮目送，杖影如山，把泰感動封死在他的杖法裡。

四人雖如鬼似魅，但大師只揚聲叱喊：

「明頭來明頭打，
暗頭來暗頭打，
四方八面來旋風打，
虛空來連架打，
人來人打，妖來妖打，
神來神打，鬼來鬼打，
不來不打，來了就打，
我嗤！打打……」

只見郝陰功動手，郝陰功捱打。泰感動出招，泰感動捱打。白高興搶攻，白高興挨打。吳開心想攻，吳開心挨打。

四人盡皆捱了打，但誰都沒死，更沒傷，亦沒流血。

顯然是三枯大師饒了命，收了手。

打着打着，「大四喜」四人情知不妙，打下去也是挨打的份兒，對方若要殺他們，他們早已死到黑森林白森林黑森林裏了，於是互打眼色，皆知勢頭不對，扯呼一聲，各自滾的滾，遁的遁，退的退，溜的溜，全逃得影兒不見的去無踪了。

三枯也不追擊，只拄杖微笑。

月華下，他衣白如雪，像畫裡人物。

然而梁阿牛却正風頭火勢，殺意未消，提一對牛角要去追殺那四人。

王小石勸道：「窮寇莫追。」

梁阿牛兀自氣忿：「這幾個狗崽子的已跟踪了咱們一大段時日，幾次暗算不着，而今差點還害在他們手裡，却讓他們要走就走了？」

三枯大師伸手攔住梁阿牛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吧，他們到底也沒得手，我們何必殺人？」

梁阿牛猶自不甘，「難道要等他們得手殺了咱們的人才來還手？你是出家人，戒殺，我姓梁的向來一天殺七人八人不眨眼，殺七十八十不眼紅，殺個七八百兒的也不手軟！」

三枯只勸道：「要是他們不怕、不改、不知悔，遲早還會再來偷襲的，那時再殺不遲，不必急在一時。救人宜急，不急就救不了人了；殺人宜緩，一緩或許就能多饒一命。」

梁阿牛氣猶未消，火仍在冒：「饒這種雜種幹屁？又讓他們害人去了！」

三枯不禁皺了皺眉，只說：「阿彌陀佛，咱們總不能因爲這樣就名正言順的先去害人命吧？」

梁阿牛手上那對牛角卡察一交，竟敲擊出星火來，原來他在牛角邊上都鑲上鋒刃，大概是嫌牛角不夠利不夠銳，生怕刺戳下去人沒死得成吧？

王小石有意岔開他的話題：「你這兵器好別緻，江湖上除了你誰也用不趁手，非但是奇門兵器，還是冷門武器呢！」

梁阿牛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牛角，居然大嘴巴開闔了幾下，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何小河哼聲道：「那是他的寶貝！他家有一頭牛，養幾十年了，養出感情來了，一旦死了，他比死了老婆還傷心，從今也不喫牛肉了，把牛角切下來，當兵器用，用它殺人，萬一敵不過，直情就用它來自戕吧！」

梁阿牛感激的望了望何小河，道：「牠是我家養的老牛，我叫牠做『阿忠』，咱梁家三代人都看着牠長大、變老，最後死了，牠鞠躬盡瘁，已通人性，牠比忠僕還忠，牠死了，我留着牠一對牛角，這輩子都隨我生來死往。有了幾十年的感情，那是割不斷，捨不了的，人能有幾個幾十年？我另外還有一支角，那是遇上一頭病斃犀牛的紀念。不到生死關頭，我還眞不用上它，奇怪，我叫阿牛，我屬牛，伴我的，是頭牛；小時住也住在『牛角頭』屯子上，遇上的是頭有靈性的犀牛，兵器是牛角，脾氣也牛氣得很！」

他居然說着拐了個彎，又回到忿忿不平的主題：「我的牛角既已拔出來，不沾血是不空回的。牠已好久沒飲敵人的血了！」

「那容易，」三枯一面趁着月色爲大家引路，說着聊着已輕抬步出密林，再也不見暗算伏擊，「讓我給牠喝點血吧！」

說着，竟捋高自己左臂袖子，右手纖指一揮，「嗤」地標出一道血線，三枯用指按住傷口，將血濺射到牛角尖上，只聽滋的一聲，還冒了股綠煙，那牛角可眞的會吸血似的。三枯猶溫柔地道：

「這樣，它飲了血，你也不會想不開了吧？」

梁阿牛沒想到三枯大師竟會用自己的血來讓自己的兵器飲血，一時怔了怔，只道：「這……它再渴也不飲自己人的血！大師這又何苦呢！」

三枯抬眸平和的反問：「自己人的血和敵人的血，不都是人，都是血嗎？」

梁阿牛只說：「我只是心頭氣火，要殺人洩口氣！」

三枯凝眸溫聲道：「那你此際心頭的火澆熄未？」

何小河卻蔑然道：「只是心頭火起，却吹什麼牛皮，說什麼牛角一出，非沾血不回這等話兒，那天在六龍寺蓮池畔，你不也拔出牛角卻滴血未沾的收了工，交了貨嗎？」

梁阿牛本因三枯滴血，已氣消七八，聽何小河這一輪搶白，又臉上陣青陣白，弩氣言語不出。

方恨少却在此時更正道：「這妳就不該深究了。俗語有謂：『文人多大話，武夫吹大氣』有時爲自壯行色，自重身價，多講幾句豪話放語，什麼：『本人不殺無名之輩』、『刀一出手，例不虛發』、『老夫縱橫江湖四十年，未逢敵手』、『我教你後悔你娘爲何把你給生出來』之類的話，難免出口成章，說了也不覺誇張，不說還眞若有所失呢！」

何小河狠狠的盯了方恨少一眼：「我沒說你，你却來當架樑！」

方恨少舌頭一伸，霍地開了摺扇把顏面一遮，道：「對對對，我多說了，多話了，多事了，明兒剪髮的時候一齊把舌頭剪了。你還在淌血了，也不拿金創藥去止一止血！」

何小河却仍盯着方恨少：「你又好得那兒去？文人老愛吟詩作對，舞文弄墨，有個屁用？爲殺敵，寫幾個字就能教胡馬渡不了陰山？爲民除害，拿支筆可以教訓强樑匪寇？贏利尚且可進民生，勞作亦可促進收益，你這種文人除了酸溜溜、陰惻惻，計這謀那的而又不敢明刀明槍明目張膽的去爭名奪利，算什麼人物？却來批評我，踩我脚眼上來了。」

方恨少這下衝着了火山口，只在吐舌：「不敢，不敢。」

又嚷聲直叫：「大師，大師，快裹傷吧！三百頓米飯，才貯四滴血，千萬莫要折損了，白流了！」

何小河兀自氣虎虎的道：「小兔崽子！壞鬼書生！既找上了我老天爺的碴，却不敢蓋下去，算那門子的種！」

方恨少陡地翻跳了起來，却又忍了下去，只向班師咕噥道：「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

班師見這場面脣槍舌劍，那敢作聲，還退了小半步。

但方恨少的話還是給何小河聽入耳裡了，又衝着方恨少斥道：「什麼小人與女子難養，養你個頭！你們男人就好養了，管着吃飯，還要理他喝的，喝着吃飽了撐着，又想那個。你們男人跟狗呀牛的有什麼不同，難道好養了？給草不吃，晚上還沒學會吠呢！」

梁阿牛急叱一聲：「別罵牛！妳罵別的我不管，就別罵牛！」

何小河唬地一句：「我就知道牛是你的禁忌，但我可不忌諱這個，你不給說，我偏說，你奈我何就奈，不奈我何還是何小河！」

她一個女子，連開兩處火頭，却仍是風勢不減，見陣罵陣，處處針鋒。

方恨少只巴不得找到別的水源頭好澆火，他習慣了跟唐寶牛唱和，抓住他就說：「咱們不管阿牛，就問你唐寶牛的：剛才溫柔就在你身邊失陷，你怎麼不出手搶救搶救，你這袖手不理，就不當俠士吧，也總不成連人不當了！」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屈掌櫃派出李相公追殺毛幹，毛幹正與蔡龍王、丁成濤一齊喝酒，因此二人亦知道了秘密，李相公一人對付蔡龍王、丁成濤，蔡丁兩人險失腦袋，跳入黃河逃命，毛幹乘機開溜，並把李相公的坐騎拖陷在浮沙中。三人逃得性命，決定繞過風陵渡去太行山馬嶺關秦家寨，才走半天，丁成濤的部下趕來報告，姓丁的放火燒了他的莊院……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銀樓估玉價　掌櫃是冤家

其實由馬嶺關南下江南，何止數千里，這是趕着找人商量生存大計，如果只憑雙腿奔走，豈不誤事，再說秦家寨的人也不願見到大寨主旅途奔波勞累，馬房中有的是馬，再說總不能一人騎馬三人走路，成何樣子。

於是，毛幹三人眞正成了「禿子跟着月亮跑」，沾光不少。

四騎快馬離開了太行山東面的馬嶺關秦家寨，一路南下，眞所謂林深密青阻不住去路，萬壑爭流折不斷前程。

第四天上午，四個人已過了黃河而進入汴梁城。

夕陽斜照，沙城彩霞蔽空，毛幹與秦二壯等四人先在南門外找了一家興隆客店住下，毛幹對秦二壯三人道：「聞言中原大俠方溫中常到汴梁，趁着天未黑，在下先進城去看看，也許遇上舊識，或會問出那方大俠的行踪來，三位盡管歇着，晚上吃飯也不必等在下了。」

毛幹說完要走，蔡龍王道：「我同毛兄一起去，聽說這汴梁城好玩地方不少呢！」

毛幹連忙搖手道：「蔡兄千萬不可，既然那姓屈的又現江湖，像汴梁這種大地方，難免不會有他們的眼綫，所以咱們的一切行動，謹愼爲妙。」

丁成濤點頭道：「毛兄之言極是，要看景緻，咱們晚上出去。」

於是，毛幹在店中略加端整，人就溜出興隆客店。

其實毛幹心中眞正要辦的事，並非是想找到中原大俠方溫中，他實在想在這種十代王朝的都城，把懷中珍寶——長白雪玉脫手，因爲這地方有銀子的大店面，單就鼓樓街與馬道街就有好幾家，中原最負盛名的老鳳祥大銀樓就在那兒。

毛幹對這汴梁城相當熟悉，他進得南門一直朝北走，轉了一條大街就到了市中心的鼓樓，繞過鼓樓轉入馬道街，迎面左手，老鳳祥大銀樓的金字招牌，耀眼醒目，光焰萬丈。

毛幹一搖三擺走入老鳳祥大門，早有店內相公迎上。

那毛幹長的是其貌不揚，瘦骨嶙峋，八字鬍上鬥雞眼，惹得迎上來的相公直想發笑：「你老請坐。」

不旋踵間，另一間相公拿煙送茶。

兩個相公穿着十分體面，把毛幹讓到一張客桌旁坐下。

毛幹望着老鳳祥店裡，只見一應箱櫃傢俱漆得發光淨亮，一塵不染，正面櫃枱內，貨櫃內的金銀首飾珠翠寶玉，琳瑯滿目，更有幾件金冠霞披高高擺着，那樣子眞正是錯彩鏤金，鬼斧神工，每一件俱都是天衣無縫，巧奪天工。

一口氣喝下一杯茶，毛幹鬥雞眼一翻，道：「我找你們東家。」

一旁侍候的相公搓搓手，哈腰笑道：「請問你老可是要買甚麼樣貨色，只管吩咐……」

毛幹不等那相公說完，手一攔道：「我找你們東家，你就少囉嗦。」

又是一連哈腰作揖，那相公又道：「敢問你老貴姓大名，小的也好上稟。」

毛幹微慍不悅，冷哼一聲，道：「他娘的，你們這生意做不做，不做的話，老子另換一家，盡是在這兒放閒屁，甚麼玩意！」

就在這時候，突聽二門邊有人笑道：「生意當然要做，進入老鳳祥的客人，還沒有見過任何客人不滿意走出門去的。」

毛幹一看，只見一個胖嘟嘟的小鬍子大漢，滿臉紅光，穿一身西湖絲綢短衫衣褲，手拿摺扇，笑得像個彌勒佛般走進來。

只見那人在毛幹對面一坐，一個相公馬上送來茶盅放在那人面前。

「我就是老鳳祥的掌櫃，請問你老有何吩咐？」

毛幹輕搖頭，道：「你可千萬別誤會，這樁生意太過龐大，你只是個掌櫃，還不夠份量，我找你們東家。」

要知老鳳祥大銀樓有個規矩，就是生意在一兩黃金以下的，相公可以作主買賣，十兩黃金以下，把式可以作主，百兩黃金以下，賬先生與二掌櫃、三掌櫃作主，至於百兩黃金以上的買賣，就非得大掌櫃定奪了。

如今毛幹說出大掌櫃尚不夠份量，倒使得大掌櫃大吃一驚，不停的用他那雙銳利的眼光，在毛幹的身上打轉，他覺得面前這個猴兒相的傢伙，還眞有些賊頭賊腦，那會像個有銀子的大佬倌。

而毛幹這些天的風餐露宿，擔驚受怕，就算是任何人見了眼前他的這副模樣，也不會相信他腰包會多金的。

突見那掌櫃的哈哈一笑，道：「你老說說看，你老準備有多大的一宗買賣！」

毛幹鬥雞眼一瞇，低聲道：「總得有個萬兒八千兩的金子吧！」

大掌櫃一震，毛幹冷笑又道：「這還是說少了呢！」

大掌櫃突然臉色一寒，呼的站起身來，對一旁侍候的兩個相公道：「端茶送客！」一面自言自語道：「瘋子！」

毛幹嘿嘿一陣笑，卻聽兩個相公不再客氣：「請吧！兩個山字疊一塊，你老出去吧！」

毛幹沒有起來，只對站起來的掌櫃問道：「大掌櫃，如果你在以貌取人，老子就挖出你一雙眼珠子出來，你信不信？」毛幹一手按着茶杯，只聽桌面上「卡卡」連响，茶杯底已陷入桌面。

大掌櫃與兩個相公俱都一驚，連迎面櫃枱內的管賬把式全注意到了。

「你老這是幹甚麼？需知這兒是有王法的地方。」

「哦呸！」毛幹吐口痰，罵道：「鳥毛個王法，你小子狗眼看人低，還拿王法二字來唬老子，須知老子上門來，也算得是你們老鳳祥的衣食父母，怎麼啦，貨尚未看，就趕客人走哇！」

胖掌櫃冷哼道：「不要說萬兩黃金，就算萬兩黃金換成銀票，只怕你也拿不動，你這豈不是張飛他媽——『無』事生『非』！」

毛幹緩緩的伸手入懷，一面道：「看樣子大地方的有錢人，眼裡面只有黃金。」隨手掏出一個綠絨布巾。

胖掌櫃立刻又坐下來。

只見毛幹把一隻手掌就在那絨布上摸了一陣，然後往大掌櫃的手臂上一按，問道：「大掌櫃，你有甚麼感覺？」

胖掌櫃雙眉一揚，道：「沁涼味道！」

毛幹指着綠絨布道：「老子這裡面，正包着一件絕世珍寶，其價值難以估計，如果不見你們東家，我是不會掀開來給你們瞧的。」

驚喜、好奇，而使得胖掌櫃起身肅客，道：「你老請，後客室待茶如何？」

毛幹把綠絨包放入懷中，一搖三擺的跟着胖掌櫃的向後面走去。

二人到了一間精室，只見室中擺設半似書房，臨窗文房四寶齊全的大方桌，迎面壁上掛着一張五路財神像，兩邊一副對聯：

「金光燦爛積善家，
玉射光芒有餘輝。」

毛幹被讓進客室中，胖掌櫃立即先賠禮，道：「剛才冒昧之處，還望你老海涵。」

毛幹心想：這不正是前倨後恭的小人作風嗎？但自己只是要在他們這些行家眼中，先把這塊稀世之寶估個價，並非馬上脫手，自沒有必要計較這些。

心念間，微微一笑，道：「也只怪我那爹娘生了我這麼一副寒傖樣，怪不得誰！」

胖掌櫃搓着沁汗的手，笑道：「你老說笑了，請問你老喜歡喝點甚麼？燕窩粥、蓮子稀飯，還是老山人參雞湯？」

毛幹道：「既然你這麼誠心，那就每樣先來一碗。」

胖掌櫃一聽，先是一怔，瞇瞇

眼一轉，當即吩咐相公們，馬上到厨上叨拾去。

胖掌櫃起身關上房門，室內兩盞燈已全部點亮，搓着雙手，走到毛幹面前，道：「你老的東西可以拿出來了吧！」

毛幹問道：「那得先告訴我，你幹這種行業有多少年了？」

「十二歲當小相公，替大相公與把式們提倒夜壺端洗脚水開始，直到熬上這大掌櫃寶座，算起來已有四十春了。」

毛幹點頭道：「凡四十年之經驗，應該是這個行業中的佼佼者了。」說着，又自懷中摸出那個綠絨包，擺在左手上，右手緩緩的掀開來……

於是，一束束晶瑩的白色光芒，自那塊一寸長半吋厚寬的雪玉中爆發開來，光輝燦爛，精光飽綻，眞是乾坤至寶，無出其右，胖掌櫃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種人間珍奇的無價之寶。

毛幹笑對胖掌櫃道：「何妨把你那肥厚手掌按在這塊雪玉上面試試！」

於是，胖掌櫃那雙白胖大手，一下子按在雪玉上面……

立刻，就見胖掌櫃瞇瞇眼微闔，一種怡然享受的樣子……

撥開大白手，毛幹又把長白雪玉極快的包起來，因爲外面有了脚步聲。

胖掌櫃把手撫在臉上，喘着大氣，道：「眞是涼爽，通體暢快，這眞是稀世奇寶。」

於是，外面有了叩門聲，胖掌櫃這才起身把門打開，只見一個相公雙手端着一個木盤，上面放了三個小碗，整齊的放在桌上，可不正是燕窩粥、蓮子稀飯與老山人參湯三樣既補身子又去火的上等補品。

毛幹一見，也不客氣，更加以饑腸轆轆，立刻雙手捧起燕窩粥，咕嘟幾口全喝下肚去，又把一碗蓮子稀飯灌下，這才慢慢品嘗着那碗老山人參雞湯。

一邊喝，這才邊又對瞇眼微笑的胖掌櫃，道：「喊個價錢吧！大掌櫃的，如果你敢於作主的話。」

微笑着搖搖頭，胖掌櫃道：「你老稍等，已經去請東家來了。」

毛幹一聽，呵呵一笑，道：「原來我猜得不錯，你大掌櫃是不能對這次生意做主。」

毛幹剛喝完最後一口人參湯，從桌上拾起一顆冰糖豆往嘴巴裡一丟，除除人參草根味，就見廂門啓處，走進一位年約六十餘歲的白髯童顏、神采奕奕的老者，只見他兩眉入鬢，耳輪奇大，獅鼻寬口，手中還抖動着一對鋼丸，正發出嗡嗡響聲。

毛幹看人不驚，但老者那對鋼丸，却令他一哆嗦，因爲那玩意兒恰似那晚黃河岸李相公手中的神秘武器。

東家含笑進門，大掌櫃起身相迎，毛幹點着頭道：「像那麼一回事，氣派十足，不愧大字號東家。」

老者呵呵一笑，端坐在毛幹對面，道：「聽他們說，客官身懷寶玉，可否讓在下過目！」

毛幹遂又掏出那個綠色絨包攤開來，放在桌面上，道：「貴東家可把手按在玉上，自然就知道了。」

白髯老者伸右手按在玉上，立刻感到一股沁心涼意，而使他一陣驚喜衝上面門……

然而，他在驚喜之餘又露出一種驚悸，那是一種在這種場合中不該有的表情。

毛幹反應何其之快，立刻撥去東家右掌，快不可言的把長白雪玉收入懷裡。

東家把右掌貼在自己臉上，涼意立刻傳入面頰，不由驚奇的道：「這眞是一塊稀世珍寶，三千里長白山精華，大概全在這件價値敵國的寶貝雪玉中了。」看着毛幹鬥雞眼一聚所露出的驚訝樣子，東家又道：「閣下大概就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神偸』毛幹吧！」

毛幹更驚，急問：「你是誰？」

哈哈一笑，白髯老者道：「老鳳祥大銀樓的東家呀！」

「你不是，你絕對不是！」

一旁的大掌櫃直搓手，臉色慘白，看起來他那雙瞇瞇眼已是了無生氣的樣子。

毛幹一晃身要往房外衝，却被老者橫身攔住，道：「生意沒談成，怎麼可以輕易走人？」

毛幹大怒，道：「老子不賣了！」

嘿嘿一聲窒人氣息的笑，老者一捋白髯，道：「鎖龍嶺前，金沙灘上，人頭店裡，你不是同我那外甥說好價錢的嗎？怎麼一去不回頭，害得我那外甥還在望眼欲穿，候着你毛大俠的大駕呢！」

毛幹一聽反倒鎮靜如恒的道：「原來老兒竟然是人頭店裡的人，能不能報個字號？」

白髯老者右手食指一點一點的對着毛幹直點，左手鋼丸依然嘩嘩響的在掌心中轉，冷冷的道：「你小子是不認得老夫何人了，單就這一頭華髮，就叫人不知老夫何人，只是你小子快死的人了，又何需知道我老人家是誰？再說你本來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在這個花花世界上的，就因爲你知道些不該知道的事情，才把把自己送到陰陽界上。」

毛幹十分注意白髯老者手上鋼丸，而鋼丸的響聲，反而使他心中

產生一種稍安的感覺，這時又聽老者道：「千里飛鴿傳書，要老夫捉拿你，死活不論，老夫在這汴梁城中幾家錢莊銀樓，已經等你幾天了，說說看，你都去過些甚麼地方？」

毛幹何其機靈，白髯老者話一出口，他已覺自己又現生機了，因爲對方在弄不清自己東來所到之處以及所見之人以前，絕不會輕易對自己下毒手。

心念間，冷冷一笑，道：「不錯，我老偸兒是到過幾個地方，不過在我未說出之前，你總得讓在偸兒知道閣下何人吧！」

一捋白髯，老者道：「老夫應你的要求，就對你小子實說了吧。」突然壓低聲音，語音含威的道：「二十年前，江湖上的『巧諸葛』令狐智，你老小子可還記得？」

毛幹大吃一驚，幾乎狂吼起來，道：「原來你是在藍關以東八斗山十八盤嶺上漏網之魚的令狐智，你原來還沒有死呀！」

得意的一聲冷笑，令狐智道：「人稱巧諸葛，豈能輕易死在一羣豺狼虎豹之手！」

毛幹一凜，又道：「這麼說來，令妹屈仙姑的獲救，也是你閣下的巧安排了吧？」

令狐智搖晃着頭，道：「好奇心大的人，死的機會也大，而你這猴兒精的老偸兒，就是這類人物。」

毛幹一聲苦笑，道：「令狐大俠，對於一個即將走入幽冥世界的人，你又何必保甚麼密呢？難道一定要老偸兒變成厲鬼以後再來向你盤問打聽？」

令狐智道：「當年那次搏鬥，實在出我們意料之外，總以爲正義之士，絕不會與你們這些黑道上人物同流合汚的聯合一氣，而我們秦川幫抱的是先消滅江湖黑道，然後再收拾幾處自以爲正大光明之士，論實力，秦川幫有絕對把握，却不料八斗山出現的，竟是黑白不分，正邪全到的聯合陣綫，老夫當時就知道結果不會開出令人滿意的花朶，就在雙方拚鬥中，老夫潛到十八盤嶺下面，那兒可是一處絕谷，誰也想不到有人會潛在那兒，在距離地面二三十丈高處，籐蔓橫生，矮樹斜長，老夫就在那上面躲着，那兒更距離崖上面的打鬥最近，正有幾個秦川幫女將被殺下懸崖，就在老夫眼前，彈過籐蔓，落入谷中，但在一陣間隙中，突聽一個尖叫聲，那是一個很熟悉的叫聲，自崖上翻落下來，在人影下落經過籐蔓的時候，老夫暴伸雙手一撈，正好抓住她的衣袖，那眞是老夫一生難忘的時刻……」

令狐智喘口氣，又道：「想不到竟是我妹妹，也就是秦川幫幫主屈大勇的妻子，竟然被我無意中救下來。於是，我們稍加躲避，然後在老夫的巧妙安排下，把我妹妹一身衣服換穿在一個女子身上，急又躲藏起來，老夫又把那女屍頭骨搗碎，叫你們那羣王八蛋難以看出她的眞面目，這才逃過一劫……」

他似是鬆了一口大氣，又道：「積壓胸中快二十年了，一下子吐露出來，還眞夠費勁的，怎麼樣，你老偸兒總該滿意了吧！」

毛幹一聽，恍然大悟，道：「我操，原來是這麼一回狗屁倒灶的事情，眞的是難爲你對我老偸兒坦坦白白的細訴衷腸，如果我猜得不錯，只怕你們已在各要道大城鎭中早埋下了伏兵，而你令狐大俠就是其中之一。」

令狐智笑道：「對於你老偸兒的這種小聰明，我老人家不得不佩服，不過，老夫提醒你，如果你想溜出這間廂房，你會死得更早。怎麼樣？你在聽了老夫一番閒話當年『八斗山一場敗』的慘事以後，總該告訴老夫，你這一路上都是遇上些甚麼樣的偉大人物，到過些甚麼名堡大寨？」

毛幹冷冷一笑，道：「我親愛的『巧諸葛』，你是不是老得腦子變成漿糊了？如果我現在說出來，你絕不會放過我，所以，說與不說對你十分重要，因爲你可以飛鴿傳書，要那遠在千里外的金沙灘姓屈的去殺人滅口，老偸兒臨死還不願拖人下水，有關此點，還望你這位冒牌東家見諒！」

開懷一笑，令狐智道：「沒關係，沒關係，老夫只要一根繩子拴住你老小子，太多的方法，老夫會使出來的。比方說，老夫以鋼針，盡在你老小子的十指尖上戳，那種既不要命，却又痛得要命的滋味，你能熬多久，還有一種……」

毛幹手一攔，道：「令狐智，別再說了，嚇嚇三歲孩童還可以，在老偸兒面前，你最好少唬，眞的到了那種節骨眼，老子只要『格崩』一聲咬斷舌頭，不就一了百了嗎？」

一咬牙，令狐智道：「老夫不信你會不愛惜生命，更不相信你老偸兒會下狠心咬斷舌頭，因爲你只要覺得有一綫生機，你就不會遽爾輕生，而老夫就會像下魚餌一般的慢慢逗你上鈎。」

毛幹當年也知道這「巧諸葛」一肚子妙點子，他能夠說出來，必然也有辦法做出來，自己看樣子眞的是山窮水盡，自落陷阱，不由仰望南邊……

南邊，正是汴梁城的大南門外，那兒不正是興隆客店嗎？店裡不正住着丁成濤、蔡龍王與秦二壯

嗎，如果他們也在場，那該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至少可以聯手對付面前這老小子了……只是……

心念間，毛幹又問道：「看樣子在這汴梁城中有不少鎖龍嶺的人吧？眼下這老鳳祥大銀樓中，你們躲了幾個？」

令狐智嘿嘿笑，道：「甚麼躲了幾個，那該多難聽！三個人只是借住在此。」

一面回頭對大掌櫃道：「上街的兩個回來了沒有？」

毛幹一聽，已知跟着令狐智的兩人，一定是到街上去找甚麼人去了，也許是在找自己吧！

就在掌櫃的搖頭中……

神偷毛幹突然伸手入懷，疾快的把長白雪玉拿在左手，牛耳尖刀拔在右手，冷冷的尖聲道：「今晚就算老偷兒死在此地，有此長白雪玉陪葬，死得倒也無憾了。」

這時毛幹最心愛的牛耳尖刀，霍霍閃着碧藍光芒，顯然那是一把寶刀，單就牛耳尖刀上面所鑲的幾顆七彩寶石，就知道那是一把價值不貲的寶刄。

如今面臨的是當年漏網惡魔令狐智，在這種狗急跳牆的時刻裡，他只有戮力一拚了。

「巧諸葛」令狐智嘿然笑道：「你想做困獸之鬥？」

毛幹左手寶玉握得緊緊的道：「令狐智，當你出手之時，也就是老偷兒手中長白雪玉粉身碎骨之時，如果你不信，何妨一試！」

令狐智一怔，道：「你捨得？」

毛幹露出大半截長門牙，擠出個苦笑，道：「我當然捨不得，這可是無價之寶，曠世難得一見，天底下人爭權奪利，最終的目的還不都是爲了得到財寶，不過如果一個人，他連生命都保不住的話，再高貴的權利，再值錢的寶物，對他來說已是一文不值而形同朽木，令狐大俠，你懂我的意思嗎？」

令狐智根本不多想，身形一閃，右手暴伸五指疾抓毛幹左手，左手兩隻鋼丸又準確無比的撥擋毛幹的牛耳尖刀，完全一副目空一切，不把毛幹看在眼裡一般，一上來就把毛幹籠罩在他的掌影中……

毛幹還眞捨不得把長白雪玉摔在方磚地上，眞來個玉石俱焚，因爲他還沒有打算死，對於一個不打算死的人，他又如何會把自己的寶物拋棄？

於是，毛幹在令狐智的掌影下，快不可言的忙把寶玉又塞入懷中，右手牛耳尖刀奮力撩起一束冷焰，雙腿在下盤弓彈中像隻脫逃的狸貓般從令狐智身側一閃而過，「砰」的一聲，連人帶門一齊飛向院中，碎門板紛飛中，只見毛幹一個空心觔斗，就地翻出兩丈遠，連回頭的機會也沒有，往前面直竄。

要知在這種生死一髮的緊張時刻，具有小聰明又有急智的人，就顯得機靈，尤其神偷毛幹，可稱之謂急智偷王，因爲他在一衝而到院中，本想躍身上房，但却發現這老鳳祥的院大屋高，自己一旦躍上房，令狐智必然隨後追上，屋頂空曠，正是他拋擲鋼丸的好地方，倒不如順着走廊往前店跑，距離短，自己又身形矮小，就不怕他手中的鋼丸厲害了。

也就在他這種電閃一般的念頭中，毛幹身形晃動，右縱左躍，早進入前店。

這時候正有幾個顧客在前店坐着看貨，一看自老鳳祥的後面竄出來個矮老頭，全都大吃一驚，等到毛幹奪門衝向馬道街的時候，才有人高叫捉賊！

令狐智並不放鬆毛幹，他根本不管這時候街道上行人如鯽，來往擁擠，他甚至有時還會從人頭上踩過。

有幾次令狐智正要掄出手中鋼丸，但都被毛幹巧妙的在人羣中閃過！

神偷毛幹見令狐智死盯上自己不放，心中還眞是驚慌，他知道這汴梁城最熱鬧的地方就是這附近幾條街，因爲這兒有個大相國寺，人們吃過晚飯，全都四面八方朝這兒擠，那大相國寺除了宏偉的寺廟常年香火不斷外，就在這寺的附近周圍，更有許多雜耍可看，加以各種小吃更是令人垂涎，所以晚上更顯得特別熱鬧。

毛幹發力狂奔，心中焦急，覺得再跑上兩條街，就是更寬敞的大街，到時候如果被這令狐智追上，如何是好？

又是一連幾個小道轉彎，本想斜刺裡找地方躲起來，又怕被人當成小偷看待，到時候自己眞的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神偷毛幹衝到大相國寺正門，那座高大的正門前廊簷上，正高掛了八隻大燈籠，照耀得附近場子上一片明亮，而場子上正有一堆人羣圍着看一幫跑江湖賣藝的。

毛幹身體瘦小，只見他一頭撞進入堆裡，幾個人浪翻騰，立刻隱沒在裡面。

然而，「巧諸葛」令狐智人高馬大，一見偷兒鑽入人層中，立刻雙脚一跕，繞着外圈慢慢游走，仔細查看……

毛幹想不到令狐智對自己如此，似是非要取下自己項上人頭方甘心似的。

也就在他山窮水盡，無計可施的時候，突然一聲宏亮的哈哈大笑自大相國寺正門裡傳出來。

毛幹自人縫裡望出去，不由一

陣心跳，喜悅之情，溢於眉梢，因爲，那眞正是救星駕到了，比之看到丁成濤三人還要令他興奮莫名。

只見一個光頭大和尚，穿了一襲黃色袈裟，寬寬的袖口上掛了一串唸珠，挺胸凸肚的與一個年近六十、身材瘦高清秀而又灰髯飄胸的老者，把臂言歡，邊走邊笑的走出大相國寺正門。

毛幹的鬥雞眼十分尖銳，一眼就看出那瘦高個子正是「中原大俠」方溫中，他那長髯白中透灰，正就是恁誰也逃不過歲月的摧殘！

毛幹把握楔機，斜刺裡衝了出去，邊跑邊喊道：「方大俠！方大俠！」

大和尚與「中原大俠」方溫中俱吃一驚，燈下望去，只見一個藍衫矮漢像車輪般飛滾而來！

毛幹一到方溫中身前，急急的指着從後追來的令狐智，高聲道：「方大俠，他是二十年前八斗山十八盤嶺漏網的『巧諸葛』令狐智呀！」

方溫中虎目一睜，早見令狐智撲近身前，這時候他也看清那矮子竟然是自己最討厭的神偷毛幹。

方溫中尚未開口，令狐智先就開口：「山不轉路轉，方大俠，想不到快二十年後的今天，咱們會在這大相國寺前面見面，能不說這是緣份？」

方溫中冷然道：「原來你沒有死？」

仰天打個哈哈，令狐智道：「死人還能站在此地說話？」

方溫中一捋灰髯，笑對身邊的大和尚道：「難道眞的是禍害一千年？」

胖大和尚望着令狐智，道：「阿彌陀佛，施主一臉殺氣，似要找人而噬，佛門淨土，還望施主慈悲！」

令狐智立刻接道：「成！不過我把得那個老偷兒帶走。」

方溫中道：「你要把他帶到那裡？」

令狐智沉聲道：「把他帶回鎖龍嶺金沙灘去。」

方溫中一怔，急問：「可是有人買下他的項上人頭？」

點點頭，令狐智道：「不錯，不僅有人購下他項上人頭，而且他膽大妄爲，半夜偷入鎖龍嶺，盜走人頭店以自己人的頭換得的寶物，逃回中原來，令狐智是奉命抓小偷，與二位無關。」邊一擺手，又道：「二位就離開吧！」

令狐智心裡明白，自己對付個毛幹應無問題，如果方溫中插手，成功的比率必然大爲降低，加上這毛幹尚未把他肚子裡秘密說出來，先把二人支走，最是上策。

方溫中低頭對毛幹道：「他說的可是實話？」

毛幹冷笑道：「相信一個小偷的話，大不了只是吃個小虧而已，如果方大俠要是聽信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話，那就會同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令狐智道：「老偷兒，你敢說令狐大爺撒謊？」只見他向前一大步，戟指毛幹又道：「那塊價值連城的長白雪玉不正揣在你懷裡嗎？難道還會有假？如今人贜俱獲，你還有何話說！」

毛幹立刻道：「長白雪玉是那蝴蝶大盜戈顏之物，被你們强取豪奪的弄上鎖龍嶺，老偷兒只不過替戈大俠收回寶物，想不到那戈大俠命短被殺，認眞說起來，你們怕我老偷兒將鎖龍嶺上所見，說出去吧了！」

令狐智破口罵道：「放屁，你應該知道是誰在高價購買你項上人頭。」

毛幹道：「誰？誰會買我老偷兒的項上人頭？」

哈哈一笑，令狐智道：「你小子可眞不是東西，那麼大把年紀，竟然跑到寶雞杏花閣妓院嫖妓，嫖就嫖吧，合着不該同巴大雷的兒子爭風吃醋，打傷人家好多人，還白吃白喝白嫖而後一走了之，巴大雷在寶雞地面上可是龍頭老大，他會吃你折騰？所以十萬兩銀子買下你的人頭了。」

毛幹再有本事，即算舌粲蓮花，也難以辯白，但他却不能不利用機會，把胸中所藏隱秘抖露出來。

心念間，不由先是一陣冷笑，道：「聽你巧諸葛這麼一說，老偷兒更發覺，那寶雞杏花閣裡的花巧巧，必也是你們人頭店裡的成員，眼看着江湖上由於你們這批惡魔的捲土重現，天下又要大亂了。」

令狐智忙一擺手，對方溫中與大和尚二人道：「糾葛甚多，一時間也說不清楚，就等令狐智把這老偷兒送上路，再細說給你方大俠聽，如何？二位請吧！」

方溫中聽出毛幹話中有話，語含玄機，當即一笑，而對於令狐智的話一笑置之，反問毛幹道：「那批惡魔重現江湖？」

毛幹當即高聲道：「屈大勇的老婆屈仙姑，也就是令狐智的親妹子，如今又隱藏在終南山裡的鎖龍嶺上開了一家人頭店，正準備第二次興風作浪呢！」

令狐智戟指毛幹，道：「你這小子胡說八道，看我饒得了你！」

毛幹尚未開口，方溫中一看大和尚，驚道：「這怎麼可能，屈仙姑不是死了快二十年了嗎？」

毛幹冷笑，道：「屈仙姑沒有死，不信你問他！」

令狐智老奸巨滑，在這種地方，他絕對不會承認，甚至還大力加以反對，道：「危言聳聽，全是謊言，二位千萬別上他的當，何不叫偷兒把盜來的長白雪玉取出來，便知令狐智所言不假。」

毛幹當即反問道：「人頭店研製成一種神秘殺人武器，正是你手中的鋼丸，何不說出你們秦川幫的目的是甚麼？」

方溫中雙目精芒望向令狐智手上的兩隻鋼丸，但却無法看清有甚麼奇特之處……

但在心中却聯想到，面前這二人，一個是黑道神偷，惡名昭彰，自己實在羞與為伍，另一個是冷面惡魔，野心勃勃想吞噬整個武林，對於這種鬼使神差的在此相遇，一時間還拿不定主意……

突聽令狐智道：「方大俠又何必與這種專幹雞鳴狗盜之輩攪和在一起，那可是有損清譽的事！」

毛幹一看方溫中猶豫，立刻大聲道：「如果方大俠信得過老偷兒的話，何妨等老偷兒帶幾個人來同你方大俠見見面！」

方溫中一怔，道：「你還有同夥？」

毛幹的這句話，當然也是令狐智渴望一聽的，他要知道毛幹究竟領着多少人到了這汴梁城。

毛幹心裡也十分明白，眼前是一個難定勝負的僵局，如果自己在這大相國寺前面躺下，跟着完蛋的必然是丁成濤他們，如果自己不說出他們人在何處，汴梁城方圓四十里，有得他們找的。

心念間，毛幹嘿嘿一笑，道：「同我毛幹一齊來到這汴梁城的，還有三個人，他們之中，丁成濤丁大俠的黃河岸老窩已被人頭店派出的殺手，一把火燒了個鳥蛋精光，娘的，作風完全是當年秦川幫屈大勇那魔頭作風！」

方溫中一驚，道：「毛兄此話當眞？」

毛幹見有轉機，因為方溫中稱他老偷兒「毛兄」，顯然對他的情勢來說，已見曙光了，忙又道：「人已到了汴梁，還會有假？」

方溫中道：「那另外兩人是誰？」

毛幹處在此時，却不能不說，但心中也擔心一旦說出來，怕令狐智會找上這兩處地方，正在猶豫難決，突聽令狐智怒道：「老偷兒，你說！另外兩人又是誰？」

毛幹搖搖頭，道：「我不能說，令狐智，你知道我為甚麼不說？」

令狐智一怔，毛幹却哈哈一笑，道：「如果我說出那另外兩人是誰，不出三五天，這兩個地方的遭遇，就會與丁成濤丁大俠的遭遇完全一樣，甚至比丁大俠所遭遇的更悽慘，因為這兩地方還有男女老少家眷，我老偷兒就不能不替那些無辜着想。」他嘸了一口痰，又接道：「如今對你方大俠而言，老偷兒眞是萬分抱歉！」

方溫中臉色一寒，目注令狐智，道：「毛兄是說他們也不會放過我方某人了？」

毛幹道：「老偷兒罪過呀！」

令狐智冷冷的道：「方大俠聽信老偷兒的？」

方溫中一挺胸道：「有關生死榮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戒愼恐懼，小心總是對的，再說咱們為了證實毛兄的話，何不找到丁大俠他們，三對六面，一說就知，令狐兄可願跟毛兄前去走一趟？」

事情到了這時候，令狐智大感不是滋味，只把個毛幹恨得牙齒發癢，火冒三千丈，不由咬牙道：「成！令狐智願跟方大俠一行，但却有個條件。」

方溫中道：「你說！」

「為了不使老偷兒藉機逃走，我要先廢掉老偷兒一條腿，並叫他把懷中的長白雪玉交出來。」

毛幹一聽，打個冷顫，不由伸手入懷，摸着牛耳尖刀，却聽方溫中冷冷道：「就人而言，方某不能替毛兄做主，再說方某人也沒有生殺大權，就事而論，在沒見到丁大俠之前，你令狐兄的這種要求也有欠公道，如果毛兄撒謊，姓方的第一個就不會饒他，怎麼樣，你可信得過我方某？」

令狐智怒罵道：「姓方的，你可是一心要包攬這場是非？」

方溫中心中在想，狐狸尾巴眞的快露出來了，當即哈哈一笑，道：「茲事體大，方某只是愼重行事而已！」

令狐智左手鋼丸一分，兩手中各握一個，也不知他是如何使用的，只見右手鋼丸倏然金綫一閃，平飛而出，手腕抖動，那鋼丸在空中開始盤旋起來。

毛幹驚叫道：「方大俠注意，千萬別叫鋼丸纏上身，更不能伸手去接，令狐老兒的鋼丸有鬼！」

毛幹這麼一叫，令狐智嘿嘿冷笑連連，沉聲罵道：「他娘的，你知道的可眞不少，怪不得飛鴿傳書一定要你項上人頭。」

方溫中「颯」的一聲，自背上拔出七星寶劍，他見令狐智雙手均有鋼丸，又聽毛幹說出鋼丸的厲害，他才左手握着劍鞘，右手一抖七星劍，橫移數步，已站到青石岩階下。

這時候，本來有一幫走江湖賣藝的，場子拉開，鑼聲震天响，四週全擠滿了人，如今突然又見大相國寺門前又有人眞的開打，早一哄

而圍了過來……

這些人那裡知道這種江湖搏殺的危險，還以為另一批拉場子玩把戲的呢！

這時候令狐智早變了臉色，他本來早想找這「中原大俠」方溫中的，只是未曾接獲幫令，再說人頭店才開設不久，總得先利用人頭店除去一部份江湖上幾處大堡大寨，然後再一鼓作氣，完成秦川幫統一武林的宏願，更為屈大勇洗雪大仇。

却不料神偷毛幹中間攪和，從八百里秦川一直喧揚到這十代皇城的汴梁，原想是人不知鬼不覺，却逼使自己一不做二不休了！

令狐智心念間，趁着鋼丸斜飛之勢彈身而起，凌虛御風，行動幽忽的撲向卓立在場上的「中原大俠」方溫中！

冷喝一聲：「來得好！」方溫中七星寶劍虛空洒出一片冷焰激流，神龍盤空一般，眨眼揮出十八劍，刄芒窒人，劍氣瀰漫，「咻咻」之聲不絕於耳，不愧是擊劍名家！

令狐智人在空中，鋼丸繞體盤纏，那繫在丸上的金綫，在强烈的燈光下噴洒出絲絲金芒，一波波一層層，把個方圓三丈內全籠罩在鋼丸流動中，他夜梟般的怪笑道：「方老兒，今天叫你知道秦川幫的厲害！」他話聲中，盤飛之下，就見一點銳芒猛然帶着一溜金焰，向方溫中項上繞體纏去，去勢之疾，比之揮刀斬來，還要快上幾倍！

方溫中左手劍鞘當空阻擋，右手七星劍蓄勢指向令狐智的前胸，勝負之數，眼看就要立判。

突然間，就聽「卡喳」脆响，方溫中左手劍鞘應聲而斷，方溫中只覺得有一股堅如金石的，却又覺得纖細的力量，倏然在他左手劍鞘上劃過，那是一種感覺相當怪異的力量……

方溫中拋棄劍鞘，向後倒翻出三個空心觔斗，人已落在四丈以外。

這是在玩眞的，絕不是在賣藝，因為賣藝的人不會有這種一蹦數丈高的眞實功夫，更不是甚麼販賣英雄大力丸的，因為面前這幾人不但未見藥攤子，而且完全的「光練不說」一副豁上老命幹的樣子！

就在方溫中剛剛站定身子時，令狐智右手鋼丸再次席捲而來，而來勢之疾比剛才更見威力。

方溫中暴叱一聲，猛提一口眞氣，雙手握劍，人已平飛而起，筆直的刺向高仰右臂的令狐智。

平飛的鋼丸在方溫中的腹下，帶着一束金芒一閃而過，令狐智已見冷芒沾身，暴喝一聲，身子斜閃三匝，閃晃中，左手又擲出另一鋼丸，繞向近身的冷芒！

兩人一衝一讓，緊接着「絲絲」刺耳聲連响，响聲中爆開一蓬散碎火花金芒，就在二人身形各自站定中，消失在喧囂的夜空裡。

就着火光下，只見方溫中急忙舉起手中七星寶劍望去，且又伸手在劍上撫摸着，然後露齒一笑！

令狐智收起左手鋼丸，也皺眉仔細觀察，他甚至還把藏在球上的金綫與球內的三支小刄扭轉來觀看，也不由冷然笑道：「想不到方大俠手中所握的是一把神兵利器，怪不得沒有把它纏斷！」

令狐智話聲中，右手鋼丸又見輪動，側身在方溫中身前游走！

方溫中見自己寶劍無損，心中有着篤定感覺，他這時心無旁騖，雙手抱元守一，七星劍豎在胸前，眼觀鼻，鼻觀心，就在那尖而微弱的金綫破空聲中，撩動他極度的愼思，也因此看上去他好像並不去觀察那空中盤繞不定的鋼丸。

突然間，令狐智狂吼一聲，兩隻鋼丸破空擊來，那右手鋼丸在上，左手鋼丸在下，形成兩個銳利無比的，有如巨大飛刄般，向方溫中纏來……那一圈圈密密廻旋的金色細芒，湧蕩流擠，發出一種奇異的呼嘯聲，銳不可言……

七星劍朝天一繞，方溫中暴彈而起，半空中擰身塌腰，一個觔斗，形成頭下脚上，右手七星劍二次與身下盤繞的金芒相遇！

然後又是一溜金光碎芒……

也就在這一髮千鈞的緊張時候，却見人層中人影晃閃，一個矮小身形快不可言的衝向令狐智身前，一把短刄，破空幻出一彎如新月般的冷焰，揮向令狐智下腹，光景是要令狐智當場肚破腸流，慘死當場。

細看之下，可不正是神偷毛幹。

原來他在見到方溫中一招之間，手中劍鞘就被繞斷，心中就有拔腿撒鴨子之意，却不料身邊站了個大和尚，而他想到，能同中原大俠方溫中走在一起的，必也是有威望之人，所以他思之再三，未曾開溜，却不料情勢有變，方溫中手上的七星寶劍竟然能抵擋住令狐智怪兵器的纏繞，於是，他驚喜之餘，不由低頭看看自己手中的牛耳尖刀，它不也是一把寶刄嗎，刀把上的七彩寶石，泛青的冷焰刄芒，絕不比七星寶劍差到那裡。

也就在這時候，他發覺令狐智的兩隻鋼丸全向方溫中身上招呼，對於這種絕佳機會，他毛幹豈肯輕易錯過。

（未完•七）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上文提要： 燕子飛從山本手中奪回大明國寶——玉駝鈴，和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商議，山本不會就此善罷甘休，顧及國寶與東劍、西刀的安全，自應易攻為守，靜觀其變。大家輪流守着二老行功將劇毒迫出，幸無大礙。山本派五虎欲奪玉駝鈴，未奪得先死了山葉一虎。國寶送還宮闈，燕子飛趕回看視東劍、西刀二人……



皇后為民祈福　信女虔誠禮佛

「東劍，從現在起，奶奶不許你再跟她在一起。」

「不，我不能沒有她。再見！」

「孩子，你要到那裡去？」

「去找阿美。」

「回來，不准去！」

「不！不！不！」

余東劍好倔的牛脾氣，老奶奶喊破了喉嚨，却叫他不住，頭也不回的走了。

＊　＊　＊

師瑤前這日行色匆匆的來到別有天，大石頭一見他就沒好氣的道：「喂，死要錢，是不是沒有錢花啦，想來騙幾文？」

一開口就揭人瘡疤，師瑤前大為光火，道：「臭石頭，你說話別這麼損好不好，師某人可是憑本事吃飯，一分錢，一分貨，保證貨眞價實，如假包退，天曉得是誰在騙吃騙喝，到處拆爛污。」

石磊瞪了他一眼，揚聲道：「燕子飛，要錢的人來啦。」

「來啦！來啦！」

燕、柳應聲而出，携手步下樓梯，燕子飛道：「死要錢，可是上次那件事有眉目了？」

有奶就是娘，師瑤前擺出一臉巴結相，趨前道：「燕大俠指的是那一樁？」

「關於石玉娘是否石太師親生女兒的事？」

「哦，這件事很棘手，遇上麻煩了。」

「什麼麻煩？」

「最初說出此事的女僕人被炒了魷魚。」

「她到那兒去了？」

「有人說回鄉下去了，有人說被殺人滅口。」

燕子飛沒有忘記這件事，也一直希望能儘早查明眞相，聞言眉頭一皺，道：「女僕既已斷線，尊駕今日此來可是另有新鮮事兒？」

師瑤前鬼頭鬼腦的道：「是有一則消息要孝敬你。」

「孝敬不敢當，要多少錢？說個數字。」

「這則情報不完整，還不能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先拿你二十兩，事後再算。」

「成，隨你的便，先說說看，究竟有何發現？」

師瑤前喝了一口水，潤一潤嗓子，慢條斯理的道：「京城東北角上，有一座小尼庵，香火不盛，幾乎無人知曉，但最近這一陣子，却常有身份不明之人出入，偶而還有一二個上門的香客，均被拒於門外，從香客的口中傳出，說庵內鬧鬼，有人在夜裡還聽到婦女與小孩哭泣的聲音。」

燕子飛聽至最後，腦中靈光一閃，神情突然緊張起來，道：「這

尼庵你去過嗎？」

「以前去過。」

「那就帶我們去。」

「是！」

師瑤前視錢如命，却不貪非份之財，經過櫃枱時，自行取了兩錠十兩重的小元寶，納入懷中，領着燕子飛、柳青青步出別有天。

來到地頭，很容易的便找到那座尼姑庵，總共才五間房子，前面三間是佛堂，後面二間是禪榻、膳房，却空蕩蕩的沒見半個比丘尼。

「有人在嗎？」

柳青青喊了兩聲，見無人回應，三人隨即繞過神幔，踏進後院，在膳房爐灶旁，赫然發現兩具死屍。

看衣服，一個像皇后，一個像太子，但人頭被人割去，無從確認。

師瑤前見鬧出了人命，嚇得臉無人色，拔腿就走。

殺人分屍，慘絕人寰，燕子飛氣得全身發抖，咬牙跺脚道：「山本這個老賊，簡直泯滅人性，殺人不算，還要分屍，比禽畜還不如，從此刻起，咱們不必再心存仁厚，凡是扶桑人，殺就是了。」

柳青青道：「子飛，先別談這些，快去找孫大人來，確定是否孫皇后母子？」

如意的聲音在庵後接口道：「不必去找孫九峯，小妹已知答案。」

話落，人已越牆而至。

柳青青顯得很緊張，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快說是否皇后、太子？」

如意道：「兩位別難過，其實是兩個替死鬼。」

「替死鬼？皇后母子呢？」

「這就不得而知了。」

「如意，開什麼玩笑，既知是替死鬼，自當知曉太子、皇后的去處。」

「青姐，妳把我的意思弄歪啦，小妹是說，五虎從坤寧宮劫走的就是這兩個西貝貨。」

「不會吧？陳恭、柯友德為了護駕，弄得傷痕累累。」

如意肅容滿面道：「如果眞是皇后、太子被劫，他倆理當以死相殉。」

燕子飛望着兩具無頭屍，道：「如意，山本是如何發現的？」

「從審訊中發現破綻，再經馬逵證實。」

「馬逵不也參加了劫持皇后的行動嗎？」

「子飛，你有所不知，事實上我們被陳、柯堵在外面，眞正執行任務的是關東五虎。」

「既經證實是冒牌貨，為何還要殺人？」

「為了洩憤！」

「那又何必割去人頭？」

「想故佈疑陣。」

「山本這隻老狐狸好狡滑，隨時隨地都不忘動歪腦筋。」

「山本在扶桑有個外號——賽諸葛。」

「眞正的皇后、太子現在何處？」

「這恐怕只有孫大人才曉得答案。」

柳青青道：「如意，那天救東劍、西刀的事眞謝謝妳，他們沒有懷疑到妳的頭上吧？」

如意道：「還好，那晚的運氣不錯，我是拿犬養由美的莫邪劍去救人的，事後又偷偷送回去，懷疑不到我的身上來，這件事山本查得很緊，雙龍居內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另外，小妹要提醒兩位，犬養昆仲、山本野心勃勃，絕不會就此罷手，要多加小心。」

「小心什麼？」

「對不起，我只能說這麼多，再見。」

「這麼快就要走？」

「我們不便公然相聚。」

「那就請多保重。」

「我會的，謝謝。」

如意來去匆匆，甫自後面溜走，沒多久，孫九峯領着一羣人，抬着兩具棺木，從前門走進來。

燕子飛一臉不悅道：「孫大人此來何事？」

孫九峯表情肅穆，吐出來兩個字：「收屍！」

柳青青道：「提督大人的消息好快啊。」

孫九峯一面命人收屍，一面道：「是附近的居民發現後報到刑部，張總派人通知提督府的，聽說鐵虎兄已專程趕往別有天。」

燕子飛已知死者並非皇后、太子，有一種被人欺騙的憤慨，冷聲道：「可知死者何人？」

「坦白說並非皇后母子。」

「這麼重大的事，孫兄事先也不知會子飛一聲？」

「為了眞實起見，免被倭賊識破，沒敢告訴任何人，請兩位見諒。」

「假冒皇后、太子之名，這可是欺君之罪啊。」

「這我知道，事先曾啓奏皇上，得到陛下恩准。」

「孫大人怎會想到這個主意？」

「其實也不是孫某自己想出來的。」

「那是誰的主意？」

「威遠侯府以前的一位使女，亦即被害者本人。」

「她冒充皇后的目的何在？」

孫九峯整理一下紛亂的思緒，振振有詞道：「這位使女覺得石家

逼人太甚，以石貴妃被劫一案嫁禍在前，數度夜襲坤寧宮在後，這樣惶惶終日，朝不保夕，終非善策，不如由她來冒充皇后，誘捕元兇，萬一失敗，犧牲了性命，也好叫石家從此死心，免得皇后再過提心吊膽的日子。孰料，事出意外，非但石家始終未曾公然插手，五虎亦未在現場行兇，卒告被揭穿眞相，白白的斷送了兩條人命，孫家皆爲此悲痛不已。」

說至最後，不禁悲從中來，滴下了兩行英雄淚。

柳青青道：「這位使女的相貌與皇后很相似？」

孫九峯頷首道：「不僅她自己的相貌與皇后十分神似，她生的一個男孩，也有幾分像太子，起先家父堅決不肯，覺得這事太荒謬，也太危險，後來禁不起使女的一再苦哀求，才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哦，難怪皇后母子被劫後，侯爺父子的表現怪怪的，令人疑竇叢生，原來還有這麼一段插曲。」

「家父畢生耿介，一向不打誑語，九峯幼承庭訓，說謊就會臉紅，自然難逃柳姑娘的慧眼。」

「如今眞相已明，當心五龍會另有花招，孫大人可要特別注意皇后、太子的安全。」

「這我知道，但有一事必須先向二位說一聲。」

燕子飛見他憂心忡忡的樣子，知事非等閑，道：「孫兄有話快說。」

「三月十五，也就是後天，循例皇后要赴護國寺進香，爲萬民祈福。」

「使不得，山本那一夥人千方百計的想謀害皇后，這一來豈不變成了羣魔的活靶子？能否改期？」

「不能，古禮如此，無法延遲。」

「找個替身代爲進香如何？」

「也不行，皇上在天壇祈年殿祭天，皇后在護國寺祈福，是祖宗訂下的規矩，任何人皆無法替代。」

柳青青道：「乾脆假戲眞做，就當皇后業已遇害，就可順理成章的取消。」

孫九峯滿面焦灼道：「這恐怕行不通，石太師必定瞭然於胸，絕不會輕易放過攻訐、侮蔑皇后的任何機會。而且事關萬民福祉，不能不去。」

「皇后本人的意思是……」

「如期舉行！」

燕子飛道：「事實如此，子飛已無置喙的餘地，但盼孫大人能妥爲籌劃，務必要有萬全的準備，免予人可趁之機。」

「這事準備已久，一切均已就緒，稍候請二位枉駕提督府，與嚴總、張總再共商大計，屆時孫某再將詳細節向各位提出報告。」

* * *

三月十五日。

是皇后進香護國寺的大日子。

北京城萬人空巷，均欲一睹皇后風采。

午時三刻，一隊御林軍首先步出午門。

接着，是二十輛板車，滿載着全羊、全牛等牲禮。

下來便是皇后的鳳輦，皇后端坐輦內，不時揮舞雙手，向百姓答禮致意。

鳳輦的後面，是二十擔禮盒，全係進香的供品，由四十名脚伕抬着。

最後，又是一隊御林軍，前後加起來共是五百人。

鳳輦的四周，保護十分嚴密，脚伕、轎伕淸一色全是大內高手，更多的大內侍衛，重重疊疊的排成無數人牆，環繞在前後左右。

提督府的幹探，刑部的捕快，散佈各處，彼此呼應。

嚴元伯、孫九峯、張鐵虎、石磊、丁玲則混雜其中，居中策應，相互配合。

燕子飛、柳青青最忙，忽前忽後，往來穿梭，擔負指揮全局的重責大任。

當然，五龍會不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幾乎傾巢而出。

山本刀之助到了。

犬養幸二昆仲到了。

有人看到小洋芳子。

有人看到井上十朋。

五虎依舊結伴而行。

花十郎則單獨行動。

石大勇、逍遙客、鐵大錘、曲德，甚至石太師本人，亦已走上街頭，蠢蠢欲動。

更多的五龍會高手則化整爲零，以各種不同的身份，隱伏在各個不同的角落中。

據報，犬養由美與余東劍就在前面不遠處候着，打算對皇后下手。

燕、柳一得到這個消息，馬上超越進香的隊伍，衝向前去。

剛剛檢視了幾排人潮，數家商店，忽然發現在前面不遠處，有兩個人也在做着同樣的工作，正在挨家挨戶的作安全檢查。

二人的衣領拉得很高，帽沿又低，燕子飛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上前說道：「陳兄，柯兄，好久不見。」

陳、柯倒抽一口寒氣，掉頭欲逃，退路已被柳青青堵住，道：「這一次可沒有鷄蛋麵粉，兩位休想開溜。」

柯友德一臉惶急，以近乎哀求的語調道：「燕大俠、柳女俠，請

高抬貴手，此刻危機四伏，草木皆兵，皇后可不能出半點差錯。」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想要本俠放過可以，但必須答應燕某一個條件。」

陳恭面露喜色道：「什麼條件？」

「事畢之後向本俠報到。」

「可以，事後我們就跟燕大俠走。」

「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兩位繼續工作吧。」

哥兒倆大喜過望，轉身欲往對街去，猛聽身後有人大喝道：「慢着！」

石大勇帶着逍遙客、鐵大錘、曲德將陳、柯圍住。

燕子飛神色一緊，道：「石兄意欲何爲？」

石大勇趾高氣揚道：「好說，石某要你抓人。」

「會的，但不是現在。」

「現在有何不可？」

「事有輕重緩急，此時皇后的安全第一。」

「難道說石貴妃的生死就不重要？」

「小老婆自然不能與元配等量齊觀。」

「你敢輕視貴妃？」

「我說的是實話！」

「你到底抓不抓？」

「現在不是時候。」

「好，你不抓石某自己來抓，給我拿下！」

石大勇一聲令下，曲德等三人一齊行動，柳青青嬌叱道：「放肆！誰敢動一動就先逮捕誰！」與燕子飛合攻一鞭二掌，阻住進路，陳、柯利用這個機會溜到對街去。

石大勇暴跳如雷道：「燕子飛，你故縱人犯，石某要告御狀。」

燕子飛嗤之以鼻：「石大勇，隨你的便，燕某願承擔一切責任。」

進香的隊伍行將到達，燕子飛那有閑工夫跟他磨牙，與柳青青放步前行，繼續未完之事。

丁字路口，正對面，皇后必經之處，有一家酒館，樓上緊靠窗戶的一副座頭上，坐着一對熱戀中的情侶，男的是余東劍，女的是犬養由美。

犬養由美今天打扮得特別漂亮，紅色的緊身衣，曲線畢露，像一團烈火，整個上半身完全偎在余東劍懷中，眸光則不時朝路上瞟望，端起一杯酒來，嬌滴滴地道：「來，東劍，我最愛的人，再敬你一杯。」

敬酒的方式很特殊，犬養由美先含在口中，叫余東劍再從她的口中將酒吸走。

「愛人，好不好喝？」

「好香，好好喝啊。」

「想不想再喝幾杯？」

「不想才怪。」

「那就再敬你三杯。」

以同樣的方法，又敬了余東劍三杯酒，直把這個毛頭小子迷得暈頭轉向，一楞一楞的。

遠遠望去，犬養由美看到開道的御林軍正向這邊行來。

「東劍，你說你愛我，是嗎？」

「是呀，已經說過一百遍啦。」

「就是因爲說多了，聽起來沒有味道，不夠刺激，最好換一個方式來表示才有意思。」

說到這裡，鈎住余東劍的脖子，還另外附送了一個香吻。

余東劍神兒在搖，魂兒在飄，暈陶陶地追問道：「阿美，快說要怎麼換？」

「比方說爲我跑跑腿呀，做些事情等等。」

「阿美，奶奶已經不要我啦，妳就是我的一切，東劍願意爲妳死！」

犬養由美工於心計，手段也很高明，急忙堵住他的嘴，撒嬌道：「親愛的，我不許你說這個字，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阿美也不想活啦。」

有人甘願爲他死，余東劍簡直樂昏了，道：「阿美，妳說嘛，到底想叫我做什麼事？」

御林軍已至樓下，鳳輦遙遙在望，犬養由美坐直身子，一字一句的道：「東劍，我要你把轎子裡邊的那個女人殺掉！」

「阿美，妳瘋啦，那是皇后呀。」

「哼，膽小鬼，不敢殺人就表示不愛我。」

「笑話，天底下沒有我不敢做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怕。」

「不怕就殺給我看。」

「妳打算怎麼謝我？」

「馬上嫁給你！」

「眞的？」

「眞的！」

「好，我就殺給你看！」

話完，人已站起，劍已在握。

恰巧，皇后的鳳輦已近，很快便可到達樓下。

余東劍準備就緒，正待一躍而下，燕子飛猛地從大街上一炮衝天飛來，破窗闖入，道：「余世兄，你醉啦，千萬不要做傻事，千萬不要聽信這個扶桑妖女的花言巧語。」

東劍臉上紅噴噴的，確有幾分醉意，聞言報以一聲冷哼，沒答腔。

燕子飛苦口婆心道：「那天子飛所講的那一番話，全部是鐵的事實，絕無半句虛言，請從速遠離這

個魔女，勿爲妖言所惑！」

余東劍充耳無聞，面冷如冰，雙目死盯着漸行漸近的鳳輦，不言不動。

犬養由美撒潑道：「親愛的，別聽他胡言亂語，姓燕的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當初燕子飛追我追得死去活來，我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準備行動吧，我們今夜就結婚。」

柳青青及時從樓下趕到，破口大罵道：「無恥倭女，不要臉的婆娘，簡直是無中生有，一派胡言，姑奶奶現在就送妳上西天！」

蛟皮鞭如得神助，奇招迭出，犬養由美躲開頭顱，被掃中左肩，立刻現出一道鞭痕，血紅色的緊身衣朝兩邊分開，露出半邊酥胸，一截香肩。

犬養不禁大發嬌嗔，捶胸跺腳道：「東劍，人家在欺負你老婆啦，還不快殺了她！殺了她！」

柳青青聞言大怒，鞭勢更緊更急，犬養由美不甘受辱，揮掌投入鞭形之中。

余東劍的臉上掠過一抹殺機，大踏步的朝柳青青行去。

此刻，鳳輦距樓下尚餘二三丈，余東劍的腳步陡然加快了許多。

燕子飛提足一掌眞力，蓄勢待發，聲沉語重道：「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希望余世兄不要做糊塗事，此時此地，本俠無意跟你動手，不過，假如你不聽勸告，一意孤行，可別怪燕子飛出手無情！」

余東劍初出茅廬，鬼迷心竅，被犬養由美玩弄於股掌之上，那聽得進去，冷哼一聲，道：「哼，你燕子飛有什麼了不起，小爺先宰了你！」

可不是空言恫嚇，當眞一劍刺來，劍指咽喉。

余東劍的劍快是有名的，雖僅雙十年華，却至少已經苦練了十七年，又秉家學淵源，的確出類拔萃，超人一等。

然而，人上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燕子飛是何等人物，豈容他如此張狂，就在劍尖將及的那一瞬間，竟奇快奇準無比地，以拇指與食指將余東劍的劍尖夾住。

鳳輦已至樓下，嚴元伯、孫九峯先後彈身而起，堵在窗外，以防不測。

孫九峯掌心泛紅，已將血手印的掌力運足，道：「燕兄，要不要斃死了他？」

余東劍的劍被燕子飛夾住，只要孫九峯一出手，必死無疑。

燕子飛心有不忍，道：「余家就他這一條根，除非萬不得已，還是不要斷了東劍的香烟後嗣。」

皇后已平安過去數丈遠，孫九峯卸去掌力，與嚴元伯結伴離去。

犬養由美的功力不弱，柳青青雖然略勝一籌，却始終無法將她制服。

燕子飛將余東劍的劍往旁邊一推，道：「犬養，妳淫邪鄙詐，罪大惡極，本俠非殺妳不可！」

餘音未落，招已出手，照準犬養由美的中盤劈過去。

這一掌用力不輕，力可排山倒海，犬養由美的身子彷彿撞上一堵牆，立被反彈出一丈多，胸中血氣翻騰，終於忍不住噴出一口血來。

一不作，二不休，燕子飛人隨掌進，正打算再添一掌送她上西天，身後驀然傳來余東劍的一聲暴喝：「趴下！」

先出劍，後發話，餘音未落，劍已刺穿燕子飛的後襟。

快！快得無以復加，柳青青嚇傻了，根本來不及救援。

燕子飛脊背冰涼，自認這一次是死定了。

「住手！」

一聲斷喝，一條人影，一長支拐杖，人未至，杖先到，噹！一聲響，將余東劍的劍挑飛，驚險萬狀的救了燕子飛一命。

也救了犬養由美的命，躲在一隅，面無人色。

徐遠、余老夫人從窗外射入，老夫人一臉怒氣，聲音顫顫抖抖道：「畜牲，你這個小畜牲，偷襲暗算，其行可鄙，你把余家的臉都丟光了！」

余東劍心有不服，大聲抗辯道：「姓燕的要殺阿美，我跟他勢不兩立！」

「倭女淫邪，本來就該殺。」

「奶奶別誤會她，阿美是個好女人。」

「呸，我看你是被她迷昏頭啦。」

「無論如何，孫兒不能沒有她。」

「你胡鬧，快跟奶奶走。」

「不，我要娶她！」

「你……你簡直氣死我了！」

盛怒之下，余老夫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青銅龍頭拐杖猛一掄，呼！地一聲，劈頭蓋面砸下去。

燕子飛忙雙手托住，道：「老夫人請暫息雷霆，千萬不可斷了余家的香烟後嗣。」

西刀徐遠也好言相勸，老夫人氣得全身發抖，一句也聽不進去，怒衝衝地吼道：「余家世代方正，都是鐵錚錚的漢子，像他這樣不長進的子孫，不要也罷！」

徐遠道：「老嫂子，別盡說氣話，東劍這孩子頭角崢嶸，乃人中之龍，只是一時糊塗，被倭女所惑。」

一語未畢，犬養由美與余東劍竟趁隙撒腿溜走，余老夫人更急怒，也隨後追下去，「東劍，東劍！」喊個不停。

燕、柳相視苦笑一下，跳下樓去，原想從前門堵截，沒料酒樓另有後門，兩人早已溜之大吉。

只好追上前去，超越進香隊伍，繼續擔任開路先鋒。

照古禮，皇后進香，須繞遍城內主要街道，沿街商店均設有香案相迎，足足花了一個多時辰才出得正陽門。

在正陽門外，林蔭之處，稍事休息後，才又上路。

忽見附近橫巷內冒出一頂藍色小轎來，也是向南行走，燕子飛不知爲何，對小轎發生興趣，獨自一人追下去。

小轎只有兩名轎伕，速度却很快，好像有什麼十萬火急的事情似的。

燕子飛如影隨形，不即不離，緊跟在轎後丈許處。

小轎那裡都不去，偏偏抬進了護國寺，一直抬至大雄寶殿前才停下來。

轎內走出一位粗布衣裳，年約三十餘歲的婦人來，手中提着一隻裝滿香燭錫箔的竹籃子，匆匆忙忙的往殿內走去。

一位老和尚疾迎而出，雙掌合十道：「阿彌陀佛，這位女施主請改天再來吧，今日有所不便，皇后娘娘的鳳輦將至。」

布衣婦人滿面惶急道：「信女遠道而來，有急事求菩薩保佑，請老禪師行個方便。」

老和尚遲疑一下，道：「好吧，但請盡量快些，別驚了娘娘的鸞駕。」

婦人連連稱謝不迭，在轎伕的協助下，取出供品，點燃香燭，跪地膜拜，狀至虔誠。

今天，護國寺的香客遊人，比往日要少許多，氣氛却相當凝重緊張，提督府的幹探、刑部的捕快，以及大內高手，早已在此佈下了天羅地網，五龍會的人同樣喬裝成各色人等，混雜其間。

不是嗎，大雄寶殿的斜對面，羅漢堂前的石階下，前田惠良化裝成一個賣臭豆腐的小販，攤子上的三位食客正是柳上欽三、石太郎與佐佐木。

燕子飛展目四下望一望，猛地提足一縱，落在大雄寶殿旁的一株古樹上。

他的功夫到家，葉不動，枝不搖，正欲居高臨下，好好觀察一下全寺狀況，突聞上方傳來一聲嬌笑，抬頭一看，如意正在頭頂上笑臉相迎，道：「上來吧，這裡最隱蔽，視野亦佳，可覽遍全寺。」

燕子飛笑笑，上去挨着她的身子坐下來，道：「如意，妳怎麼也來啦？」

「身爲五龍會的一會之長，我能不來嗎？」

「五龍會傾巢而出，看來似是志在必得！」

「孫皇后的存在，阻礙了他們的前進之路，自然會全力以赴。」

「山本、犬養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請妳說清楚點好不好？」

「子飛，我們不談公事。」

「好，不談公事，談談臭豆腐吧。」

「臭豆腐？哦，你已經識破了，好眼力！」

「令兄的臭豆腐味道如何？」

「不怎麼樣，我咬了一口就吐掉啦。」

「如意，我們之間的交往，妳好像一直沒向令兄提起？」

「不是我不說，而是根本不敢說。」

「爲什麼？」

「家兄對犬養王一向忠心耿耿，對山本同樣唯命是從，我怕一旦說出來，我們兄妹會反目成仇。」

「可是，妳有沒有想到，我與令兄之間，遲早會有一場生死之搏，說不定就是今天。」

（未完・四十）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上文提要：古照今從日本藝妓花枝口中得到情報，方知倭寇是由日本黑道組織黑龍會派來的。古照今在島上竟看見日本浪人小川和田野。古照今和花枝幽會時，被日本守衞發現，花枝當場被殺，古照今見事情敗露，便和佟大川及杜老三等人奪船逃走，在海上他們遇上水道生的手下李長春。衆人平安回來後，立即往七巧賭坊見哈大姐……



幸災樂禍探賭場　自討沒趣被反咬

古照今道：「大姐待我已夠好了，我古照今心滿意足，還能再求甚麼？」

佟大川道：「嗨嗨，小古呀，你眞的無所求？」

古照今一笑，道：「我滿足極了！」

佟大川指指走去備酒席的小雪，道：「那麼，你也不要求大姐把小雪姑娘送你？你們……」

他用兩手姆指互抵，又笑道：「你們是那麼的親熱，小雪姑娘白如雪，她對你可是無話說呀！」

杜老三才知道，他瞪眼道：「就是剛才抱住他親嘴親得像啃甘蔗的那個姑娘？」

哈玉芳見古照今半低頭，笑笑道：「古兄弟，如果你滿意，我把小雪送給你，我不但把她送給你，後跨院我爲你二人預備幾間房舍，當然，一應吃的用的就不用你去發愁了！」

她這麼一說，古照今的雙目一亮，笑道：「大姐，妳待我恩重如山呀，太好了！」

哈大姐哈哈笑了！

她十分明白，如果想眞正的抓牢一個人，那麼最主要的是抓牢這人的心。

* * *

哈玉芳不但把最精緻的美食酒席設在自己這間精舍招待她的三個人，而且還發了銀子送到兩條大船上。

當然，那是她的犒賞，而且也是加發一倍，大船上的人們愉快了。

大船上的人有一半奔入七巧賭坊來，當然，他們把大姐送他們的銀子又還給她了！

* * *

在哈大姐的精舍內，小雪已知道哈大姐答應把她許配給古照今，小雪樂了，如果不仔細看她，還以爲她的臉上有四道眉毛吶！

爲甚麼有四道眉毛？因爲兩道眉毛的下面兩隻原本大大的眼睛笑得瞇成兩條縫，看上去就是四道眉！

小雪高興極了，她坐在古照今身邊臉帶靦覥，她當然不再站在桌邊爲各位斟酒了。

* * *

酒過三巡、菜已五味，哈大姐重重的沉聲道：「我們要去找那兩個日本浪人！」

「對，討回公道！」佟大川大聲應和。

杜老三道：「大姐，咱們已知道他們的陰謀，我杜老三絕饒不了他們！」

哈大姐道：「咱們的大船回來，那些日本浪人必會立刻知道，他們也必然有備，我以爲咱們先打探他們的內部，知己知彼，才不會失敗。」

佟大川道：「大姐，我以爲咱們這就找去，挑明了指出他們的陰謀，大姐，咱們不能白白損失！」

哈大姐道：「兩次裝船，每次泥壺白銀五千兩，兩次就是一萬兩白銀，再加上我賠的兩千白銀，我們前後損失一萬兩千兩白銀！」

古照今道：「大姐，這些天咱們人員船隻也有消耗，那也是銀子呀！」

杜老三道：「對，合起來可不是個小數目！」

哈大姐道：「你們吃過了歇會兒，明日一早咱們去找他們討公道！」

這裡正在吃喝着，忽有個伙計奔進小院來，已被那翠竹攔住了。

「幹甚麼呀？」

那伙計道：「姓水的又來了，他非要見大姐不可！」

翠竹姑娘道：「這人好沒道理，又來囉嗦！」

只不過翠竹還是走回雅室中向哈大姐道：「大姐，那個姓水的又來了。」

哈大姐沉聲，道：「這人太過份了，我已告訴過他，七巧賭坊不歡迎他，又來幹甚麼？」

不料古照今開口了。

「大姐，妳不是知道這水先生去找過東洋浪人嗎？」

哈大姐道：「是呀！」

古照今道：「既然姓水的和東洋浪人有句話，咱們應該把他找來問一問，至少對咱們無損失。」

杜老三道：「是那個擁有三條大海船的水道生？」

哈大姐道：「就是他。」

她對佟大川道：「古老弟的意見有見地，咱們就把姓水的找來，且看他有甚麼好講的。」

佟大川道：「大姐，妳怎麼說都好！」

哈大姐對翠竹道：「去把姓水的找來，不過爲了好問話，咱們加一雙竹筷子，不能叫他笑咱們有失禮貌。」

一邊的春蘭已很快的在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之間加了一雙筷子酒杯。

就在這時候，一聲乾乾的笑聲傳進來，古照今立刻聽出是水道生的聲音。

是的，水道生匆匆的來了，他笑得十分不自然。

「嗨，哈大姐，水某厚顏，又來打擾了。」

「來了就是客，你請坐！」

水道生只一瞧見桌面上，嚄，立刻笑了。

「娘的，上海眞是好地方，想吃甚麼也不缺，太湖醉蝦、南京板鴨、廣東乳鴿、四川山雞，這一道……嚄，豫西猴頭煨熊掌呀，只不過我還是喜歡這一道老山人參燉牛筋，夠味道。」

哈大姐淡淡的道：「還不知道你水先生是一位老饕呀，失敬了！」

水道生果然坐在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之間，這兩個人對他無好感，也不看他一眼。

水道生當先舉酒杯，他衝着哈大姐笑笑：「敬哈大姐！」

哈玉芳冷冷的道：「理由？」

水道生道：「兩條大船失而復得就是理由！」

哈大姐一笑，也是忍不住的一笑，因爲這本來就一直令她高興。

她舉起酒杯，道：「好，我喝！」

她呷了一口放下來，水道生又對佟大川與杜老三人，道：「同行是怨家，仁義放前面，君子之爭講道理，小人之鬥人心寒，二位，我爲二位的平安歸來，衷心的敬你二位一杯，乾！」

佟大川忙按住水道生，道：「誠心的？」

水道生重重的點頭，道：「當然！」

杜老三道：「他敬，咱們喝，管他誠心不誠心！」

一笑，佟大川道：「對，喝！」

兩個人一飲而盡，兩個姑娘又把酒斟上了。

現在，水道生才把目光放在古照今的身上了。

他也用凌厲的眸光看向小雪，他以爲就是這個女子把古照今拴得死死的。

他心中暗恨小雪，只不過臉上還得笑呵呵！

古照今當然發現水道生在看他，只不過古照今臉上的神色十分平淡，他心裡坦然。

實在一句話，他已很對得起水道生了，因爲他爲水道生把輸在七巧賭坊中的兩條龍字號大海船討了回去，而他只不過吃了水道生一頓酒菜。

水道生並沒大方的酬謝過古照今，兩相比較，古照今心安理得。

水道生見古照今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心中酸酸溜溜的，因爲這小子的本事叫人吃一驚，有道是萬人可得一將難求，如果手上有古照今這張王牌，他便高枕無憂的等着數銀子過日子！

只可惜……水道生心中以爲，哈玉芳的這兩條船能平安歸來，大概功勞是古照今的，只看這一桌酒席，他已明白個八九不離十。

* * *

哈玉芳不開口，她等着水道生開口。

這也算是以靜制動的嘴上功夫，她要等水道生問出甚麼問題，然後她突然逼問。

哈玉芳當然會追問水道生與東洋浪人的關係。

水道生放下了酒杯，他不打算敬古照今，如果有辦法，他就把古照今弄到自己這一邊。

「哈大姐，今日見妳的大船平安而回，實在爲大姐慶幸，如此看來，江湖傳言乃是不實的了！」

哈玉芳道：「你以爲我哈玉芳完了？」

水道生道：「沒有那句話，商場競爭各憑手段，誰敗誰勝那得靠運氣！」

哈玉芳道：「你的運氣如何？」

「哈……」水道生一笑，道：「否極泰來！」

哈玉芳冷冷道：「怎麼說？」

水道生道：「前些時眞霉，就好像大街上有牛屎，我是出腿就踩中，先是差一點輸掉我的大海船，隨之，到手的高手變成給人家使喚，然後又是生意泡了湯，說說，哈大姐，我是不是夠倒楣？」

「嗯，是霉！」

水道生一笑，他看看古照今，道：「如今我的運轉過來了吧！」

他的話是得意的，令每個人一瞪眼。

哈玉芳心中在冷笑！

佟大川手心在冒汗，準備揍人了！

杜老三更是牙齒咬得格格响！

這三人的心中有一個樣的想法，那便是姓水的必然是漢奸，和日本浪人勾搭上了，他如果眞的是這樣，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就準備叫水道生爬着出去！

古照今只是淡淡的吃着菜，還眞的叫人覺得他自在，而且那小雪是頻頻用小動作在逗着古照今，而且幾乎令古照今發出笑聲來！

* * *

水道生心中忿怒，他以爲古照今也太沒出息了，只不過爲了一個女人，他就如此死心塌地爲哈玉芳辦事，想要女人還不簡單，他可以找上一大堆女人，讓你古照今挑。

水道生實在不懂得人的心理，要知哈大姐身邊的女人各具特色，各有本錢，哈大姐也明白一件事，那便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女人不是多就能拉緊男人的心，重要的還是這男人愛甚麼樣的女人。

妙的是古照今就是喜歡像小雪這樣的女人。

古照今也在荒島上遇到同樣的女人叫花枝，只可惜花枝不幸被他們自己人砍死在洞中。

* * *

哈玉芳等着水道生把話說出來，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也直瞪眼！

水道生道：「可否告知在下，各位在海上發生了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呀？」

佟大川忍不住的火了：「那要問你呀！」

水道生一怔，道：「問我？我又知道甚麼？」

杜老三早弩不住了：「你會不知道？」

水道生道：「我知道甚麼？我又沒出海，我怎會知道你們發生甚麼呀？操那……」

哈玉芳道：「姓水的，是你自己找上門來的，老實說，我還正要找你吶！」

水道生臉色一寒，道：「找我幹甚麼？」

哈玉芳道：「你眞的想裝佯？還是叫咱們把你心中的詭計拆穿？」

水道生火了，他忿怒的道：「你們這是怎麼了？說了半天想幹甚麼？你們人多想欺人呀？」

哈玉芳冷冷道：「那麼，我問你，你和日本浪人小川與田野二人之間有甚麼關係？」

「甚麼關係？」水道生一怔。

佟大川叱道：「你無法回答了吧，操那娘的！」

水道生臉皮也緊了，杜老三還準備要揍人。

古照今却緊緊的直視水道生，他不知一旦動手，他該怎麼辦？

水道生火了，他忿怒的道：「我認識小川與田野呀，那還是在你們後頭吶！」

哈大姐道：「怎麼說？」

水道生道：「你們爲那兩個東洋浪人運送宜興泥壺，是不是？」

「不錯！」

「事情辦砸了？」

「也不錯！」

水道生沉聲道：「那是你們無能，如今人家急於要東西，所以託人找上我，知道我有三條大海船，這才找我爲他們服務的，吶，訂金白銀兩千两我已收在袋中，這事……噢，你們吃味呀！」

哈大姐幾人一聽之下愣住了。

佟大川與杜老三互望一眼，這才想起大海上曾遇到過水道生的「飛龍號」大海船，船上也運送着宜興泥壺。

大海上那李長春很得意，還大笑着說哈大姐在黃浦江岸遙祭他們的。

佟大川看看哈大姐，道：「大姐呀，咱們在海上遇到過李長春，他帶船運貨去東洋了。」

「水道生，你與大川他們純是生意上的往來嗎？」

古照今半天問了這一句，因爲

他一直懷疑水道生他們要完蛋！

他在海上發現飛龍號也是運送泥壺，便認爲水道生也上當了。

水道生看看古照今，道：「當然！」

古照今道：「水先生此次前來的目的是甚麼？」

水道生道：「兄弟，我仍然捨不得你自我的身邊離開而投靠他人，只不過我心中明白，短時間內我是拉不回來了！所以我也認了，人嘛，人在江湖有得有失，失了可惜，得到的高興，這是常情，我當然也免不了追悔。」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兄弟，你問我眞正的來意呀，一方面是來看看你，另外附帶的想打探一下海面上海盜們的情況，我當然也怕步了你們的後塵呀！」

這就叫「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响」，水道生終於說出他的眞正來意了！

* * *

水道生的眞正目的乃是打探海上的情況，佟大川「咭」的一聲笑，道：「娘的，你不久便會知道了！」

水道生尚未反應過來，又聽杜老三道：「那幫海盜比眞海盜還可怕！」

水道生道：「你說甚麼？」

杜老三道：「我說甚麼？操！」

水道生急了，他站起來走近古照今，道：「兄弟，你快說，海上遇見甚麼了？」

古照今看看哈大姐，他要徵求哈大姐的同意才說。

哈大姐却在冷笑了！

冷笑便是示意，這是戰場，也是商場，戰場上誰不求勝呀，而商場實際比戰場更殘忍，打垮對手，獨霸商場，人人如此，處處可見！

哈大姐是不會那麼容易對水道生說出海上有荒島，東洋人在島上開炮洞之事。

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那年頭這還眞成了中國人被洋人捏在手中的小辮子！

那年頭誰不爲自己打算？

哈玉芳是一個女人，她當然沒有想到更遠的國家大事上，古照今是個毛頭小伙子，他只是一片丹心爲她工作，國家大事他連想也未想過。

* * *

水道生可急了，他伸手拉住古照今，問道：「兄弟，咱們是怎麼認識的？你我有緣呀！」

他搖着古照今，又問：「快說，海上怎麼了？」

古照今仍未開口時，哈大姐開口了：「別逗他，我不叫他說，他是不會說的！」

水道生道：「那麼，哈大姐，妳可以告訴我嗎？」

「當然可以。」

「必有條件！」

「當然！」

水道生道：「請講你的條件。」

哈大姐先是一聲冷笑，道：「告訴我，你和小川、田野二人眞正的關係！」

水道生道：「屁的關係，妳的船完了，他們找上我的船，我以爲這是我的勝利，高興之餘便答應爲他們運送宜興泥壺，這有甚麼不對勁嗎？」

哈大姐很注意水道生的說話，如果水道生說的是謊言，她必然會瞧得出來。

當水道生把話說完，哈大姐的心中忽然一緊，但她却並沒把話說出來！

她心中懷疑，這是不是東洋人的陰謀？

如果這事不幸被她猜中，以後必會有更多的人船上當，而且一去不復返！

水道生說的是實情，除了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懷疑仍存之外，哈大姐的疑慮十除七八。

古照今早想到這一點了，所以他相信水道生的話，而且他也相信水道生怕是要上大當，就和哈大姐連上兩回當一樣！

* * *

水道生這時候似乎口乾舌燥的反問，道：「哈大姐，可否告知我，你們的人船怎麼平安的回來了？」

哈大姐只一聽就變臉色，她重重的道：「咱們被人擺了一道，娘的老皮，我哈玉芳在這上海灘上承襲父蔭六七年，甚麼樣的牛鬼蛇神沒領教過，娘的皮，擺道擺到阿拉的頭上來夫司！」

她是連罵帶上一口上海話，水道生聽得吃一驚。

哈大姐又道：「水先生，今天把話說到這兒打住，想知道會發生甚麼事，遲些我告訴你，過五六天你再來，今天咱們到此爲止。」

水道生心中不自在，問了半天等於沒有說，他甚麼也沒問出來。

倒是水道生反而心中生疑慮，爲甚麼叫他五六天再來？這海上必定有問題，如今他有船去日本，他當然心中生疑問，他不想「當局者迷」。

於是，水道生一笑，道：「哈大姐，天大的事有何不可對人言的？」

他再看看兩邊的杜老三與佟大川二人，又道：「二位，大家都是吃行船飯的人，海上討生活有句大家常講的話『同舟共濟』是不是？咱們雖非同舟，但都行船呀，你們有甚麼需要我姓水的出手，放心，我不猶豫，可是，我想知道些甚麼，

你們……」

佟大川當頭一盆冷水似的澆過去，道：「水大先生，你不是來看咱們笑話的嗎？怎麼笑不出來？」

水道生尷尬的一笑，道：「沒有那句話，誰說我是來看你們笑話的？」

杜老三道：「水先生，回去吧，回去燒上一柱香，祝那批似海盜的傢伙們死翹翹，祝你的大船沉不了，再祝你的人船早回到上海，爲你多多賺鈔票！」

水道生猛一驚，道：「甚麼？似海盜，甚麼樣的人似海盜呀？」

杜老三道：「甚麼叫似海盜呀，意味就是說那批人的行動似海盜，他們又不是大海盜，只不過一旦落入他們的手中呀，天王老子也休想活！」

「哈……」水道生反而笑了！

古照今就弄不明白爲何此刻他還笑得出來！

古照今的一手被小雪拉住，頓覺軟綿綿的舒服，他不時看天色，爲何還不到二更天。

爲甚麼古照今希望快到二更天？只要注意他不時的在小雪的大腿上按幾下便明白了，因爲二更天好辦那件事呀！

＊　＊　＊

水道生是想不到古照今心中在想甚麼汚糟事，他邊笑邊道：「各位當頭老兄別嚇人了，如果你們口中說的海上那批似海盜的傢伙眞有那麼厲害，各位，你們就比他們更厲害，否則你們又怎麼把船再駛回來？哈……拿我水某人開心呀！」

佟大川一聽便看着古照今，杜老三已嘿嘿笑，道：「娘的，原是以爲完蛋翹，此生飲恨了，操那娘的，鬼門關前爺們搖搖晃晃的沒進去，又回來了。」

佟大川道：「也沒那麼慘的，倒楣的不會永遠倒楣，走運的難免摔觔斗，他娘的就有人快摔成鼻青臉腫了。」

水道生一怔，道：「二位是不是在提醒我？」

哈大姐却拾起酒杯來，道：「來來，大家喝酒，大家說得夠多了！」

酒席又端上來幾樣熱炒，滷子鷄帶鴨掌，香菇海參燒魚翅，另外有一碗清中透明的燕窩粥是甜點。

眞的好吃，可是水道生食不下嚥，他知道自己的大船在海上萬一出事就慘了。

心中充滿了疑懼，水道生只有設法找上古照今，但古照今身邊坐着小雪。

水道生恨死小雪姑娘了，但他又可以怎樣做？

舉杯喝了幾口酒，水道生對古照今道：「古老弟……」

古照今一笑，道：「水先生，咱們乾！」

水道生只好喝了杯中酒，他嘆口氣，道：「古老弟，看這光景，我便是想從你老弟口中套取點情報也是不可行的了。」

古照今道：「水先生，海上是有一批惡人，只不過咱們沒弄明白之前，又怎麼對你說？」

他看看一邊的哈大姐，又道：「水先生，你等着，等咱們把事情弄明白了，自然會對你說清楚。」

古照今說話不囉嗦，中肯中矩的只這幾句話，水道生便也無話可說了。

哈大姐也對古照今的這幾句話大表滿意，誰聽了也無法再囉嗦，果然，水道生無心再吃下去了。

水道生站起來，衝着古照今點個頭，道：「古老弟，我認定你是君子，爾虞我詐之事你做不出來，所以我信得過你說的，你有一天自會弄明白告訴我的，是不是？」

古照今道：「不錯！」

水道生已對哈大姐抱拳，道：「哈老板，今天叨擾妳了，水道生銘記心中。」

一笑，哈大姐道：「你水先生要走了嗎？」

水道生看看佟大川，再瞧瞧古照今，笑笑道：「我不能等着叫人趕我出去，是不是？」

他說完還來上一聲哈哈笑，但誰都聽得出水道生笑得實在不自然，苦笑當然不自然！

＊　＊　＊

水道生走了，他原是來這七巧賭坊瞧熱鬧的，也就是說前來看笑話的，因爲他在小川與田野二人那裡知道哈大姐運貨的船完蛋了。

咱們中國人的特性是甚麼？不是「錦上添花」，便是「落井下石」，至於甚麼「雪中送炭」或是「拔刀救危」之事，老實一句講，實在少見，最好世界快完蛋，人死光了，就剩他一個才舒坦！

水道生就是抱着幸災樂禍的心理前來，想不到他反而痛苦了。

水道生離開哈大姐的偏院雅房沒走遠，心情不悅的人總是要找個發洩的地方吧！

甚麼地方比七巧賭坊還好？

水道生走到二院正廳前，就聽裡面大叫一聲：「統賭啦！」

水道生就是被這一聲吼叫吼進去了。

只見莊家兩邊有兩個漢子，一人在數三門押的銀子，一人正一把把銀子往三門分送，這是統賠，也是個皆大歡喜莊家霉的一把牌。

於是，水道生擠進去了。

莊家換了人，但莊家也認得水道生，原是打算請水道生出去的，

但見他自偏院來，以爲雙方言和了，這才沒攔住他下注。

水道生腰包有銀子，「嘩」的一張百兩銀票下在末門。

莊家一笑，道：「水老板，你的注最大！」

水道生淡淡的道：「擲吧，閒話多了惹人厭！」

莊家一笑，大吼一聲：「離手！」

骰子在桌面滾出個四點來，水道生挽了袖子去取牌。

這是規矩，門下誰押得最多誰看牌。

水道生剛把牌取在手中，莊家已把牌攤開來。

大伙只一瞧，是個六八大紅臉配個雜八。

莊家等着看水道生的牌，他才不去管另外兩家有甚麼樣的大牌，因爲只要吃了水道生，他將有五十多兩銀子賺！

水道生的牌也攤開來，嚄，也是紅面大十配雜八，這是兩個對分了家。

莊家哈哈笑：「水先生，對不起你了！」

一百多兩就到了莊家手中，另外兩門也完蛋，於是，莊家的牌又推出來了。

水道生又是一張百兩銀票押上去，他直不楞的看着莊家兩手！

不料莊家把雙手掌迎着大伙閃了幾下，表明他的手中沒有帶牌，骰子一擲又是個四點！

水道生再去取他的牌，那莊家立刻又把自己的牌攤開在桌子上面，是個地牌配紅八，標準的地罡呀！

只聽出門、天門的人一聲嘆，有人叫完了。

水道生忽的把牌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吼道：「娘那臭皮的，我也是地牌配紅八！」

就聽莊家一聲笑，道：「統吃！」

這聲音眞的難聽，下注的人就不高興聽，下注的人只喜歡聽統賠！

水道生立刻警覺到這推莊的才是高竿，推出的牌他知道，不論擲骰出牌、分牌，那是叫人難以提防的。

水道生不賭了，再賭他是猪！

水道生走出七巧賭坊的時候，口中喃喃說：「操那娘的，雖然我吃了妳這女人幾杯酒，但是水大爺沒白吃，送妳這女人二百兩，操！」

水道生就這麼走了。

他永遠也想不到他的飛龍號大船一去不回頭了！

＊　＊　＊

哈大姐見水道生走了，便對杜老三道：「杜叔，我再問你，你眞的在那荒島上見過那兩個日本浪人？」

古照今道：「錯不了，看得一清二楚！」

哈大姐道：「今夜你們去歇着，明天咱們去找這個畜牲去，想在這上海灘上坑咱們，他們差得遠呐！」

佟大川道：「明日一早咱們把高手集中起來，如果答覆令咱們不滿意，咱們不客氣，宰人！」

他對古照今又道：「夜裡多養精神，明日咱們一起去，古兄弟。」

古照今點點頭，道：「放心，我一定前往！」

哈大姐笑笑，道：「你們先走吧，我命他們給你二人裝璜的住房就在右邊的小院子裡，很清靜，無人會去打擾你們的。」

小雪笑得眞美，她早已等得不耐了。

古照今赧然一笑，道：「大姐、二位當頭，恕我古照今失陪了！」

小雪已挽着他的一臂往門外走去，佟大川笑笑，道：「古老弟，休忘了剛才我的交代，明日可能有打鬥呀！」

古照今哈哈笑了。

＊　＊　＊

那是一間新婚睡房，大紅幔帳繡着鴛鴦，淡淡的綠床單上有兩條粉紅絲被，大枕頭還有桂花香水味，兩條洋貨大毛巾是新的。

爲甚麼大毛巾是洋貨？因爲那時候咱們中國沒有那麼大的毛巾，洗臉用的毛巾倒有不少！

這精緻的雅房有兩間，一明一暗，很舒服！

這時候，外邊的房中央放了個大澡盆，熱呼呼的洗澡水剛注滿。

小雪愛乾淨，而古照今又是剛從大海上歸來，這麼多天沒有洗澡，古照今自己也能聞到身上那股子鹹酸味。

海上來的人差不多都有一身怪鹹味。

＊　＊　＊

「啪」的一聲關上門，小雪已把古照今拖到澡盆邊，她笑得又甜又媚，道：「如果你不洗澡呀，今夜你別上來！」

古照今笑道：「我怎麼也不忍心把我的小雪薰壞，妳說是不是？」

小雪爲古照今脫掉衣服，再把古照今套在肘上的兩把尖刀放在桌上。

古照今是需要洗個澡了，他走入澡盆中全身一鬆，熱水果然去疲勞，那小雪也有動作！

先是，她脫下外衣，又把自己

的桂花香水洒在熱水中，然後她把古照今的背移在自己面前，她不要古照今動手，由她動手，看上去她好像維護着一件她心愛的東西似的，是那麼的細心，那麼的熱情！

於是，古照今舒服的閉上雙目，直到把他全身上下洗了個乾淨，這才取來那條洋毛巾裏在他的身上。

古照今滿意了，他忍不住抱小雪吻了一下。

小雪也把自己洗了一番才往內室中走去。

小雪走了床前，手撩紅幔一看，不由得吃吃笑了。

她的笑聲阻不住古照今的動作，古照今伸手把小雪拖在他的身邊。

小雪看上去是溫馴的，那可愛的動作令古照今以爲他是天底下最幸福快樂的人。

小雪溫柔得像蛇一般在古照今的身上繞纏，纏繞中帶着些微的鼻息聲。

她那光滑的，像天底下最美的白玉般身子，遊動在一具呈栗子狀的身子上，幾乎有光亮發出來。

小雪這女人是喜歡作主動的，當她在那前奏的挑逗中難以控制時，她主動的爬伏在古照今的身上了。

古照今是不會想到女人在情慾上是那麼的毫不保留，於是……

就如同世界末日快到來似的，紅幔帳中的兩個人好像卯上了對方而玩命了！

時間是一切的見証，時間就在見証中証實了一件事，那便是愉快也有完結的時候。

* * *

小雪眞是在十分滿足中睡了，然而古照今却再也睡不着了。

古照今應該睡得舒服的，然而他睡不着。

古照今當然有他睡不着的理由，因爲他忽然想到一個人，就是那個死在他身上的女人花枝！

花枝自稱東洋藝妓，可是她對古照今的態度是認眞的，就如同小雪一樣的熱愛着古照今。

古照今與小雪好一陣纏綿之後，古照今此刻坐直了身子，他彷佛看到小雪就是花枝。

不錯，花枝也是那麼的白嫩可人，尤其在兩人繾綣的時候，她們的動作也差不多，尤其是她們都喜歡壓在男人的身上盡情發揮女性的狂野，花枝就是死於古照今的肚皮上。

古照今的眸芒中閃現出花枝的影子，他伸手去撫摸，當他的手已觸及身邊的小雪時，忍不住的叫了一聲：「花枝！」

小雪未醒來，但古照今清醒了，他立刻明白自己如今在上海，在七巧賭坊的偏院中，而身邊的女人是小雪！

於是，古照今苦澀的一笑，側身睡下了。

* * *

偏院中有人在呼叫，這粗聲的呼叫只一聽便知道是佟大川的聲音。

「古兄弟，還不起來呀！」

古照今是由小雪推醒的，舒服的沉睡令人睡意更濃，古照今眞想睡上兩天不下床。

房中的桂花香味是醉人的，但古照今却更愛小雪身上的香味，要不然爲甚麼當小雪推醒他的時候，他反而捉住小雪那光滑溜溜的身子又是聞又是吻？

小雪當然不想把古照今叫起來，但她明白今天哈大姐有重要的事情，那是躭誤不得的。

小雪半晌推開古照今，笑道：「快起來吧，佟當頭在呼叫了，我會等你回來呀，我不會跑掉的。」

古照今當然也聽到佟大川的呼喊，他回應：「佟當頭，我來了！」

雅房的門開了，門口正站着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這二人好像已來了許久的樣子。

「幹嗎呀，賴在女人肚皮上不起來！」

他忽的發現小雪也過來，他不說了，只一笑，道：「走，大姐在等着了！」

古照今回過頭，他向小雪點個頭！

杜老三哈哈一笑，道：「小倆口蠻恩愛的嘛！」

古照今愉快的笑了，他與小雪何止恩愛，他們已是用水和泥捏成的一個人了。

* * *

佟大川與古照今併肩走着，轉過一道花道進入圓門內，杜老三在他們身後，道：「不知大姐起來沒有？」

忽的迎面過來兩位姑娘，一瞧之下，正是冬梅與秋菊二人，兩個人還手拉手吶。

二人見佟大川三人齊到了，那冬梅當即笑道：「到齊了，也免得咱們分途去請了。」

秋菊笑道：「佟爺、杜爺，大姐在等三位一齊進早餐吶，快請吧！」

秋菊與冬梅二人讓過佟大川和杜老三，却把古照今攔住在圓門下。

「喂，你等一等！」

古照今一怔，道：「爲甚麼？」

秋菊笑問：「喂，我們想知道，昨夜你是怎麼欺侮小雪妹的呀？」

古照今道：「我欺侮她？」

他忽然一笑，道：「二位想知道嗎？」

「是呀，當然要知道！」

古照今道：「二位何必問我，妳們去問問小雪，她就會告訴妳們的，哈……」

秋菊與冬梅也笑了。

那冬梅細聲細氣的道：「我們的小雪妹子慘了吔，嘻！」

* * *

哈大姐面對着佟大川、杜老三與古照今三人，她重重的道：「咱們吃過早飯，立刻去找小川與田野，這一回我要討回公道。」

佟大川道：「我以爲咱們應該把高手集中起來，一路殺上『龍華別墅』，殺他個措手不及！」

杜老三道：「我贊成！」

哈大姐却搖頭，道：「我只要小川他們給我個公道，退還銀子之外，再有一點補償，我不打算流血！」

佟大川道：「到了一定流血的時候，咱們是不惜動手一搏的，大姐！」

哈大姐道：「所以咱們先聽聽他們怎麼說。」

於是，七巧賭坊的後偏院中，哈大姐只把賭坊中的高手召來四人便與古照今等走向龍華去了！

* * *

那是一間花園式的別墅，房舍很多，錯綜複雜，也不知這圍牆之內有多少間房舍。

哈大姐過來了，她在身後佟佟大川等七人的簇擁下，到了別墅的大門外。

於是，有個東洋浪人迎過來，這人的手上沒拿兵刃，却拉了兩頭惡狠犬。

那人只一瞧，便冷笑，道：「是妳呀？開賭坊的，妳回頭吧！」

哈大姐忿怒的道：「我來找小川與田野，快通知他二人出來！」

那人冷笑，道：「不必了，小川大人已交代過，他們不接見任何人。」

哈大姐冷笑，道：「他們不接見行嗎？你……」

佟大川吼道：「王八蛋，是你去叫人，還是爺們打進去？」

那人也不示弱的道：「喲，想在這兒撒野呀！」

杜老三推出一掌，把那人幾乎推倒，叱道：「老子們是來撒野的，你咬老子一口呀！」

那人大怒，手一鬆，對兩頭狼犬叱一聲：「去，咬死他們！」

咆哮一聲，兩頭惡犬撲上來了。

兩頭惡犬分別撲上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張口就往佟大川與杜老三二人的腿上咬。

這二人被兩頭狼犬逼得連閃不迭，手忙脚亂中，佟大川忽的自腰間拔出暗藏的刀來猛一扎！

不料他扎了一個空，因爲這些惡犬會閃躲。

那面是杜老三的腿上被咬住，惡犬就是不鬆口。

杜老三火爆的脾氣發作了，只見他雙手揑住惡犬的脖子用力扯，另一腿猛踢那惡犬的後大腿！

只不過杜老三鬥上的這頭惡犬也有狗性子，就是咬緊了不鬆口。

於是，古照今出手了！

他的手上本無刀，但當他甩袖的刹那間，一道冷芒抖出來，眞準，也夠狠，尖刀扎進惡犬的一隻眼睛裡約半尺，惡犬一聲厲嗥。

當古照今又是一刀刺向攻擊佟大川的那頭惡犬時，咬緊杜老三的那頭狼犬死了，但牠的嘴巴仍然緊緊的咬住杜老三的腿不鬆開。

「噢！」另一頭狼狗死在古照今的尖刀之下，他立刻過來把杜老三的腿自狼犬的口中拔出來，但杜老三已是鮮血淋漓了。

杜老三大罵：「操那娘的，縱狗傷人呀！」

守大門的那個浪人也忿怒了，他指着古照今，吼道：「你這個小兎崽子，你敢刺死咱們的狼狗呀！」

古照今道：「狗命沒人命值錢！」

不料那浪人大吼：「你們十條命也抵不過咱們一條狗命値錢，知道嗎？」

古照今雙目一厲，叱道：「放你媽的屁！」

哈大姐手一揮，道：「咱們進去！」

她當先往裡面走，杜老三已由其他兄弟扶着去找大夫醫腿傷了。

* * *

長長的花道盡頭處站着七個身穿和服的黑衣大漢，他們擺出的架式眞唬人，一個個雙手挽在兩腋下，足下是不丁不八的站得穩，臉上是一片冷厲神色，有幾個人的腰上插着彎刀共兩把，只一瞧便知道這些人是武士。

七個人阻在花道的轉道口，攔住哈大姐六人的去路，六個人也只得站住了。

哈大姐等原是來了八個人的，只因爲杜老三的腿被狗咬傷，有個殺手扶他去醫傷了。

哈大姐走前一步冷冷道：「我要見小川與田野二人。」

對方中央的那個武士，鼻孔中哼的聲音大，他冷厲的道：「妳找他們幹甚麼？」

哈大姐道：「當然有事，無事你們便請我也不會來！」

那人道：「回去吧，小川與田

野二位不見妳，他們正在工作，沒空！」

哈大姐道：「今天非見不可，而且我哈玉芳在這上海灘上可不是由人暗中擺佈的人，叫他出來！」

那人忿怒的叱道：「去，少在我們這兒囉嗦！」

哈大姐冷冷的道：「別逼我出手！」

那人哈哈一笑，道：「出手？歡迎！」

他對兩邊的六人點點頭，口中發出哼聲。

六人立刻閃向兩邊分開來，看吧，東洋人那種拔刀的架式就表示他們目中無人。

他們拔刀不快，但在一片「刷刷」聲中，個個雙目如電，逼視敵人，宛似狠犬一樣準備噬人了。

哈大姐咬牙，道：「就這個陣仗嗎？嚇不倒你家哈大姐！」

只見她把手一抬，道：「各位，就叫咱們今天領教一下東洋人刀法的厲害！」

對面，中間的人並未動，他反而退在一處台階上，他這是擺明了要六個武士下手！

那也正是一對一的局面，佟大川怒吼：「兄弟們！宰了這批在咱們國土上耀武揚威的東洋狗！」

「殺！」東洋武士發動了。

「殺呀！」七巧賭坊的人回敬上去。

於是，雙方就在這條花圃通道上狠幹起來。

先是，哈大姐抖刀迎上一個粗壯的東洋武士，她連續七刀疾殺，右掌又拍，那個武士果然被她逼得連閃不迭，哈大姐的功夫是家傳的，她爹能在這黃浦灘上闖出一片天地，當然也非等閒之輩。

哈大姐雖然逼退那個黑衣武士，但想在三幾招間收拾對方，怕也不太容易。

就如同佟大川一樣，佟大川揮刀粗野，但對方的刀法也犀利，有幾次幾乎砍中佟大川，東洋人的刀，不論砍中人的甚麼地方都會叫人吃不消的！

只不過佟大川也非泛泛，他的一路刀法很狂，刀刀掀起冷芒勁風，氣勢上他已佔了優勢。

於是，有人發出尖嗥聲，先是一個賭坊的殺手肩背上在流血，隨之一人帶着鮮血左右閃，因爲他挨了刀後敵人仍不放過，敵人正殺他，光景非叫他死不可！

於是，古照今已看清局勢了。

他原是早該下殺手的，但他以爲應先認清對方的刀路。

要知古照今習的是惠州柳家刀法。

「元絕刀」柳逢春柳老爺子是使刀名家，柳家刀配綿掌，首先要認清敵人的刀路，那樣才會一擊而中。

武功一途，誰都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刀法，任何刀法總會有破綻。

古照今閃擋間，聽到自己人受了傷，他的怒氣上升了，忍不住的厲吼：「殺！」

他出手眞絕也快，快得像是可追回逝去的時光一般，刹那間，已聽得敵人厲嗥抛刀，雙手捂臉往外撞去，那人手指縫中在溢血，顯然傷得不輕。

古照今並沒追殺，他轉身殺向與哈大姐搏鬥的那個黑衣武士。

他的身法與刀法配合得實在天衣無縫，人影閃晃間，那人剛旋身一半，胸口上已被古照今的尖刀刺中，大叫一聲倒在地，兀自拚命以手按住在流血的傷口！

佟大川已發現了，他大叫：「殺得好呀，哈……」

古照今已殺退追殺自己武士，他轉身直撲攻擊佟大川的武士。

古照今就快接近了，忽的半空中一團黑影罩過來。

古照今咬牙怒吼了，他不但不閃躲，反而騰空迎上去，他看上去是要和那人在半空中拚個你死我活了。

「轟」聲起自半空中，隨之鮮血洒下來，然後……

然後兩團人影落在地上，一把長長的武士刀也掉落在地上，只見那個原先站在一邊觀戰的大漢臉色蒼白，口中不知發出甚麼聲音，慢慢的往地上坐下去了。

而古照今，他……

古照今出刀狠辣，他在連傷四人之後便去撲殺另一武士，那黑衣武士也已擧刀往他迎殺過來。

眼看着雙方即將撞在一起來，忽然轉角處一聲大吼：「住手！」

這一聲叫得及時，古照今的雙袖輕甩間，兩把尖刀原已抖出一半，如今又收回去了。

那黑衣武士生生穩住前撲之勢，錯身站在一邊，他憤怒的逼視着古照今。

我們可以從他的眼神中發現到他的眸芒十分怨毒，他好像不相信這個年輕小子有那麼高的功夫，能刺殺了他們七人中的四人！

哈大姐這面也傷了三個殺手，七巧賭坊的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沒來，但這幾個受傷的殺手也正是關山河手下的兄弟，如今還眞傷得不輕。

＊　＊　＊

此刻，兩個東洋浪人挽着臂走過來了，是的，這二人正是小川與田野二人。

這二人身上披的藍長袍上面都繡着一條蒼龍，那是他們的標誌，只不過他們是不對人解釋的。

小川與田野二人併肩站在石階上，小川冷冷的道：「哈老闆，妳爲什麼帶人來逞凶？」

哈大姐冷笑，道：「問你二位呀！」

田野道：「問我們？我們又知道什麼？」

哈大姐道：「眞要我把你們的陰謀說出來？」

小川道：「陰謀？什麼陰謀？我們只不過是做生意的人，會有什麼陰謀？」

「哈……」哈大姐仰天一聲怪笑，厲聲道：「你們明着是生意人，而且合法的僱我的海船爲你們訂那宜與泥壺載往日本交貨。」

小川道：「妳却令咱們失望，兩次都沒把貨送到去。」

哈大姐道：「是嗎？小川，你們有大陰謀，你們只付訂金，我却要買一船的宜與泥壺，船到大海上，你們早有兩條鐵船半途攔截，先是把我的人船押到一處荒島上，我的人被你們的人關在山洞中，每天爲你們開挖山洞做苦工，船貨被你們帶去日本卸貨，完了再向我討回訂金帶罰金，你們不但船貨盡得，而且也弄去做工的奴伕，而我却被你們玩弄於股掌之上，還以爲海上眞的有海盜。」

她越說越憤怒，戳指小川與田野，又道：「眞是老天有眼，我的兩條船又回來了，而且，他們也發現你二人去過那個荒島上，操那娘的，你兩個今天如果不給我哈玉芳一個交代，咱們今天是沒完沒了，非殺出個結果不可。」

她說完氣得直瞪眼，古照今也冷冷道：「這是陰謀，你們把罪過推在海盜們的身上呀！」

小川哈哈一笑，道：「我以爲什麼呢，原來是一場天大的誤會呀。」

「誤會？」哈大姐憤怒了。

小川道：「是呀，這當然是誤會了。」

佟大川吼道：「什麼誤會？」

小川道：「哈老闆，咱們也是生意人呀，妳想一想，我們的分社在日本，一切生意有戶頭，妳的船在海上出了什麼事，我們實在不知道，妳說那荒島，不錯，咱們是去過，只不過也是爲了生意，怎知是他們玩了妳呀！」

這眞是一推二六五，把事情推得眞乾淨。

佟大川就不相信的叱吼道：「放屁，你們這些東洋人根本就是倭寇，明搶暗奪，無所不用其極，如今總算抓到証明了，你還狡辯呀！」

田野怒道：「你把我們看成水寇？」

佟大川回叱：「本來就是水寇！」

田野道：「咱們可是花了兩千訂銀找你們把泥壺送去日本的，可不是用刀架在你們脖子上逼你們！」

佟大川道：「咱們的船在海上遇上你們的兩條鐵船之後，你們的刀何止是架在爺們脖子上，人船貨全完了。」

哈大姐怒道：「你們就是一夥的，今天我找上門來，非還我個公道不可。」

小川冷冷道：「就憑你們的人曾在那荒島之上見我與那些人攀談嗎？」

田野接道：「你們說他們是海盜，我們却與他們有生意來往，要是你們有什麼損失，去，去找他們，跑到我們這裡來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殺人，不覺得太豈有此理了嗎？」

小川又道：「何止豈有此理，簡直是目中無人。」

田野又道：「去找有司衙門告他們去。」

古照今便在這時開口了。

他走近哈大姐，只在哈大姐面前嘀咕了幾句，誰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但哈大姐點點頭，道：「也好，咱們這就回去。」

哈大姐憤怒的對小川與田野二人，道：「我會找到証據的，小川、田野，你們等着瞧，我不久還會找來的。」

她咬着牙，又道：「那不只是兩千兩賠償白銀，我的兩船泥壺本金就是一萬兩白銀，再加上淨賺的一倍也是一萬兩白銀，還有我的船與人員的花費，都不是個小數目，怎會容你們使陰謀奪去而不追究？哼！」

她說的還眞是實情，任何人也不會甘心就這麼的完事而不追究。

她怎知那些玩人的人們，他們爲求目的不擇手段，如果他們也想到別人中計上當的痛苦，就不會使用陰謀手段來對付人了。

江湖上就是這樣，那些爾虞我詐，狗顚屁股，逢迎拍馬之後的惡毒計謀，眞是弄死人不償命，江湖怎不波濤翻起，素口罵人，何處不見鮮血現？

憑哈大姐在這黃浦灘上的手段，她仍然免不了被小川與田野二人玩得焦頭爛額，可知江湖是多麼可怕了。

哈大姐當先在這座位於龍華西邊的大別墅外面走着，她眞是走地有聲的不甘心吶。

走在哈大姐身後的古照今突然猛回頭，他立刻發現小川與田野不見了，這二人的動作眞快。

（未完・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高手被殺成懸案　捕頭奉命查眞兇

小郭敞開着上衣，結實的胸膛裸露着，中間還有一行黑毛，只是僅有半寸不到的光景。

因爲他只有十六歲半，眞正是乳臭未乾。

，但是，他左手提了個紅瓷小罎，邊走邊灌着酒。也許那酒很名貴，老遠就可以嗅到陣陣酒香。

因而當他還沒走到毛老爹的板房門前，毛老爹就探出頭來，手中有個大海碗，碗中有三枚骰子。

毛老爹和小郭挺談得來，也許因爲毛老爹也嗜好杯中物，人雖窮，但非名酒佳釀不喝，兩人就對了脾胃。

一個專門爲人磨刀磨劍的老人，收入不固定，有時生意好，撐個半死，而生意清淡時，可能又餓得發昏。

但毛老爹似乎很看得開，把財貨看得很淡。

「小郭，我們相距至少還有十五步，我敢說那是陝西的鳳翔酒，要是老夫猜錯了，你就不必敬老尊賢。」

小郭把酒罎拋了過來，毛老爹接在手心上。

他接酒的手法高明，酒罎緩緩落下，好像他的掌心有棉花。

毛老爹五十左右，鼻頭像個熟透的草莓。

另外的特徵是眼睛細小，看來像沒睡醒，但他凝視時却又烱烱有神，像要看到人的心底似的。

毛老爹的屋子只有三間房，一間是他的女兒毛小珠的閨房，一間是工作室，另一間就是毛老爹的臥室了。

此刻毛小珠先端上了茶，然後又爲老爹切了一盤滷菜。

毛小珠一直很注意小郭，但小郭進入此屋之後，就沒有看小珠一眼。

所以在她送上茶時，故意把茶溢出，濺在小郭的手上。

小郭一縮手叫了一聲，毛老爹道：「小珠，小心點！」

毛小珠頭一仰道：「誰叫他不理我？」

小郭道：「妳還是個毛孩子，才十四歲！」

毛老爹道：「不是十四，十五囉……」

小郭道：「十五也是個孩子。」

那知毛小珠道：「現在一嫁人我就能生孩子！」

小郭有點驚愕，她居然這麼大膽，一般的少女是不敢說這話的。

毛老爹也許是被名酒迷住，好像沒有聽到，停了一會毛老爹道：「小郭，我不能白喝你的酒，我教你一手。」

「教甚麼？我可不作磨刀磨劍這一行。」

「當然不教那個！」他一邊喝酒，一邊抓起海碗中的骰子。

「教我擲骰子？」

「怎麼樣？」

「我也會一點！」

「好，你擲給我看。」

小郭一擲就是個九點，再擲也是，三擲仍是九點。

毛老爹道：「有點基礎了，但在大場面上還不成。」

「甚麼叫大場面？」

「在大賭場中遇上『郎中』之類人物的那種場面。」

小郭道：「老爹必是此中能手了？」

毛老爹笑笑，道：「學無止境，誰敢說是此中能手？」

「老爹能不能露兩手？」

「你要幾點？」

「我要幾點老爹就能擲幾點？」

毛老爹點點頭。小郭道：「八點！」

老爹仰脖灌酒時，左手在海碗中抓了三枚骰子隨便一擲。

果然是八點。這當然也難不倒小郭。

只不過小郭以前只知道毛老爹以磨刀磨劍維生，不知他頗擅此道，但他仍然不信，因爲「郎中」似不必如此清苦。

「九點！」

毛老爹仍然不看，抓起就擲，果然是九點。

連試五次，每次都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

「老爹，想不到您還有這麼兩下子，不過……」話沒說完，毛老爹又擲出了骰子，妙的是他不看骰子，仍在灌酒。

三枚骰子沿着海碗邊沿轉動，這一手就非比等閑。

因爲再往上一點，就會滾出碗外，再往下一點就不見眞功夫了。

先是兩枚滾到碗底，停止不動，最後一枚先是叠在兩枚之上形成「品」字形，但本已靜止，却又翻下來成爲「豹子」。

小郭十分驚奇，道：「老爹，這一手很妙。」

毛老爹笑笑，又抓起骰子往碗中一丟，這一次丟得稍稍用力一點，只聞「叭」地一聲相撞而彈出。

三枚骰子分三個不同的方向射出碗外，在壁上一彈又反射回來，不遠不近，都落入大海碗之中。

小郭正要叫好，那知這花梢還沒有完。

其中兩枚叠起，另一枚繞着這兩枚轉了七八匝才停下。

而且在停下時撞了那兩枚上面一枚一下，然後立即落下來。

小郭叫了起來：「又是『豹子』！」

小郭是個富家子，父親是讀書人，朝中有人，還捐了個員外，在當地是位有頭有臉的人物。

但他却對這個兒子傷透了腦筋，也丟盡了面子。

那是因爲小郭吃喝嫖賭樣樣都來。

毛老爹道：「這兩手有資格教你吧？」

「當然，當然。可是我想不通，老爹有此神乎其技的賭術，竟然過得如此清苦潦倒，眞有點……」

「不信？」

「不是不信，而是爲你不甘心。」

「錯了！玩玩是可以，但你可聽人家說過，有人以賭致富的嗎？」

「老爹如果去賭就能達到致富的目的。」

毛老爹搖搖頭。事後他把幾手絕技傳了給小郭，然後上床睡覺，他一喝酒就想夢見周公。

所以小郭辭出，毛小珠送到門外，道：「小郭，我爹可不拿你當外人看待，要不也不會把最奇妙的賭技傳給你。你知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心意？」

小郭指指自己的腦袋道：「對不起，我的腦子不大管用。」

毛小珠雙手叉腰道：「你不懂我可以告訴你。」

小郭道：「我正在洗耳恭聽。」

毛小珠道：「他要你娶我！」

小郭連連搖手道：「妳千萬別嫁我，不然的話，保証挨餓。如果願意玩玩不當眞的話……」

小郭沒說完便逃，毛小珠疾追。

他以爲自己的輕功應該比她高明些吧，那知就連這方面她也不見得差些，因爲毛小珠不久就追上了他。

小郭回頭接招，隱隱覺得攻勢十分凌厲，但沒有想到，她忽然收回粉拳，掉頭而去。

小郭茫然，他雖年輕，但因聰明，知道的事不少。但他却無法瞭解這個女子，因而覺得毛老爹這個人也莫測高深了。

* * *

一張用鮮紅血漬寫了「誰敢碰我」四字的紙箋蒙在死者的臉上。

由死者僵在臉上的驚凜神態看來，若不是兇手的身手太高，必是兇手的身份令人震驚。

死者是武林白道高手「舞鶴」雲中豪。

綽號「舞鶴」，暗示其輕功之高，少有其匹。

這也是武林中近來繼另一高手「大悲手」商鴻之後第二位罹難者。

兩位高手的兇殺現場上的景象

完全一樣。

現場上也都留下了「誰敢碰我」的血箋，等於警告武林同道：最好少管閒事，反之，死者即爲榜樣。

此刻，捕頭梁人傑正在十分仔細地檢驗雲中豪的遺體。

這遺體上有兩道極深的劍痕，可能是刀創，也可能是劍創。

這兩道創傷，可能是先劃中了右後腰，在死者轉身之際，另一劍其疾如電，正好掃中了迎上來的左前腰。兇手應該是一個刀、劍術高絕的人物，且必是謀定而來。

此刻，小郭也在現場。他的父親郭員外和縣太爺很熟，小郭和梁捕頭更熟，遇上與武林有關的凶案，小郭一定會到現場看看的。

梁人傑雖和小郭很熟，但對他的一切却並不很瞭解。

這工夫雲家大宅外來了一個三十多歲，頗爲英俊但略顯輕浮的青年，正要進入大門時被梁人傑的部下攔住。

來人臉色一沉，道：「這是幹什麼?」

梁人傑的部下抱拳道：「雲宅發生了血案，梁捕頭交代，不是在縣裡當差的人，一律不准入內。」

「你少來這一套!」這人眼一瞪，手握刀柄道：「試問郭羣那小子也是縣裡當差的嗎?他爲什麼可以進去?」

「郭公子雖不是差人，却是……」

「他是縣太爺友人的兒子是不是?這理由充份嗎?」這人道：「不是差人就該出來，他不出來我也可以進去看看。」

這捕快爲之語塞，道：「請問尊駕是……」

這漢子指指背上名貴的鱷皮鞘大刀道：「聽說過『葛七刀』葛四海嗎?」

這捕快微震，此人刀法頗有名氣，也小有俠名。

如果讓此人進去看看，看來也不會被捕頭責罵，他伸手一讓：「請進!」

那知這人剛進太門，後面一人也邁進一步。

這人居然是一個二十五、六歲，頗有幾分姿色的女郎。

這捕快急忙一攔，而女郎順手一撥，捕快被撥了個踉蹌。

「妳……妳這女人是怎麼回事?」

女郎冷笑道：「我正要問你，爲何出手傷人?」

捕快道：「吃虧的是我，怎麼說我出手傷人?」

女郎道：「這個人都能進去，我爲什麼不能?」

捕快沒出聲，前面的葛四海厲聲道：「大爺礙着妳哩!」

女郎道：「什麼大爺?我看你連豬也不如。」

葛四海哂然道：「妳敢出口傷人?」

女郎道：「有人說你是白道中的黑道人物。」

葛四海臉色一變，道：「請問妳花帶雨是黑道還是白道人物?請問自妳十七歲出道以來，有多少個男友了?」

花帶雨以「浪拳」蜚聲武林，顧名思義，她的拳、劍法高超，大概人也很浪漫，人以劍名，劍以人顯。

劍法好，人也有幾分姿色，那會不跋扈，「嗆」地一聲劍就抽了出來。

她的劍和葛四海的刀差不多，都非凡品。

兩人的刀、劍套口上都是一隻鴛鴦，不知是不是巧合。

雖然有此巧合，二人見了面却連一點情面也不講，令人費解。

花帶雨這一劍雖是刺出，但行家一看便知，刺後可改爲挑、掃或格，變化多端。她似乎爲了幾句粗話就要葛四海的命。

葛四海在閃避中長刀出鞘，反攻一刀。

刀芒似雪山崩陷，刀法綿密得有如櫛比魚鱗，無懈可擊。

刀法綿密，劍法犀利詭奇，各有所長。

看來百十招內分不出勝負，幾個捕快在旁觀，包括郭羣在內。

兩人刀來劍去，似乎專攻對方的要害，像有深仇大恨一樣。

又打了十來招，忽然有人大聲道：「兩位請住手!」

兩人收手各退了三大步望去，來人是捕頭梁人傑。此人四十左右，方臉闊口，抱拳道：「兩位也都是武林知名之士，爲何在苦主門前惹是生非?」

花帶雨一指葛四海，狠聲道：「你問此賊!」

「花帶雨!」葛四海厲聲道：「妳剛才叫我什麼來着?」

「賊!還有什麼比這個字對你更恰當的?」

「如果葛某是賊，妳就是婊子，而且是七八流的貨色。」

厲叱聲中，花帶雨身劍合一攻上，葛四海不閃不避掄刀迎上。

兩人出招之狠毒，令觀者無不皺眉，於是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這工夫苦主的老父連連含淚打恭作揖道：「各位武林先進、朋友，犬子慘死，全家悲痛欲絕，兩位在此動武，存歿均感不安，莫非是犬子生前開罪了兩位?」

梁人傑冷冷地道：「兩位聽到了沒有?如果聽到了仍要打下去，兩位剛才罵對方的話就……」

下文不必說出，人人都能記得，一個是賊，一個是八流婊子。

這工夫兩人接擊了三刀劍，各自退了兩步。

花帶雨道：「暫時饒了你這個賊。」

葛四海反唇相譏：「和妓女動手，勝之不武!」

二人又要動手，梁人傑雙臂一張攔住。

葛四海向地上吐了口痰，花帶雨掄劍要刺，被梁人傑阻住，道：「再打下去就不像話了，請問二位和雲府是否沾親帶故?」

葛四海道：「在下和雲中豪生前有過往來。」

花帶雨道：「我雖和雲大俠不相識，但我懷疑以雲大俠的功力和身手，武林中誰能殺了他?」

葛四海道：「我是想看看他的創痕，研究一下是誰幹的。」

梁人傑道：「本來外人不能隨便觀看，下不違例，二位隨我來吧!」

在雲家的大廳中，梁人傑揭開了停屍床上覆蓋屍體的被單，回頭望着葛、花二人道：「二位請看!」

葛四海打量死者右後腰上的創傷。

花帶雨第一眼就去看死者左前腰上的傷。

郭羣也在一邊觀看。

梁人傑覺得這二人很無聊，不屑多看他們一眼。

只不過郭羣則不同，他的想法稍有差別。

梁人傑感到棘手，原因是這是武林第二宗重大命案。第一個是「大悲手」商鴻，也是右後腰和左前腰中劍。

二人顯然是死於一人之手，況且現場也都有一張血箋。

由於現場都有過打鬥跡象，相信這是一個特級殺手。

這個狠毒而神秘的殺手是誰?無人知道。

「大悲手」商鴻和「舞鶴」雲中豪的死，造成了武林高手之間的震撼，似乎二流以下的人物却高枕無憂。

* * *

「羣玉坊」是這大鎮上的兩大勾欄院之一。

紅窰姐燕燕遠近馳名，百里內眞是無人不知。

今天傍晚，「羣玉坊」來了一位中年豪客，一出手就賞了龜奴五十兩。

到這兒來擺闊的大爺很多，一見面就賞這麼多却可眞是少見。

「爺!」龜奴哈着腰道：「您過去八成沒有來過吧?要不要小的爲您挑選一位紅姑娘?」

中年漢子道：「就是上官……」

這時忽然有人搶着道：「上官燕燕我訂了哩。」

龜奴和中年漢子同時回頭望去，竟是一個二十不到，大約十六、七歲的少年人和一個三十五、六的青年俠士——「小天星」藍玉。

藍玉很有點名氣，爲人也頗正派。

龜奴很爲難，這中年漢子先說出「上官」二字，這個二十不到的少年人却搶着說出上官燕燕的全名來。

「上官」二字自然是指紅窰姐上官燕燕了。

而「燕燕」二字不用問也是指她，因爲沒有第二個紅窰姐叫燕燕的。

到底算誰佔先?

龜奴看在五十兩銀子的份上，道：「是這位爺先叫上官姑娘。」

少年人道：「是不是我先說出『燕燕』的名字?姓上官的很多，叫燕燕的却只有一個。」

中年漢子濃眉一挑，道：「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少年人瞇着眼打量一下，道：「你是……」

「『飛狐』顏斌就是區區。」

少年人偏頭想了一下，看看身邊的「小天星」藍玉，他也搖搖頭。

少年人道：「藍玉，你打聽打聽武林中是否有這號人物?」

藍玉低聲道：「前輩，『老神童』的招牌似乎不可招搖，我看就把燕燕讓給他算了。」雖是細聲，顏斌却聽到了。

年輕人手一揮，道：「去去，少管我的閒事。」

就這麼輕描淡寫的一揮，「小天星」藍玉居然「蹬蹬蹬」連退了三大步才站穩了樁步，神色尷尬，却無不敬之色。

似乎更强調了少年人的超然身份。

「飛狐」顏斌不由心頭一凜，「小天星」藍玉和他齊名，而這小子隨便揮揮手就能把他震退三大步，這小子是什麼來路?

更摸不透的是，藍玉居然叫他爲「前輩」。

不要說這少年人是藍玉的長輩，就算一個藍玉也夠他料理的了，好漢不吃眼前虧，急忙找台階下台，悻悻然離去。

龜奴又對少年人展開了諂媚的笑容，道：「既然那位顏爺退讓，奴才就爲少爺去問問看，燕燕姑娘有沒有客人。」

那知少年人道：「爺們並不是對這窰姐有什麼胃口，況且越是紅窰姐越是可能有『唐瘡』(即今日之梅毒)!」

「這……」龜奴以爲這小子是有意侮辱燕燕姑娘。

事實上的確如此，並不能說紅姑娘就沒有花柳病，也不能說有錢的人就沒有那種病，也許越有錢的人越會有。

因爲有錢的人才有資格常去花街柳巷。

常去那些地方，感染那種病的機會當然多。

藍玉丟下一兩銀子算是打賞，二人揚長而去，龜奴在背後道：「眞他娘的莫名其妙！有錢的大爺被你們氣走，你們却又打退堂鼓！」

* * *

此刻，「飛狐」顏斌在「杏花春」酒樓上。

他和一個帶刀的青年人私語，他居然就是葛七刀葛四海。

顏斌說了剛才在「羣玉坊」所見到的一切。

「你猜他是誰？」葛四海道：「他就是定遠縣縣令的好友，地方上的名人郭員外的寶貝兒子郭羣，才十六歲……」

顏斌一楞，吶吶道：「他？可是這兒並不是定遠縣的轄區。」

葛七刀道：「不是又如何？只是藍玉那句話我有點懷疑。」

「飛狐」顏斌道：「是不是『老神童的招牌不可招搖』的那句話？」

「不錯，這『老神童』會不會……」

顏斌似乎想起一人，陡然一驚，吶吶道：「莫非葛大俠是指那位神話中的人物『不老仙』鍾離非？」

葛四海沒有出聲，似乎陷入沉思。

誰的門下能不經意的一揮手之下把藍玉震退三大步？

若非那小子身份特殊，藍玉豈能紆尊降貴地稱他爲「前輩」？

顏斌比葛四海當然又矮了一大截。

在武林中，有時完全以技藝介定地位，當然，有時却又以其人在武林中的俠義行爲來作評價。

比喻說，某人義薄雲天，自能博得同道的一致敬仰。

只不過，要在武林中屹立不倒，使人敬畏有加，武功不高也不成。

* * *

此刻小郭和林小玲躺在一片草原上的草叢中。

他們的年紀相若，小郭將近十七歲，林小玲快到十六歲。他們都喜歡遊盪嬉戲，到處流浪，過無拘無束的生活。

林小玲雖僅十五歲，却像熟透的水蜜桃。

內行人一看就知道，必然是一咬就是一包水的貨色。

她現在躺在草中，姿態十分迷人。

「小郭，我不喜歡你的眼神……」

「妳越是不喜歡，我就越有興趣。」

「小郭，我相信毛老爹的女兒毛小珠對你有點意思。」

「對我有意思的可多哩！」

「你少吹！毛老頭教你賭術，就可能是一個陰謀！」

「甚麼陰謀？」

「爲他的女兒拉皮條！」

「小玲，『拉皮條』這句話不可出自一位姑娘之口。」

「管他，本來就是這樣的嘛！」林小玲道：「別小看那個小喇叭，她看來挺不簡單哪，你要是常去，說不定一個不小心就會掉落他們的陷阱中！」

此刻，小郭居然傳來了輕微的鼾聲。

他的確是這個樣子，吃得飽睡得着。

林小玲道：「眞是，一頭小猪哥……」她躺了一會也睡了。

一覺醒來，天已經暗了，小郭突然大吃一驚。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個玩惡作劇的人不是太可憎了嗎？

原來林小玲的上衣被剝下，身上被畫了個大臉。

她那堅挺的雙峯上被畫了兩個大圈圈，像一副大眼鏡！

由於兩邊有鏡腿，中央有兩橫連起，的確像一副眼鏡。

下面畫了個鷹鈎鼻子，肚臍眼處是嘴巴。

嘴巴下面還畫了兩撇鬍子，眼睛下還有兩行淚水。

林小玲看清時她氣得跳了起來，大罵道：「是哪個渾帳王八蛋捉弄我，是哪個絕子斷孫的……」

的確，這怎麼可能？

只有一種可能，先使二人中了迷香這類藥物，使他們沉睡而不易驚醒，再剝開她的上衣畫上去。

但也可以証明，這個玩惡作劇的人只是開玩笑，無意殺人。

如果要殺人，他們有十條命也完了。

「小郭，會不會是你？」

小郭正在打量她身上的畫像，所以沒有回答。

「八成是你！看你一副出神的樣子。你這是幹甚麼？」

她大力推了小郭一下，小郭憬然道：「妳說甚麼？」

「八成是你！你太無聊哩！」

「我？我能剝了妳的衣衫畫上去而能使妳不知不覺？」

「這……」林小玲爲之語塞。

「妳感覺身體上有無不適之感。」

「甚麼不適？」

「例如……被人侵犯過的感覺。」

「沒有。」

「這就怪了！這似乎純是惡作劇，並沒有太大的惡意。」

林小玲道：「也不能說對我無惡意，要不，爲甚麼不畫你的身體？」

「的確……」小郭道：「走，我帶妳去一個地方把它洗去。」

這溫泉在深山之中，由於附近會有花豹出現，非但百姓不敢來，就算武林中的庸手，夜晚也不敢來此。

這是十分可惜的，因爲非但這兒的泉水溫度適中，附近的風景也很美。

兩人全裸着泡在溫泉中。

林小玲道：「小郭，你以前有沒有和別的女人來過？」

「沒有。」

「我發現你的話未必可信。」

「信不信是妳的事。」

「你一定是個情場中的老手，不知有多少女人了。」

「妳說這話有甚麼根據？」

「因爲……因爲你身體上已洩了密。」

「我的身體？」

「哼！要不是你玩過太多的人曝光的次數太多，你那下部怎麼會那麼黑？不信你看看小孩子的都是白的。」

小郭一怔，低頭一看，果然很黑。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人長大了以後那東西會變黑？

「我沒有說錯吧？要不玩得太多，怎麼會變？」

小郭忽然捧腹大笑了起來。

「你還有臉笑，是不是我說到你的心裡去了？」

「錯錯錯！」小郭道：「這東西爲甚麼長大了會變黑，我也說不出道理來，却絕對不是由於玩女人太多才變黑的。」

「你騙鬼！」

小郭道：「小玲，我不和妳爭辯這件事，我們來想想看，是甚麼人剝了妳的衣衫在妳身上畫了個臉？」

林小玲道：「想不出來那必是你。」

「我怎能使妳不知不覺？」

「你身上八成藏了迷香之類下五門淫賤的作案藥物。」

小郭道：「等一會妳來搜身就成了！」

二人洗淨了身子出池，穿上衣衫後，林小玲忽然在她的衣袋內掏出一張紙來，其實是一張白紙上用筆勾勒出一幅畫。

這幾乎等於一幅春宮圖，兩人全裸，互相張臂，正要抱在一起，那姿式和動作都十分惹火，林小玲氣得大罵，把畫撕得粉碎。

「下流，下流！到底是甚麼人？」

「妳以爲是我？」

「不是你也可能是你認識的人！」

小郭道：「眞是怪事，就是想不出這個人來。」

* * *

此刻，葛四海離開了「杏花春」，在三里外一座不太大的山莊中見到一位頗有姿色，花信年華的女郎。

這當然是十分不合理的事。

但這件不合理的事，也可以說是秘密的事，却有人在暗中看到，他就是藍玉。

不久藍玉找到溫泉來，說出了一段對白。

這對白當然就是葛四海和那女郎在那山莊中的對白。

葛：「過去乾娘在世時，我曾數度示意對妳有意思，乾娘總是說不急，遲早都會結合的……」

女郎道：「本來就是這樣，現在我們要特別小心，在人前見了面也要保持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

林小玲大聲道：「他們兩人是在演戲！」

小郭揮手打斷了她的話，道：「藍玉，偏勞你去弄清一件懸案。」

「甚麼懸案？」

小郭道：「昔年有一對忽正忽邪，亦正亦邪的情侶，男的叫關山月，女的叫崔心蓮，武功高强，性情怪異，二人在一起時所向無敵，傳說在結褵前翻臉分了手，老死不相往來，藍玉，就偏勞你去查這件舊案。」

「調查甚麼？」

「查查看後來二人有沒有和好？」

「和好又如何？」

「如果他們死前已和好，死後可能合葬一墳或毗鄰而葬。」

藍玉道：「小郭，我看你應該適可而止了，我陪你演戲，爲你跑龍套也好，爲你偵查血案也好，雪裡埋屍是埋不久的。」

小郭道：「咱們就埋一天算一天如何？」

藍玉道：「調查關、崔二人昔年有沒有和好和這二件血案有何關連？」

「當有關連。」

「莫非你以爲他們沒有死？」

「他們當然死了！」

「好吧！這可眞是爲朋友而兩肋插刀了！」

「但也要小心！尤其是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這句話說得很含蓄，但藍玉似

乎懂了他的意思。

能懂他的心意，才有資格去調查此案。

* * *

今天小郭一個人在這家酒樓上獨酌。

近來他發覺有很多人在暗中監視自己，都不是庸手。

小郭非但不在乎，還十分歡迎，因爲也只有如此才能有助於查案。

此刻，先後上來三個中年人，第一個是「佛手魔心」邱成森，另外二人是「塞外雙鷹」金子清和金子明兄弟。

這三人都是武林中稍遜於已死的商鴻及雲中豪的人物。

三人坐下來點了酒菜，邱成森向金老大點點頭，金子清來到了小郭桌前道：「郭公子，商、雲二位的案子可有了頭緒？」

小郭道：「沒有，三位可有甚麼發現？」

金子清道：「跟我們走，會讓你看到可能導致破案的証據。」

「甚麼証據？」

「跟我們走一趟就成了！」

小郭道：「三位如有誠意，何不在此說明？」

由於此刻正是午膳已過晚膳未到時刻，樓上只有他們四人。這工夫「佛手魔心」邱成森也離座走了過來。

三人鼎足而立，把小郭包圍起來。

小郭似乎在他們三人上樓時就洞悉他們的來意了。

他淡然道：「三位的來意是……」

邱成森等冷笑不答，似在告訴他多此一問。

小郭呷了一口酒，正要去挾菜，金子明忽然去奪他的筷子。

而金子清也出手去抓他的左肩。

兄弟二人心意相通，如此配搭，主要是使小郭無法兼顧。

況且，如小郭反擊，另一邊的邱成森必然出手。

小郭比較忌憚的是邱成森而非金氏兄弟。

那知小郭不出招，突然把吸入口中的一大口酒呈扇形向三人噴去，居然發出了風雷之聲。

三人突感一道罡牆壓到，一齊出掌抵擋。

「轟」地一聲，三人各被震退一大步。

小郭在座上居然紋風也未動一下。

這差距太大了，三人交換了一個驚凜眼色，除非他眞是「不老仙」也就是「老神童」的門人，誰能以一口酒擊退三人？

這一手敢情是「吐氣成雷」的玄門功夫。

小郭看也不看他們狠狽的樣子，道：「去去，別敗我的酒興……」

他也只是甩甩手叫他們滾蛋，三人居然又被一道暗勁震退了半步。

三人不由大爲驚凜。

他們只知道小郭粗通武功！這傳言就太離譜了吧？

對方兩次炫露奇功，這三人本該知難而退才對，但他們三人都在江湖中混了近十年，經驗豐富而且極爲自負。

他們自不會輕易地向一個年輕人屈服，他這簡直就是一個孩子。

他們總覺得，這種年紀的人，怎麼練也練不成這種玄功。

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還要再上。

就在這時，樓下忽然走上一人。

三人一看到此人，合擊的打算就只好暫停，因爲以他們三人的年紀及名望，合擊一個十六歲的大孩子，簡直是丟人現眼。

上樓的人五十左右，精瘦而有神，有一撮山羊鬍子。

三人發現是此人，悻悻地退回自己的座位邊。

這個瘦老頭乍見小郭在獨酌，立刻神色一肅，抱拳道：「原是前輩在此，不知這三人是否敗了您的酒興？」

此刻邱成森和金氏兄弟一看，乖乖，連武林名宿「窮神」阮逢時都要稱他爲長輩，這小子的身份就不容置疑了。

可是他們三人還是有點不大敢相信。

「不老仙」鍾離非只是傳說中的人物，幾十年來都在談論鍾離非，誰見過？就算眞有這個人，只怕早就死了。

鍾離非那會有一個這麼年輕的關門弟子？但也有人說，也許鍾離非的師父還健在呢。

只不過，剛才小郭兩次炫耀武功，加上「小天星」藍玉和「窮神」阮逢時二人都叫這小子爲長輩，大概是不會假了。

至少，在這老賊面前，是不能再丟人了。

三人交一眼色，聯袂下樓而去。

「窮神」阮逢時身份比「小天星」藍玉又高了一級。

這時「窮神」阮逢時低聲道：「小郭，我可是看在郭員外面上和你演戲，只不過這種事是不可能永遠瞞人的。」

小郭請他坐下爲他斟酒，還爲他佈了菜，道：「老阮，幫人幫到

底，戲還是演下去爲妙，剛才那一手『吐氣成雷』，你在我背後的窗外助我，配合得天衣無縫。」

非但那一手「吐氣成雷」是阮逢時暗中相助的，連隨便一揮手把三人震後半步，自然也是阮逢時幹的。

阮逢時前世大概是餓死鬼，只要有酒有菜，此時沒有時間用嘴來說話了，甚麼事都要塡飽了肚子再說。

* * *

林小玲在洗澡，屋內燈光甚暗。

也許正因爲如此，看起來才更朦朧而神秘，動人心弦。

林小玲爲她的胴體而自負。

當她快洗好時，忽然向天窗上啐了一口，道：「死人，你看夠了沒有？」

小郭自天窗上飄了下來。

「你怎麼老是犯賤？我又不是不讓你看，何必來這一手？」

小郭道：「大大方方地讓我看和偷看是不一樣的。」

「小郭，不要大力亂摸亂抓嘛！案子怎麼樣了？」

「有一點點頭緒，還要妳演個配角！」

「怎麼？我只能演丫頭下人。」

「可別小看丫頭，有些劇中的丫頭往往是女主角，如『西廂記』中的紅娘，以及『春香鬧學』中的春香都是主角。」

「要我扮演甚麼呀！」

小郭在她耳邊咬了一陣子耳根，然後抱着她，把她丟在床上，小玲尖叫了起來，道：「小郭，你有點邪。」

小郭道：「也許不是一點。」

「可是，你總是在節骨眼上打退堂鼓，看來你又不太邪！」

「也許這正是我邪的地方，我喜歡看女人失措的表情，在那情況下所表現的，才是她眞情的流露。」

「眞壞！小郭，像阮逢時那種人物，爲何也爲你跑龍套？」

「因爲我是『老神童』鍾離非的關門弟子呀！」

「去你的！」

「小郭，能不能請你偏勞爲我推拿一下？」

「可以，但待會也要請妳爲我『捉龍』一番！」

林小玲打了他一拳，道：「小郭，你是定遠縣一位名員外的公子，不在家納福，出來鬼混甚麼呀？」

「妳呢？爲甚麼不在家作妳的千金小姐，出來闖蕩江湖？」

「小郭，據我所知，像藍玉及阮逢時這些人都是看在令尊份上爲你跑龍套的，令尊怎麼會結識武林中人？」

小郭道：「我也不知道。」

林小玲道：「你要我演甚麼角色，把劇情說明一下吧！」

* * *

磨石鎭不太大，這家客棧却是此鎭上的一流客棧。

大門兩旁還有「仕官行台，安寓客商」的金字招牌。

其實樓上樓下也不過二十七八個客房而已。

儘管客棧不大，今夜却住了不少的武林成名人物。

這大概也算是風雲集會哩。

時值初秋，夜已過半，有些客人已入夢鄉。

就在這時，樓下一個客房中突然傳來了吆呼聲。

原來是一男一女正在「剪刀、錘子、布」的豁拳。

這一男一女的口音很嫩，似乎都不超過二十五、六歲。

男的道：「大爺花錢一向是臉不改色，只不過一定要花得很值才行，我輸一次，給你二兩銀子，妳輸一次脫掉一件衣衫。」

女的道：「我還沒聽說過玩姑娘來這一手的。」

「現在妳不是聽到了？反正妳不過是撈銀子的，脫衣服在妳們來說算得了甚麼？脫一件衣服就是二兩，哪裡去找這種戶頭？」

「好吧！輸了可不能賴皮！」

「笑話！爺們別的沒有，有的是銀子。」

於是那房中「剪刀、錘子、布」的聲浪就傳了出來。

男的大聲道：「妳輸了！先把上衣脫掉！」

女的道：「脫就脫！」

又豁了一會，女的道：「你輸了！拿二兩來！」

先是客棧伙計在窗外偷聽，繼而也有客人來聽，像這樣大聲吆呼，肆無忌憚的嫖客和妓女豁拳，可謂前所未見。

「剪刀、錘子、布……剪刀、錘子、布……」

男的大聲嘩笑，道：「妳輸了！再把肚兜脫掉！」

前後窗外偷聽的客人越來越多，不喜歡聽這種戲的人太少了。

有人低聲問伙計，房內是甚麼人？伙計說是兩個年輕男女客人。

這工夫住在樓上唯一沒下樓偷聽的一對男女客人也在樓梯口處偷聽，正好男的又贏了，大聲道：「這次把下衣脫掉！快脫呀！」

樓梯口處的這兩位客人分明已化粧易容，似乎不願暴露身份，但又不願錯過這聽戲的大好機會。

此刻，就在這二位客人的房中，潛入兩個年輕人，女的打開布包，提出一隻拔了毛的死狗。

男的取下牆上的一刀一劍，這刀和劍都很名貴，吞口上都有隻鴛鴦，少女倒提着死狗，男的拔出名刀，刀尖劃過，死狗的身上就有一道刀痕，名刀輕輕入鞘。

然後，少年人又拔出名劍，也向死狗身上劃出一劍，而且一刀是右後腰，一刀是左前腰，部位分毫不差。

居然未弄出半點聲音。

少女十分納悶，本來以爲，小郭只是粗通拳脚，由一些武林高手和名宿暗中協助他查緝血案。

但至少這小子拔刀拔劍或把刀劍入鞘的動作以及沒有弄出聲音來，高手也難做到。

小郭和林小玲把刀劍仍掛在壁上。樓下那屋中的戲也演到尾聲，那就是妓女又輸了，她要脫下內下衣。

聽戲的人正要弄破窗紙，屋內「卜」地一聲吹熄了燈。

不久，房中靜了下來，聽衆自很失望。

因爲聽戲或看戲的人總是希望曲不終人也可以不散。

小郭和林小玲返回另一家客棧，閉上門亮起燈，拿出袋內的死狗，再仔細觀察刀、劍痕。這當然是比較這刀劍痕是不是和商鴻及雲中豪身上的劍一樣。

名手出刀或出劍都有分寸，就像名書法家寫字有自己的字體一樣，一橫一豎，一劃一鈎，都有他的獨特風格。

名家仔細一看便知。

不一會「窮神」阮逢時也來了，他看得更仔細，道：「小郭，有那麼一點，但僅憑這個還不能確是實他們行兇。」

小郭道：「還要暗暗觀察他們的行爲？」

「對，要不，往往會鑽入牛角尖裡。」

不一會藍玉和他的未婚妻「黑鳳凰」羅筠也來了。她一直還在嘟噥，因爲她爲扮演那個「剪刀、錘子、布」連肚兜及內褲都輸光的妓女而感到不快。

負責那一段精彩的演出的正是他們二人。

由於他們二人在武林中頗有名氣，自然也易了容。

羅筠道：「藍玉，這是誰出的餿主意？」

藍玉指指小郭，道：「還會有誰？」

羅筠道：「小郭，你爲甚麼不叫林小玲去演妓女？」

小郭道：「演妓女要老手才行！」

羅筠一拳搗向小郭，小郭穿窗而出，林小玲也跟了出來。出鎮不遠，山道上來了二人，正是梁人傑及他的助手。

此人是副總捕頭李冲，他問小郭道：「凶案的動機爲何？」

梁人傑道：「這兩件案子也可能起自江湖恩怨，但在下以爲和武林中醞釀推選維持會主有關。一旦被選上，年薪十萬兩．而且是名利雙收。」

「武林維持會主，是不是相當於盟主？」

「當然，但盟主不拿薪，會主拿薪，而這薪水的來源，是武林中人有糾紛請會主仲裁，須付仲裁金作爲基金，另外是各方捐獻。」

李副捕頭道：「莫非商、雲二位有被推選爲會主的可能？」

梁人傑道：「有此呼聲，我想雲、商二位被殺的原因在此。」

小郭和小玲聽到此話，忽然對梁人傑刮目相看了。

過去，他們都以爲梁人傑庸庸碌碌，不過是混吃等死的腳色。聽了他這番話，才知道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物。

梁人傑二人去遠，林小玲道：「你以爲梁捕頭有沒有沒想到之處？」

「也許有。」

「沒想到的是甚麼？」

「除了雲、商二人被推選爲維持會主的呼聲最高之外，另外仍有一人也不遜於他們二人，老梁似乎沒想到。」

「誰？」

「『擒龍手』朱濤。」

林小玲想了一下，道：「的確，朱濤也是個夠份量的人物。」

小郭道：「只是不知道，是否太遲了些。」

「你是說阻止殺手去殺朱濤？」

「正是。」

「試試看如何？」

「走……」

* * *

「擒龍手」朱濤的身手比商、雲二人還略高些。

二人被殺後自會產生警覺心，這幾天他心神不寧，今天晚上更是不安，好在他無家無業，是個單身漢。

只不過他很看得開，要來的總會來，況且他對自己的「擒龍八大抓」也頗有信心。

自起更開始，他就坐在客廳迎門位子上獨酌。

沒有點燈，弦月的清暉，使客廳內外有一種淒楚的美感。

三更還不到，人影倏落，門外站定一人。

是他？眞想不到，能辦得到嗎？朱濤不免有點輕視。

（未完・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